

Grapes of Ⅲ

John Steinb Ⅲ

憤怒的葡萄

斯提恩培克著
胡仲持譯



三 大 時 代 書 局 出 版 三

第十六章

行李上頭的家人們，兩孩子和康尼和彌爾香和牧師都促促地擠成一堆。當爸爸和媽媽約翰伯伯，走進埃克非耳特的驗屍所去的時候，他們在驗屍所前面熱刺刺的太陽裏坐着。於是一只籃子拿出來，那長長的包兒便從卡車拾下。驗屍的時候，他們坐在太陽裏，等死的原因認明了，證明書發出了。奧爾和托謨在街上飄蕩着，他們望望店鋪的新窗，看看路邊陌生的人們。

終於爸爸和媽媽和約翰伯伯出來了。他們沉靜着。約翰伯伯扒上了行李。爸爸和媽媽坐進了座位。托謨和奧爾隨着回來，托謨便坐到駕駛輪底下。他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候着指示。爸爸向前看着，他那黑沈沈的帽子拉得低低的。媽用手指擦擦嘴巴邊，她的兩眼沒精打采地望着遠處，果得黑沈沈了。爸爸深深地嘆了口氣。「只好馬馬虎虎了，」他說道。

「我知道，」媽說道。「雖然她也應該好好兒安葬。她一向要——」
『托謨對媽媽看看他們。』要場面罷？」他問道。

『是，』爸爸忙搖搖頭，彷彿感悟到一種現實似的。『我們錢不夠。我們不能換場面了。』他轉向媽。『你不要心裏納悶。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塗香油，買一口棺材，請一個牧師，買坟場上一穴地。就要有十倍我們身邊的錢纔夠用。我們總是弄不舒齊的。我們盡我們的力量就是了。』

『我知道，』媽說道。『我也想不到把她好好兒安葬的辦法來。忘掉就是了。』極深地嘆口氣，擦擦嘴巴邊。『那邊那一個傢伙到很有好心。神氣是非常神氣，可是他心思倒很好。』

『是，』爸爸道。『他對我們談話很直爽。』

媽用手刷刷她的後髮。她努起了嘴。『我們要，』她說道，『我們要找一個地方住。我們要找工作，安頓下來。眼看著小東西們挨餓不是道理。』

『我們什麼地方去呢？』托誠問道。

爸爸抱了他的帽子，抓抓頭髮。『我個地方停宿下來罷，』他說道。『我們沒有找獲工作之前，且不要把我們剩着的一點兒錢用光。我們把車子開到鄉下去罷。』

托誠開動了汽車，他們便駛過了幾條街道，向鄉下駛去。他們在一座橋邊看見一簇蓬帳和棚舍。托誠說道，『停在這地方很好。我們停下來，再去給我有什麼工可以做，什麼地方有工做。』他把車子開下險峭的巖壁的斜坡，停在停宿場的邊端。

營地場裏一點秩序也沒有，灰沈沈的小篷帳呀，棚舍呀，汽車呀，七零八落地散布着。第一家就

光怪陸離。南牆是三張發鏽的流沙彩畫便造成的；東牆是一方破爛的毛毯夾在兩塊板中間；北牆是一張蓋屋頂的硬紙板和一條舊帆布；西牆則是六張發布復成的。在那方形的建築上面，在沒有修剪的柳枝之上，厚厚地堆着茅草，這就算是屋頂了。帆布一邊的門口堆聚着器物。一隻五加侖的火油箱充當着火爐。這櫃放着，有一節發鏽的烟筒豎出在一端。一隻鍋子放在櫃邊；一地裏擺着許多木箱，有的當作椅子坐，有的當作桌子就食。一部T型的福特轎車和一部兩輪的拖車停在那棚舍旁邊。還停宿場上，一眼望去全是溼涼的光。

那棚舍間壁有一個小蓬帳，因久經年月的發故，灰沈沈了，可還搭得整齊。前面有幾隻木箱撐着。一個火爐煙筒露出在門帷外邊，蓬帳前面的垃圾已經掃乾淨而且澆過水了。一桶溫衣裳擺在一隻木箱上頭。蓬帳裏收拾得清潔整齊。一部A型腳踏車和一部小小的家製拖車擺在篷帳旁邊。又下一家是一個大蓬帳，破得七洞八穿了，用破麻條補過。門帷揭開着，裏邊有三張闊大的藤子擺在地上。靠邊一條麻衣裳的繩子，搭着幾件粉紅色的布衣裳，和幾條工人褲。那邊有着藤帳和棚舍四十個，每家旁邊都停着汽車。大蓬帳盡頭處站着幾個孩子，眼瞪瞪地看新到的卡車，便走向那邊去，這些小孩子都穿着工人褲，赤着腳，頭髮上塵沙積得白濛濛。

托說停了卡車看看。『這地方不很好，』他說道。『到另外的地方去好麼？』

『我們先打聽明白這裏是什麼地方，纔可以到另外地方去，』托說道。『我們要找工作。』

杜讓開了車門，下了車。一家人從行李上扒下來，納罕似地看著昏昏欲塌。爲西和溫飛特依照着
 啓來的習慣，拿下水桶來，走向有水的柳林去，那邊一羣孩子們給他們兩人讓開路，緊緊地跟隨
 着他們。

第一所聯合的門帷掀開，一個女人探出頭來。她那灰白的頭髮極着響，她穿着污舊的印花女衫。
 她的臉憔悴沈悶，眼下有着黑痣，她的嘴巴懶洋洋地掀開着。

爸爸說道：「我們可以採一塊地方停下來搭窩帳麼？」

那個頭縮回到細舍裏。那矮沈靜了一會兒，門帷開處，映出一個身穿機衫的孺子來。那女人在
 他後面向外望望，可是她並不到露天裏。

那孺子說道：「好呀，老鄉，」他那不安靜的黑洞洞的眼睛纏纏約約特家的每個人，壓壓卡車，
 又驅驅行李。

爸爸說道：「我剛纔問着你的女人，把我們的東西隨便安頓下來好麼？」

那孺子用心地看著爸爸，彷彿他說了一句發人深省的怪僻的語似的。「在這地方隨便安頓下來
 麼？」他問道。

「好呀！我們要打聽打聽這地方是誰營業的？我們好不好搭窩帳？」

那孺子把一隻眼差不多閉着似的斜過去，詢察察看一番。「你要在這裏搭窩帳麼？」

爸爸怒了。那頭髮灰白的女人從遠處裏探出頭來。「你懂得我說着的道理麼？」爸爸道。

「哦！如果你要在這裏停宿，怎麼不呢？我沒有阻止你。」

柏說笑了。「他懂得呢。」

爸爸氣說道，「我只是要知道這是誰營業的？我們要不要付錢？」

那鬍子撥出了下巴。「這是有人營業的麼？」他追問道。

爸爸別了頭。「真隱晦。」他說道。那女人的頭縮回到櫃舍裏。

那鬍子盛氣地踏前一步。「這有人營業麼？」他追問道。「誰要把我們趕出這塊地方呢？你告

訴我？」

柏說：到爸爸的前面。「你還是去休息一下，」他說道。那鬍子把嘴巴張開，一隻指頭放在下牙肉上。不一會，他繼續得過眼瞇，怪模地看著柏說，於是他轉過身子，跟著那灰白頭髮的女人蹣跚到櫃舍裏。

柏說轉向爸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他問道。

爸爸搖了頭。他向停宿場一眼望去。一個篷帳前停着一部齊別克，前蓋揭開了。一個年青的男子正著活幹，當他從前向後，從後向前在工具上扯動着的時候，他抬起眼來看柏說的卡車。他問爸爸他是在從自心裏笑呢。等那鬍子不見了，這年青的男子放下了工作，蓋了過來。

「你們好？」他說道，於是他的藍眼睛愉快地晃着光。「我剛纔看見你們跟那老頭兒會了面。」

「他怎麼是這樣神氣？」托讓問道。

那年青的男子吃吃地笑了。「他也是像我一樣的窮漢。也許他比我還苦惱些。」

爸爸說道，「我剛纔向他問着，我們能不能在這裏停宿？」

那年青的男子在褲子上揩揩油膩膩的兩手。「當然怎麼不呢？你們一家人剛過沙漠來麼？」

「是」托讓說道。「今天早上到這裏的。」

「一向不曾到過亞佛維爾麼？」

「亞佛維爾在那裏？」

「這地方就是。」

「哦！」托讓說道。「我們剛纔到。」

酒飛特和露西拾着一桶水回來。

媽媽說道，「我們且搭起盞帳來。我是累極了。我們都該休息休息了。」格和約翰伯伯扒上了卡

車，把帆布和床褥拿下來。

托讓纔到那年青男子跟前，和他一同走回到他剛纔工作着的汽車旁邊。托讓問道。「那個有鬍的老頭兒怎麼是這樣神氣？」

那年青的男子拆起了磨活傘的夾子，繼續向前向後拉動着工作。「那老頭兒麼？老頭知道。我對他大約是癡呆了。」

「怎麼癡呆了？」

「我想警察把他搗弄得錯失了心了。」

拘調問道，「爲什麼他們把一個人搗弄到那麼模樣？」

那年青男子停止了工作，對住了托讓的眼睛望一下。「是管知道，」他說道。「你初到這裏。也許想不明白這道理。但你只要在一個地方停宿下來，你就見到警官把你趕到東趕到西了。」

「究竟爲了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有的人說他們不要我們投票；教我們一巡遊動着，投不成票。有的人說，我們這錢領不着救濟金了。有的人說如果我們住在一塊地方，我們就要組織起來。究竟什麼難故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一巡遊坐着汽車趕路。你過一會兒就可以明白了。」

「我們並不是探人，」托讓固執地說道。「我們來找尋工作。無論那一種工作我們都做得。」

那年青男子向托讓驚異地看了一眼。「我尋工作麼？」他說道。「原來你們來找尋工作。你以爲人家都是找尋什麼？找尋着金鋼鑽罷？你以爲我急急忙忙地也要找尋什麼？」他把夾子向頭頂後推抽了「車」。

托讓因下墓望望一個個陰淡淡的霧帳，凌凌的器物，舊汽車，擺在太陽下的磨子，人們用着灰東西的盆盤了的罐頭。他低聲問道，「這裏沒有工作好做麼？」

「我不知道底細。大概是沒有罷。現在這地方沒有什麼好收割。摘葡萄的時候還沒有到，摘棉花的時候也沒有到。我們就要搬動了，等我吧這些活倉磨好我和我的老婆和我的孩子們。我們聽得往北去有工做。我們要趕到北邊去，趕到陶里那斯一帶去。」

托讓看見約翰伯伯和爸和牧師把油布綑在籬板椽竿上，媽跪在裏邊，把席子攤開。一羣蓬頭垢面的赤腳的孩子們靜靜地站在那裏；看一個新家庭安頓下來。托讓說道，「我們本鄉有人來發傳單——橙黃色的傳單。這上面說他們要大批人到這裏來做田地上的事。」

那年青男子笑了。「據說我們鄉下人有三十萬在這裏了，我敢說家家都是見過那種傳單的。」

「哦！可是如果他們用不着鄉下人，他們何必費了精神發那些傳單呢？」

「你想想看，這是什麼道理？」

「我想不出。」

「那！」那年青男子說道。「假如你有事要用人，只有一個人肯做。那你就得照他所要求的數目付給他了。但是假如肯做的人有一百個。」他放下了工具。他的兩眼亮起來，他的聲音也尖銳起來。「假如有一百個人肯做工作。假如這一百個人有着孩子們，這些孩子們又握着鐵。假如一個銀

管買得到一盒王房泰細給孩子們吃。假如一個錢幣給孩子們多少買得到一些東西，那麼你就引攏了一百個人。你只消出一個錢幣——他們大家就會打得頭破血流地來搶這個錢幣了。你道我最近做過的一宗工作，他們付給我的錢是多少？二角五分一小時。一元五角十小時。你還不能住在那地方。你得燒着汽油到那地方去。」他氣憤得發噁了，他的兩眼閃爍着恨意。「這就是散愛那些僱單的緣故。你印一大批傳單，你只消在田作上付一小時一角五分的工資，也就省下不少的錢了。」

托讓說道，「真可惡。」

那年青男子苦笑了。「你且在這裏耽擱一會兒，如果你嗅得到玫瑰的氣息，那你就以通知我來開門了。」

「但工作終究是有的，」托讓固執地說道。「全誰的惡習，有好多的東西種着，菜木，葡萄，蔬菜——我親眼看見呢。那些東西要用人工的。我親眼看見那些東西呢。」

汽車旁邊的蓬帳裏一個孩子哭叫了。那年青男子走進蓬帳去，他那輕軟的聲音便隔帆布傳出來。托讓抓起夾子，裝在活穿的上，便用手一推一推地打磨着。孩子的哭叫聲停止了，那年青男子出來，看着托讓。「你也會，」他說道。「幹得多好呀！謝謝你。」

「我剛說的話對不對？」托讓又復開口道。「我看見種着的一切東西。」

那年青男子蹲下身去。「我來告訴你，」他低聲說道。「有一個大大的桃樹園我做過工。那邊

長年只用九個人。」他驚人似地停頓一下。「在桃子成熟的兩星期裏雇用三千人。不雇用這許多人，桃子要爛掉的。你道他們怎麼辦呢？他們到處發出傳單去。他們用三千人，他們招到了六千。他們要抑低工資，所以招了這許多。如果你嫌工資低，那你就白蒸氣，因為謀你位置的就有一千呢。你只好耐了氣，摘着摘着，直到整個的桃子摘光了。到那時候，地主們就再也不要你了。你們三千個人，一個也用不着了。工是做好了。你們也許要餓，也許要喝酒，也許要鬧亂子。而且你們住在寒風裏。一副的窮相；這是美麗的地方，你們把牠弄髒了。他們不要你們在近處。這儘趕掉你們，叫你們一路流蕩着。情形就如如此。」

托談斜下眼睛向約特的篷帳一望，便看見他那瘦乏的胖胖的母親，慢騰騰地用垃圾做成一個小小的火堆，把鍋子放在火上。一羣孩子聚攏來，他們沈靜的圍眼睜不住地看看媽的兩手的每一動作。一個駝背老頭子像狗熊一般從篷帳出來，一边走，一邊嗅嗅氣。他背脊着手，加入孩子隊裏看看媽，露西和溫飛特站在她的近旁，敵意地向那些陌生人白白眼。

托眼憤憤地說道：「那些桃子現在就可以摘了，可不是麼？這正是桃子熟了的時候？」

「對呀！桃子是熟了。」

「那麼，假如找工做的人聚集過來，說道，『任意桃子爛掉罷。』那麼，不多久工價可不是就會上漲的麼？」

那年青男子從活傘上拾起醒來，冷笑似地看看托讓。「唉！你想出道理來了。你真聰明！」

「我累了，」托讓說道。「開了整夜的車子。我不想和你爭辯。我實在累得沒主意了。不要說讓我。我不過是問問你。」

那年青男子露着牙齒笑了。「我的話裏並沒有什麼用意。這道理是我工做的人們想得到，管有挑撥鬧的人們也想得到的。要知悉如果我工做的人們聚集起來，其中一定有一個領袖——一個發言的傢伙。這傢伙一開口，他們就抓了他，把他投到牢裏。如果另外又一個領袖出了頭，他們當然也把他投到牢裏。」

托讓說道，「也罷，一個人進了牢終究有東西吃了。」

「孩子們吃什麼呢！你怎麼肯自己進了牢，任憑你的孩子們餓死呢？」

「是」托讓慢慢地說道。「是。」

「還有一層。可會聽得「黑表中人」麼？」

「什麼叫「黑表中人」？」

「哪！你只要出了主意，把我們擲下人送來攔來，那麼倘若，他們一定拍了你的照相去，寄到各地方。從此你到處找不到工作了。如果你有孩子們——」

托讓脫了便帽，兩手把他扭着。「因此我們能夠得到多少，拿多少就算罷了罷！如果我們叫一聲

苦，我們就要餓死了。」

那年青男子揮一揮手，這隻手指點着一個個破達帳和一部部鏽汽車。

托讓又復斜下眼來看着他的母親，她正坐在那裏刮山羊皮。孩子們已經聚到她的跟前了。他說道：「我是一定不拿的。我和我一家人並不是孿生。我一定要鬧一場。」

「你真蠢！」那青年說道。「他們少不得趕掉你，你又沒有名聲，又沒有財產。他們會在路溝上尋到你，血乾結在你的嘴巴邊，麻子邊。這新聞登在報上只有小小的一行——你道這上頭怎麼說？」

托讓說道，「這流浪漢的旁邊也許還發現着別個屍首。」

「你真蠢，」那青年說道。「那也沒有什麼益處。」

「哦！那你怎麼辦呢？」他對着那掛有一行行油污的臉看。那青年的兩眼淚汪汪了。

「沒有辦法。你們從哪兒來？」

「我們麼？是俄克拉何馬人，靠近薩列姆。」

「剛到麼？」

「今天剛達到。」

「可要在這一帶耽擱得長久？」

「沒有定。我得什麼地方找得工作，我們就在什麼地方住下來。怎麼着？」

「還有什麼。」兩眼又復淚汪汪了。

「宿一晚再說，」托爾說道。「明天我們出去找工作。」

「也罷。」

托爾轉了身子，走向約特的篷帳去。

那青年拿起了盛機件的罐頭，用指頭在這中間接縫。「啞！」他叫道。

托爾轉過頭來。「你要怎麼做？」

「我要告訴你。」他把盛着機件的指頭動一動。「我正想告訴你。不要去找什麼麻煩。可記得

那裏頭的傢伙怎麼模樣兒？」

「那邊過去那個蓬帳裏的傢伙麼？」

「是——看去像啞——像啞罷？」

「他怎麼啦？」

「嘿，警察是不時過來的，等他們過來的時候，你就應當那麼樣了。裝着啞子——什麼也不知
道，什麼也不懂得，警察就喜歡我們這個樣兒。千萬不要打警察。那就是自殺。須得做着啞子。」

「由着警察欺侮我們，我們不動手麼？」

『且不，你儼心些。晚上我來看你。也許我的話不對。這左近有廁所。我要去大便。我也有個孩子，但我總會來看你。如果你只見到一個警察，那你何必做著啞個鬼呢？』

『那是我們不妨動手了，』托談說道。

『不要愁。我們可以動手，只是切不要用頭露面。一個小孩子很快就會餓死的。一個小孩子餓上兩三天就死了。』他回頭去做自己的事，把卷件掛開，手在夾子上跳來跳去，他的臉顯得像猓獸。

托談悄悄地回到他的篷帳。『裝樣子，』他兜裏輕輕兒唸一聲。

爸和約翰伯伯捧着乾棧的柳枝走向營帳來，他們便把柳枝拋在火邊，蹲下身子。『好好兒劈開來燒罷。』爸說道。『要過一大段路纔能得到柴枝呢。』他抬起眼來看看一羣瞪着眼睛的孩子們。『全聽的上帝！』他說道。『你們從那兒來？』孩子們都羞答答地看自己的腳了。

『他們大約嗅到燻菜的氣味了，』媽說道。『馮爾特，不要擋着路。』她把他推開了走去。『我們來做一些燻菜吃吃罷，』她說道。『自從離開了家鄉，我們一直沒有吃過燻菜的東西。爸，你到船子去給我買些燻肉。來做一鍋好好的燻菜。』爸站起身睡著去了。

馮爾特把汽車前端的罩蓋拉起，向下看着油膩膩的引擎。等托談近來的時候，他抬起頭來。『你

真有心要睡個好覺的。』

『我高興得好像春雨中的螻蛄。』

『你看這引擎，』與爾指着引擎。『好得很，呢？』

劉德向裏邊看一眼。『我看這好的。』

『好的？耶穌呀，簡直出色呢。不漏油，也沒有什麼毛病。』他旋開了電花栓，把前指差在那
孔穴裏。『有些淤積了，可還礙礙着。』

花誤說道，『你選買得好。你就要我這麼說一句罷？』

『那，我一路擔着心，只怕會弄壞了，要算我的錯失。』

『不，你幹得好。還是把地裝端正了，因為明天我們就要開出去找工作了。』

『他可以轉動，』與爾說道。『這你一點用不着擔心。』他取出一把小刀，刮刮電花栓上的尖
端。

拍頭繞着蓬蓬的邊端走去，看見劉德坐在地上，斜眼望着一隻光赤的腳。劉德重重地坐在他的
旁邊。『你想他要活動麼？』

『什麼？』劉德問道。

『你那些趾頭。』

『哦！剛纔坐在這裏冷思着。』

「你還是這樣兒，」托調說道。

調調踢起了他的大趾頭，把他的第二趾蹬下去，於是他迷迷糊糊地笑了。『一個人若是空想若不起來，倒是很苦惱的。』

「好幾天沒有聽得你講話了，」托調說道。『一直尋思着麼？』

「是呀，一直尋思着。」

托調脫掉了他的布帽，這布帽在是又舊又被舊了，帽舌失得好像鳥喙一樣，他把汗帶翻出來，把一長條摺着的報紙拿掉。『汗漬得牠縮了。』他說道。他看着調調的波動着的趾頭。『你暫且放下了念頭聽我一句話好麼？』

調調擰過了長項頸上的頭。『一直是聽着。這就是我所以尋思的緣故。只要略略聽過了人家的談話，我就知道人家的心裡怎樣樣了。一路來，我聽着人們說話，感覺着人們的心情；他們好像圍撲裏的馬一樣拍着翅兒。爲了要出去，少不得把翅兒拍在灰塵深處的窗子上。』

托調調了眼睛向他望了一會，於是轉過了頭看看二十英尺外一個灰色的蓬帳。洗過的布襯襖衫和衣服摺疊在這帳的褥子上。他軟聲說道，『我正想對你這麼說。你已經明白了。』

「我明白了。」調調同意音說道。『我們流浪的人們有着一大批。』他俯了頭，把手慢慢地伸起到額角上，到頭髮裏。『這我一路見到的。』他說道。『我們每在什麼地方停下來，這我就見到』

。人們僅僅地只想東西喫，他們偶然得到些東西，他們也吃不飽。等到他們餓得再也受不了了，那時候他們給我他們做禱告，有時候我便這麼辦。」他用兩手托住了彎曲的兩膝，拉進了兩腿。「我一向以為這是可以解救的，」他說道。「我時常給他們禱告一番，可是一切苦惱粘住了禱告，好比不蠟粘住了蒼蠅，禱告就帶着苦惱走。於是我明白禱告是沒用的了。」

托爾說道，「禱告裏變不出肉來。要拿到一隻豬，纔有肉吃了。」

「是呀，」劍綏說道。「而且全能的上帝也決不提高工資。那些人們只想好好兒過活，只想把孩子們好好兒長養起來。年老時候，他們要坐在屋裏，望望落下去的太陽。年青時候，他們要跳舞，唱歌，躺在一塊兒。他們要吃吃喝喝勞動勞動。這就是說——他們只是想運動運動肌肉把自己弄得倦了。耶穌呀！我講着什麼話呢。」

「我也莫明其妙，」托爾說道。「聽來倒很有味兒。你想你自己什麼時候還可以丟開了空想，起來幹呢？我們不得不去工作了。儘是快要用盡了。查出五圓買一塊漆過的板插在祖母的墳頭。我們的錢窮得不多了。」

一隻黃若若復生生的蒙古種狗遠遠地嗅着過來。他跑路又興奮又靈捷。他嗅得很近了，繞着察到兩個人，於是抬眼看見了他們，向旁邊一跳，便倒掛着耳朵，搖搖骨出的尾巴，逃跑了。幽深眼看着他越過了一個蓬頭不見了，就了一口氣，「我沒有幹着於自己於人家有益的事，」他說

道。「我想我自己一個子要走掉了。我現在吃着你們的東西，佔着你們的空位。我沒有給你們什麼。也許我能夠找到一個安穩的職業，把你們給我的恩惠報答幾分。」

托凱張開了嘴露出了下巴，他用一枝乾燥的芥草敲敲他下截的牙齒。他眼睜睜地望着停宿地，望着一個個灰色的篷帳和一個個用野草和鐵皮和紙板搭成的棚舍。「我只想要一包烟，」他說道。「我是長久沒有抽烟了。在麥卡勒斯德的時候，烟草是時常到手的。我少不得只想回去了。」他又復敲敲他的牙齒，忽然間，他轉過了頭看牧師。「可會到過牛？」

「沒有，」凱銳說道。「從來沒有。」

「現在且不要走，」托凱說道。「再等多少時候。」

「我早些去找工作——就可以早些得到工作。」

托凱用半閉的眼睛向他細看了一番，便又復把便帽戴好了。「你瞧，」他說道，「這並不是像牧師們所說有牛奶有蜜的地方。這裏是一番下流的光景。這裏的人們厭恨着我們到西部來；這纔打發了警察來壓得我們回轉去。」

「是呀，」凱銳說道。「這我知道。你怎麼問着我到過牛沒有呢？」

托凱慢慢地說道，「如果你進了牢，你就穩當了。牢裏的人們是不准聚在一起，吃晚飯談天的，——兩個人談着也許還可以，一羣人談着就不行了。因此你穩當起來。如果有什麼亂子要爆發

了！」露姬說一個傢伙要鬧事，要用槍帶着把牢卒打一頓！「那你不寧事情發生就知道了。如果那邊要來一場暴動，用不着誰告訴你。你就預先察覺了。」

「哦？」

「你且停留在這裏，」托歐說道。「無論如何，停留在明天再說。快要發生一場事情了。我剛纔同一個傢伙在路上談着。這傢伙像山犬一般乖，可是他太乖了。只顧着自己的事，又天真又有趣。一味尋着開心不害人。」

凱瑟用心看着他，剛纔想問一句話，便即把嘴閉緊了。他把腳趾慢慢地擡動了一會，鬆放了兩膝，把他的腳伸出去，使自己見到。「是呀，」他說道，「我暫時不走了。」

托歐說道，「有一場事情要發生——一班循良的老媽們壓根兒沒有知道。」

「我留着就是，」凱瑟說道。

「明天我們坐着卡車出去找工做。」

「好的！」凱瑟說道，於是他把腳趾上下波動着，漸漸地考察了一番。托歐支着肘把身子橫倒，兩眼閉住了。他聽得羅德裏邊羅德香香的喃喃的聲音，和康尼的喃喃的回答。

迪布造成了暗影，兩端模糊的光澤有些模糊。羅德香躺在簾子上，康尼蹲在她的旁邊。「我應該替幫媽的忙，」羅德香說道。「我也去替過忙，可是每逢我心亂的時候，我卻就丟開手了。」

爾尼兩眼沈圖吞。『我早知這這麼樣，我就不來了。我要留在家鄉上夜課，把典引讀弄個遍，給自已找三四一天的職業。人有三圓一天，生活就過得很好，每夜也可以去看看電影了。』

一 羅德香臉上顯得發圓了。『你是晚上要研究無線電的，』她說道。他好久沒有回答。『可不是麼？』她追問道。

『是的，一點不錯。要等我站定了腳跟。積一些錢。』
她旋轉了身子，托在肘上。『還主意你沒有丟開罷！』

『沒有！——當然沒有。但是——我卻不會知道我們往來的地方是這麼樣兒。』

那女子的兩眼變凶了。『你必須住下來了，』她大聲說道。

『是，是，這我知道。必須站定了腳跟，積一些錢。也許還不如留在家鄉研究研究或引機的好罷。那邊可以賺到一天三圓，還可以扮些外快。』羅德香的兩眼做着計算的功夫了。當他斜下眼去看她的時候，他見到她的眼裏有一種測量他，計算他的神氣。但我還是要研究，』他說道。『等我站定了腳跟。』

她盛氣說道，『我們必須在嬰孩生下來之前有一所房子。我們不好在慈憐裏生養這嬰孩。』

『對呀，』他說道。『且等我站定了腳跟。』他走出了幾張，斜下眼來看那俯身在柴火上面納媽。羅德香旋轉了身子把背貼地，眼瞪瞪地看著遠處的頂端。於是她把指甲放到嘴裏咬住了，便

輕聲哭起來。

媽媽在火旁邊，把柴枝折碎了，使火爐升騰到鐵鍋的底邊。火旺一會兒，低落一會兒，旺一會兒，低落一會兒。孩子們，一共十五人，靜悄悄地站在那裏看著。等到燉肉的氣味衝到他們鼻子邊的時候，他們的鼻子哆哆嗦嗦地顫動了。塵沙積得黃蒼蒼的頭髮上閃耀着陽光。孩子們站在那裏有些不自在，可是他們沒有走。媽媽僅僅的一圈子裏邊站着一個女孩子輕聲談話了。那女孩子年紀比其餘都大。她一隻腳站著，用別一隻光腳的腳背撫摩她直着的腿的後部。她的兩臂又在背後。她用沈靜的灰白的小眼睛看著媽媽。她提出意見道，「如果你要我來所處，我也幹得，媽媽。」

媽抬起頭來。「你是要我來給你吃一些罷？」

「是呀，媽媽，」那女孩子沈沈地說道。

「媽手裏的柴枝滑落到鍋子底下，火爐便舉到地裏發着響。『你早上不會吃過麼？』」

「沒有，媽媽。這一帶沒有工可做。爸打算賣掉些東西買汽油，這樣我們可以趕路了。」

媽抬起頭來。「這裏這些孩子們早上誰都不曾吃過麼？」

孩子們的圈子倉皇地移動了，把眼光離開了湯着的鍋子。一個瘦小的男孩子自誇地說道，「我吃過了——我和我的兄弟吃過了——還有他們兩個也吃過了，我看見的。我們吃飽了。今天晚上要朝南去。」

媽微笑了。「那是你們沒有餓呢。這地方人多得不好走路了。」

那小小的孩子努起嘴唇來。「我們吃飽了。」他說了這句話，轉身跑進一個縫隙裏。媽向他的後影看望了好久，直至那年紀最大的女孩子提醒了媽。

「火熄下去了，姆媽。如果要我帮忙，我可以把火弄旺的。」

露西和溫頓特顯着一副正經的臉孔站在圈子裏。他們的神氣像是超然，同時又像小器。露西轉過一雙冷淡的憤怒的眼睛看看那女孩子。露西蹲下身子去給姆媽折柴枝。

姆媽起了鍋子蓋，引一枝木棒攪攪那燉菜。「你們有幾個並不餓，我心裏很高興。無論如何，那個小孩子總是沒有餓了。」

那女孩子哼哼鼻子。「哦，他麼！他吹着牛啦。吹得好響亮。就是他沒有夜飯吃，他也會扯謊的。昨天晚上，他出來說他們有雞吃過了。噫！先生，他們吃着的時候。我是望進去見過的，那不過乾烘的餅乾，同別人家吃的都一樣。」

「噫！於是媽向那瘦小的男孩子走進去的篷帳望了一眼。回頭又看看女孩子。「你到加里福尼多久了？」她問道。

「哦！六個月光景了。我們在官辦的收容所裏住過幾天，後來朝北去。等我們回轉來，那邊人是住滿了。現在潮起來，那邊實在是住得壞的好地方。」

「那收容所在那兒？」媽問道。於是媽從露西手裏接了柴棒，喂了火，露西向那年紀較大的女孩子白白眼。

「簡單地過去就是了。那邊有着好好的廁所和浴間，你可以在腳盆裏洗衣服，水就在手頭，是好好的飲料水。每天晚上大家演奏音樂，星期六晚上，還有跳舞。哦！那樣的好地方你從不曾見過罷。那邊有一個場所專給孩子們玩耍。那邊的廁所裏有着紙。只要把小小的機關往下一扳，水就直冲到馬桶裏了。那邊沒有隨時到你衣袋裏來查看的警察，那收容所裏的管事人十分客氣，過來看看談談，一點沒有神氣活現的樣兒。我巴不得我們再到那邊去住去。」

媽說道，「這我不會聽得人來說這呢。如果我到了那邊，我就有腳盆好用了。」

那女孩子興奮地說下去，「哪！全能的上帝，那邊熱水就在管子裏，你到浴室裏淋着水洗個澡，那是暖烘烘的。你不會見過這樣的地方罷。」

媽說道，「現在人滿人，你說？」

「是呀。我們上次去問過，據說人滿了。」

「收費一定大得很，」媽說道。

「對世，這是收費的，但你如果沒有錢，他們就讓你免費，只要你做些工——每星期兩小時，打掃屋子，收拾垃圾。做這一類的生活。天天晚上，那邊有着音樂，人們在一塊兒談着天，而且熱

水就在管子裏。你不會見過這種佳妙的地方罷。」

博說道：「我巴不得我們能夠到那邊去。」

路西已經忍耐不住了。她高聲打擾着說道：「祖母恰然死在卡車的頂端。」那女孩子驚訝似地看著她。「是呵，她死了，」路西說道。「驗屍所的人把屍拿去了。」她閉緊了嘴，把一小堆柴棒折斷了。

溫雅特向那女孩子眨眨眼。「就死在卡車上，」他附和着道。「驗屍所的人把屍壓在一隻大籃子裏。」

博說道：「你們兩個不要吵，或者你們走開去。」於是她把柴棒加到火裏。

路西已經帶着一個個鐵籠跑過去，看那打掃活拿回工作。「看來你快要完工了，」他說道。「又是兩個好了。」

「這一帶可有什麼大姑娘？」

「我有着老婆，」那青年說道。「我還有工夫找大姑娘。」

「我只有找大姑娘的工夫，」路西說道。「幫勞動家博的工夫我倒沒有。」

「你有空花錢了，應該把這牌氣改一改。」

路西笑了。「說得是。我還不想把這主意改過來。」

「前一會屍跟我談過的傢伙，他是和你一起的，可不是？」

「是呀！我的哥哥托調。你不要欺弄他，他被過人呢。」

「殺過人？爲了什麼？」

「打架呢。那傢伙在托調臉上戳了一刀子。托調就拿一把鎚敲死了他。」

「敲死了麼？法律上怎麼辦？」

「放掉了他，因爲這是一場打架，」奧爾說道。

「看神氣，他不像會吵鬧的人，」

「唔，他不是。但是托調卻不肯吃人家的虧。」奧爾的聲音很驕傲。「托調，他沈默着。可

是——也很硬氣。」

「唔——我跟他談過了。聽口氣，他不是卑怯的人。」

「他不是。平常是蛋糕一般甜甜蜜蜜，等到惹起了性子，那就不得了。」那青年磨着最後一枚的

活弁。「可要我把這些活弁裝上去，蓋好？」

「也好，如果你空着沒有事。」

「應該睡一覺了，」奧爾說。「但是我看到一部拆掉的汽車，也不由得手癢了。」

「要。我有着手好極了，」那青年說道。「我的名字叫做弗魯特·諾爾斯。」

「我叫奧爾伯特。」

「會到你心裏多高興。」

「彼此，」奧爾說道。「就用原有的填料麼？」

「是，」朔洛特說道。

奧爾摸出袋裏的小刀來把那木片刮了一刮。「耶穌呵！」他說道。「我最喜歡的就是弄弄引擎之類的東西。」

「大姑娘怎麼樣？」

「唔，大姑娘也喜歡！我只想把一部羅蘭車子拆下來看看再裝好。有一次我在一部客特一六的引擎底下看了一番，想起來真有味兒。是在薩列掉——這一部客特一六停靠在一家酒館的門前，我就把那引擎揚起了。有個傢伙走出來說道，「幹什麼？」我說道，「只不過看看。這好不緊湊！」他只是站在那裏。我想這裏邊他從未看過呢。他只是站在那裏。戴草帽的有錢的傢伙。穿的是柳條襯衫，還戴一副眼鏡。我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一心一意地看著。不一會，他說道，「你可要把這車子開回麼？」」

弗洛特說道，「哦！」

「他真的說「你可要把這車子開回麼？」那時候，我穿著斜紋布褲——全斷裂了。我說道，」

會把這車子弄壞的。」你開就是了，」他說道，「且在這一帶兜一個圈子。」這一來，你就坐在車座上，在那一帶房子周圍把汽車兜了八個圈子。哦！我的全能的上帝！」

「閉心麼？」弗洛特問道。

「哦，耶穌！」奧爾說道，「如果那時候我能夠把車子拆下來看看，那我就謝天謝地了。」

弗洛特把他那跳動的肩膀僵下去。他抓起最後一枚活弁來，對勃察着了一番。「你開開番水，就算了，」他說道，「你不會再有開密特一六的亂兒。」他把夾子放到踏腳板上，拿起一把鑿來刮木片上的淤積。兩個露頭赤腳的矮胖的婦人抬着一桶白濛濛的水走過。她們在水桶重量之下一拐一拐地走着，都低了頭看地面。下午的太陽落下一半了。

奧爾說道，「你似乎對於什麼都沒有多大的興致。」

弗洛特用鑿刮得更起勁了。「我到這裏六個月了，」他說道。「我在這一州到處跑過了，只想刻苦做工，使我兩夫妻和孩子們有些肉和山羊吃吃。我一直像長耳兔一般跑尋着！——還是我不着相當的事情。無論我怎麼辦，總是吃不飽。我有些累了，這就是了。」

「沒有安穩的工作給一個人幹麼？」奧爾問道。

「沒有，安穩的工作是沒有的。」他用鑿刮去了木片上的淤積，又用油膩膩的破布揩揩磨磨的金屬盤。

一部發鏽的汽車開到了停車場，裏面有四個男子，四個臉皮黧黑的男子。這汽車在空曠場上慢慢地開駛着，朝着牠向他們叫道：『可有什麼機會？』

汽車停了。開車人說道：『我們經過了一大塊地方。這一帶地下沒有用力的工作好做。我們要遊了。』

『那兒去？』奧爾叫道。

『上帝知道。這地方我們找過了。』他搖一搖頭，把汽車慢慢地開下停車場去。

奧爾在後邊看着他們。『一個人獨自去豈不好呢？那麼，如果那邊有一件工作，一個人就可以承接了。』

弗密特把錢放下，苦笑起來。『你不信呢，』他說道。『到鄉下各處去是耗費汽油的。汽油的價格是一角半一加侖。那兩個人坐不起四部汽車。他們這錢大家湊集起錢來買了汽油。這錢該弄個明白。』

『奧爾！』

奧爾斜下眼去，便看見弗密特有若瑟那事請地站在旁邊。『奧爾，錢把飯菜盛起了。他叫你去拿。』

奧爾把兩手在褲子揩了一通。『今天我倒沒有吃什麼東西呢，』他對弗密特說道。『等我吃過了

「來給你幫忙。」

「你不來也罷。」

「一定來的，我要來幫忙。」他眼裏溫潤地向約翰的遠處走去。

現在那遠處外邊擠滿人了。陌生的孩子們靠近了做菜的錫子站着，近到瑪在工作時候兩肘不由得撐着了他們，托和約翰伯伯站在她的旁邊。

瑪急着說道，「沒有辦法了。我要給一家人吃。我怎麼管得了這裏這些人？」孩子們直挺挺地站在那裏看着瑪。他們的臉呆板着，他們的眼睛機械似地從錫子流轉到瑪手裏拿着的鐵皮碟子。他們的眼睛跟着她見從錫子到碟子，筆直把那百符的碟子遞上給約翰伯伯的時候，他們的眼光也跟着那碟子上去。約翰伯伯把自己的匙兒插到做菜裏，一列眼睛便跟着那匙兒向上去了。一塊山芋送進了約翰的嘴巴，那一列眼睛便對住了他的臉孔，看他會有怎樣的反應，這可是好東西，他喜歡吃的？於是約翰伯伯似乎初次留意到他們。他慢慢地嘆着，「這你吃了罷，」他對托說，「我沒有飯。」

「你今天沒有吃這東西罷，」托說。

「我知道，可是我有些胃痛。我沒有飯。」

托說，「你把這碟子拿到那裏邊去吃去。」

『我沒有餓，』約翰執拗地說道。『到達這裏邊，我還是要看見他們。』

拍讓轉向着孩子們。『你們去，』他說道。『可以走開了。』那一系列眼睛離開了爐架，詫異地落到他的臉孔上。『可以走開了。你們等着沒有用。不夠你們吃呢。』

媽把爐架管到一隻空鐵皮碟子裏，每隻上一些些，於是她把那些碟子放在地面上。『我不能把他們打發開去，』她說道。『怎麼辦？你們各自拿了碟子進去罷。我來把剩下的給他們。這一碟子，拿進去給貓狗們吃。』她笑嘻嘻地抬起眼來看着孩子們。『哪！』她說道，『你們這些小孩子每人去拾些柴來，我把剩着的留給你們。可是大家不要爭吵着，』那一片靜靜地迅疾地散開，孩子們跑去找柴，又跑到各自的蓬帳裏拿了匙兒。媽還不會把一隻空碟子都盛齊，他們急吼吼地回來了。媽搖搖頭。『怎麼辦呢？我不能叫自家入餓肚子。我應當先給自家入吃。爾爾，溫爾特，爾爾，』她蹣跚叫道。『你們各自把碟子拿了。快些。快進蓬帳裏去。』她拖軟似地向等着的孩子們看了一下。『不夠了，』她讓虛地說道。『我把這碟子拿下來，你們大家略略嘗一嘗，但是這於你們也沒有什麼益處，』她的聲音發了顫，『我實在沒有法。不能多留些給你們。』她捧起了那碟子，放在地上。『且等一等。這太發緊，』她說道，於是她爲了要避開，急忙忙地走進了蓬帳。她一家人各自拿一隻碟子坐在蓬帳，他們聽得到外邊的孩子們用了他們的柴棒，他們的匙兒和他們的鏟鐵皮在碟子裏攪攪着。一碟子們攪攪着把碟子全挪空了。她們沒有說話，沒有爭吵，但是她們大家的心裏卻有

着一種就都陪他這一種就做的犧牲。媽轉了頭後，還看不見他們了。『我們不能再這麼辦了。』她說道。『我們只好悄悄地自家吃着。』那起了一陣刮鍋由子聲響，接着那一堆孩子們散開去，把刮過的鍋子留在地面。媽看着那些空罐子。『看來你們都不肯吃飽罷。』

爸沒有回答，站起身。離開了縫紉機，牧師暗自微笑着，仰臥在地上，兩手又在頭後面。奧爾站起身。『要去帶一個傢伙修汽車。』

媽把一隻隻罐子放進來，拿到外邊去洗滌。『露西！』她叫道。『到對過去給我拾一桶水來。』她把桶交給了他們，於是他們向河走去了。

一個闊身材的壯健的女人走近來。她的衣服上掛着一條條的塵污，沾着汽船上上的油跡。她的下巴得意洋洋地高聳着。她隔開了幾步站住，故意似地看看媽，終於她走了過來。『下午好，』她冷冷地說道。

『下午好，』媽說道，於是她站起身，把一隻木箱推向前去。『請坐？』

那女人走近了。『不，我不要坐。』

媽動問似地看看她。『可要我帶些忙？』

那女人把兩手搭在屁股上。『你只要好好照顧你自己的孩子們不惹到我的，就算給我幫忙。』

媽的兩眼張得大開。『我沒有得罪你——』她開始說道。

那女人豎起眉毛來對他勸火了。『我的孩子喫了燉菜回來。這你給他的。他告訴我。你不要因為有了燉菜吃就得意誇口。你不要這麼着。我是夠苦惱了，你這一來惹得我愈加爲難了。他進來對我說，『爲什麼我們沒有燉菜呢？』』她氣憤得聲音發顫了。

媽移近了身子。『坐下來，』她說道。『坐下來談談。』

『不，我不要坐。我要給家裏人弄些東西喫，你們的燉菜是一路帶來的麼？』

『請坐，』媽說道。『在我們沒有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們吃燉菜這大約是最後一頓了。假使你燒着三燒飯菜，』『那小孩子饑饉地站在門前，那能怎麼辦呢？我們自己吃也不夠，但是當他們那樣地等着你的時候，你也不由得要給些他們吃了。』

那女人朝南手從屁股上落下來。她的兩眼向媽探究了一會，於是她轉身走了。她進了樓梯，把她後邊的門推下去。媽跟蹤般地看了她一會，又復在一盞燈皮碟子旁邊跑下去。

奧爾急忙地跑過來。『托誤』他叫道。『媽，托誤在裏邊麼？』

托誤伸出頭去。『你要怎麼樣？』

『跟我來，』奧爾慌張地說道。

他們一同走去了。『你忙着什麼？』托誤問道。

「且等一會兒，你就明白了。」他把捲煙頭到拆掉的汽車邊。「這位就是弗洛特，諾爾斯，」他說道。

「是，我對他談過了。怎麼呢？」

「正在修着這車子，」弗洛特說道。

托爾把指頭伸到木片的頂端。「大驚小怪怎的，奧爾？」

「弗洛特剛纔告訴了我。你說罷，弗洛特。」

弗洛特說道，「我本是不應該說的，但是——咳，我告訴了你罷。新近有人來，他說他們要朝北去做工。」

「朝北去麼？」

「是呀——那地方叫做聖克拉刺，朝北去有好些路程。」

「真是麼？有工做麼？」

「擱梅子，擱葡萄，還有裝煙頭的工作。據說做工的時候快到了。」

「多少遠呢？」托爾追問道。

「唔！那我知道。也許兩百英里罷。」

「好長的路程！」托爾說道。「等我們到了那邊，那邊還有工做麼？這我們怎麼知道。」

「呀，我們不知道。」弗洛特說道。「但是這裏什麼事也找不着，這單你說他接了弟兄的信，已經動身了。他說不要告訴誰知道，講開去呢，去的人就太多了。我們應當夜裏動身去。到了那裏就把事情接下來。」

托讓把他的話研究了一番。「我們何必偷偷地去呢？」

「哪！如果僅個人都到那裏去，那就誰也沒有事做了。」

「這路好長呀，」托讓說道。

弗洛特的口吻上顯得不高興了。「我不過是報告你一些好消息。你不願意去也罷。你的兄弟在這裏幫過我的忙，我這纔肯把這消息告訴你。」

「你覺得這裏真是沒有工做麼？」

「哪！我各地方跑來跑三星期了，我尋不到一件事務，一搭苦工。如果你情願各處尋找，情願燒掉了汽油各處尋找，那麼你向前去罷。我並不求懇你。多去一個人，我就少一個機會。」

托讓說道：「我不是找你的錯處。只不過說好長的路程。我們很希望我們在這裏找到事情做，租一所房子住。」

弗洛特耐心地說道：「我知道你初到這裏，有些情形你還沒有懂。如果你肯聽我的話，那你就可省事了。如果你肯聽我的話，那你就可覺得時勢的甜酸了。你不要想在這裏安頓下來，因為這

裏沒有工作可以使你安頓下來呢。而且你的肚子也不讓你安頓下來。哪！——這是直捷爽快的好話。」

「我只想先在底下裏找尋找尋，」三國不自在地說道。

一部轎車開過了停宿地，在下午兩點鐘前停了。一個穿工人制服襪衫的男子扒出了那車。那俗稱向他叫道，「可有什麼機會麼？」

「整個鄉裏沒有需要人工的地方，除非等到摘棉的時候。」於是他便走進那破舊的蓬帳去。

「明白了麼？」那俗稱說道。

「唔！我明白了。但是『兩百英里呢，耶味！』」

「哪！你不要再三心兩意。還是趁早訂定了這生意。」

「我們最好是動身去，」與爾說道。

托讓問道，「這一帶什麼時候還有工做呢？」

「哪！棉地上的工作在一個月裏就開始了，如果你錢多，你可以等到稍熟的時候。」

托讓說道，「總不想說動。總是早點了。」

那俗稱將一登肩脚。「我並不想推你領土去，隨你的便。我只不過把我聽到的話告訴你。」他從階梯板上抬了油膩膩的壞料，細心裝在木片上，便把地墊下去。「現在，」他對與爾說道，「你

可憐的哇哇好那引頸的頭部。」

當他們把那沈重的頭部穩穩地放到過條橫樑上，平平地放下去的時候，托爾在旁邊留神看着。

「這事情應當商量商量看，」他說道。

弗洛特說道，「這事情除了你們兩個人，我不願意誰知道。我只告訴了你們。而且如果你兄弟沒有在這裏給我幫忙，我也不會告訴你。」

托爾說道，「你告訴了我們，我真是要謝謝你。我們應當定個主意了。也許我們可以去。」

奧爾說道，「上帝在上，我想無論其餘的人去不去，我總是要去的。我可以長走到那裏。」

「丟開了一家人麼？」托爾問道。

「是呀。我日後也許褲子袋裏塞滿了錢鈔回轉來，怎麼不去？」

「這種辦法媽心裏一定不贊成，」托爾說道。「而且爸呢，他也不會喜歡這麼辦。」

弗洛特把螺旋套安好了，用手指儘可能地旋下去。「我和我的老婆同着我們本鄉人出來。」他說道「在家鄉時候，我們想不到會分家，想不到會這麼樣的。但是，喉嚨！我們大家朝北行了一程，我轉到這裏來了，他們還是前進，現在，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上帝知道。我一直是在查尋着他們，打聽着他們。」他用鐵鉗把引擎頭部橫樑上的螺旋套一一旋緊了。

托爾蹲在汽車的旁邊，順着那一溜的蓬鬆斜眼望過去。有人在遠處之間的泥土上敲着一個小小

說來。」「不，」他說道，「你走開去，媽一定不放心。」

「哪！我覺得單獨一個人更容易得到工作的機會。」

「這也說的是。但媽總是不放心的。」

兩部汽車裝着失意的人們開進了停宿場。弗密特抬起眼睛來，卻沒有動問他們的遲遲。他們灰濛濛的臉孔愁悶着。太陽現在是沈下去了，黃色的陽光落到荷佛樹林以及這後面的樹林上頭。孩子們開始從一個個篷帳裏出來，在停宿場走動。各個篷帳裏的女人們走了出來，各自生起了小小的柴火。男人們三五成羣地走着，大家談着天。

一部雪洛蘭人汽車從公路上轉過頭來，直開到停宿場裏。它停在停宿場的中心。托說說道，「這汽車上什麼人？他們並不是屬於這地方的。」

弗密特說道，「我不知道！——也許是警察。」

汽車的門開了，一個男子走下來，站在汽車的旁邊。他的同伴還是坐在車上。現在凡是蹲着的男們都看住了那兩個新來者，談話便沈靜下去。生着火的女人們偷眼看着那亮晃晃的汽車。孩子們迂迴地走攏來，成了長長的弧形，漸漸地向中心移動。

弗密特放下了鐵錘，托說站起來。與爾兩手在禱子上擦一會。這三個人離向雪洛蘭去。那個從汽車下來的男子穿着茶褐色褲子和法蘭絨襯衫。他戴着平密的斯德生帽。他的襯衫裏裹藏着一疊紙

，插卷一小排自來水筆和黃色鉛筆；他後邊的褲袋裏裝出一本金屬面子的筆記簿。他移向臥著的男子們的一羣去，他們便疑惑地沈靜地抬起眼來看他。他們眼睜睜地吞住他，一動也不動；他們的眼睛照現在牌子的底下，因為他們沒有抬起頭來看。托爾和貝爾和弗洛特爾這幾個過去。

那男子說道，「你們這批人要做工麼？」他們還是靜靜地疑惑地看著。於是全夥宿場的人們走過去了。

聰慧的男子們有一個終於談話了。「我們當然要做工。什麼地方有工做呢？」

「都來留神。真樹愁了。要用一大批摘果工人。」

弗洛特爾閉口了。「你是來招雇的麼？」

「對啦！那地是我承包的。」

男子們現在結成緊密的一羣了。一個穿工入褲的男子脫下黑帽子，用指頭向後撥掠他那黑黑的面頰。他問道：「你付多少的工資呢？」他問道。

「噫！還不能確切地說。大約是三角罷。我想。」

「爲什麼你不能說呢？你承包了，可不是麼！」

這是對的，「那茶褐色褲子的人說道。『但是這卻限價格相開。也許是略略多些。也許是略略少些。』」

「張特道：『向前去。』他響聲說：『我可以去。』」

「先生，你是張包工，你有執照。你且把執照拿出來給大家看看，再給我們一張招應的定單。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得到多少錢，這都來訂字，我們大家都去。」

「張承包人氣憤憤地別轉了頭。『你要吩咐我怎樣管顧我自己的事情？』」

「勃洛特說道：『如果你來給你做工，這也是我們的權利。』」

「『你，你不是告訴我怎麼辦麼？那我對你們說一句，我要用人工。』」

「勃洛特忿忿地說道：『你不會說要多少人工，你又不肯說你可以付多少錢。』」

「『這我自己也還沒有知道。』」

「『如果你沒有知道，你就沒有招雇人工的權利。』」

「『我有權顧自己的意思來辦我的事。如果你們這批人情願做坐在這裏，也能。我會到別處去，』」

「給都來亞那招雇人工，要用一大批人工呢。」

「勃洛特轉過頭來看看衆人。他們現在站起來，靜悄悄地從一個發言者到一個發言者。勃洛特說道：『我碰到這種情形，現在是第二次了。他也許要用一千人。他就在那裏招到五千兵，這你』」

「一角五分一個鐘頭。你們這等窮鬼也只肯接受了，因為你們不做就要餓的。如果他招一千兵，讓他』」

「這就是，只是必須叫他寫出來，可以付多少錢。向他要執照看看。沒有執照，他是不准承包人』」

那承包人轉向密洛蘭汽車叫道：「雷！他的同伴探一探頭，隨即推開了汽車門，鑽進汽車裏來。他穿著馬褲和纏繞的靴。一個笨重的盛有手槍的皮袋掛在他腰間繫着的子彈帶上。他那褐色襯衫上插有一枚警佐的軍章。他腳步沉重地走過來。他的臉上老是望着淺笑。『你們要怎樣呢？』手槍皮袋在他屁股上來回地擺動着。」

「以前可曾見過這傢伙，雷？」

警佐問道：「那一個？」

「這傢伙。」承包人指點着弗洛特。

「這傢伙打算怎樣呢？」警佐對着弗洛特微笑。

「他講着空話的話，看亂子。」

「警佐……」警佐慢慢地邁過去看弗洛特的側影，弗洛特的臉慢慢地漲紅了。

「你們看呢？」弗洛特問道。「如果這傢伙是正經人，他會因為警察來的麼？」

「以前可曾見過他？」承包人固執地說道。

「唔，好像見過的。上星期，那部舊汽車壞了的時候。我似乎見過這傢伙蹲坐着，成了我賭鬼這一定就是那傢伙。」忽然間，微笑離開了他的臉。「走進那部汽車去。」他說道，於是他把那條

還在自動手槍的柄的帶子拉起了。

托讓說道，「他身上你得不到什麼的。」

警佐旋轉了身子。「如果你也願意帶進去，你再說一句刁鑽的話就是了。我見過那部舊汽車旁邊是有兩個人隱藏的。」

「我上星期還不曾到這一州，」托讓說道。

「哦！也許你就是別的什麼地方要捉拿的人罷。你還不閉了嘴。」

那承包人轉過身子，向着衆人。「你們不要聽這幾個紅雲的話。這種個亂黨——他們要叫你們受累呢。現在你們到都萊亞那去，我可以把你們全體都雇用了。」

衆人沒有回答。

警佐回過頭來，對着他們。「你們還是去的好。」他說道。淺笑回到了他的臉上。「P生局通知着，我們要把這個停宿場清除一番。如果消息傳開去，你們中間有添黨——那就說不定有人要受累。你們委實還是搬到都萊亞去的好。這一帶是沒有事情可做的。我對你們這麼說是好意。如果你們不去罷，公人們到來也許要趕掉你們的。」

那承包人說道，「我告訴過你們了，我要用人工。如果你們不情願去，——那麼，就隨你們的便罷。」

警佐微笑了。『如果他們不肯去做工，這一帶也沒有他們安身的地方。我們就只好來趕掉他們的。』

弗洛特直挺挺地站在警佐的旁邊，弗洛特兩個大拇指鉤在他的皮帶上。托讓向他看了一眼，隨即注視地面了。

『總之，』承包人說道，『都來這郡，要用人工有很多的工作。』

托讓慢慢地抬起眼來看弗洛特的兩隻手，便見到腕部上一條條青筋在皮膚底下凸出了。托讓自己的兩隻手上來，他那兩個大拇指便也鉤在他的皮帶上。

『那，話是完了。一到明天早上，在這裏的快們這些人，我就一個也不要了。』

那承包人踏進了雪橇。

『現在，你，』警佐對弗洛特說道，『你上這部汽車去。』他伸出了一隻大手抓住弗洛特的左臂。弗洛特用勁把身子一轉。他的拳頭打中了那個巨大的臉孔，他便順勢沿着一溜煙跑掉了。警佐搖搖擺擺地趕去，托讓便伸出腳來一踢。警佐沉重地跌倒地上，打了個滾，伸手去摸槍。弗洛特一路跑着，忽而在眼前，忽而不見了。警佐從地上爬了二槍。一個瘦弱的前面，一個女人驚呼了。警，便即對住了一隻沒有指節的手看。幾個指頭似斷不斷地掛在她的手掌上，破碎的皮肉白得沒有血色了。弗洛特遠遠地現出身形來，他正向樹林飛奔着。警佐坐在地上又復擊起槍，那時候，叭嘎

忽然從人羣裏鑽了出來。他對準了雪花的頭頂開了一腳。看看那胖子昏過去了，便退後站着。

雪洛蘭汽車的發動機隆隆地響了一陣，剎飛一般地駛去，滾起了塵沙。特升到了公路便箭一般開去了。那個鑿擊前面的女人還是看着她那隻破手，點點滴滴的血開始從傷口流出。她的喉嚨裏起了歇斯里的咕咕的響聲，這笑聲隨着每一呼吸，響起來高起來。

曼佐側身躺在地上，他那張惡的嘴巴吞住了塵沙。

托談拾起了他的自動手槍，拉出了連珠管，拋在塵霧裏，他又從荷囊裏取出了子彈。「這種傢伙是沒有權利佩槍的，」他說道；於是他把自動手槍拋在地上。

打破了手的那個女人向周圍已經聚集了「大羣人，她的歇斯里的咕咕的響聲，響叫聲漸漸停成了苦笑。

別親走到托談的身邊。「你不要在場，」他說道。「你去到柳林裏等着。他沒有看見我罵他，可是他卻看見你伸出了你的腳。」

「我不情願去，」托談說道。

別親把頭移攏來。他輕聲說道，「你有指紋留在那裏。你破壞了保結。他們會把你送回牢去。」

托談輕輕地抽了一口冷氣。「耶穌我忘了。」

「趕緊去。」劉綏說道。「險些還沒有碰過來。」

「我想拿他的槍，」托談說道。

「不。這留着。如果回來不礙事，我會給你砍四個高聲的槍呢。」

托談從容地走去了。但是等到他那些華人離開了好些路，他卻加快了脚步，不一會消隱在那沿著河邊的柳林中時。

葉爾向那跌倒的警佐身邊去。「耶穌基督！他發着似地說道，『你當真打壞了他。』」

衆人一直是眼瞪瞪看着那昏迷的人。現在，老遠地，汽車喇叭尖聲叫一陣停了，這又復尖聲叫起來，這會子更近了。人們立即慌張起來。他們把腳移動了一陣，便即走開去，各進自己的篷帳了。只有葉爾和彼師留着。

劉綏轉向着葉爾。「你走開了。」他說道。「走到篷帳去。你不懂呢。」

「哦？你怎麼懂呢？」

劉綏對他笑了一臉。「總要一個人來担当責任。我是沒有孩子們。他們把我下了半也好，反正我是開坐者不做事。」

葉爾說道，「這不是道理。」

「快去，」劉綏尖聲說道。「你差開了這帳。」

劉福驢驢跑來。『我不接受你命令。』

劉福軟聲軟氣地說道：『如果你牽連在這場禍事裏，那就你全家的人都要受累了。你一個人我並不放在心裏。但是你的媽和你的爸，他們都要累及的。說不定他們還會把托讓送回麥卡勒斯德去。』

奧爾出聲了。『對了，』他說道，『可是我總覺得你有些歇氣。』

『正是，』劉福說道，『只好這樣阿。』

汽車喇叭接三連三地叫著，一聲比一聲響近了。劉福坐在醫生的旁邊，把他翻了身。那人呻吟着閃閃眼，竭力揚着個明白。劉福把他腰背外邊的塵沙揩掉了。現在各家的人們都是在蓬帳裏，門帷簾掛下了，夕陽使空際呈現了紅茫，偏灰色的雲轉變了黃。

車胎在公路上嗵嗵地叫了三聲，於是一輛敞開的汽車開快地閃爍停着攔裏來。兩個帶有來復槍的人，下了車。劉福站起身走到他們跟前。

『這裏鬧着什麼事？』

劉福說道，『現在在飛德方打殺了你們的弟兄。』

武裝的人們有一個走到醫生的身邊去。他現在是清醒了，軟洋洋地使着勁，想要坐起來。

『現在這裏出了什麼事？』

「嘩！」凱綏說道，「他還橫着，我打了他一下，於是他開槍！打中了那邊過去一個女人。這緣我又打他了。」

「真！起初你有什麼舉動？」

「我呀，」凱綏說道。

「走上這部汽車去。」

「好的，」凱綏說道，於是他跳到後座，便在那裏坐了。兩個人扶起了受傷的警佐，他小心地摸索自己的頸項。凱綏說道，「這排送領過去有一個女人給他開槍打傷了，血流得似乎要死呢。」

「這個我們隨後來看罷。麥克，這就是打你的人麼？」

眼光迷惘的警佐萎靡似地向凱綏看了一會，「好像不是他。」

「就是我，」凱綏說道。「你不要認錯人。」

麥克慢慢地搖搖頭。「我覺得你的相貌不像那個打我的人。半滾在正，我沒有綑索！」

凱綏說道，「我呢，是一定跟你們去的。你們最好看看那個女人傷得多麼厲害。」

「她在那兒？」

「那邊過去那一個邊樓。」

警佐們的領袖手裏拿着來復槍走向那邊樓去。他隨着邊樓說了幾句話，便即走到裏邊去。不一

會，他用了遠聲走回來。他有些得意洋洋地說道：「耶穌，一枝四五手槍好不厲害呵！止血器按上了。我們回頭派一個醫生來。」

兩個警佐坐在圍欄的兩邊。那領袖吹了一聲警笛。停車場上沒有舞動。門帷緊閉着，人們都在遲疑裏。引擎發動了，那汽車掉了頭，開出了停車場。凱爾喬傲地坐在兩個看守之間，他的頭昂着，他頭頸上一條條筋脈凸露着。他的肩膀邊有隱約的微笑，他的臉孔上有一種奇怪的尊嚴的神氣。警佐們去了之後，人們從一個個蓬帳裏出來。太陽現在落下了，青晃晃的傍晚的光留在停車場裏。東方的羣山在太陽光下還是黃黃的。女人們走回到已經熄滅的火爐。男子們聚攏來，一同跪在地上，咕咕咕咕地禱天。

奧爾從約特的油布底下鑽了出來，走向柳林去，給托讓吹唿哨。她走了出來，用柴枝摩起小火的。

「爸，」她說道，「我們現在少吃些罷。我們吃得那麼遲。」

爸和約翰伯伯站在那裏看着媽把山芋削了皮，切碎了滾進油鍋裏。爸說道：「牧師爲什麼有這種行徑的呢？」

約翰和凱爾喬慢慢地走過來，蹲伏着聽談天。

約翰伯伯用了一枚發亮的長釘深深地挖着泥土。他懂得罪孽的道理。我問過他，他告訴過我

：但是我却不知道他對不對。他說，如果一個人自以為有罪惡，他就是有罪惡了。」約翰伯伯的兩眼顯得又困倦又悲哀，「我一輩子守着秘密，」他說道，「我做了事情，從不告訴人家。」

姆從火邊轉過了頭。「不要告訴人家，約翰，」她說道，「告訴上帝就好了。不要用你的罪惡連累人家。這是不妙的。」

「我心上感覺着苦惱，」約翰說道。

「哪！不要告訴人家。走下河裏去。把頭鑽到水底下，在流水裏輕輕地懊悔。」

替聽了姆的話慢慢地點點頭。「她說得對，」他說道，「告訴人家可以把苦悶減輕些，但是這卻只有把罪惡假借罷去。」

約翰伯伯抬起頭來望望太陽餘光裏的羣山，羣山便映在他的眼睛裏了。「我恨不得把罪惡消除了，」他說道，「可是我辦不到。她只是咬嚼着我的內心。」

在他的後面，羅德香睡眼惺惺地走兩蓬過來。「葉巴在那兒？」他低聲地問道，「我尋久沒看見他。」

「我沒有看見他，」姆說道，「如果我看見了他，我會告訴他，說你找他。」

「我覺着氣惱，」羅德香說道，「他巴不應該丟了我。」

姆抬起眼來，一看那女兒的腮頰的臉孔。「你是哭過了，」她說道。

羅蘭壽的眼睛裏滴下新鮮的淚淚來。

媽堅決地說下去，「你要按住了性子。我們這裏人多着。你要按住了性子。這裏來削削山芋，你不要自心裏煩惱。」

那女兒開始向邊裏去。她竭力想遮開媽的嚴肅的兩眼，但是那一雙眼卻強制住她，於是她慢慢地走向火邊來了。「他不應該走開去，」她說道，但是眼淚卻不再有了。

「你來做些事，」媽說道。「坐在邊裏，你心裏要愁悶。我一直沒有工夫來管你。現在我要管你了。你拿這把刀子去削削那些山芋。」

那女兒跪下去照辦了。她低聲說道，「等我見到他，我要請問他。」

媽慢慢地微笑了。「只怕你會打你一頓的。你捱了打，也只有哭哭啼啼，自嘆着命苦。如果是他真打得你明白了，我要祝福他。」那女兒的兩眼閃耀着恐懼的神色，但是她卻沉默着。

約翰伯伯用了他那粗大的拇指，把手裏的錐釘子深深地推送到墳裏。「我要告訴人家了，」他說道。爸說道，「好的，那麼你講罷，什麼事呢！你殺了什麼人罷？」

約翰伯伯把拇指探摸到他那藍布褲的縫裏，掏出一張摺起的藍紙的鈔票來。他把這張鈔票攤開了，給大家一看。「五圓」，他說道。

「是偷來的麼？」爸問道。

「不，我一直藏著。」

「是你自己的麼？」

「是，但我不應該把錢藏下去了。」

「我並不覺得這有多大的罪惡，」媽說道。「這是你的。」

約翰伯伯慢慢地說道，「不單是把這錢鈔票藏起來。我這錢若要去喝酒。我每逢心裏難受就想喝酒，現在又是想喝酒的時候了。我本來還沒有這樣的意思，可是一想和牧師——他去了，他去頂了罪教出了托謊。」

爸把頭一上一下地點著，又側過去聽。露西像小狗一般用肘部扒著，移過身子來，眼睛特限在媽後面。羅撒香用刀尖挖著一個山芋上的深眼。傍晚的光深起來，變得更好了。

媽用一種尖銳的實際的聲調說道，「我想不懂為什麼他教了托謊，就使你愛喝酒了。」

約翰悲哀地說道，「這道理也難說。我只覺得奇怪。他這件事幹得好容易，只不過往前一步說「這是我幹的。」於是他們把他帶去了。不知怎的，我也就喝得假醉了。」

爸還是點著頭。「我想不懂為什麼你要告訴人家，」他說道。「如果是我呢，我要喝酒就顯自去喝了。」

「我少不得先把內心上大大的罪惡拿掉了。」約翰伯伯悲哀地說道。「這錢你教了。給我兩顆

疑。」

爸不大願意地伸手到衣袋裏，摸出皮夾來。「你用不着七圓錢去喝酒。你是不喝香檳的。」約翰伯伯把自己的鈔票遞過去。「這個你拿了，給我兩圓錢。我兩圓錢就可以好好兒喝一頓了。我不肯把身上浪費的罪惡。我一向是自己賺了錢纔花費的。」

爸拿了那張紅紅的鈔票，把兩個銀圓交給了約翰伯伯。「你拿去，」他說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脾氣。別人是聰明的。」

約翰伯伯接了銀幣。「你不見怪話？你知道我的脾氣嗎？」

「甚好，是呵，」爸說道。「你的脾氣，你自己明白。」

「再沒有別的法兒使我能夠過這一夜了，」他說道。他轉過頭來看媽媽。「你不會怪我的嗎？」媽沒有抬起眼來。「不，」她軟聲說道。「不！你去就是了。」

他站起身，在傍晚時候溼溼地走去了。他走上三和七公路，橫過路齒到雜貨舖。在屏門的前面，他脫了帽子，拋在塵埃裏，發恨似地用腳跟踏過了。於是他把那頂又破又滑綉的帽子棄在那裏了。他嘆了口氣，正回鐵絲圍後邊放著威士忌酒瓶的櫃子邊去。

爸和媽和孩子們眼睜睜地看著約翰伯伯走去。媽媽容着惱似地把兩眼釘住了山羊。

「可憐的約翰，」媽說道。「我真不懂嗎酒有什麼好處！我想好處是沒有的，我不會見過這

撲食酒的人。」

露西在塵沙裏側轉了身子。她把頭移近了溫飛特的頭，把他的耳朵拉到她的嘴巴邊，她輕輕說道：「我要去喝酒了。」溫飛特笑了一陣，便鬆起了嘴。兩孩子一經不審地走開去，他們的臉孔在笑的壓力之下變成紫紅了。他們透過了蓬鬆，便嘖嘖地哇哩刺喇，且跑且跳地離開蓬鬆了。他們跑向柳林去，等到他們有了掩蔽，他們就高聲大笑了。露西斜斜眼伸伸腰；他一步高一歩低地搖搖擺擺地走着，一面伸出舌頭來。「我喝醉了，」她說道。

「你看，」溫飛特叫道。「你看我，這就是我，我就是約翰伯伯。」他歪開了兩臂，嘴上下地發響，他轉着圈子，直到頭暈了。

「不。」露西說道。「是這麼樣樣樣。是這麼樣樣樣。我是約翰伯伯。我喝得大醉了。」

奧爾和托讓正在靜悄悄地穿着柳林走，撞見了瘋瘋癲癲地搖擺着的那兩個孩子。黃昏現在是加暗了。托讓停住了腳，細細一看。「可不是露西和溫飛特？他們為什麼這般模樣？」他們走過來。「你們瘋癲了麼？」托讓問道。

兩孩子惶恐地停住了。「我們不過是玩玩，」露西說道。

「這是瘋癲的玩法，」奧爾說道。

露西惡毒地說道：「並不比許多事情更瘋癲。」

奧爾繼續走着。他對托談說着，「答西習練着像漢子的把戲。托習練了很久了。快要到家了。」
露西羞得把臉孔轉到他的背後，用兩個手指撮起了嘴巴，伸伸舌頭向他，又想盡了方法捉弄他，但是奧爾卻沒有轉過背來看她一眼。她看着溫飛特又復把那套玩意兒開始了，但是這已經辦可
 虞。這是他們兩個都明白的。

「我們走下水裏去，把頭鑽進戲出地玩一玩。」溫飛特提出了意見。他們穿過了柳林走下去，他們都惱恨着奧爾。

奧爾和托鑽在黃昏中間，靜悄悄地走。托談說着，「溫飛特不應該這麼幹。可是他的意思我也知道一些。他說他沒有給我們做什麼事。他是有趣的傢伙。奧爾。時時刻刻『索着。』」

「因為做了牧師，」奧爾說道。「各種的事情都想着。」

「康尼什麼地方去了呢，你想想着？」

「一定是去賭博，我猜。」

「那是他一定走得很遠了。」

他們在蓬帳間，靠近了帳壁走着。弗洛特的蓬帳裏有一個和軟的呼聲止住了他們。他們走近那個蓬帳的門帷便蹲下。弗洛特把帆布拉起來些兒。「你們去不去？」

托與露西。「沒有差。想來我們還是去的好。」

弗洛特苦笑。『你聽見那個傢伙說的語麼？如果你們不走，他們要在這裏放火趕掉你們了。如果你以為那個傢伙搗了一頓打不會再來，那你真是癡人了。警察所裏的人們這夜裏一定要到這裏來放火趕掉我們。』

『那麼，你以為我們還是走，』托爾說道。『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朝北去，我先前說過。』

奧爾說道，『有一個人告訴我，說是這裏相近有一個官辦的收容所。是在什麼地方呢？』

『嘿！我想那處一定人滿了。』

『是在什麼地方呢？』

『從九九公路朝南，大約過十三四英里，再朝東轉彎，就到青草地。收容所就在那邊相近。但是我想收容所裏一定人滿了。』

『有人說收容所裏好得很。』

『對呀！好得很。把你看待得像人不像狗。那邊也沒有警察。但是收容所裏卻已經人滿了。』

托爾說道，『我真不懂為什麼那警察是這樣的下流。好像他一心要尋事，好像他要把一個人搗得爛事。』

弗洛特說道，『這裏的情形我沒有知道，但是在北邊，那種人我卻認得了一個，他還個好人。』

他在那裏告訴我，警佐們喜歡把人抓進去。警長可以領到的鎖是每朝犯人七時半一天，他就拿四分之一來發他們。如果他得不到犯人，他就沒有消息了。那人說他一星期裏抓不着一個人，警長對他說，如果他再不帶幾幾個人來，就要把他開除了。今天這關與伙的賭險是要尋事匪人。」

「我們走了，」托爾說道。「再會，弗洛特。」

「再會。或者日後會得著你們。希望著這機。」

「再會。」奧爾說道。他們穿過了暗沈沈的警宿場走向拘捕的差館去。」

煎着山芋的鍋子在火上嘶嘶地響着。媽用一隻匙兒把那些厚厚的山芋片翻動一下。爸拖了兩膝坐在近邊。編編香在油布底下坐着。

「是托爾！」媽叫道。「謝謝上帝。」

「我們要離開這派了，」托爾說道。」

「現在怎麼做？」

「媽哪！弗洛特說他們這夜裏要來燒停宿場。」

「究竟爲什麼？」爸問道。「我們沒有幹過什麼事。」

「只不過打壞了一個警察，」托爾說道。

「媽！這和我們不相干了。」

「據那個警察說，他們要趕掉我們。」

羅撒香追問道，「你見過康尼麼？」

「唔，」奧爾說道，「親自沿河上去了。他是病癒去的。」

「他——他走掉了麼？」

「我不知道。」

羅撒香向著那女兒，「羅撒香，你們一向講談着，尋着開心。康尼對你講過什麼話呢？」

「羅撒香忿忿地說道，「他說，如果他留在家鄉研習習曳引機，倒是好辦法。」

「唔，他們很沈靜。羅撒香看着火，他的兩眼在火光裏閃爍着。山芋在煎鍋裏嘶嘶地發響。那女兒眼立着，用手背揩揩鼻子。」

「管說道，「康尼心地不大好。這我早就看出来了。是兒媳當，沒有心肝。」

「羅撒香站起身，走進蓬帳去。她橫倒席子上，旋轉身子把肚皮貼地，把頭埋在交叉着的臂膀裏。」

「管他是尋不着的了，我想，」奧爾說道。

「管回答道，「如果他心地不好，我們就不要他了。」

「管向蓬帳裏望一望，羅撒香就躺在那邊，自己的席子上。管說道，「唔！不要說這種話。」

「媽！他心地是不大好，」爸爸冷冷地說道。「口口聲聲說他要幹什麼。永遠是不幹。他在這裏的時候，我不願意說這種話。但是現在他跑掉了！」

「噓！」媽輕輕說道。

「怎的，爲了甚麼麼？你何必噓我？他跑掉了，可不是麼？」

媽用匙兒把山芋翻轉，油滾着爆着。她把柴枝加到火裏，火焰四面上來，照亮了蓋帳。媽說道：「羅撒香要生養小東西了，那孩子有一半是爾尼。大家說他的爸不好，孩子長養起來也就不好。」

「比說羅撒香好些，」爸說道。

「不，不是這麼說，」媽打斷了他的話。「譬如他死了。你對於爾尼不會說什麼壞話的。」

托談插嘴道：「咳！爭什麼？爾尼這一去是好是壞我們不知道。我們沒有工夫來談論。我們要吃了東西來起路。」

「起路麼？我們是剛到這裏的。」媽從映着火光的陰暗裏對他看一眼。

他仔細地解釋道：「他們這夜裏原來總這停宿場，媽，現在，你知道，站在旁邊跟着我們的東西燒掉，在我心裏受不住，在爸心裏受不住，在約翰伯伯心裏也是受不住的。我們少不得出來鬧一場，那時候一定要把我抓進去辦罪，今天我就幾乎要有罪了，要不是牧師出了頭。」

他把手山芋在醬油裏一翻。現在他打定主意了。『過來！』他叫道。『我們先吃了這東西。早些動身走。』他扯鐵皮碟子一隻來攤開。

爸爸道，『約翰怎麼做？』

『約翰伯伯在那兒？』爸爸問道。

爸爸嘆息了一會，於是爸爸道，『他去喝酒了。』

『耶！』托讓說道。『他怎的陳着道爾寺裏去！他巨頭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爸爸道。

托讓站起身。『哪！』他說道，『你們大家吃了東西，把行李裝好，我去尋找約翰伯伯去。』

他一覺走到大路對過那家屋子了。』

托讓急急地走去。一家家蓋帳和柵舍的後面，燒着小小的茶食前次，那些火光照到整潔和明亮的女女的臉上，照到蹲伏着的孩子們的身上。有幾個蓋帳裏，火油燈的光照透了帆布，把人們的巨大黑影投在那布上。

托讓沿着塵沙的路走上去，橫過了三和士的公路，到那家小雜貨。他站在屏門的前面，向裏望去。那老婦，一個頭髮灰白小小的人，鬍子毛鬍鬚，眼睛水汪汪，靠在櫃檯上看報。他那瘦小的兩臂露出着，卻穿着一條長長的白圍裙。堆積在他的周圍和後邊的是罐頭食品的山，金字塔，餅乾

。當講講進來的時候，他抬起了頭，睜了眼睛，彷彿是在鑄準一枝扁鎗。

「晚上好，」他說道。「要什麼東西？」

「要我的伯伯，」三謀說道。「他跑出了呢，還是怎的？」

那頭髮灰白的人顯得又迷惑又擔心了。他用手輕輕地觸到了鼻尖，要止癢似地磨動一陣。「你們這些外鄉人似乎常常要失少了人，」他說道。「一天十多次，有人到這裏來說，『如果你見到名叫如此這般，模樣如此這般的人，可否請你告訴他說，我們要得北去了？』這樣的模樣是常有的。」

三謀笑了。「哦！如果你見到一個矮身小夥子，名叫庫尼，模樣兒有些像山犬的，請你告訴他說我們朝南去了。但是他却不是我找尋着的人。這裏可有一個六十歲光景，穿黑褲子，頭髮半白的人來喝過威士忌麼？」

那頭髮灰白的人兩眼茫然了。「他是來過的。那樣的怪脾氣我從不曾見過呢。他站在門前，把帽子拋在地上踏一陣，哪！我把他的帽子拿進在這裏了。」他從櫃檯底下把灰塵滾滾的破帽子拿了出來。

三謀從他手裏把那帽子接了。「就是他，一點不錯。」

「哪！他喝了兩品脫威士忌，一句話也不會說。他拔掉了塞頭，把酒簪口按在嘴巴邊喝着。我裏面沒有領喝酒的執照。我說，『要這道你不能在這裏喝酒的。你到外邊去喝罷。』嘿，先生！他

跨到門外邊，把那點酒只不過喝了兩次，就喝得醉光了。他把那盤碗拋掉，斜靠著門邊。眼睛呆沈沈。他說，「謝謝你，先生，」於是他頭自去了。我一輩子從未見過這樣的喝酒。」

「頭自去了麼？那條路上去的？我要找他。」

「哪！我可以把情形告訴你，我從不曾見過這樣的喝酒，因此我到外邊看著他去。他是朝北去的；有一部汽車過來，把他的身子照得分明，他沿着河岸走下去。兩國有些勞苦。也三歪把那一瓶酒也打翻了。他不會走得怎麼遠——他是走得慢慢的。」

托謨說道，「謝謝你。我要去找他。」

「他的帽子你要拿去麼？」

「好的——好的！他要戴的。謝謝你。」

「他究竟怎麼呢？」那頭髮灰白的人問道。「他喝酒時候，似乎心地並不快活呢。」

「唔！他愁悶得很。晚上好。如果你見到那個小夥子鹿尼，請你告訴他說，我們已經朝南去了。」

「我有這麼多的人要留心，這麼多的話要轉達，我實在記不了這許多。」

「費心了，」托謨說道。他帶了約翰伯伯的灰塵深深的黑帽子走出那屏門。他橫過了三和土的路，沿着路邊走。在他下邊陽光顯耀的田野裏留下雜亂極着；小小的柴火閃爍着，燈光照着各條

。那停宿場裏有一個地方彈着六絃琴，斷斷續續地彈唱着。約謨停了步，都聽了一會，於是沿着路邊慢慢地走去，每走幾步，他就停下來再聽聽。他走完了四分之一英里，纔聽明白他所聽的歌。路邊下，那粗重的雜亂的聲音單調地唱着。約謨耐了煩，想聽得更清楚些。

於是那單調的聲音歌唱了，「我把我的心獻給了耶穌。耶穌把我帶回家了。我把我的靈魂獻給了耶穌，耶穌是我的家了。」那歌聲拖長了，變成了低音，隨即停止了。約謨向着歌聲，急急地跑下路去。過了一會，他停了步，又復靜聽了。這時候，聲音很近了，是同樣緩慢的雜亂的歌聲，「哦！麥琪死了的夜裏，她把我叫到邊旁邊，把她的紅法蘭絨襪褲子交给了我。那是到膝頭為止，褲腳管大大的——」

約謨小心地走向前去。他看見那黑沈沈的形體坐在地上，他便悄悄地走離去坐下了。約謨伯伯在麥琪邊倒了酒，酒從瓶頸上淌地流着。

約謨輕輕地說道，「喂！等一會兒！我來了？」

約謨伯伯轉過頭來，「你是誰？」

「你忘了我麼？你喝四口了，給我喝一口。」

「不，約謨！你不要騙我。我是一個人在這裏。你並不是在這裏呢。」

「哪！我是的確在這裏了。給我喝一口好麼？」

約翰伯伯又從夢裡醒，威士忌地滾着。他把瓦搖一搖。這空了。『沒有了，』他說道。『要痛快地死去了。要可怕地死去了。只想死一會兒。像睡覺一樣。真是累極了。累極了。只怕不會再醒了。』他的聲音軟下去。『只想戴一個王冠——一個黃金的王冠。』

托讓說道，『且聽我說，約翰伯伯。我們要撥動了，你來，你可以在行李上好好兒睡一覺。』約翰搖搖頭。『不。你去。我不去。要在這裏休息休息呢。回去是沒有好處的。對誰都沒有好處。』只不過在矮人中間，把我的罪惡像風扇扇子一般拖着拖着。不！我不去。』

『一同去。你不去我也不能去。』

『你去，你就去。我是沒有用處的。我是沒有用處的。只不過拖了我的罪惡害別人，』

『你的罪惡並不見得比別人多呢。』

約翰探過頭來，把一隻眼睛垂垂地眨一眨。星光下，托讓隨約地看得見他的臉孔。『除了耶穌，誰也不知道我的罪惡。他是知道的。』

托讓把兩膝跪在地。他伸出手去摸摸約翰伯伯的額角，又發又響。約翰含羞地避去了他的手。

『一同去，』托讓央求道，『現在就去，約翰伯伯。』

『我不去。累極了。且在這裏休息一下罷。』

托讓是很靠近了。他把他的拳頭抵住了約翰伯伯的下巴尖。他的手做了兩次弧形運動，小練習

於是肩膊一掙，他對準了那下巴，爽脆地敲了一下。約翰的下巴上啣的一響，他向後倒了，竭力想再坐起來。但是托謨印在他身上了，靠胸圍抬起一度吋來，托謨又復敲了他一下。約翰伯伯還是顛倒在地上。

托謨站起來，俯身把那鬆懈的身子抬起，擱在他背上。他在那醉漢的取杖之下，搖搖着走。當他氣喘喘地慢慢地上路了，到公路上去的時候，約翰垂着的兩手就在他背上拍呀拍的。一部汽車開過去，把亮光照出了背上彈着醉漢的他。那汽車開慢了一會，隨即隆隆地駛去了。

當托謨從那條路下來，走回到亞瑟那裏，到約特的卡車邊的時候，他喘着氣，約翰漸漸地醒轉來，他軟弱地掙扎了一會。托謨把他輕輕地放在地上。

蓋帽在他還未回來的時候就已拆掉了。奧爾把一個個包件送到卡車上。油布鋪好了，備潔潔縛在行李上頭。

奧爾說道，「他一定是吃了一驚了。」

托謨道：「我要使他來，只得把他略略敲了一下。可憐的傢伙。」

「敲傷了他沒有呢？」媽問道。

「我想不會罷，他快要醒了。」

約翰伯伯軟洋洋地躺在地上。他那一陣陣的氣喘裏噴出唾沫來。

媽說道：「我有一袋子山芋留給你，托讓。」

托讓嘻嘻地笑了：「此刻，我連不想喫。」

爸問道：「好了，奧爾，把油布捲起來。」

卡車上的行李裝齊了。約翰已經睡過去。托讓和奧爾把他抬送到行李上頭，這時候，溫姆特在卡車後邊做了一陣嘔吐的聲響，東西便用手按住了自己的嘴巴，免得尖聲笑出來。

「舒齊了。」媽說道。

托讓問道：「羅拔香。在那兒？」

「那邊過去，」媽說道：「過來，羅爾會我們要去了。」

那女兒靜靜地坐在加波，她的下巴沈落在胸口。托讓走過她眼前去：「過來」他說道。

「我不去。」她沒有抬起頭來。

「你應當去。」

「我要等羅爾，他不回來，我不去。」

三部汽車開出了停宿場，一路駛到公路上，都是載着蓋帳和人們的舊汽車。竊們喀喇喀喇地踏上公路，便順利地駛去了，汽車上暗淡的燈光一路閃耀着。

托讓說道：「唐尼會等到我們。在我們到過的那家舖子上留出了口信。他會等到我們的。」

媽走過來，站在他旁邊。『過來，羅福香。過來，好孩子，』媽和氣地說道。

『我要等着。』

『我們不能等了。』媽斜下身子，拉住了那女兒的臂膀，扶着她起來。

『他會等到我們的，』托謨說道。『不要愁，他會等到我們的。』他們左右扶着羅福香走。

『也許他找那些書去要用功了，』羅福香說道。『也許他日後學好了，會回來。』

媽說道，『他正是這麼辦也難說。』他們把頭領到卡車邊，扶了隨上行李的頂端，於是她抓到油布的底下，在暗沈沈的隧道裏溜了。

現在，草棚裏那個鬍子怯生生地來到卡車邊了。他等候在那裏，兩手在背後攏着。『你們可以留下一些用得着的東西麼？』他終於問道。

爸說道，『想不出什麼來。我們沒有可以留下來的東西。』

托謨問道，『你不離開麼？』

那鬍子向他眼瞋瞋地看了好久。『不離開，』他終於說道。

『可是他們要放火把你趕掉呢。』

那游移的眼光落到地面。『我知道，他們以前也這麼幹過。』

『那麼，你爲什麼不離開？』

那雙羞惶的眼睛向上看了一會，又低向下了，那熄下去的火光映出了紅色。「我不知道。我把各種東西拾攆來，帶了好多時候了。」

「如果他們放了火把你想掉，你就什麼也沒有了。」

「這我知道。你們沒有留下一些用得着的東西麼？」

「千千淨淨了，」爸爸道。那鬍子憤然地走開。「他怎麼敢？」爸爸問道。

「自得其樂麼，」托謨說道。「有人說，——他是餓子。刺戟受得太多了。」

第二個小小的汽車隊伍開過了停宿場，爬上到公路，便駛着去了。

「過來，爸。我們動身了。你看，爸，你和我與奧爾坐在車座罷。媽可以抓到行李上去的。不

。媽，你還是坐在當中。與爾。」——托謨伸手到車座底下，拿出一把巨大的老虎鉗——「與爾，你走上後邊去。這個你拿了。要緊的時候用。如果有人想要抓上來——就叫他嘗嘗這滋味。」

與爾接了鉗，抓上車後板，便叉了兩腿坐好，鉗拿在手裏。托謨從車座底下，拉出了鐵把手放

在車座上，煞車踏子的下邊。「好了，」他說道。「你坐在當中罷，媽。」

爸說道。「我手裏沒有東西。」

「你可以伸過手來拿這鐵把手，」托謨說道。「我希望你不要用到這個。」他踏在發動桿上，

飛輪喀喇喇地轉了，引擎一陣一陣響起來。托謨按開了車燈，把車子慢慢地開出了停宿場，暗淡的

車燈的光爺荒地撥著路。他們附上了公路便轉向南去，托讓說道：『有時候，一個人少不得要動氣。』

媽插嘴道：『托讓，——你對我說過——你應許過不再這麼樣了。你有話在指的。』

『我知道，媽。我正想如此。但是這些警佐——你可曾看見一個胖胖的討厭的警佐麼？他們還看勢兒亂鬧。媽。』他說道：『如果照法律，他們可以這麼辦，那是我們沒有話說的。可是這並不是法律。他們那種行徑違反著我們的精神。他們一味想弄得我們賤下去苦下去，正像通讓子的牛一樣。他們一味想欺侮我們。哪！媽呀，有時候，一個人要爭氣只好把警察打一頓了。』

媽說道：『你有話在先呢，托讓。勃洛特這個聰明的小夥子是也勁氣打過警察的，我認得他的，聽說他們把他罰苦了。』

『我聽你的話，媽。我對上帝是忠實的。你總不肯叫我像一頭捱打的牛；肚皮貼著地爬動的，可不是麼？』

『我請管着。你要安分，托讓。家是拆散了。你要安分。』

『我聽你的話，媽。但是等到那些肥胖的蠢漢，有一個動手欺侮我了，我也要試試我的大本領的。如果他們守着法律，那就不同了。但是燒停宿場究竟不是法律呀。』

那部汽車一盞頭燈走着。在前頭，公路上橫列着一小排紅燈。』

「要繞道了，我想，」托讓說道。他把汽車開慢了，停了，立刻有一羣人擁擠到卡車的周圍。他們武裝着尖嘴鎗和散彈槍。他們有的戴着戰壕上用的鋼盔，有的戴着英國的軍用便帽，有一個人探頭到車窗裏，他的眉頭是一陣熱刺刺的威士忌的氣味。

「你們打算到那兒去？」他把紅臉孔靠近了托讓的臉孔。

托讓扳起了臉。他的手伸到車底，去摸鎖把手了，媽拉過了他的臂膀，用力捏住了。托讓說道，「那——」於是他的聲音轉成了軟弱的嘆息。「我們是外地人，」他說道。「我們聽得叫做棉來亞的地方有工做。」

「噢！你們走錯了路了。我們不准許壓的俄馬到這市鎮來。」

托讓的肩胛和臂膀麻木了，全身一陣抖。媽抓住了他的臂膀。卡車的前部圍着武裝的人們。他們中間有幾個，爲了要做出軍人的模樣，穿着制服，繫着褐色的皮帶。

托讓低聲下氣地說道，「是在那一條路上呢，先生。」

「你們向右轉轉，一直朝北去。在棉田上還沒有工作以前不要回來。」

托讓全身發顫了。「是，先生，」他說道。他把汽車向後開去，掉了頭。他便一直向開來的路開回去。媽放掉了他的臂膀，柔軟地拍拍他。於是托讓竭力想把窗開得很窄的嘴咽抑住了。

「不要放在心上，」媽說道。「不要放在心上。」

托讓向本營外派了鼻涕，用袖子擋了眼睛。「這批下流的傢伙——」

「你對付得好，」媽親切地說道，「你對付得正好。」

托讓把車子轉到一條幽僻的側路上，開了一百碼，便旋滅了車燈，停住了馬達。他帶了鐵把手，走出車外來。

「你到那兒去？」媽究問道。

「可不是看着希望。我們不要朝北去。」公路上的紅燈移過了。托讓眼看著他們經過了那條幽僻的路的盡頭，繼續走去，不到幾分鐘，傳來了玻璃聲和驚叫聲，於是從荷浮羅爾那方面升起了熊熊的火光。那光大起來，蔓延開來，遠遠地傳來了爆裂的聲響。托讓又復走進了卡車。他掉了頭，不點車燈，駛上那條幽僻的路去。一到公路，他又復向南轉了彎，擦亮了車燈。

媽怯生生地問道，我們到那兒去，托讓。」

「向南去，」他說道。「我們不能由着那些混蛋推到東推到西。我們不能聽他們的話。打算不穿過那市鎮，只是抄過去。」

「好的，但是我們究竟到那兒去呢？」爸初次開口了。「我就要知道這一層。」

「打算找我那官辦的政務所，」托讓說道。「有一個人說，他們不放警佐在那邊。媽——我只想避開了他們。乍怕撞在我手裏，我會殺死一個的。」

「容易，托謨。」瑪蓮壓着聲道。「容易，托謨，你有一次應付得很好，你可以再來一下。」

「過一會兒，我可就耐不住性子呢。」

「容易的，」葛說道，「你會留聲。唉！托謨——那些人都要沒命了，我們還是活下去。唉！我們逃出性命來了。他們幸不死我們。唉！我們還活着——我們向前去。」

「我們一直受着疑。」

「這我知道，」瑪麗地笑了。「也許我們愈是受疑愈是強韌了。有錢的人們大起來死掉，他們的孩子往往不長進，也要死掉的。但是，托謨，我們卻苦撐到這裏了。你一點不要焦急，托謨。好日子快到了。」

「你怎麼知道？」

「究竟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他們過了市鎮，托謨便轉到橫街去，離開中心區，在街燈的光下，他看着他的母親。葛的臉比靜着，她的眼睛上有着一種奇怪的神情，那一雙眼睛正像是沒有時間關係的影像的眼睛。托謨不由得伸過右手去，落在她的肩膀上。過了一會，他抽回了那隻手。「我一輩子從不曾聽得你一下子講着這許多話呢，」他說道。

「一向不會有過這許多自由，」葛說道。

他開過了幾條小街，兜過了市鎮的中心，便又轉了彎。在一個交叉路口，路標上寫着『九九』。他在這條路上，向南轉彎了。

『喂！他們要把我們趕得朝北去，終究是辦不到了，』他說道。『我們千難萬難，還是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去。』

暗淡的車燈的光一路在前頭摸索着那條寬闊的暗黑的公路。

第十七章

流動着彷徨着的人們現在都是移民了。那些在一小塊土地上活着的人家在三四十英畝土地上生着死者，因這三四十英畝的出產而得食或是捱餓的人家現在漂泊到整個西部了。他們流浪着尋找工作；每條公路上，人們川流不絕地經過，路邊也是一列列的人們。一批過了，又是一批來了。幾條大公路上一陣一陣地過着流動的人們。在中部和西南部，住着頭腦單純的農民，他們不曾受到工業改革的影響，他們不會用機械耕種，他們又不會知道機械操在私人手裏的力量和危險。他們並不是在工業的矛盾中間長成起來。他們還是銳敏地感覺着工業生活的清甜味。

於是，忽然間，機械推出了他們，他們便擠集在公路上了。流動生活使他們起了變化；公路，沿路的停宿場，對於飢餓的恐怖使他們起了變化。吃不到晚餐的孩子們使他們起了變化，不住的流動使他們起了變化。他們是移民了。激意使他們起了變化，使他們聯合起來團結起來——這激意也惹使各個小市鎮結成了集團，彷彿要驅逐侵略者似地武裝起來，自衛隊帶了尖嘴鋤，店主和店員帶

打散彈鎗，驚的是要守衛這世界，防禦本國的人們。

當移民在公路上增加了好多倍的時候，西部發生了大恐慌。有產的人們爲了自身的財產害怕起來。向不餓肚子的人們看到了餓肚子的人們的眼色。向不很急切地感覺着缺少什麼的人們看到了移民的眼睛上有着急的閃光。市鎮上的，和舒適的郊外區域的人們聚集起來保衛自身了；他們重新發動了一種信念，以爲自己是好的，侵略者是壞的，正跟一個人在作戰之前應有的情形一樣。他們說，這些討厭的俄基又笨又蠢。俄基都是偷兒。他們要偷各種的東西。他們一點沒有所有權的思

想。

後一句話是切實的，因爲無產的人們怎能明白所有權的痛癢呢？自衛的人們又說，他們帶着疾病，他們是污穢的。我們不能讓他們進學校。他們是外地人。你怎麼肯讓你的妹子跟他們中間的孩子們同進同出呢？

當地的人們自己策勵得造成了殘暴的情性。於是他們組成了隊伍，武裝起來——用棍棒、用瓦片、用槍武裝起來。這一帶地方是我們所有的。我們不能讓這些俄基來搜掠。那些武裝着的人們其實並不主有那土地，然而他們自己卻這麼想着。那些在夜間操練的店員們其實都沒有產業，而那些開小店舖的其實也只有了一筆債務。然而就是一筆債也算數，就是一個驗染也算數。店員們心裏想，我甞着十五圓一星期。說不定一個討厭的俄基只要十二圓也就肯做呢。開小店舖的心裏想，我怎

麼能夠跟一個不負債的人競爭呢？

移民從各條公路流竄來，他們的飢餓殘露在他們的眼睛裏，他們的窮困流露在他們的眼睛裏。他們沒有什麼口才，沒有什麼方法，就不過是人數眾多，就不過是窮苦。當那邊有着一個人的工作位置的時候，十個人就爭奪着這位置；爲了低低的工資爭奪着，如果那人只要三角錢肯做了，我就只要兩角五分錢來做。

如果兩角五分他肯了，那我就只要兩角來做。

不，我還可以減一些，我餓着肚子呢。我只要一角五分就做了。我來做工爲的是吃。是孩子們。你去應酬他們罷。好像全身生着小疔兒，癢也跑不動，拿些爛水果給他們吃，他們就可以有些氣力了。我呢，我做一天工只想苦苦地吃一頓。

這是好的，因爲工資低下去，物價還是高。大業主們高興了，他們要出更多的傳單，去把更多的入們招來。工資低下去了，物價還是高着。不久之後，我們又可以有農奴了。

現在，大業主們和各公司想出了一種新方法。一個大業主買進了一家罐頭製品廠。等到桃子和梨頭成熟了，他把水果的價格抑低到培植的成本之下。做著罐頭製品廠主人的他自己低價收進了水果，把罐頭製品的價格老是高抬着，這才賺取了利潤。於是不用罐頭製品廠的小農喪失了他們的農場，那些農場便由大業主、銀行、以及也有罐頭製品廠辦着的公司來接管。隨着了日時的過去，農

丟少下去。小販人暫時流轉到了市鎮，用盡了他們的銀行存款，果選了他們的親戚朋友。於是他們倒在公路上流浪了。各條公路這才聚集了火急地找着工作的人們。

各銀行各公司，在他們自身的打算之下工作着，他們沒有知道這情形。田版上有收成，捱餓的人們在路上流轉着。各個倉庫充實着，而窮人的孩子們則會着何疾病，生着膿疱。各大公司沒有知道飢餓和憤怒的界線是線的一條。於是本該用於工資的錢轉而用於瓦斯和槍砲，用於情報處和間諜，用於逮捕人犯，用於軍事操演了。各條公路上，人們蟻蟻一般流動着，找尋着工作，找尋着食物。憤怒開始發酵了。

第十八章

當托·納特沿着鄉路開去，找尋青草地收容所的時候，夜已深了。鄉間燈光零落。只有後園天空的微光顯示着培克獨特的方向。卡車一路慢慢地顛簸着，前面路上濕全的雪盡避開了。十字路面上有着一小簇白色的木房。

媽在車座上沈沈地睡去，爸沈默了好久。

托說，「我沒有知道收容所在那兒？也許我們要等天亮，問問什麼人。」他在林蔭路上的信號標旁邊停了車，又一部汽車便也在這交叉路口停了。托探出頭來。「喂！先生。可知道收容所是在什麼地方？」

「一直向前去。」

托誤把卡車轉到對面的路上。開了幾百碼，他停了。一溜高高的鐵絲網圍着那條路，那邊有一道寬闊的大門，門裏邊是一條走路。進門不多遠有一所小房子，從窗子透出光來。托誤把卡車

轉了個彎，闖進門去。這整部卡車向空一跳，便又咕咕地落下。

「耶穌！」比誤說道。「我從不曾見過這一種下坡路。」

門邊的看守人站起身，走向那部存車去。他斜了身子。「你開得太快了，」他說道。「下次你
得當心些。」

「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那看守人笑了。「哪！有一批小孩子在這地方玩着。你叫人們阻得慢，他們容易忘記，但是叫
他們在下坡路顛幾次，他們就不忘記了。」

「哦！是的。但願沒有撞壞了什麼。哪！——你們這裏可有地方給我們住麼？」

「要搭一個蓬帳麼？你們多少人？」

比誤用指頭計算着。「我和爸和媽，奧爾和羅撒香和約翰伯伯，還有露西和溫福特。最後兩個
是小孩子。」

「噢！我想我們可以給你們安排的。帶着搭蓬帳的東西麼？」

「帶着一大塊漆布和牀褥。」

那看守人踏上了踏腳板。「開到那條路的盡頭，靠右轉彎。你們就進第四號窟窿所去。」

「這是什麼？」

「廁所和淋浴場和浴盆。」

瑪究問道，「你們有看浴盆——自來水麼？」

「當然。」

「哦！謝謝上帝。」媽說道。

「讓開這一長排暗沈沈的篷帳裏去。清潔所裏點着低微的燈。」就停在這裏罷，」那看守人說道。「這是好地方。剛才搬出了一家。」

「托讓停了車子。」就是那邊麼？」

「是。現在你叫別人卸了行李，我陪你去登記。就可以住宿了。啟客所委員會的人明天早晨會來查看你們，把你們核定的。」

「托讓兩眼斜下去。」警察麼？」他問道。

「那看守人笑了。」不是警察。我們有看我們自己的警察。這地方的人們選出我自己的警察來。」

「那看守人說。」

「那看守人說。」」

「那看守人說。」」

托讓跟着穿過了暗地，踏上了管理處的步伐，進了鋪有一張舊寫字檯和一把椅子的小房間。那看守人坐到寫字檯上，抽出一張表單來。

「什麼名字？」

「托讓·約特。」

「那個是你父親麼？」

「是。」

「他的名字叫什麼？」

「也叫托讓·約特。」

問話繼續下去。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一州多久了？做的什麼營生？那看守人抬起眼來。「並不壞嘛。我們照道理要填上這三。」

「對的。」托讓說道。

「現在——帶着錢麼？」

「只帶着一些兒。」

「你們不是帶光蛋罷。」

「錢是有着一些兒。怎麼辦？」

「哪！落蓬慢的地裏收每星期二元的租費，但是你卻可以做工來抵當，譬如搬垃圾，打掃掃子——這一類的事情。」

「我們做工來抵當就是了，」托歐說道。

「明天你就可以見到委員會的人了。他們會給你們指點用公物的好辦法，告訴你們種種規矩。」

托歐說道，「我問你——這是什麼？這究竟是什麼委員會？」

那看守人坐得更靠後些。「事情辦得很好。有五個清潔所，每所的人們選舉出一個中央委員來。就是那中央委員會制定着法律。他們怎麼說，就要怎麼辦。」

「假如他們發幹呢？」托歐說道。

「那麼，你們就可以投票撤換了他們，容易得正同你們投票提拔了他們一樣。他們做的是好事。假讓一搭給你們聽聽——你知道霍萊·密烈派牧師們一向是跟着人們周遊各處傳道募捐的罷？哪！他們只想到這收容所裏來傳道。有許多老年人也要他們進來。於是這件事提到中央委員會。他們開了會，便這樣的決定下來。他們說，「凡是牧師都可以到這收容所裏來傳道。可是誰也不准。」

「在這收容所募捐。」這一個決定使老年的人們很悲哀，因為從此以後，就沒有牧師進來了。」托歐笑了一陣，隨即問道，「你的意思是說管理着這收容所的就是停宿這裏的人們麼？」

『對呀！而且他工作着。』

『你可是說着警察——』

『中央委員會維持着秩序，定着規則。而且這裏有幾個女太太。他們會來看望你的媽。她們照料着孩子們，看管着清潔所。如果你的媽不做工，她就得給做着工的人們看管孩子們，等到她有了工做，——那麼，孩子們當然也有別人來看管。孩子們吵鬧了，就有看護出來教導一番。各種事情都如此。』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是警察麼？』

『不，先生。沒有拘票，警察不能進這地方來。』

『——假如有一個八十分鐘，或是喝醉了酒，或是吵着架。那怎麼樣呢？』

那看守人用一枝鉛筆敲敲吸水紙架。『那！頭一次，中央委員會警告他。第二次呢，他們確實地警告他。第三次呢，他們把他趕出收容所去。』

『全能的上帝，這我還有點不相信，這晚上，警佐們和那些戴小帽子的傢伙，他們把河邊的停宿場燒掉了。』

『他們不進這地方來，』那看守人說道。『有幾夜，尤其是跳舞夜，那些傢伙也不過巡邏到拾鐘邊。』

「跳舞夜麼？耶穌基督！」

「這鄉下，每逢星期六夜裏，我們有着極好的跳舞。」

「噢，基督呀！爲什麼這樣的地方不再多幾個呢？」

那看守人臉上顯得陰鬱了。「這你應當自己去尋找。可以睡覺了。」

「晚上好，」托爾說道。「媽一定會喜歡這地方。她是苦得長久了。」

「晚上好，」那看守人說。「可以睡覺了，這地方大家醒得早。」

托爾沿着兩排篷帳之間一條路走下去。他的眼睛在星光之下，漸漸兒慣了。他看見那兩排篷帳平直，他看見各個篷帳都沒有點燈。路面已經打掃過，而且噴過水了。從篷帳裏傳來了睡熟的人們的鼾息聲。整個場子上是一陣一陣唏呼的聲音。托爾慢慢地走着。他走近了第四號清潔所，怪模怪樣地瞥了一眼，那是一所沒有油漆的建築，又低小又粗樸，在懸空的屋頂下，面盆排列着。他看見了約特的卡車正停靠在近邊，便悄悄地走了過去。油布架起了，篷帳裏沈靜着。當他走去過的時候，卡車的陰影下有一個形體移動着向他這邊來。

媽軟聲軟氣地說道，「是你，托爾？」

「是。」

「不要響！」她說道。「他們都睡着。他們累極了。」

『你也應該睡覺了。』托譚說道。

『哪！我等着你。舒齊了麼？』

『好呀，』托譚說道。『我不對你細細說了。到早上，他們會來告訴你。這你一定喜歡的。』

趙齡聲說道：『我聽得這裏有熱水。』

『是的。現在你可以睡覺了。我不知道你有多久不會好好地睡覺。』

她央求道：『有什麼事情你此刻不肯告訴我呢？』

『我不告訴你了。你應當睡覺了。』

忽然間，她似乎有些女孩子脾氣了。『如果我儘想着你不告訴我事情，那我怎麼睡得着覺呢？』

『

不，你不要想，』托譚說道。『早上第一件事情，你穿上別的衣服，過一會兒！你就明白

了。』

『心裏牽掛着這樣的事情，我就睡不着覺了。』

『你應當睡覺了，』托譚快活地笑着。『此刻應當睡覺了。』

『晚上好，』趙齡聲軟氣地說道；於是值俯了身子，滑到暗沈沈的油布底下。

托譚扒過了卡車後尾的板。他在車底板上仰天躺下，用交叉的兩隻手掩了頭，他的前臂貼住了

他的耳朵邊。夜是漸漸見遠了。托爾扣上了圍圍上裝的鈕扣，又復靠後躺倒。在他的頭上舉手又閃亮又清晰。

當他醒來的時候，天色還是暗着。一陣淅淅的叮噠聲響把他從睡夢中弄醒了。托爾細聽了一會，便聽到鐵器的碰響。在早晨的空氣中間，他那硬僵僵的身子抖動了一陣。揚子上的人們還是熟睡着。托爾站起身，從卡車的邊欄上望過去。東方的峯山顯出了淡藍色；當他看着的時候，光從山後面隱約地上升，用鮮紅洗染了山的邊際，過後這光到臨了頭上的天空。在西方地平線相近的地方，跟純粹的夜色融合了，這光也就變得更命更灰暗。大地的原野上映出了翠明的紫灰色。

鐵器的叮噠聲又復響亮了。托爾向著那一列篷帳望去，灰色只比地面略略淡些。在一個蓬帳的旁邊，他看見橘黃色的火閃閃光，從老舊的鐵爐子的罅縫鑽出來。短短的烟囪上直冒着灰色的烟。托爾扒過了卡車的邊欄，落到地面。他向那爐子慢慢地走去。他看見一個少女在爐子邊工作着，他看見她那顫着的臂膀上抱着一個嬰孩，這嬰孩就在胸兜底下靠着頭吃奶。那少女走來走去，撥着火，移動着發熱的爐子蓋，使火旺些，又關着爐門；同時那嬰孩一直吮吸着奶，那母親把箱做捷地從一隻臂膀掉轉到別隻臂膀。那嬰孩沒有打擾她的工作，又沒有妨礙她那靈便的優美的姿勢。橘黃的火從爐子的罅縫鑽出來，在蓬帳上投射了閃爍的返光。

托爾走得近了。他嗅到了煮着的牛肉和烤着的麵包。東方的光急快地亮起來。托爾來到了爐

子的近邊，向那爐子伸出了兩隻手。那少女向他看了一眼，黠黠的，她那兩支髮辮也就跳盪了。

「早上好，」她說道，於是她把平底鍋上的牛肉翻了面。

那蓬帳上的門帷向上一揭，走出一個年青的人來，他後面跟着一個較年老的人。他們穿着藍色的新布服，襪料塞得挺活，銅鞋扣晃耀着。他們都是尖臉孔，看去很相像。那年青的有着暗沈沈的短鬚，年老的有着白色的短鬚。他們的頭臉都濕了，頭髮上滴着水，硬森森的鬚髮上凝結着水珠。他們的臉頰潮濕得發了亮。他們一同站在那裏，靜悄悄地望着漸漸亮起來的東方。他們一同打着呵欠，看着出邊上的光。於是他們透過簾來，看見牀了。

「早上好，」那年老的說道，他的臉色既不是友好，又不是不友好。

「早上好，」老漢說道。

於是，「早上好，」那年青的說道。

他們的臉孔上，水是慢慢地乾了。他們來到爐子邊，在這上頭溫溫手，

那少女一心工作着。她把嬰孩放下了一次，用一根蠟燭在背後把她的髮辮繫束在一起，於是那髮辮在她工作的時候，跳盪着擺盪着了。她把一套鐵皮杯子擺放在大木箱上，又把鐵皮碟子和刀叉一一放好。於是她從油裏舀起了牛肉，放在鐵皮的木盆子上面，那牛肉噹噹地響了一陣，便變得乾鬆了，趁開了發鏽的爐門，拿出一隻盛滿厚厚的大餅乾的方盤來。

當餅乾的氣味衝到空氣中間的時候，那兩個男子都深深地吸了氣。那年青的軟聲說道，「好香呀！」

現在，那年老的對托讓說道，「吃過了早飯麼？」

「不，沒有吃過。我一家人是在那邊過去，他們沒有起身。還得睡一會兒。」

「——那麼同我們坐了。我們有看不少東西呢——對謝上帝！」

「噫！謝謝你。」托讓說道。「這氣味多麼佳妙呀！」

「你說那些東西的氣味罷，」那年青的問道。「你一輩子可曾嗅到過這樣好的東西麼？」他們走向那木箱去，在這周圍辦了。

「可是在這一帶做著工？」那年青的問道。

「正想去做工，」托讓說道。「我們是昨天晚上才到的。沒有四下裏去尋找的機會。」

「我們做過十二天工了，」那年青的說道。

那在櫃子邊忙著的少女說道，「你們甚至還有新衣服穿。」那兩個男子都低下頭去，向自己裏面的藍衣服看了一眼，於是有些羞答答地微笑了。那少女把那一大盆牛肉，煎黃蒼蒼的厚厚的餅乾，和一磅牛汁麥糊一一放好，於是她在那木箱旁邊蹲了。嬰孩還是在她的腳兜底下昂著頭吃奶。

他們感觸了各自的櫃子，把牛汁麥糊倒在餅乾上，在那裏裏加了糖。

那年老的人把嘴巴塞滿了，於是咀嚼着，吞嚼着。「全聽的上帝，真好吃！」他說道，於是他又復裝滿了嘴巴。

那年青的人說道，「我們現在已經好好兒做過十二天了。十二天裏，我們誰也沒有少吃一頓。做着工，揮着工資，吃着。」他又復差不多狂熱似地吞吃着，把他的碟子重新盛滿了。他們喝了燒燙的咖啡，把渣滓澆在地裏，又復把各自的杯子盛滿了。

現在，光裏有着色彩，有着紅紅的光芒了。父子兩人停住了吃。他們面對着東方，黎明把他們的臉孔照亮了。山的形像和照到山上的光線返映在他們的眼睛裏了。於是他們把各自杯子裏的渣滓澆到了地裏，一同站起身來。

「要出去了，」那年老的人說道。

那年青的人轉過臉來，朝他談着。「哪！」他說道。「我們是理放着管子。如果你願意同我們走開去，我們也許可以給你想想辦法看。」

托談說道，「『！你們真是好！謝謝你們給我吃早飯。』」

「你來吃，我們很高興，」那年老的人說道。「如果你要找工作，我們可以竭力給你去找的。」

「這正中我的意，」托談說道。「且等一會兒。我要告訴我的家里人。」他奔到約翰的邊帳，俯了身子向裏邊望望。在油布底下的陰暗中間，他看見了一個個睡着的形體。但是那些被_中中間却

還有一點動的情狀。露西像蛇一般扭着出來，頭髮披到眼睛上面，衣服綠着，扭纏着。她小心地抓出來站着。她那灰色的眼睛在睡後又清醒又沈靜，這中間沒有一些頑皮的神情。托謨走出了蓬帳，向她招手，叫她跟着，等到他轉過身來，她抬起了頭看着他。

「上帝呀，你是長大了，」他說道。

她在突然的停頓中間，把眼光移開了。「你聽着，」托謨說道。「不要弄醒了什麼人，可是等他們起身的時候，你對他們說，我得到了一個工作的機會，我要去接洽了。對媽說，我回鄰居們吃過了早飯。這你聽明白了麼？」

露西點點頭，便把頭別轉了，她的眼睛正是女孩子的眼睛。「你不要弄醒了他們，」托謨吩咐道。他急急地回轉到他的新朋友那裏。於是露西小心地走近了那清潔所，向閉着門口探探頭。

當托謨回來的時候，那兩個男子正等在那裏。那少婦已經拖出了一條藤子，把嬰孩放在藤子上，一面洗盪着碟子。

托謨說道，「我本想告訴我的家裏人，說我在什麼地方。他們還沒有醒呢。」那三個人沿着兩邊蓬帳中間那條路走下去。

場子上的人們開始活動了。新的一堆堆柴火邊，婦女們工作着，有的切着肉，有的推着麵糰做早晨的麵包，男子們在蓋帳邊，汽車蓬忙動着。天空現在是玫瑰紅了。管理處前面有一個瘦瘦的老

頭子細心地把香燭面。他把蠟燭搖曳得使一行行的路又直又深。

「你出來得好早，老伯，」那年青的人說道，當他們經過的時候。

「是呀！是呀！要抵補我的租金。」

「租金麼！胡說八道！」那年青的人說道。「他是上星期六夜裏喝醉了酒。整夜在他的篷帳裏唱着歌。委員會這才請着他做工。」他們沿着柏油路的邊緣走；一刻胡桃樹纒在路旁邊。太陽在山上投下了光芒。

托讓說道，「怪呀！我喫了你們的東西，我沒有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你們！——你們也沒有說起了你們的。我名叫托讓·納特。」

那年老的人向他看了一眼，隨即微笑了。「你到這裏並不長久罷。」

「唉！不！只不過兩天。」

「我知道了，你真有趣，還忘不了說到你的名字的習慣。要知道這地方有着很多很多的人呢。」

「哪！先生！——我名叫鐵木賽·聯萊芬，這個就是我的兒子威爾基。」

「認識了你們真是有幸，」托讓說道，「你們到這裏長久了罷。」

「十個月了，」威爾基說道。「去年大水之後，就到這裏來了。耶穌呀！我們受過了難，受過了難。曾經有一次，險些兒餓死。」他們腳即在柏油路上樂樂地走着。一卡車的人們經過了他們的

旁邊，每個人都呆呆地站在卡車的底板上，望着眉頭向下面看。

「打算到煤汽公司去，」鐵木察說道。「那邊有着很好的工作。」

「我可以把我們的卡車開來。」托讓提出了意見。

「不，」鐵木察斜過身子去，摘了一顆綠綠的胡桃。他用拇指把這顆胡桃搓了一下，便即向唇在繡絲牆上的一隻黑鳥擲去，那鳥飛起來，讓胡桃在他的底下掃過，隨即飛回到繡絲上，用尖嘴刮刮他那亮晃晃的黑色的羽毛。

托讓問道，「你們沒有汽車麼？」

蕭索爾父子都沈默了，托讓看了一看他們的臉孔，便見到他們害羞。

威爾基說道，「我們做工的地方，從這條路過去只不過一英里。」

鐵木察忿忿地說道，「不，我們是沒有汽車了。我們把汽車賣掉了。不得已賣掉的。吃的東西完了，什麼都沒有了。又找不到什麼工作。這一帶每星期有人來收買汽車。他們四下裏留心着，如果你餓着肚子了，他們就把你的汽車買了去。如果你肚子餓到十分，他們就用不着出太多的錢了。我們呢！是餓到十分了。那部車子只賣了十圓。」他向路上吐了一口唾沫。

威爾基輕輕兒說道，「我上星期在塔克飛船。我是看到那部車子的！——停在舊汽車市場——就停在那地方，標出的價格是七十五圓。」

「我們當時只好賣掉了，」鐵木賽說道。「要不是讓他們偷了我們的汽車去，那就我們要偷他的東西了。我們當時還不到偷的地步，可是，唉唉！這地步已經快到了！」

托談說道，「要知道，我們離開家鄉之前，我們聽得這地方有着很多的工作呢。看見了隊軍，叫搭下人趕出來。」

「是呀，」鐵木賽說道。「這些隊軍，我們也見過。可是工作並不多。工資呢，一直是往下跌。我只不過是爲了吃，就弄得十分疲累了。」

「你們現在是有着工作了，」托談說道。

「是呀，但這也並不久長。給一個好心人做着工。他有一所小小的房子。自己跟我們同做着。但是，唉唉！——這却不是久長的工作。」

托談說道，「究竟什麼道理，你們要拉我去呢？我一去就使這種工作完結得更早了。你們爲什麼自害自？」

鐵木賽慢慢地搖搖頭。「我也不明白。沒有什麼道理罷，我想。我們只是想每個人賺出一頂帽子來。這大約辦不到。地方就在那邊過去些。也算得好工作了。一個鐘頭可以賺到三角錢。給做的是一個好心人。」

他們聳了聳離開了公路，沿着一條石子路走去，穿過了一個小小的柵欄，到樹木後邊，他們見

到了那所白色的小農房，幾棵濃密的樹和一個倉棚；倉棚後邊是葡萄田和棉地。當三個人走過那所房子的時候，屏門向的一響，一個臉孔晒得黑沈沈的矮胖的男子走下後門的步階來。他戴着紙板做的遮陽帽，在他橫過天井的時候，捲起兩個袖子來。他那濃密的眉毛益惶惶地向下皺着。他的兩頰晒得紅似牛肉一般了。

「早上好，托馬斯先生，」鐵木窠說道。

「早上好，」那人着惱似地講了一句。

鐵木窠說道，「這個是托諷·約特。不知道你可以設法安插了他？」

托馬斯向托諷白白眼。於是他短促地笑了一臉，眉頭還是皺着。「哦！好的！我可以安插他。個個人我都可以安插。也許安插得下一百人。」

「我們剛才想——」鐵木窠抱歉地說了。

托馬斯打斷了他的話。「是呀，我也想着。」他把身子轉了一下，面對着他們。「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們。我付給你們三角錢一個鐘頭——這好麼？」

「喔！好的，托馬斯先生——但是——」

「我聽，也要得到值三角錢的工作。」他那粗胖的兩手互相抱住了。

「我們只想有一整天的工做。」

「嘿！什麼話！這早上你們只有兩角五分一個鐘頭了，做不做隨你們的便。」他氣憤得臉上的紅色加深了。

鐵木賽說道，「我們給你做過不少的工了。你親自說過三角呢。」

「這我知道。但是我却不想再雇老做的工人了。」他紅紅嘴巴。「你懂？」他說道。「這裏我有着六十五英鎊。你可會聽得農民協會？」

「喔！聽得的。」

「噯！我就屬於這協會。我們上星期開一個會。現在，你可知道這農民協會是誰發動的？我告訴你罷。就是西部銀行。這一個陳野大部分是那家銀行管業的，此外也都抵押給那家銀行了。因此，昨天夜裏，那家銀行方面有人告訴我，他說，「你付着三角錢一個鐘頭。你最好減低到兩角半」。我說，「我用的是好工人。他們的工作值三角」。於是他說，「這不行」。他說，「工資現在是兩角半了。如果你付三角，只有引起騷動來。還有，」他說，「你下年可要做通常數量的穀物押款麼？」托馬斯作了嘴。他的兩鬢鬍鬚裏喘着氣。「你可白麼？工資率是兩角半光景了」。

「我們工做得很好，」鐵木賽凜然地說道。

「你還沒有明白麼？銀行雇着兩千人，我雇着三人。我不能不答應。現在如果你想得出什麼辦法來，幫我在上，我是一定接受的！他們實在逼住了我了。」

鐵木賽搖搖頭「我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在這裏等着，」托馬斯急忙走向房子去。門在他背後砰的關上了。不一會，他回轉來，手裏帶着一張報。「這你看見過麼？你來讀一遍：」憤恨着赤色煽動分子的公民們禁了貧民停宿場。昨天夜裏有一羣公民，因為當地一個貧民停宿場上的騷動激怒了他們的叢故，把各個蓋帳都燒燬了白地，還警告煽動分子趕緊離開這鄉區。」

托談開口了，「唉！我——」於是他閉了嘴沈默了。

托馬斯把報紙細心地摺好，放進他的衣袋裏。他又復把自身節制了一下。他低聲說道，「那些人是協會派出的。現在我要給他們錢了。如果他們查出了我會經說過的話，那我下午就沒有農場了。」

「我真摸不着頭腦，」鐵木賽說道。「即使有煽動分子，我也弄不明白他們發狂的道理。」

托馬斯說道，「這我留心得長久了。每在要減低工資之前，總有着煽動分子。常常是如此的。唉！他們給我上了圈套了。現在，你們打算怎麼樣呢？兩角五分好不好？」

鐵木賽看着地面。「我可以做，」他說道。

「我也做，」威爾基說道。

托談說道，「我似乎有些遲疑了。也罷，我做就是了。」

托馬斯從後邊褲袋裏掏出了一塊藍手帕，揩揩他的嘴和下巴。「我不知道這工作可以做到多久。我不知道你們這些人靠著現在所賺的錢怎麼養得過一家人。」

「我們做著工，我們總有辦法的，」威爾遜說道，「我們找不到工做，那就沒有辦法了。」

托馬斯看著他的錢。「嘿！我們就出去拋活罷。」他說道，「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們這幾個人都是在官辦收容所裏，可不是？」

鐵木塞怔住了，「是的，先生。」

「你們每星期六晚上還有著跳舞罷？」

威爾遜微笑了。「我們有的。」

「噫！且看看下一星期六晚上罷。」

忽然間，鐵木塞挺起了胸脯。他轉向前去。「你的意思是什麼？我是中央委員會的人。我要弄個明白。」

托馬斯顯得泄气了。「你們不要說我謊。」

「究竟怎麼了？」鐵木塞又問道。

「哪哪！農民協會不喜歡官辦的收容所。因為不能派專人在那裏。我聽得收容所裏的人們自己

制定着法律，你不帶拘票不能去捉人。現在，如果那邊趕了一場大門毆，也許是有人闖了搶劫，那就一批警佐可以跑進去，把收容所收拾乾淨了。」

烟木婆已經變色了。他的肩膀挺着，他的兩眼瞪着。「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千萬不要告訴人家，這是什麼地方聽到的，」托馬斯不自在地說道。「星期六晚上，收容所裏要有一場鬧毆了。那時候，警佐們就預備進去。」

托馬斯問道，「究竟是什麼道理呢？收容所裏那些人並不得罪什麼人。」

「我把線由告訴你們罷，」托馬斯說道。「收容所裏那些人受着人揀的待遇弄壞了。他們回到貧民住宿場去，就難以管束了。」他又復措措臉。「現在就過去工作罷，耶穌。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的話傳到我的農場外邊去。可是我卻喜歡你們這幾個個人。」

烟木婆跑到他的前面，伸過一隻粗糙的瘦手去，托馬斯便握了一下，沒有人會知道誰說的。我們謝謝你，那還不至於有什麼困難。」

「過去做工罷，」托馬斯說道。「是兩角五分一個鐘頭。」

「你給我們這些錢，」威爾基說道，「我們不計較。」

托馬斯走向那所房子去了。「我有事情要出去，」他說道。「你們這個人去做工罷。」屏門在他背後砰的關上了。

三個人經過了洗得白白的手食槽，沿着田邊走去。他們來到狹長的溝渠，這旁邊橫着一節節的水泥管子。

「這就是我們做工的地方，」威爾基說道。

他的父親聞了食槽，遞出兩柄尖嘴鋤，和三柄鏟來。於是他對威爾基說，「這是你的「廢人」

。」

托譚夢起了那柄尖嘴鋤。「呵阿！也許「賤」不大情願罷。」

「且等到十一點光景，」威爾基提出了意見。「你就會覺得那時候「賤」心裏怎樣的情願。」他們走到溝道的盡頭，托譚脫掉了上裝，拋在泥堆上。他把便桶插上些，踏進了溝道。於是他在兩手上吐了些口水，尖嘴鋤并到空際，便飛快地落下。托譚在喉頭軟軟地隨嘔了一陣。那尖嘴鋤升起來落下去；就在地插進了地裏，把泥土弄鬆的瞬間，發出嗚嗚的聲息來。

威爾基說道，「爸，我們得着一個好手了。這個小厮已經跟那個「掘地小娘」成親了。」

托譚說道，「我下過功夫了。（嗚嗚）是呀，先生，我剛下過功夫了。（嗚嗚）下過幾年工夫了。（嗚嗚！）覺得很順手了（嗚嗚）」他前面的泥土鬆了。太陽現在照開了森林，葡萄葉上塵上浮現着帶綠色的金光。托譚過了六英尺，便到一邊，揩揩額角。威爾基來到他的後邊。鏟聲落着，污泥便飛送到逐漸加長的溝道旁邊的泥堆去。

「我曾經聽到這個中央委員會，」托說。『原來你也在其中的委員。』

「是呀，先生，」鐵木回答道，「這是有着責任的。那幾個人都有着責任。我們盡力地幹着。收容所裏的人們都盡力地幹着。但願那些大蠢人不會這樣地懷疑我們。但願他們不會如此。」

托說回到溝道裏，威爾基便站在一邊。托說，「跳拜時候，怎樣來一場鬧險呢，（威爾基）他怎樣說呢？（威爾基）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說呢？」

鐵木只在威爾基的後面，鐵木把溝道的尾對偶過去，又弄得平了，準備埋放管子。「他們似乎要趕掉我們，」鐵木說。「他們是生怕我們繼續起來，設想。也許他們有着他們的道理。這收容所是一個組織。裏邊的人們求謀着自身的利益。有着這一帶最出色的常榮隊。有着便利接應的窮人，收費很低而且放限的餉子。五兩錢！你就可以買到很多很多吃的東西，這收容所還是維持得好好的。我們決不會觸犯法律。我想大蠢人怕的就是這一層。要有法子把我們找到牢裏去——哪！這就惹得他們害怕了。他們心裏想，如果我們能夠自己發覺自己，那就我們也會幹別的事」。

托說走出了溝道，帶着眼上的汗。「你聽得報上說起塔克飛爾北德煽動分子風事麼？」

「是呀，」威爾基說。「他們一逼逼着事。」

「那！我就在那地方。那邊並沒有什麼煽動分子。他們再做赤黨的事。說是赤黨真見鬼！」

鐵木狻在溝道的底部卸棄了一條畦。太陽使他那粗硬的白鬍子發亮了。「有許多人要知道赤黨是怎樣的。」他笑了。「我們方面有一個年青人弄明白了。」他用鏡子照見拍堆集着的泥土。「有一個人名叫哈內斯！他有着三千英畝光景的土地，種着桃子和葡萄，圍着鐵頭製品廠和釀酒廠。他一運送着那些耐厭的赤黨。」耐厭的赤黨弄得地方擾亂了，「他說，『我們一定要把那些王八蛋趕出去。』」哪哪！有一個剛到西部的年青人有一天聽到這一番話了。他搔搔頭皮說道，「哈內斯先

生，我這這真並不久。你說那些耐厭的赤黨指的是什麼呢？」「哪！——哈內斯說，『赤黨就是一種壞人，當我們付着兩角半工資的時候，只想拿到三角的！』」那個年青人把這番話想了一想，便搔搔頭皮說道，「哪！——那先生。我並不是什麼壞人，但是如果這樣就算是赤黨！那是我也不敢拿到三角錢一個鐘頭呢。人人都是這樣想着的。唉唉！哈內斯先生，我們都是赤黨了。」鐵木狻把錢沿着溝道的底部溜過去，在鐘尖溜到的地方，堅實的泥土有些歪歪地。

他說笑了。「我也是，我想。」他向坐旁彎彎形地拿起了，又送下去，在這下面泥土則裂了。他額角上的汗滾下鼻子的兩邊來，便在項頸上閃爍着。「唉唉！」他說道，「一把尖鋤動真是好傢伙，（嘔嘔）只要你不用這來打架。（嘔嘔）你和尖鋤動（嘔嘔）一同工作着。（嘔嘔）」

三個人一齊做着工，溝道逐段逐段地挖好了，早晨的太陽熱刺刺地照到他們的身上。

當時魏離開了露西的時候，她正清濯所門口，向裏邊眼巴巴地看望了一會。她的勇氣，如果沒有溫飛特在旁邊誇讚，就並不怎麼強盛了。她把一隻光腳伸進到水泥地面上，便即抽了回來。那條路過去，從一個蓬帳走出一個婦人來，在一個鐵皮爐子裏生起了火。露西朝那個方向走了幾步，但是她卻不能離開。她慢吞吞地走進了約特的蓬帳，向裏邊看望了一番。在一邊地面上，燒着約翰伯伯，他張着嘴巴，喉嚨裏嗞嗞地打着鼾。瑪和芭賽着被，把頭鑽在被裏避開了亮光。奧爾是在這離約翰伯伯的一邊，他的背膊探在他的眼睛上面，近蓬帳內前鄰，約翰和溫飛特圍着，溫飛特旁邊有一個空着的位置，原是露西睡處的，她移下身子，向裏邊窺探了一下。她的兩眼昏住了溫飛特的歪着的頭；當她看着的時候，那男孩子張開了眼瞼外邊向她，那眼光嚴肅着，露西把手指放在嘴裏，用別隻手招一招。溫飛特轉過眼去看着羅撒香。她那微紅的臉孔靠近着他，把嘴張開了一些。溫飛特細心尋開了毛毯，抓了出來。他慢吞吞地走出了蓬帳，便和露西會合了。「你起身多久了？」他輕聲說去。

「你小心地領着他走開去，等到他們安全了，她說道，『我不曾睡過。我是晝夜在外邊。』」
 「你一定不，」溫飛特說道。「你扯着大謊。」

「你要知道，」他說道。「如果我扯着謊，那我就沒有事情可以告誡你了。我就不能告誡你，那個人怎樣一刀斃死了，有一隻鴉怎樣飛進來，把一個小孩子拖去的。」

「熊不會有的呢，」溫飛特不自在地隱遁。他用拇指擦擦額髮，把欄杆上他的工人褲拉下。
 「對呀！——熊是不會有的，」德義強似地說道。「廣告書上那些用好吃的作料作成的白白的東西也是不會有的。」

溫飛特洗着臉看着鏡。他指點着那盥洗所。「在那邊麼？」他問道。

「我是扯着大腿的，」露西說道。「告訴你什麼益處呢？」

「我們且去看看罷，」溫飛特說道。

「我已經去過了，」露西說道。「我已經在那邊坐過丁。我已經撒過尿了。」
 「你一定沒有呢，」溫飛特說道。

他們走到了清潔所，這時候，露西是不害怕了。她大膽領了路走進那所房子去。一列的馬桶是在大屋子的一邊，每個馬桶佔着一小間，前面有着門。馬桶的瓷又白又亮。一列的面盆裝在另一面牆壁上，第三面牆壁上則是四個淋浴的小間。

「那邊？」露西說道，「就是廁所。這我是廣告書上看見過的。」兩孩子走到了一間廁所的前面。露西與裏頭地擡起了衣衫，坐下去。「我告訴了你，我過到過這裏的，」她說道，爲了裏邊那句話，馬桶裏起了沙沙的水聲。

溫飛特惶惑了。他的手把水箱上的鑰子扭了一下。發出一陣轟隆隆的水聲來。露西向空一跳，

便跳開去了。她和溫飛特站在屋子的中央看著那馬桶。馬桶裏威斯的水聲繼續著。

「你開竊了，」路西說道。「你開手開脚把牠弄壞了。我親眼看見你。」

「我沒有，我的確沒有。」

「我看見你開手，」路西說道。「你又非想好東西了。」

溫飛特下巴往下流汗。他抬起眼來看著路西，眼眶裏滿是淚。他的下巴抖動著。於是路西立即後悔了。

「你不要急，」溫說道。「我不會去說是你開竊的。我們可以憑證據，說這東西是早就弄壞了。我們甚至也可以說，我們不會到這裏來過。」他領了他走出那房子。

現在太陽射過了山頭，照到四個清潔所的波紋鐵皮屋頂上，照到一個個灰白的鏟上，照到蓬鬆開掃過的路面上。過子土的人們一一地醒過來。一個用火油箱和金屬片做成的小爐子裏燒著火。棚的氣味散蕩在空中。各個蓬帳的門帷向後掀起了，人們一一走到路上來。約翰的蓬帳前面，媽站在那條路上，朝後看著。他看見了那兩個孩子，便走到他們的跟前。

「我們正在撿錢，」媽說道。「不知道你們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過是在這裏撿錢，」路西說道。

「約翰在那兒？你們看見過他麼？」

露西的地位變得重要了。「看見的，媽。托讓，他叫起我來，他有話叫我告訴你。」他停頓了一下，讓自己的重要性顯著起來。

「噢——什麼話呢？」媽究問道。

「他叫我告訴你——」他又復停頓了一下，看看溫飛特是否看重他的地位。

媽抬起了手，那手背向着露西。「什麼話？」

「他有工做了，」露西連忙說道。「出去做工了。」她恐懼似地看看媽那隻抬起的手。那手放下了，隨即又向露西伸了出來。她忿忿地用勁抱一抱露西的兩肩，隨即把她放掉了。

露西惶惶地對地面看望了一會，便把問題改變了。「那邊過去有看馬桶，」她說道。「是白白的馬桶。」

「你到過那邊麼？」媽究問道。

「我和溫飛特，」她說了一句，隨即垂垂地說道，「溫飛特，他弄破了一個馬桶。」

溫飛特滿臉通紅了。他向露西白白眼睛。「他在一個馬桶上撒過尿了，」他惡意地說道。

媽擔心了。「那麼你們怎麼辦呢？你們指點給我看看。」聽着他們到門口，到裏邊。「那麼你們怎麼辦呢？」

露西用手指點着。「這個斷斷地想喝喝地看。現在是停了。」

「你怎麼弄了一下，裝給我看看，」媽追覓着。

溫飛特勉強強地走到那廁所。「這個我不會抽得怎麼厲害，」他說道，「我只不過這樣地動了一下！」又是一陣水衝了出來。他匆匆地離開。

媽仰起頭來大笑了。露西和溫飛特則圍圍地看着她。「用法算是還樣的呀，」媽說道。「以前我也見過呢。等你完畢了，你就把那個東西推一下。」

兩個孩子一想到自己的無知，慚愧得受不住了。他們出了門，順着那路走下去，看着一戶人家吃早飯。

她從門裏向他們望了一會。於是她在鏡子裏見面看着。她走到淋浴間的前面，向裏邊望一望。她走到面盆邊，用指頭在面盆的白瓷上摸一摸。她把水放出了些兒，用手指搗住了那流水，一覺到出來的水是燙的，就把手急急地移開了。她向面盆端詳了好一會，於是她搗好了塞子，從熱水龍頭放了些水到盆裏，又從冷水龍頭放了些冷水。於是她在那溫暖的水裏洗洗手洗洗臉。她正用指頭把水刷到頭髮裏的時候，她後面水泥地上有腳步聲了。媽轉過頭來。一個老年人站在那裏，用了又嚴正又驚訝的表相看着她。

「這地方你怎樣進來的？」

「一時醉得說不出話來，她覺得從下巴滴下的水溼透她的衣服了。」她不知道。她聽着水

形說着。『我想這地方是給大家用的。』

那老年人向他皺皺眉頭。『是男人用的，』他嚴肅地說道。他走到門口探着門上的眸子：『男廁所。』『哪！』他說道。『這明明白白。你不會見到麼？』

『不會，』媽羞憤着說道，『這我不會見到。什麼地方我可以去的？』

那男子的怒氣消失了。『你剛才到這裏過？』他問得和氣些了。

『夜半到的，』媽說道。

『那是你沒有向委員會談過話呢？』

『什麼委員會？』

『哪！就是婦女委員會。』

『沒有，我沒有。』

他嚴然地說道，『委員會馬上會到你們這裏來，把你們核准了。我們照管着剛到這裏的人們。現在如果你要找女廁所，你從房子那一邊走過去就是。』

媽不自在地說道，『你說一個婦女委員會——要到我的這樣來麼？』

他點點頭。『就可以來了，我想。』

『謝謝你，』媽說道。她急急地出去，半跑半走地到了那蓬帳。

「爸，」她叫道。「約翰，起來！你，奧爾，起來，洗臉去。」蒼醒的睡眼向他望着。「你們大家，」媽叫道。「你們起來，把臉洗了。把頭髮梳一梳。」

約翰伯伯顯得臉上蒼白而且有病容了。他的下巴上有着紅紅的疤痕。

爸問道，「什麼事呢？」

「委員會，」媽叫道。「有一個委員會——一個婦女委員會就要到這裏來了。現在起來，把臉洗一洗罷。我們還是睡著打好的時候，托讓出去上工了。現在起來罷。」

他們半睡半醒地出了蓬帳。約翰伯伯沈着臉，走路有些搖擺着。

「到那房子去洗了臉，」媽命令着。「我們早些吃了早飯，預備委員會過來。」她走到小小的柴房堆，拿了柴劈把火生起了，把鍋子放上去。「玉蜀黍煎餅，」她自己說道。「玉蜀黍煎餅和麥糊。還很快的。就可以弄好了。」她自己噙着，露西和溫爾特站在旁邊燒着麥。

整個場子上冒起了早晨的炊烟，從四面傳來了咕咕呱呱的談話聲。

睡眼惺忪的蓬著頭的羅德香慢騰騰地出了蓬帳。正在一溜一溜地查看玉蜀黍的媽轉過了頭。她看見那女兒的又髒又亂的衣服，看看她那不會梳掠的蓬鬆的頭髮。「你快去洗洗臉，」她與與頭頭地說道。「就在那邊過去。洗好了，你換一套乾淨的衣服。舊的我會洗。你把頭髮梳一梳。把你臉洗得乾淨些。」媽是嚴着了。

羅撒香問她說道：「我心裏悶着。我想開尼摩談來了。開尼不在這裏，我的心就好像懸空掛着。」

媽全身轉過來，喝着道：「黃色的玉蜀黍粉沾住了她的兩手和兩腳。」羅撒香，「她嚴正地說道：『你得定定神。你是太不像樣了。有個婦女委員會就要過來。他們到這裏的時候，不要使這一家弄得愁眉苦臉的。』」

「可是我心裏實在不好過。」

媽向她伸出兩隻手去。「快去，」媽說道。「有的時候，你只好把心事放在肚裏。」

「我真吐了，」羅撒香嗚嗚地說道。

「噯！去吐就是了。你當然要吐的。誰不吐過呢。吐過了，洗了臉，把你的腳洗一洗。穿上了鞋子。」她回頭工作。「再把你的頭髮打了辮，」她說道。

平底煎鍋上的油在火上噼刺地爆了一陣，等媽用匙舀了玉蜀黍粉漿投下去的時候，那油滾着，噼噼地響着。她在平底鍋裏用油攪和了麵粉，加了水和鹽，把那麵漿攪一下。在一加侖的鐵罐裏，響沸騰騰起來，從那兒衝出了嗚嗚的氣味，

爸從清潔所敲索着回來，媽向他端詳了一番。爸說道：「你說話讓找到了工作罷。」
「是呀。我們還沒有權，他就帶生了，現在你在那隻木箱裏找一找，拿出乾淨的工人褲和襯衫。」

來接上了。爸！我忙得緊，你別罵，兩利兩損，我的耳朵得洗一洗。那邊有盥水盆。這盆會發麼？把他們的耳朵周圍和項頸官竊地搓着搓着，就得發紅了。」

「不會見過你這樣地唱麼？」爸說道。

媽叫道：「這一家人現在監獄弄得整齊些了。一路來沒有工夫。現在我們是辦得到了。把你那懶的工人褲丟在籃筐裏，我會洗出的。」

爸走進了盥房，不一會他穿着全身深藍的洗滌的工人褲和襯衫出來。於是他領了發怒的不高興的兩個孩子向清潔所走去。

媽在他後面叫道：「在他們的耳朵邊，好好兒擦洗一下。」

約翰伯伯來到男廁所的門口，向外邊望一望，便即走回去，在馬桶上坐了好久，兩手掩着發痛的頭。

媽已經拿起了二大盤黃蒼蒼的玉蜀黍煎餅，正在一匙一匙地把粉漿管到油裏，專做第二餐的時候，一個影子落到了她身邊的地面上。她轉過頭來一看。一個瘦小的男子，全身白衣服，站在她後面——發黃色，打緊的臉孔，快活的眼睛。瘦得好像一根棒。他那乾淨的白衣服，線縫上有些縫開了。他向媽微笑了一臉。『早上好，』他說道。

媽向他那套白衣服看了一眼，她的臉孔浮起了懷疑的神色。『早上好，』他說道。

「你可是夠太太？」

「是。」

「哪！我叫吉讓，勞萊。我是收容所主任。不過即便來察看察看。你們要用的東西都有麼？」
媽媽怒地把他端詳了一番。「是，」她說道。

勞萊說道，「昨天夜裏你們到的時候，我已經睡了。幸喜有一塊空地方留着給你們。」他的聲音是溫和的。

媽媽率地說道。「這地方很好。尤其是那些面盆。」

「你且等着看女太太們洗衣服。沒有多久了。你們從未見過這樣的熱鬧呢。好像是做禮拜。你知道昨天他們怎樣情形麼，約特太太？他們有着合唱。不住地唱着讚美歌的調調兒，搓着衣服。聽來怪有味兒，我告訴你。」

「媽的臉上漸漸地失去了懷疑的神色。「那一定是很好的。你是老什麼？」

「不，」他說道。「這地方的人們叫我充當這種司。他們整頓着這個收容所，維持着秩序，他們做着各種的事情。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們。他們在大會堂裏做着衣服。他們又做着玩具。從未見過這樣的人們呢。」

媽低下頭去看看自己身上醜陋的衣服。「我們還沒有收拾好，」他說道。「路上是沒有法子弄

得乾淨的。」

「這我知道，」他說道，他吸一口空氣，「哦！——這麼香的可是你們的咖啡？」

媽微笑了。「氣味香得很，可不是？這聽起來總是香香的。」於是她得意地說道，「你可肯賞光，同我們吃些早飯。」

他來到火邊坐下，「承你賞光，我們很高興，」她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好東西，但你要吃，卻是歡迎的。」

那瘦小的男子對着爐膛哈哈地笑了。「我是吃過早飯了。但是那咖啡我倒想嘗一嘗。氣味好香呀！」

「噢！——呢！當然可以的。」

「不要急忙忙。」

媽從鐵罐裏倒出了一杯咖啡。她說道，「我們還沒有放糖。也許今天我們可以買些來。如果你是要用糖的，那就滋味不會怎麼好。」

「一向不用糖，」他說道。「好咖啡加糖就沒有真的滋味了。」

「噢！我是喜歡放些蔗糖的，」媽說道。她忽然很接近地看了他一眼，要明白他接近得這麼快的道理。她在他的臉部上找求着動機，只感覺到一種友情。過後她看一看他那白色上裝的綻縫，便在

自己弄明白了。

他喝着咖啡。『我想這早上婦女委員會一定會到這裏來看你們的。』

『我們沒亂着，』媽說道。『他們最好是等我們有些收拾好了來。』

『他們卻也都明白，』那主任說道。『他們初到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不緊要。這收容所裏兩個委員會都明白事理，所以都很好，』他喝乾了咖啡站起身。『哪！我走了。你們要什麼，過管理處來。我是通常在那裏的。好啾啾。謝謝你。』他把杯子放在木箱上，揩揩手，沿着蓬帳前面那條路走下去。媽聽得他一路對人們談話着。

媽低了頭，竭力抑制着要哭的心情。

爸領着兩孩子回來，他們的眼睛因為耳朵擦痛的緣故，還是濕濕的。他們又馴順又整潔。溫飛特鼻子上有一層暗黃的皮膚是擦去了。『在那邊，』爸說道。『除掉了污垢和兩層皮膚。要使他們靜地站着，說了許多的好話。』

『媽靜養着他們。』他們這才有個樣兒了。』爸說道。『你自己去拿煎餅和麥糊罷。我們要的東西收拾收拾，使蓬帳裏整齊些。』

爸給兩孩子和他自己盛好了碟子。『不知道誰在什麼地方有工作。』

『我不知道。』

「耶！如果他我得到工作，那我們也找得到。」

奧爾興奮地來到這帳篷。「真是有趣的地方！」他說道。他自己動手倒了咖啡。「你道一個人怎麼地幹着。他還着舊房子的車。就在那邊過去，那些蓬帳的背後。有床有櫃子——什麼都有。人就住在車裏面。上帝在上，這也是一種生活辦法！你停在那裏——你就住在那裏！」

媽說道，「我很想有一所小小的房子。一等到我們有能力，我總要弄到一所小小的房子。」

爸說道，「奧爾——我們吃過了之後，你和我到約翰伯伯可以坐了卡車出去找尋工作。」

「對啦，」約翰說道。「我只想找一件汽車行裏的管庄，如果有的話。這還是我真正喜歡的事。弄一部小小的荷蘭特給我開。把牠漆得黃黃的，各處去兜圈子。路上碰到了漂亮的姑娘，也可以丟她一個眼色。這真是太舒服了。」

爸嚴正地說道，「你還是先用些心找工作，再轉胡鬧的念頭。」

約翰伯伯出了廁所，慢慢地走來。媽對着他翻翻白眼。

「你不會洗過臉——」她開口道，於是她看出了他的神色是多麼的羞慚而且苦惱。「你走進去洗去頭着，」她說道。「你臉色不大好。」

他搖搖頭。「不，」他說道。「我犯了罪惡，我應該受罰。」他沒精打采地蹲在地，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媽拿了大雙子上最後剩着的幾塊煎餅。她隨口說道：『收容所的主任來過了。他坐了一歇，喝了一杯咖啡。』

爸爸慢慢地低下其望望，『哦，他要怎麼樣呢？』

『只不過是來消遣消遣，』媽軟軟地說道，『只不過是坐下來，喝喝咖啡。他說平常吃不到好咖啡，他嗅到了我們咖啡的香氣。』

『他要怎麼樣呢？』爸又復究問道。

『沒有什麼。就是來看看我們的情形。』

『我不相信，』爸說道。『只怕他轉着壞念頭。』

『他不！』媽忿忿地叫道。『一個人是多是壞，我一看就明白。』

爸把杯子裏的咖啡渣潑掉了。

『你不好潑在別處麼？』媽說道。『這是乾淨的地方。』

『你倒看，她裏乾淨到裏邊住不得人了，』爸有些妒意似地說道，『快些，奧爾。我們出去找工作。』奧爾用手揩着他的嘴巴。『我是預備好了，』他說道。

爸轉向着約翰伯伯。『你酒醒了麼？』

『是，我酒醒了。』

「你的臉色似乎不大好。」

「我身子有些不舒服，但酒是醒了。」

與爾上了卡車。「應當買汽油了，」他說道。他開動了引擎。爸和約翰伯伯扒到了他的身邊，卡車便沿着那條路開下去。

媽眼看著他們去了。於是媽拿了一隻桶走到清潔房外邊的洗物槽邊。她把桶盛滿了熱水帶回，自己的蓬頭邊。她正在桶裏洗滌着碟子的時候，羅爾香回來了。

「我把你吃的放在一隻碟子上，」媽說道。於是她仔細地看看那女兒。她的頭髮梳洗過，有些濕淋淋，她的皮膚微紅着發亮。她穿着印有細小的白花紋的藍衣服。她腳上穿的是一雙結婚時候穿的有跟的拖鞋，在媽的杜視之下，臉臉紅了。「你洗過澡罷，」媽說道。

羅爾香興興頭頭地講話了。「我在那英的時候，有一個女的進來洗了澡。你道怎麼辦的？你走進小間裏，把拉手一轉，水就沖下你的身上來了！——熱水或是冷水，隨着你的意思！——我也就洗了一個澡！」

「我也要洗一個澡，」媽叫道。「且等我這裏弄齊齊了。怎麼的洗法，你給我指點過了。」
「我打算每天洗一個澡，」那女兒說道。「那個女太太！——她看見了我，看見了我的肚子！——你道怎麼說着？聽說每星期有一個看護來。我可以去看看那個看護，她會告訴我，應該怎麼辦，

孩子才膩朋。她說這裏的女人們都是這麼辦。我也打算等看麗來了去看一看。」這些話給一連連地噴出來。「還有！你道怎樣呢？——上星期有人做了產，全收容所的人們開了一個會，他們送著女裝，送著小孩子用的東西——甚至有送著嬰孩的搖車——柳條做的。那部搖車本來不新了，可是他們卻在這外面塗了淡紅色，這就同新的一樣了。他們又給那嬰孩取了名字，做了慶祝的大蛋糕。哦哦！主呀！」喘喘著氣，不說下去了。

麗說道，「感謝上帝，我們可以安頓了。我要去洗一個澡。」

「哦！這舒服得很，」那女兒說道。

媽揩過了鐵皮的襪子，一一疊好了。她說道，「我們是約特家。我們世世代代不向人家低頭的。祖父的祖父，他在革命時代出過力。我們沒有負債以前本是有田有地的人家。後來負債了——那些人。他們不知怎的作弄著我們。每逢他們到來的時候，就好像他們要鞭打我——鞭打我們全家人。還有在尼特爾斯，那個警察。他對我的舉動，使我感覺著卑賤了。使我感覺著羞憤了。現在我是並不要憐了。這裏的人們都同我們自家人一樣。那主任，他過來坐了，喝了咖啡，他說，「約特太太，這麼這麼，」——約特太太，那麼那麼。」——這話「你們生活怎麼樣，約特太太？」——她住了嘴嘆嘆氣。「那！我又復覺得像是本鄉人了。」這話上了那最後一隻杯子。她走進了蓬篋在衣箱裏掏著她的鞋子和乾淨衣服。她見到一個小紙包，裏邊放著她的耳環。當她走過麗麗的跟前時

，她說道，「如果那婦女委員會過來了，你告訴他們說，我就回來了。」她避過了那清潔所的邊牆，便即不見了。

羅振香重新整頓坐到木箱上，繃着腳上那一雙結婚的黑漆皮鞋，她用指頭措措燥的腳趾，又用衣襟的裏都措措她的指頭。俯下的姿勢使她那日益龐大的肚子承受了一種壓力。她直挺挺地坐起身，用指頭在自己的肚子上摸一摸，摸的時候臉上微笑着。

那條路上，有一個矮胖的婦人帶了蘋果積盛着的體衣服，走向洗滌去。她的臉孔給太陽曬黃了，眼睛又黑又做餒。她穿着布縫做的大圍裙，罩在柳條紋的衣衫上，腳下穿的是男式的褐色皮鞋。她看見羅振香撫摩着自己的身子，她又看見那個少女臉孔上的淺笑。

「哦！」她叫了一聲，於是愉快地笑了。「你以為這裏要怎麼樣？」

羅振香紅了臉，向下看看地面，隨即睜了眼向上一顧，那個婦人小小的亮閃閃的黑眼睛籠住了她。「我不知道，」她喃喃地說道。

「那婦人把蘋果箱放在地上。」「肚子裏有着小東西了，」她說道，於是她像一雙快活的母雞似地咯咯地笑了。「你喜歡男呢，還是女？」她究問道。

「我不知道——是男話，我想。當然呢——是男好。」

「你仍剛才到這裏來，可不是？」

『昨天深夜到的。』

『要住下去罷？』

『我不知道。如果我們我得到工作，大約要住下去。』

一個人影掠過了那婦人的臉孔，那雙小小的黑眼睛，漸漸亮可怕了。『如果你我得到工作……我們大家都會這麼說。』

『我的哥哥今天早上已經找到工作了。』

『找到了麼，嘿？也許你們運氣好。可是你也不能一味相信運氣的。』她逼近了一步。『你只能碰着一次運氣。不能碰着多次運氣，你真是好女孩子，』她厲聲說道。『你是好的。如果你轉到了罪惡的念頭——你最好把那個嬰孩留意一下。』她在羅羅香的前面蹲下去。『這收容所裏常有若荒唐的事情，』她嘆着氣說道。『每星期六夜，他們跳舞着，不但是對對舞，他們還幹據着抱着的跳舞！這我香見的。』

『羅羅香不自在地說道，『我喜歡跳舞，喜歡對對舞。』她又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從未做過別種的跳舞。』』

那臉色黃蒼蒼的婦人陰沈地點點頭。『哪！有的人做着。這主是不答應的；你想可是？』

『你的話不錯，媳婦，』那少女軟聲軟氣地說道。

那婦人把一隻黃香菸的打製的手放在羅福香膝上，那少女便在這一種舞蹈之下畏縮了。「現在，我向你警告一下。真正愛耶穌的人，辦得沒有幾個。每逢星期六夜裏，樂隊開了場，讓樂歌唱過了，就是跳舞，跳舞。這我看見的。我並不去近去，我也不讓家裏人去近去。那邊就有優着抱着的跳舞呢，我告訴你。」她爲了強調，停頓一下，隨即用輕微的嘶聲聲說着道：「他們還舞着別的。他們演着舞台劇。」她向這一步，側過頭去，看着羅福香是否接受了這樣的啓示。

「有戲子麼？」那少女驚異地說道。

「不，」那婦人大聲說着。「不是戲子，不是那些賣錢的戲子。是我們這地方的人們。是我們自己人。有些不肯學好的孩子們也做着，他們假扮着跟自己不相干的角色。我沒有去近去。但是我卻聽得人家說，他們做着戲。魔鬼是闖進這收容所來了。」

羅福香張了嘴，瞪了眼用心聽着。「從前，在學校裏，我們做過一次基督兒童劇——在聖誕節那一天。」

「那！我不敢說這是好的呢，還是壞的。有好多人以爲基督兒童總是對的。但是我卻不肯做戲地這麼說。況且這地方也沒有基督兒童。有的只是些邪惡的魔鬼的東西。有的冒充了別人，『索着，游行着，談說着。有的跳舞着，撲着，抱着。』」

羅福香嘆了一口氣。

「這等人又並不是少數幾個。」那黃臉婦人說下去。「至於爲有耶穌精神的，你只消按捺腳趾頭就數得明白了。你道那些有罪惡的人們，上帝並不計較麼？不！他是把罪惡一項一項地上了帳，在每項底下劃下線條，還把所有的罪惡加起來。上帝是留心着，我呀，也留心着。那些人中間，有兩個已經受到上帝的賞罰了。」

羅撒香喘着氣說道，「果真？」

那黃臉婦人的聲音尖銳起來。「這我親眼看見的。一個有身孕的女人，正同你一樣，她滾着滾，她跳着。於是——聲音變得淒涼了！——她一天天瘦下去，終於流產死了。」

「哦！」那少女臉色發白了。

「死的時候還血污着身子。當然，沒有人再說到她。她是去世了。還有一件，是又一個懷孕女人的事情。她也一天天瘦下去。——你道怎的？有一天夜裏，她走出去。過了兩天她回來。她說是出去看人的。但是——她肚子裏卻沒有孩子了。你道我心裏怎麼想呢？我想那主任，他把她帶了出，去把胎打下了。他是不相信罪惡的。他親自告訴我，他說罪惡就是凍餒。他說：「我告訴你，他親自對我說：——那些看書上見不到上帝。他說那些女人瘦下去，因爲他們吃不飽。哪哪！我可以斷定做了。」她站起身，倒退一步。她同眼光尖銳着。她用直挺挺的前指指點着羅撒香的臉孔。「我說，「回去！」我說，「我知道惡鬼是誰了。現在我知道惡鬼是誰了。回去，撒旦，」我說

於是，蕭望在上，他回去了；他抖索索地擡腿地走了。他說：「請你不要吵得大家沒趣。」我說：「沒趣麼？你知道他們的狼爲怎樣麼？那些死掉的兒和可憐的女人因爲什麼的緣故怎樣受罪麼？」他只不過眼睛白白，苦笑一臉便走開了。他心裏明白他是遇到在正面前真正的敵人。我說：「我要看看耶穌留心各種的事情。你和別的那些罪惡分子總不要管我。」他提起了這件盛體衣服の木箱。「你要當心。我警告你。你要當心肚子裏的小東西，避開了罪惡。」於是她神氣活潑地大踏步去了，她的眼睛映射着聖潔的光。

蕭望的眼睛看着遠去了。於是她兩手捧住了頭，在手掌上嗚嗚地哭起來。一個和軟的聲音在她旁邊響了。是差答答地抬起頭來。這是穿白衣服瘦小的主任。「不要愁。」他說道。「你不要愁。」

淚使她的兩眼糊塗了。「可是我奔過前，」她叫道。「我給人家抱着跳舞過。我不會告訴誰。這是我在西列姆幹過的。我和康尼。」

「不要愁，」他說道。

「她說我要落下胎兒來。」

「我知道她的脾氣。我很留心她。她是善良的婦人，可是她覺得大家沒趣了。」

蕭望昏迷沉沉地歇歇了一陣。「她知道有兩女人就在這收容所裏養掉了胎兒。」

那主任在植物前面蹲下了身子。「耶穌！」他說道。「聽我說。我也知道他們呢。他們是太偉大

累了。他們又太辛苦了。他們在下車上顯得很厲害。他們病了。這不是他們的過失。」

「但是她說着——」

「不要愁。那個婦人就喜歡惹是非。」

「但是她說你是魔鬼。」

「我知道她的脾氣。這是因為我不許她弄得大家愁悶的緣故。」他拍拍她的肩膀。「你不要愁。她不知道呢。」於是他急急地走開了。

羅撒香在他後面吞望着；他走的時候將動着他那瘦瘦的肩膀。當她還是看着他那小小的後影的時候，媽回來了，身上的衣服整潔而微紅，雲霧的頭髮梳着一個髻。她穿着花紋布衫和舊皮鞋；耳朵上掛着小小的耳環。

「我洗過澡了，」她說道。「我站在那裏，讓溫暖的水沖下流下我的身子來。那邊有一個女太太說，你要洗澡的話，你可以天天洗。哪——那婦女委員會來過沒有？」

「囉！囉！」那女兒說道。

「你就坐在這裏，一點也不動手來收拾收拾！」媽說着時候，把幾袋錢皮襪子收集起來。「我們應該弄得成個樣兒的，」她說道。「你來，動一動罷。移過了那隻口袋，把地打掃一番。」她收拾了地上的什物，把鍋子放進木箱裏，把木箱放在篷帳裏。「把那些被褥整理一下，」她命令着。「我告

「你，再沒有比那透的水更使我快活的了。」

「羅福香沒精打采地奉行着命令：『你想康尼今天可會回到這裏來。』」

「也許回來——也許不回來。我猜不到。」

「你想，他是一定知道回來的地方的麼？」

「一定知道。」

「媽！——你可想著——當他們放火的時候，他會燒死在裏邊麼？」

「這不會的，」媽深信不疑似地說道。「他——長身更一般靈，狐狸一般乖——要避開就一定

避開了。」

「我也不得他回來。」

「他要回來了，就一定回來。」

「媽——」

「我想你還是做些事。」

「哪！你那些舞和演戲都是罪惡，會使這胎兒落下來麼？」

「她停止了工作，把手搭在屁股上。『現在，你談些什麼？你又沒有演過什麼戲。』」

「『那那！這真有些人演着，一個年齒的女人，她掉了胎——死了——血淋淋的，好像這是天罰

媽媽臉腫地看著她。「誰告訴你？」

「走過的一個女太太。還有，那個穿白衣服的小個子，他也走過，他說不是這麼一回事。」

媽媽緊了眉頭。「別擔心，」她說道，「你不要再東想西想，徒然惹得自己哭哭啼啼。我不知道你究竟想了什麼。我家世世代代從來不是這樣的。他們誰受着各種的苦難，不流一盞淚。我想使你引起這一切念頭來的就是康尼。他年紀大了，自己會照顧自己了。」於是她嚴正地說道，「別擔心，你放了心，好好兒做事罷。」

「但是，媽——」

「不。住了嘴做事去。你年紀大了，應當懂事了。再睡下去，我把手背拍過來了。」她掃除了火穴裏的灰，刷過了這邊牆的石頭。她看見那委員會的人們一路走來。「趕快收拾好，」她說道。「委員會的人們過來了。趕快收拾好，使我臉上光輝些。」她不再看燈了；但是她卻意識到委員會的近來。

這無疑地就是委員會了；三個身上整潔的女太太，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一個是戴着鑽邊眼鏡，頭髮成縷的瘦削的婦人，一個鬚髮斑白，嘴巴小巧的壯健的女太太，又一個則是肌肉發達，胸部闊大肥胖的婦人。這委員會神氣活現地在那條路上走過來。

當他們到來的時候，媽不自在地轉過了背。他們停下來，成列地站在那裏。於是那肥胖的婦人洪亮地說道：『早上好，約特太太，這位可是？』

媽旋轉了身子，彷彿她被軍警抓住了似的。『哦！是！！是。你們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們是委員會，』那肥胖的婦人說道。『是四號清潔所的婦女委員會。我們從管理處看到了你的名字。』

媽臉紅了，『我們還沒有敢捨得很舒齊。承諸位光降，很高興。請坐，我來燒咖啡。』

那肥胖的女委員說道『把我們名字報告一番，約西。把我們的名說給約特太太知道。約西就是主席。』她解釋道。

約西正式地說道，『約特太太，這兩位是安潔·律德爾飛特和葛拉·塞歐斯，我是約西·布列德。』

『葛拉了諸位，我很高興，』媽說道，『諸位請坐。這裏還沒有好好的坐處。』她補充着說道：『我卻要去燒咖啡了。』

『哦！不，』安潔正式地說道，『你不要忙。我們不過是來訪問一番，看看你們的情形，要麼你們覺得像在家裏一樣。』

約西·布列德嚴正地說道，『安潔，請你記着我主席。』

「哦！當然。當然。但是下星期就是我了。」

「那麼，你就該等到下星期了。我們是每星期輪流的，」她向媽解釋道。

「大概你們不大喜歡咖啡罷？」媽惶窘地問道。

「不，謝謝你的情。」約西執行職務了。「我們首先要給你指點指點那清潔所的情形，過後如

果你願意呢，那就叫你在婦女俱樂部簽了名，派給你一個職務。當然呵，你不加入也可以。」

「收費多不多？」

「只要做事，並不收費。等到大家認識了你，也許可以把你選舉到這委員會，」安杰插嘴道。

「這位約西她是全所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她是大委員會的女委員。」

約西得意地微笑了。「全體一致地選出的，」她說道。「哪哪！約特太太，我想此刻我們可以

把這收容所的辦事情形向你誇一番了。」

媽說道，「這是我的女兒，羅撒香。」

「怎麼樣，」他們說道。

「最好也一同去。」

那肥胖的約西誇了這幾句話，她的態度上充滿着皮嚴與和善，她的話語是熱辣辣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打擾着你的事，約特太太。這收容所有許多東西是大家公用的。因此我們有

者我們自己擬定的規則。現在，我們到清潔所去。那地方，人人公用着，人人應當照料着。」他們走到屋簷外的部分，那處有着二十個洗物槽。八個是公用，婦女們就在這裏俯着身子搓衣服，一堆堆絞好的衣服堆積在乾淨的水泥地面。「現在你到要用的時候，就可以到這裏來用了，」約西說道。「只有一點，就是你用過了，要收拾乾淨。」

那洗衣服的婦女奇異地抬起頭來。約西高興說道，「這兩位就是納特太太和羅蓋香，到這裏來住了。」他們齊向裏招呼了一聲，於是這對他們低低地鞠了躬說道，「有緣相會很高興。」

約西率領着委員會進了有淋浴設備和馬桶的屋子。

「我已經到過這裏了，」媽說道。「我還洗過澡。」

「這就是給你們洗澡的，」約西說道，「這裏也有同樣的規則。用過了要收拾乾淨。每星期有新委員會天天來查察一次。也許會派你到那個委員會的。你應當自備着肥皂。」

「我們還得買肥皂，」媽說道。「我們是全用光了。」

約西的聲音變得幾乎發酸了。「你們可曾用過這一種？」他指點着那些馬桶問道。

「用過的，媽媽。這在這早上。」

約西嘆了一口氣。「這可以用的。」

薇拉·塞默斯說道，「剛在上星期——」

於西歐正地插嘴道：「塞爾斯太太，——我會說的。」
 葛拉薩步了。「哦！也罷。」

納爾說道：「上星期，你做主席的時候，一切話都是你說的。這星期請你不要多說了。」

「那麼你聽罷，那個女太太怎麼說？」葛拉薩道。

「哪哪！」納爾說道：「說人家的短長不是這委員會分內的事情，可是我不提名姓就是了。上星期，一個女太太到這裏，她在委員會沒有來領尋之前，就進到這裏了，她掉了她丈夫的褲子在馬桶裏，她說這太低下了，這又不夠大。坐在上面背要發酸的。她說：「怎麼他們不把這道得高些呢？」三個女委員臉上浮現了美妙的微笑。」

葛拉薩進了房，「她說，「不久就要溜出來呢。」於是葛拉薩承受了納爾的嚴正的眼色。」

納爾說道：「爲了廁紙，我們真煩死了。照規則這裏的廁紙你不能拿開去。」她尖聲動着舌頭。「廁紙是全所的人們特集了錢買的。」她沈默了一會便坦率地說出來了。「因為是比別處用得更高貴。有的人偷看。這問題提出了婦女大會。」第四號女廁所把廁紙用得太多了。」這問題就提出大會了。」

媽媽靜靜聽着這番話。「爲什麼偷的呢？」

「哪哪！」納爾說道：「我們先前有過了一場麻煩。在這前一次，有三個女孩子用廁紙做着紙玩

偶。給我們捉住了。但是這一次我們卻查不出。一捺胸託剛瘦放好，就不見。於是開會來討論。有一個女太太說，我們應當裝一隻小鈴，胸託每轉二圈響一次。那麼我們就弄得明白每個人用了多少了。這番推頭，我真是想不出辦法來，」她說道，「我愁了一星期，就是爲了有人偷胸託的頭紙。」從門口傳來了歡歡的聲響，「布列德太太。」三個女委員轉了頭。「布列德太太，我聽到你說的語了。」一個紅着臉孔流汗的婦人站在門口。「我不敢在會場上站起來說話，布列德太太。我實在不敢說。大家要笑我的。」

「你要說什麼話？」約西爾進了一步。

「那哪！是我們兩個人——也許可以說——是我們。但是我們卻不是要偷，布列德太太。」約西爾呼向她衝過去，於是那滿臉通紅的招供者，臉上發出汗珠來了。「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布列德太太。」

「你老實說出來罷，」約西爾說道。「爲了胸託問題，這一清潔所的人們都丟臉了。」

「一星期了麼，布列德太太。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你知道我有着五個女兒。」

「他們用這做什麼？」約西爾發地究問道。

「只不過是耐用。不備修說，只不過是耐用。」

「這是他們沒有權利的，四五張也燒夠了。她們究竟怎麼處？」

那招待查羊似地說道：「渴了。他們五個都渴了。我們缺少錢，沒有東西吃。他們吃了不熟的葡萄。五個都渴得十分厲害了。隔十分鐘來一次。」她給他們捧道：「但是他們卻不偷。」
 約西嘆了一口氣。「你早應當說出來，」她說道。「你應當說出來。因為你不說出來的緣故，這四壁的人們大家沒有面子了。誰都會害病的。」

那慚愧的聲音欲歇起來，「我只是沒有阻止他們吃不熟的葡萄。他們的身體就一天壞似一天了。」
 葛拉·塞爾斯大聲說道：「她應該由公家來幫助。」

「葛拉·塞爾斯，」約西說道，「我最後一次來告訴你，你不是主席。」她轉過身來，對着那惶恐的小身材的婦人。「你沒有餓了罷，朱亥太太？」

「她羞答答地向下看着。」不，但是我們也許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工作的。」

「現在你抬起頭來，」約西說道。「這並不是什麼罪。你可以走到荷草地的管子去買糧食。這收容所有二十個存在那裏。你去買值五圓的東西。等到你有了工作，你可以付還給中央委員會。這朱亥太太，這你明白了罷，」她嚴正地說道。「你怎麼讓你的女兒們挨餓的呢？」

「我們不受人家的布施，」朱亥太太說道。

「這不是布施，你應當明白，」約西發怒說道。「我們大家都出錢。這收容所是沒有什麼布施的。我們也不肯接受針線布施。現在你過去買些食品，把發票交給我。」

猶如太太恁恁地說道：「假若我們還不出錢呢，我們是好久沒有工作了。」

「你還得借錢來就還錢。如果你還不出錢，那就不是我們的事，也不是你的事情。一個人用去，到兩個月之後，他就得寄回錢來，你不應該讓你的女兒們在這敗家所裏挨着餓。」

朱太太太恐惱了。「是，對，」她說道。

「替你的女兒們買些乳酪吃，」總師命令道。「這可以止渴的。」

「是，對。」於是朱太太太急步出了門。

約西轉向着委員會。忿忿地說道：「她不應讓頭煩我。總對我們自己人不應該如此。」

安·律得爾爾特說道：「總對這裏並不長久。也許她沒有明白，也許她不時愛着布羅。」安繼續道：「你不要一味堵在我對旁，約西。我有着發言的權利。」總師過了半個鐘頭對着講，「如果一個人曾經接受了布羅，他自心裏少不得受一股子氣。這雖然不是布羅，但如果你曾經受過了布羅，這你是不會忘掉的。我想約西一定從不曾受過布羅。」

「不，我不曾受過，」總師說道。

「我是曾經受過布羅的，」安說道。「去年冬天，我們餓得慌！我和爸和幾個小東西，天正下着雨。有人叫我們到換單去。」總師兩眼閃起來。「我們像着！」他們跟蹤地扒過去吃飯。他們餓壞了我們的體面。他們！我憎恨着他們。也許朱太太從前受過布羅了，也許聽說

有明白這不是布施。約特太太，我們不該這收容所裏有誰那樣地做慈善事業。我們不讓任何人拿什麼東西給別一個人。他們可以把東西交給收容所，由收容所發出去。我們不願有什麼布施！」她的聲音粗厲了。「我憎恨着他們，」她說道。「我的丈夫從不曾受過人家的侮辱，但是那——那救世軍卻侮辱他一場。」

約西點點頭。「我聽得了，」她軟和地說道，「我聽得了。我們還是帶着約特太太走一轉。」她說道，「這的確好。」

「我們到鐘班間去，」安茲提出了意見。「那邊有兩部機器。他們縫着被單，他們做着衣服。你也可以到那邊去做活？」

當委員會訪問着媽的時候，露西和溫飛特麼在後邊，大家聽不到的地方。

「我們怎麼不走過去聽聽呢？」溫飛特問道。

露西望住了他的臂膀。「不，」他說道。「爲了那些玉八蛋，我們擦洗了一番。你不要跟着他們走。」

溫飛特說道，「你告訴了我玩弄馬桶的事情。我也要去告訴，你怎樣罵着那幾個女太太。」

恐怖的暗影掠過了露西的面孔。「不要去告訴，前次我所以告訴，就因爲我知道你沒有真正弄

壞了那個。」

「當時你沒有知道呢，」溫飛特說道。

露西說道，「我們四下裏望望看。」他們沿着薩德頓那條路跑下去，向每個蓬帳裏探探頭，賊膽心虛地帶一張。在清潔所盡頭有一個平坦的地方，布置着足球場，有六個孩子在那裏認真地玩着。一個邊帳的前面，有一個老老的女人坐在椅子上觀看。露西和溫飛特突然飛奔了。「讓我們玩玩，」露西叫道。「讓我們進去。」

孩子們都抬起眼來。一個梳辮子的女孩子說道，「下一場你們來。」

「我現在要玩了，」露西叫道。

「哪！你們不能。要等下一場。」

露西威嚇着似地走出到球場上。「我要玩了。」那梳辮子的女孩子緊緊地捏住了他的腿。露西奔到邊帳前，打她，推她，從她的手裏奪了棍。「我說我要玩了，」她勝利地說道。

那蒼老的女太太站起身，走到球場上。露西狠狠地白白眼，兩手記棍，捏紧了。那女太太說道，「讓她玩一玩罷——同上星期你眼刺刺夫一樣。」

孩子們各各把棍放在地上，默默地一齊出了球場，他們站得遠遠的，用了沒有表情的眼睛不住地察看。露西眼看着他去了。於是她把球打了一下，向球跑去。「你來，溫飛特。拿一支棍，」她

叫道，於是她顯得驚呆了。溫飛特已經加入了觀看的孩子羣，他也用沒有表情的眼睛看着她。氣勢洶洶地，她又復把那球打了一下。她踢起了一大片灰塵。她假裝着很得意。孩子們站在那裏觀看。露西把兩個球並放着，一下子連打着那兩個球，她把背轉向着那些觀看的眼晴，隨即轉回來。忽然間，她向他們奔過去，攏捏在手裏。「你們來玩，」她要求道。他們見着她近來，默默地退後了。她眼瞪瞪地向他們看了一會，於是她把棍丟了，哭着跑回家去。孩子們走回到球場上了。

梳葉子的女孩子向溫飛特說道，「下一場，你可以參加。」

看景着的女人警告他們道，「等她回來要跟你們和好的時候，你們不要不理她。你是肯讓人的，亞美。」球戲進行着。同時在約特的邊帳裏，露西淒涼地哭泣着。

卡車沿着幾條美麗的道路駛去，經過了秧子開始發紅的果園，經過了蒼白的，綠的葡萄成串的葡萄田，經過了枝條伸展到路中央的一列列胡桃樹的下面。在每一進口的火門前，奧爾把車子開得慢下去；每一火門前有一塊牌子：「不招人工。不准通過。」

奧爾說道，「爸！當果子熟了的時候，他們總得用人工了。這真是怪地方！——他們不等你們動問，就告訴你不用人工。」他把車子慢慢地開過去。

爸說道，「我們總可以過去問一聲：他們可知道什麼地方要用人工。這總可以的。」

一個穿著藍色工人褲和藍色襯衫的男子沿著路邊走。奧爾在他旁邊停了車子。「噢！先生，」奧爾說道。「可知道什麼地方有工做？」

那男子住了腳，俯着嘴巴笑，門牙已經掉落了。「沒有，」他說道。「你還找甚麼？我走了！累死了，我是找不着。」

「住在那個官辦的收容所麼？」奧爾問道。

「是！」

「那麼你過來。搭上這車子，我們大家去我去。」那男子抓過了邊欄。還在車廂上。

酋說道，「我巴不得我們早些找到了工作。可是現在我們還沒有知道什麼地方去找呢。」

「可以問問收容所裏的人們，」奧爾說道。「你覺得怎樣，約翰伯伯？」

「我酸痛了，」約翰伯伯說道。「我全身酸痛了，我老病又發作了。我應該走開去，免得累到

我們自家人。」

酋把手放在約翰伯伯的膝上。「哪哪！」酋說道，「你不要走開去。我們自家人一個一個失敗了！——祖父和祖母死了，舅舅和舅母也死了，牧師呢！——又關在牢裏。」

「我只想再跟那牧師會會面，」約翰說道。

奧爾抓住着發動機末端的圓球。「你不要轉什麼念頭，」他說道。「我們且回去問問清楚：什

麼地方有工做。我們現在是摸不着頭腦呢。」他停住了卡車，探頭到窗外，便向後叫道，「喂！你想怎麼樣！我們要回到收容所去，問問明白什麼地方有工做。這樣是白費着汽油的。」

那男子把身子靠在卡車透欄上頭。「我想好的，」他說道。「我的皮鞋走得底穿了。我還得不着一些影子。」

奧爾在路中又把車子掉轉了頭，便一直開回去。

爸說道，「媽心裏一定要覺得很不高興，尤其是想着那那麼容易得到了工作。」

「只怕他沒有尋到什麼工作，」奧爾說道。「只怕他也不過是出去找我看。我只恐自己在汽車行找得着工作。那些工作我很快就就可以弄會，我也很喜歡。」

爸：咕噥了一會，於是他們默默地把車子開回到收容所去。

當委員會離去的時候，媽坐在納特的蓬帳前面一隻木箱上，她以沈沈地看着羅福。「哪——」她說道，「哪——我好些年沒有這樣的如意了。那幾位女太太心地多好呀？」

「我要在育嬰堂做工作，」羅福答道。「他們告訴我。我在那裏可以看到那將要養孩的一切辦法，那就我自己也會懂得了。」

她詫異地點點頭。「如果男人們也都有了工作，那就何等好？」她說道。「如果他們做着事，

有些錢拿進來。」她的兩眼向空閒望着。「他們做著事，這裏我們也做著事，他們又都是好好的人。等我們有些零錢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我要買一隻小小的襪子——精緻的襪子。這並不怎麼貴。隨後，我們要買一副夠大的蓬帳，也許還要買幾張舊床墊。那時候，我們就住這蓬帳，只在底下吃吃飯。星期六晚上，我們又可以跳舞一番。他們說你可以隨意邀請客人來。我巴不得請幾個朋友。應該請什麼人，在男人家大概知道他的。」

羅爾香顧着那條路，遠遠地望去。「那位說我會掉了胎的女太太——」她開口道。

「這你不要再想了，」媽警告她。

羅爾香感傷地說道，「我見過了她。她要到這裏來呢，我想。她！她果然來了。媽，不要使她嚇了頭，看看那過來的形體。」

「你們好話，」那婦人說道。「我是欲特萊太太——列斯培斯·欲特萊。這早上，我是見過你的女兒的。」

「你好罷，」媽說道。

「你對於主？可有著興味？」

「很有興味呢，」媽說道。

「你得了救麼？」

「我是得救了。」媽擡起了正紅的臉孔，等着她說下去。

「第一我很高興，」列新姆頓說道。「這一帶罪惡分子的勢力很大。你是來到可怕的地方了。四處是邪惡。邪惡的人們猖獗着，邪惡的事情進行着，凡有耶穌血性的基督徒幾乎站不住腳。我們周圍全是罪惡分子了。」

媽的臉孔紅起來，把嘴閉緊了。「我覺得這裏都是好人，」她隨即說道。

散特萊太太瞪着兩眼。「好人麼！」她叫道。「當他們跳舞着擁抱着的時候，你以為他們是好人麼？我對你說，你那永久的靈魂在這個收容所裏不會得到機會的。昨天晚上青草地開佈道大會。你道那牧師怎麼說？他說，「那個收容所裏有若邪惡，」他說，「窮人只是想學富人的模兒。」他說，「當他們應當哭着悲悼着罪惡的時候，他們跳舞着，擁抱着。」這些就是他所說的話，「凡是不到這裏的人都是黑暗的罪惡分子，」他說。我告訴你，聽了他這番話的確是使人感覺到很愉快的。我們知道自己安全着。我們決不去跳舞。」

媽的臉孔通紅了。她慢慢地站起身，面對着散特萊太太。「去！」她說道。「你去罷。否則我要做一個罪惡分子教壞你了。你願自己去喪去悲悼罷。」

散特萊太太驚得嘴巴大開了。她倒退了一步。於是她的臉色變得凶厲了。「我原以為你是甚好

徒。」

「我們的確是，」媽說道。

「不，你們不是。你們是要進火橋地獄的罪惡分子，你們都是！這我在佈道大會也要說到的。我看得到你那黑靈頭燒着，我看到那個少女肚子裏天真的孩子燒着。」

低低地哭泣聲從羅蓮香的兩唇中間鑽出來，媽俯下身子，把一枝柴捧拾起。

「去！」她冷冰冰地說道。「你不要再來了。我以前也見過你們這種人。你們要使人這些許的愉快也斷送掉，可不是？」媽向欲特萊太太顧着腳。

那婦人逃跑了好一會，於是忽然間，她仰起了頭，咆哮了。她的眼睛向上望着，她的肩膀和臂膀在兩邊牽動着，連串的濃厚的口涎從她嘴角噴出來。她一陣又一陣地咆哮着，那聲氣又長又深，正像野獸的咆哮。男男女女從別的篷帳裏跑過來，他們便站在近邊——驚恐着，沈靜着。慢慢兒，那婦人兩膝落了地，一陣陣地咆哮低落到變成吹水泡似的震顫的哀音了。她斜倒身子去，兩臂和兩腿抽搐着。在張開的眼皮之下，露出着兩顆白白的眼珠。

一個男子感傷地說道，「這是聖靈。她得着聖靈了。」媽站在那裏，向下看着那抽搐的形體。

小身材的主任從容地踱過來。「什麼事？」他問道。羣衆散開了，給他讓了路。他斜下眼來看那婦人。「厲害得很，」他說道。「你們中間有人可以扶了她回她的篷帳去麼？」沈靜的人們把

腳移動了。兩個男子俯下身子，把那婦人抬起來，一個托着她的腳底窩，一個托着她的兩腳。他們抬着她去了，乘人便跟在後面。羅德香走到油布底下，橫倒身子，用毛巾蓋住臉。

邱主任看對媽，看看她手裏的藥箱，他懶洋洋地發笑了。「你打了她麼？」他問道。

媽紅臉脛脛跟着那後退的人們，隨從慢慢地搖搖頭。「不——但我也差不多要打過去了。她今天向我的女兒辯過兩次了。」

那主任說道：「你不要打她。她有病了。她只是有病。」於是他軟聲軟氣地補充道，「我巴不得她走掉，她全家走掉。她在這收容所所惹的是非，比其餘的人併起來還多。」

媽又復裝一裝身子。「如果她回來，我說不定會打她，我不肯讓媳婦弄得我的女兒愁悶。」

「這你不要擔心，約特太太，」他說道。「你不會再見到她的了。她對新來向人們用着功夫。她不會再來的。她覺得你是有罪惡的人了，」

「噫！我是，」媽說道。

「對啦！人人都是，但也不是她所想的那樣。她有病了，約特太太。」

她感激地看看他，於是她叫道，「你聽得麼，羅德香？她有病了。她發癡了。」但是那女兒卻還有點趨頭來。媽說道，「我要警告你，先生。如果她再來，那我就拿不定，我會打她的。」

他扭轉着臉孔發笑了。「我知道你怎樣氣憤了，」他說道。「可是請你竭力忍耐一下罷。我只

是請你！」婦女忍耐一下。『他向歌特萊太太拾去的那個錢包慢慢地走去。』

媽走進了錢包，在繡櫥的旁邊坐下。『抬起頭來。』她說。那女兒還是閉着。媽媽乾乾揚起了她女兒臉孔上那一條手帕。『那個女人疑得厲害，』她說。『你不要相信那些鬼話。』

繡櫥香在恐怖中間低聲說道，『當她說到燒着的時候，我就——感覺到真燒着。』

『這是不確實的，』媽說道。

『我是累極了，』那女兒低低地說道。『我累得什麼事情都沒有知道。我只想睡一覺。我只睡一覺。』

『哦！那好。你睡着罷。這是好地方。你睡得着覺。』

『但是睡卻說不定會再來。』

『睡不會來了，』媽說道。『我要坐守在外邊，不讓它再來。現在休息休息罷，因為你不久要在育嬰堂去工作了。』

媽慢慢地站起身，走到錢包口坐了。她座在一隻木箱上，把臂肘放在膝上，把下巴放在兩隻窩着的手裏。她看到場子上人們的走動，聽到孩子們的聲音，鐵錘的抽擊；但是她的兩眼卻看着繡櫥的面。

一路回來的爸爸見她在那裏，便在鄰近旁站着。她慢慢地轉過頭來看他。『找到了工作麼？』

她問道。

「沒有，」他羞答答地說道。「我們找過了。」

「奧爾和約翰，還有卡車在那兒？」

「奧爾修理着機件。向人家借了工具。就在那邊修理着。」

娜奈哀地說道：「這是好地方。我們本也可以在這裏快活過時的。」

「只要我們能得到工作。」

「是呀！只要你們能得到工作。」

他感覺到她的悲哀，便把她的臉色細察了一會。「你愁些什麼？如果這真是好地方，你何必憂愁？」

她呆呆地看了他一會，便把眼睛也慢慢地閉上了。「有愁呢，可不是？我們一直是搬動着忙亂着，我從不曾想過什麼。現在呢，這地方的人們對我都好，都非常好；那麼，我首先怎麼辦呢？我就回想到那些悲哀的事情了——那天晚上，祖父死了，我們埋葬了他。我一路來忙着勸着，並不覺得怎麼難受。但是現在我來到這裏，我倒覺得心裏愁悶了。還有祖母——還有諾亞那樣地走開去？沿着河邊走開去。這些事情現在一一撲來到心頭了。祖母是當作叫化子一般葬埋的，現在想起來心酸了。十分心酸了。還有諾亞沿着河邊走開去。他不懂那邊的情形。他陪隨着。我們又沒有知道他的

消息。他死了呢，還是活着，我們再不會知道了。永不會知道了。關尼呢，他也悄悄地溜掉了。我以前一直沒有想到這些事情，現在這些事情卻聚集到腦子裏了。可是我應該心裏高興，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好地方了。『爸爸看着鴉霧的時候那張嘴。他兩眼是閉着的。』我記得離開走開去的地方，那條河邊的山嶺真是老年牙齒一般的崎嶇。我記得祖父葬着的地上怎樣地鋪着柴草。我記得老家裏那塊階板上七橫八斜地全是刀痕，鮮血沾得發了黑，還有一根雞毛黏在那兒。』

『爸的聲音附和了她的背調。』我今天彷彿看見野鴨，』他說道。『高高地向南飛着。看去非常可愛。我又彷彿看見鳥鴉停在鐵絲上，鴉子停在拾絲上。』鴉張開眼來看他，他說下去道『我彷彿看見了一陣旋風，吹得田上一個人圍圍轉着。那羣野鴨給風吹得向南飛下去了。』

『媽微笑了。』『記着麼？』她說道。『記着我們在老家常說的話麼？每逢野鴨飛過的時候，我們說，『冬天來得早。』我們常說這句話，每逢冬天快到的時候。但是『冬天來得早』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卻有些莫明其妙。』

『我彷彿看見一羣鳥鴉在鐵絲上，』爸說道。『那麼密集地停在那兒。我還彷彿看見鴉子。再沒有別的鳥兒像鴉子那樣靜靜地停着。』在鐵絲拾絲上，也許是兩隻並排地停在那兒。還有這一陣小旋風，——在田野上飄舞着。』

『最好我不要再想家鄉的情景罷，』媽說道。『這不是我們的家鄉了。最好我忘記了它。還有

「請坐。」

「他原就有些怪！」哪！我覺得這是我的過失。」

「我早就告訴你，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只怕他活不了也難說。」

「但是我早時候也欠當心些。」

「不要說了，」媽說道。「請坐是怪人。也許他在河邊過着好日子也難說。也許還是這樣好也難說。我們何必發愁呢？這是好地方，也許你馬上可以找到工作了。」

爸指着天空。「看哪！又是野鴨。一大陣野鴨。媽又要說，「冬天來得早。」」

他嘻嘻地笑了。「有些事情你幹着，你自己還弄不明白爲什麼發着。」

「這是釣魚呢，」爸說道。「過來坐，約翰。」

約翰伯伯和他們聚在一起了。他蹲在媽的前面。「我們沒有帶到什麼地方，」他說道。「只不過是白跑了一趟。哪！別碰我，他要去買一個車胎來。」那個車胎磨穿得只剩布坯了。」他說道。

爸站起身來。「我希望他能夠買得便宜。我們錢是剩得差不多了。別備在什麼地方？」

「那邊過去，到下一十字路口，再向右轉彎。他說，如果我不買一個新的，那個就要爆裂開來，把胎管弄壞了。」爸舉頭去，他的兩眼檢查着天邊大V字形向野鴨羣。

約翰伯伯從地上拾起了一塊石頭，拋掉了，又復拾起來。他沒有對着媽看。「沒有工做呢，」他說道。

「你們還沒有仔細去找遍，」媽說道。

「還沒有，但是林子太寬明着。」

「那哪！希讓一定有着工作了。他並不回轉來。」

約翰伯伯表示了意見，「只怕他走掉了——像威尼和諾亞一樣。」

媽向他尖利地瞋了一眼，於是他的眼光柔和下去。「有些事情你知道，」他說道。「有些事情你拿得穩。托讓有了工作今晚上一定來。這是決不會錯的。」他惱怒地微笑了。「他豈不是聰明的兒子！」他說道。「他豈不是好兒子！」

一部部汽車和卡車開進了收容所，男子們成羣地走向清潔所去。每人手裏帶着乾淨的工人褲和襪子。

媽定了神。「約翰，你去找爸。到那家舖子去買些東西。我要的是豆和糖——還有肉和紅蘿蔔——還有叫着買些好的東西——什麼都可以——只要好的——預備今天晚上吃。今天晚上——我們要吃些好東西了。」

第十九章

凡是東奔西走尋找着工作，苦苦地過着生活的移民們總也追求着快樂，圖謀着快樂，製造着快樂；他們是感覺到娛樂的飢荒的。有些時候，娛樂寄託在談話中間，他們就用虛誕使各自的生活昇華。於是就在沿路的停宿場裏，在河岸上，在樹林底下，說書先生漸漸地衰成了，於是人們聚集在低微的火光裏聽那些有天才的人們講談。他們在聽故事的時候，靜靜地聽着，他們的參加便使那些故事顯出了偉大。

我本是攻擊古朗閣土人的士兵。！！

於是人們靜靜地聽着，他們沈靜的眼睛在想下去的火光裏閃耀着。

那些印第安人是蛇一般的狡猾，要寂靜就寂靜。能夠走過乾燥的樹葉，不起一點悉索的聲音。有的時候，就很小心地這麼走。

於是人們靜靜地聽着，他們想着自己脚下乾葉子碎裂的聲音。

天氣忽然變動了，黑雲上來。儘管不好的天時，可會聽得軍隊打過好仗麼？就是軍隊有十個用擊的機會，他們也難免一路遭遇着蹉跌。總得派遣三團兵出去，纔可以去救一百個勇敢的土人。

於是人們靜靜地聽着，他們的臉孔都呆沈沈了。那把汪惹力集中於所講的故事的說警先生，用偉大的節奏談着，用偉大的話句譯着，因為那故事是偉大的。於是這道故事，聽着的人們也覺得偉大了。

一個山凹上有一個勇士，對着太陽。要知道他是一個子站着。跟附了兩隻臂膀站在那裏。赤條條地對着太陽。也許他是發癡了罷。我弄不明白。他站在那裏，把兩隻臂膀張開，看去好像一個十字架。在四百碼之外。於是士兵們，嘩，他們抬起頭來望一望，又用指頭試試探風向；於是他們只不過是躺在那裏，不敢開槍。也許那個明辨女人明白情形，知道我們不敢開槍罷。我們只不過窺在那裏，把來福槍堆架着，也沒有放上肩頭。我們只是看着他。頭上蓋了布，有一枝羽毛。這看得出來，因為在太陽下，他的身子是赤條條的，我們躺在那裏看了好久，他是一動也沒有動。於是隊長發怒道：『開槍，你們這些不中用的東西，開槍！』他叫喊道。我們還只是躺在那裏。『我來報數目，報到第五，你們就動手，』隊長說。嘩！先生；！我們把來福槍慢慢的舉起，每個人都希望別人第一個開槍。我一輩子從不曾感覺到這般悲哀呢。我把槍對準了他的肚子，因為你要在別的地方結果了印別安人的性命是沒有辦法的。這一來。嘩！他只不過撲地跌倒打滾了。於是我們奔上去

。他本來看去是很雄壯的，一到那上頭，他却並不怎麼大。全身給槍打得碎爛了，你們見過雞雞麼？又軒昂又美麗，身上的羽毛都像畫過漆過似的，他頭上就有這樣的一枝羽毛呢。弄的一聲！完了。你拾起他來，……血肉模糊的一堆。你是把那一件比你自已還好的東西毀壞了。就是把牠吃下去也賠補不了你，因為你已經毀壞了你的內心，這是沒有法子修好的。

於是人們點點頭，這時候也許火閃出了一些光，顯出他們各自回味的眼睛來。

對太陽張開着兩隻舊窗。於是他顯得巨大——好像上帝。

也許有一個人在做食上省下了兩角錢，他到壽司舖或是翻煎菜去看電影，或則去遊遊山。他帶着積聚在腦子裏的記憶回到寄宿處來。他便把那些回憶管託給大家聽。

有這麼一個富人，他做着窮人的行徑；又有這麼一個富家小姐，她也裝着窮；他們兩人在車站上會着了。

爲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窮形就是這樣。

爲什麼他們裝得像是窮人呢？

哪！他們做富A做得厭倦了。

胡說八道！

有甚麼呢，還是不愛聽？

「你！那你講下去。當然，我是愛聽的，不過如果我富了，如果我富了，我就要買很多的肉來，吃個痛快。講下去。」

「哪！他們兩個都以爲對方窮。於是他們被捕了，他們進了監獄，他們都不忍辦法走出來，因爲有一個出來，另一個就打破他富了。那監獄管呢，他看不起他們，因爲他以為他們是窮人。等到他忽然發覺的時候，他帶一副臉孔，真值得看看呢。神氣差不多像滾過去，這就是了。」

他們爲什麼進監獄？

「哪！他們是在搖尾聚會的一種地方被捕的，但他們卻不是搖尾。他們只不過弄巧在那裏。而且他們兩個早結婚了，彼此都並不爲了錢，你要明白。」

原來這兩個王八蛋髮勾搭上了。

「哪！在影片上，他們的行動似乎很大方。他們對人家也很好，你裏明白。」

「我從前看過一張影片，那真是跟我的生活一樣，而且比我的生活還苦，因此一切情節就有意思得多了。」

「哪！我是看得傷約傷心了。那差不多要看不下去。費然呀！如果你貧真。」

後來他們結了婚，於是他們明白了，凡有看不起他們的人也明白了。有一個本來神氣活現的傢伙，當那個男的戴着大禮帽進來的時候，他是幾乎滾進去了。那邊還快著一張新聞片，翻翻天翻地走！十分有趣。

而且，一個人如果有一些兒錢，他總是能夠喝醉的。酒一喝，愁苦消除了，感到的是溫暖了。於是寂寞也沒有，因為那時候，人就能夠用朋友們來裝滿腦子，他就能夠發見自己的敵人，把他們消滅了。坐在空野裏，他底下的泥土軟起來。失敗的感覺麻木下去，未來則不是什麼威脅了，而且飢餓並不四面竊伺着，世界倒是又柔軟又舒適，而人也能夠到達他找步去的地方。星星降落得怪接近，天空是柔軟了。死是朋友，睡底是死的兄弟。舊時代回轉來！從前在家鄉那陰鬱的兩條路很可愛的一個少女！——一匹馬——長遠以前的。一匹馬和一個鞍。那皮革是雕花的，那是什麼時候呀？應該找一個少女談談。這是佳妙的。同她睡睡覺也不妨罷。但是這裏暖暖的。星斗低得這樣的接近，悲哀和快樂緊合得這樣的接近，真是同一的心緒了。只恐一輩子醉下去。誰說這是壞事？誰敢說這是壞事？收師們罷！——這是他們也給他們自己一套東西弄醉了。瘦小的淒涼的婦女們罷，但是他們卻愛得不明白事理了。社會改運運動者罷，但是他們沒有深深地體味了生活，也是不明白事理的。不！——星斗是又接近又幽謐，我已經參加世界協和同盟了。而且一切都是神聖的！——

切，連我。

口琴是便於攜帶的。從你的褲子袋裏拿出來，向你的手掌上一敲，把灰塵和發長的繭未和煙草屑震得飛掉了。這就算預備好。你可以用一枝口琴做種種的花樣，藍笛似的單純的調調兒，或是各種曲子，或是高低曲調配合起來的音樂。你可以用了成曲線的兩手來調度音樂，使地像袋笛一般哀傷着叫着，使地像鋼琴一般圓潤悠揚，使地像山間的藍笛一般尖利淒涼。你又能夠玩弄它，把牠放回你的衣袋裏。這老是在你的身邊，在你的口袋裏。當你吹奏的時候，你學習着新的巧妙，你學習着用兩手調度音調，用嘴呼吸着調這些新的方法，這是誰也不教你的。你到處可以吹奏！

！有時一個人在中午的樹蔭下面，有時在透帳門口，當晚飯後婦女們洗衣裳的時候。你的腳在牆上輕輕地敲着。你的眉毛跟了節奏起伏着。如果你把口琴失掉了或是弄壞了，那麼，這也不是什麼大損失。你可以花兩角半買一支新的。

六弦琴是比較的珍重了。這東西需要用心的學習。左手的指頭少不得起硬皮。右手的拇指則少不得起硬肉。彈的時候張開左手的指頭，好像蜘蛛伸開腳去抓那些我在牆上的小蟲。

這是我父親的琴。他第一次教我C調的時候，我還是小小的孩子。等我學到了跟他一樣好，他就差不多不再彈奏。時常是坐在門口聽着，用腳踏踏拍子。我彈到中途停下來，他就像起腳手嘩我

再彈了，他又復興起來，把頭點點。「彈得好，」他常常這麼說的。這是好琴。你看這上邊磨損了。這塊木頭上彈過千百把萬隻歌曲，也就把乳擦得薄薄的了。總有一天，這像蛋一般會弄碎的。但是你卻不能修補，一條補音調就走罷。在晚上彈彈，隔壁遙遠裏還有一個吹口琴的。合起來聲音怪好聽。

豎琴是稀罕的，學也難學。沒有橫柱，沒有教陣。

一聽到一個老頭子的彈奏，只想學學看。可是不肯告訴你怎麼樣彈的。說這是秘密。我只能眼睜睜看着。這就是他彈奏的情形。

風一般的尖利，那豎琴，又愉快，又激昂，又尖利。

這豎琴很舊了。兩眼淚給我罷。那人說，這豎琴有四百年了，要知道這正同威士忌一樣，年代越久越寶貴。他說，這可以值到五六千個。我是不懂的。聽來好像是吹牛。好狠心的傢伙，可不是？要跳舞麼？我可以用好些樹脂把這弓擦一擦。那麼，這就要亮了。聽得到一英里呢。

這三件在晚上，口琴和六弦琴和豎琴。先奏一個舞廳的棍子，引出了音調，於是六弦琴上深長的弦聲心曠神怡了，和着的是口琴上尖利的曲子，和豎琴上激盪流傳的聲浪。人們不由得起勁來了。現在奏的就是「小雞曲」，大家的腳踏着拍子，一個年青的叟子急急地走了幾步，軟洋洋地垂着兩手。方場上人們擠聚來，於是跳舞開始了。腳跟在泥地上踏聲地踏着。手挽着腳聽着。頭髮

向下掖着，氣喘喘地呼吸着。

看那得克爾斯的少年，兩腿拉得開開的，伸腿下踏一步，從不會見過這樣蹣跚着的少年呢。看他挽着那與洛基的少女，雙臉頰紅紅的，把腳尖點着地。看他的喘息，看他的呵氣。你道她是累了麼？你道她是頭暈了麼？哪，她並不。得克爾斯的少年頭髮披到眼睛邊，大聲着勇氣呼呼地響，但他還是那四下膝一屈，他要適合與洛基少女的舞步。

提琴的聲音尖，六弦琴的聲音響，吹口琴的人則臉紅着臉。得克爾斯的少年和洛基的少女舞着地。像狗一般喘着氣。老年的人們站在旁邊拉着手，微微地笑着，輕輕地踏着腳。

是從學校回家去的場面。太陽西下了。我們——他和她——走了多少路。路上也沒有談天，因為我們的喉嚨硬住了。一句話也沒有談。不一會兒到了一個乾草堆。就過去騎在那裏。看見得克爾斯的少年和那個少女向暗裏閃閃方離開去——他們以為他們自己去誰也沒有看見呢。噫！上帝！我巴不得跟着那得克爾斯的少年去。月亮快要出來了。我看見那少女的老頭子走過來阻止了他們，於是他不跟那個少女走了。他心裏明白了。墮落還是在要開始的時候就止住的好，樹葉兒是在要流下來的時候就止住的好。於是月亮快要出來了。

再表演一會——表演故事歌曲——「當我走過拉萊街的時候。」

大是大了。不好意思再在起來。別說快要出來了。

在灑灑的溪溝旁邊，一個牧師工作着，人們叫喚着，那牧師像老虎一般躡着步，大聲教訓着家人，於是他們伏倒地上哀哭了，他點殺着他們，玩弄着他們，等到他們全都在地上蠕動着的時候，他俯下身子，使了老大的勁兒，用兩臂把他們一個個提起來，喊一聲「基督呀！收了他們罷！」便把每個我到水裏去。等到他們全都水裡發腰在溪溝裏，瞪了驚恐的眼睛看着牧師的時候，他跪在岸上，給他們禱告；他禱告着說，這些男女原也可以伏倒地上哀哭的。男的女人們在水裏看着，濕淋淋的衣服貼緊着身子，於是他們鞋子拖泥帶水地走回到停宿場，走回到各邊帳；他們驚異地歎聲歌氣感着天。

我們是得救了，他們說道。我們是洗得雪一般白淨了。我們再不會有罪惡了。
於是受驚的濕淋淋的孩子們大家低聲議論道：

我們是得救了。我們再不會有罪惡了。

我只想一切罪惡是什麼弄明白，這我確能夠幹一下。

在各條道路上，移民們低首下心地尋求着快樂。

第二十章

星期六早晨，洗衣桶邊擠滿了人。婦女們洗滌了各種的衣服，有的紗線布，有的印花布，晾在大陽下，用草在衣服四邊拉個平漬了。一到下午，全收容所忙碌起來，人們也興奮起來。孩子們患了寒熱症，比往常咳嗽得更厲害。大約在下午中段，孩子們開始洗澡了，因為每個孩子都是捉住洗澡的緣故，遊廣場上的喧聲漸漸兒低沈了。五點以前，孩子們都經過了一番擦洗，接受了下次身上不再再弄臟臟的警告；他們穿著乾淨衣服走來走去，因興時刻小心有些悶悶的。

在那廣大的露天跳廣場上，一個委員會忙著。每家所有的長短短電的電線都搜羅到了。都市方面收買舊貨的狂潮已捲到了電線，每家的工具箱裏連電阻燈絲都賣光了。現在修補好，接合好的電線，張在跳舞地板上，用扁頭敲着絕緣漆。這一夜，這地板上就第一次有燈光了。六點鐘，男子們工作好，或是我等過工作回來，於是洗澡的新浪潮開始了。七點鐘，夜飯後，男子們穿了各自最好的衣服；剛洗好的工人褲，乾淨的藍色或黑色的襯衫。少女們也把整潔的印花布衣服穿好，頭髮打了辮，紮好了絲帶。多愁的婦人們顯着家裏的人們，洗滌着晚上的碗盞。跳廣場上，弦樂隊

演奏起來，周圍引集了兩圈的孩子們，人們忙碌着，興奮着。

在五人的中央委員會主席羅士拉·赫斯頓的遙遠裏，那委員會應召會。赫斯頓，一個飽受風霜眼光銳利的瘦長個男子，向他的委員會——各清潔所選出的，每所一個委員——演說了。

「我們聽得那兒快要開舞會了，這真是很可欣幸的事！」他說道。

身子好像一隻桶的三號清潔所的代表站起來發言。「我以為我們要提防他們中間有搗亂分子，應該查察一番。」

「不，」赫斯頓說道。「這是他們不情願的。不，先生。如果他們能夠來搗亂，那麼他們也就能夠去叫警察，說我們沒有秩序了。先前他們就這樣地幹過——在燜的地方。」他轉過頭來看那二號清潔所派來的黑黑的沈着臉的青年代表。「派幾個人去，在封鎖四周巡邏一番，看有沒有人躲在裏面？」

那沈着臉的青年點點頭。「好的！十二個人。告訴他們不要打人。只把他們推出去就是了。」

赫斯頓說道，「你可以出去找羅萊·伊頓麼？他是招待委員會的主席，可不是？」

「是的。」

「那麼，對他說，我們要見他。」

那青年走出去，不一會他帶了一個瘦長的荷克類人回來。羅萊·伊頓長下巴，摩沙顏色的額

雙。當時那兩根兩腿又長又軟，他看那兩根特瘦人那腿太備所寫自茫茫的，雙腿磨，始終在道裏裏，露着牙齒笑，他的兩手舉六不安地在廳上搓動着。

赫斯頓說道：「你聽得今天晚上的事麼？」

維萊露着牙齒笑：「聽得的。」

「可有什麼防備麼？」

「有的。」

「你說說看。」

維萊·伊頓得意地笑着：「哪！先生，平常的招徒委員會是五個人。按這次拉了二十多個人，都是壯健的小夥子。這一會兒要跳舞了，他們的眼睛和耳朵都留意着。一有響動，這就是高談着，或是吵鬧着，他們就趕着去勸阻，於是他們不動聲氣地靜悄悄地出去，那要鬧事的人這纔只好跟着他們出去了。」

「爾照他們不要傷害人。」

維萊嘻嘻地笑了：「我爾照過他們了，他說道。」

「哪！爾照得他們都明白了罷。」

「他們都明白了。有五個人到大門口去望進來的人了。要在他們沒有動手之前，把他們查個清。」

楚。」

繆那頓站起身來，他那鬚一般顏色的眼睛盛滿了。「現在，你要注意，維萊。我們不願意那些人受了傷。就有醫仕要到前門外。如果你教他們出了一點血，那是——那些醫仕一定會把你捉去的。」

「萬一有了這樣的情形，」維萊說道。「索性把他們打翻，在後邊的山崖裏。我們有幾個小子是有辦法的。」

「哪！這話聽來也是不錯的，」繆那頓着急地說道。「但是你總不要惹出事情來，維萊。你是負責的人呢，你們不要傷害了那些傢伙。你們不要用木棒，或是刀或是槍，或是這一類的東西。」

「不，先生，」維萊說道。「我們是不肯使他們有了傷痕的。」

繆那頓疑心了。「我但願自己能夠得到信任你的把握。如果你不得不打他們，那也得打在他們不會出血的地方。」

「是的，先生！」維萊說道。

「你選定的那些人，弄得住罷？」

「是的，先生。」

「好了。如果有事情，我就在右手的邊角上，隱隱擡上這一邊。」

維萊森弄着似地行了一個敬禮，便出去了。

却新頓說道：『我想不懂。我剛纔指着維萊手下的人們不要殺害什麼人。爲什麼要佐們出來傷害這政府裏的人們呢？爲什麼他們不能讓我們太平的？』

從二號清潔房裏的沈着臉的青年說道：『我在聖崗士達畜牧公司的農場上住過了多少時候。我當上席的面老實說，那邊每十個人有一個警察管着。水龍頭大約是二百人合用着一個。』

那桶形的男子說道：『耶穌，上帝，耶利米。你講的全在我心裏。我也到過那地方。有不少的佃舍——三十五個佃舍一排，十五英尺深度。每排有十個毛廁。那臭氣真是一英里外也嗅得到呢。』

那邊的警察有一個向我們吐露了真情。我們幾個人圍坐着，他說：『那些荒唐的官辦政務所，』他說：『給所裏的人們用熱水，於是他們只想著熱水了。給他們用抽水馬桶，於是他們只想著抽水馬桶了。』他說：『你給罰款的佃戶用了那樣的東西，他們就受受着受不了。』他又說：『那些官辦的政務所帶着派黨的大會。大家思量着怎樣領取救濟金呢？』他說：『

那斯頓問道：『誰也不會打過他麼？』

『不會。有一個小小的傢伙，他說：『你說救濟金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說救濟金！我們請稅人家拿出來，給你們這些哥頓的佃戶拿了去的救濟金。』

「我們是有俸錢我在說稅和烟稅付出的，」這小小的傢伙說道。於是他說道，「農人們從政府方面每畝地領四角錢！」不是發獎金麼？」於是他說道，「鐵路和船公司受著津貼！」不是發獎金麼？」

「他們是做著應該做的事呢，」這警佐說道。

「哪！」小小的傢伙說道，「要不是靠著我們，那麼各種莊稼怎麼收穫下來給你們吃用呢？」那插形的男子四下張望一望。

「那警佐怎麼說呢？」赫斯頓問道。

「哪！警佐是發怒了。他說，『你們這種可惡的赤黨一還是惡講措非，』他說。『你還是跟我一肩去的好。』於是他把這小小的傢伙帶進去了，他們叫他坐了六十天監牢，因為他是無業的游民。」

「如果他有著職業，那麼他們怎樣辦呢？」赫斯頓問道。

那插形的人笑了。「那當然是好些了，」他說道。「你知道警察厭惡著游民，這就是他們所以怕這這個收容所的緣故，警察不能進來。這地方是美國，不是加里福尼。」

赫斯頓嘆了一口氣。「我只想讓他們能夠長住在這裏。可是不久恐怕不得走了。我實在喜歡這地方。人們好好兒過著活。全能的上帝呀！為什麼他們不能讓我們住下去，卻要弄得我們險些，把

我們這是了監獄呢？我可以向上帝賭咒，如果他們有心來對付我們，他們一定要迫得我們動武的。」於是他們平靜了他的聲音。「我們只得保持者和平，」他提醒着自己道，「委員會沒有叫大家動武拘捕的。」

從三號清湖所派來的桶形的男子說道「凡是認爲這委員會有一切權利和義務的應當把這件事研究一下。今天我回清湖所要——婦女們有一場打架。起初是相罵，隨後是把垃圾擲來擲去。婦女委員會處理不好這件事，他們到這這裏來。要我把這場打架的事提到這委員會，我對他們說，他們應當把婦女間的糾紛自己來處理一下。這個委員會是不管垃圾擲來擲去的吵鬧的。」

赫斯頓點點頭。「你辦得好，」他說道。

現在黃昏籠罩着大地了，黑暗愈是深起來，弦樂隊的演奏似乎變得更響了。燈燈一亮，有兩個男子就到跳舞的地版上去，把修補好的電線查看一番。樂隊周圍，孩子們擠得密密的。彈六弦琴的青年獨自悠揚地彈唱起「鄉愁」曲來，彈唱到第二段，三枝口琴和一枝雙琴便隨和他了。人們從各自的矮櫃一陣陣湧向跳舞場來。男的穿着乾淨的藍色斜紋布服，女的穿着條紋布衫。他們走近跳舞場，便靜靜地站在那裏等着，在燈光下，他們的臉孔亮晃晃而且熱刺刺。

收容所周圍有着高高尚鐵絲網，看守們沿鐵絲網坐在草上等着，每隔五十英尺一個。

現在，來賓的汽車開始光臨了，有的是小妻及其家屬，有的是轉宿場方面的移民。當每個來賓

進大門來的時候，他把那遞請他的收容所房戶的名字報告一番。

波樂陸把預奏的曲子提高起來，於是響亮地彈奏着，因為他們不再是試奏了。愛耶穌的人們在各自的慈娘前面看望着，他們的臉孔嚴肅而且傲。他們沒有彼此談話，他們留意着罪惡，他們的臉孔顯得看不過當前的事態。

在約爾的遠帳，羅西和烈爾特已經把他們分內的晚餐下了肚，現在他們起身要到跳舞場去了。瑪叫回了他們，用手在每個下巴底下扳起他們的臉孔來，看看他們的鼻鼻，拉拉他們的耳耳，向那裏透看一眼，於是打發他們到清潔房去，把手重新洗一洗。他們過了清潔房的背後，一直奔向跳舞場，站在渣樂到樂隊周圍的孩子們中間。

奧爾完畢了晚餐，費了半個鐘頭用滑鋼的剃刀刮鬚。奧爾有着一套緊小稱身的毛織品服裝和一件條紋的襯衫。他洗了澡，洗了臉，把他那直直的頭髮梳到後面。看看洗臉室裏暫時空了，他對鏡子笑迷迷地仔細地照一照，時又別轉了頭，斜過眼看看自己後笑時候的側影。他勒上了他那紫色的背圍，穿上了他那緊小的上裝。他又用樹紙擦亮了他的黃皮鞋。一個後來的洗澡者進來了，於是奧爾急忙出了門，自得其樂地走向跳舞場去，他的眼睛搜索着少女們。在跳舞的地板相近，他看見了一個美麗的黃頭髮的少女坐在一個慈娘前面。他從斜裏走過去，攔開了上裝，露出他的襯衫來。

『這晚上可要跳舞？』他問道。

那少女把眼光移開，沒有回答。

「同你談一句好不好？你和錢來跳舞怎麼樣？」於是他冷淡地說道：「跳舞是我會的。」
那少女怯生生地抬起眼來，於是她說道：「有什麼事——誰都會跳舞的。」

「跟我的一樣」奧爾說道。音樂漸漸起來，他使用一隻腳碰着拍子。「回來，」他說道。
一個很胖的婦人從舞廳裏探出了頭，對她白了一眼。「你原自去，」她低聲說道。「不要跟這個女孩子講話。她就要結婚了，她的未婚夫就要來找她了。」

奧爾向那少女游蕩地眨着眼睛，於是他向前踱去，他的腳跟着音樂聲地作響，他的肩膀搖擺着，他的臂膀舞動着。於是那少女在後面眼睜睜地看著他。

他放下了他的碟子站起身。「過來，約翰。」他說了這一句，便向瑪解釋道：「我們要跟一個人談談找工作的事。」於是他和約翰伯伯走向主任的屋子去。

托爾把剩下的一塊煎餅在他兩碟子上跟麥糊攪在一起，便把那煎餅吃了。他把碟子遞給了媽，她便把這碟子放在盛熱水的桶裏，洗了一洗，交給羅爾去帶。「你可不是要去跳舞？」瑪問道。

「當然，」托爾說道。「我是在委員會裏。我們要招待幾個客人。」

「已經加入了委員會麼？」媽說道。「我想這是因為你有工作的緣故。」

羅爾香轉過身子去把那碟子放好。托爾用手指着她。「我的上帝，她漸漸兒大了，」

羅振香紅起了臉，從褲手裏控了又一隻襪子。「當然她已經大了，」媽媽道。

「她也長得橫嫩起來了，」托讓說道。

那女兒臉上紅得更厲害，把頭低下去。「你不要說了」她軟軟地說道。

「當囉囉」媽說道。「有身孕的女孩子總來得橫嫩些。」

托讓笑了。「如果僅僅看這臉地膨脹開來，總要用場車來裝載了。」

「現在你把嘴停了罷，」羅振香說道，於是她走到盥盆裏邊不見了。

媽吃吃地笑道，「你不應該說得她不好意思。」

「她喜歡聽這種話，」托讓說道。

「我知道她是喜歡聽的，但这也惹得她不好意思了。而且爲了康尼，她心裏正愁悶着。」

「噫！她何必掛念他呢。他現在大約正用着功，想要做美國大總統了。」

「不要奚落她了，」媽說道。「她的脾氣，是不容易調理的。」

蔬菜。伊頓慢慢地進來，他笑嘻嘻地說道，「你是托讓·約特麼？」

「是。」

「那！我是招待委員會的主席。我們正在找你。有人向我提起了你。」

「好的，我跟你去。」托讓說道。「這個就是媽。」

「你好呀，」妮和說道。

「會到你多高興。」

維萊說道：「先要跟你站在大門口，過後你到場上來，你要留意那些進來的人們，把可疑的查察出來。另外還有一個人同你在一起。後來我會叫你來跳舞來照料的。」

「是！我照你的意思辦，」托說道。

妮發着怒說道：「不會有什麼亂子罷。」

「不，毋謂，」維萊說道。「不至於有什麼亂子。」

「一點也不會有的，」托說道。「哪！我去了。跌舞場上來找你，媽！」兩個青年急急地向大門去了。

媽把洗好的碟子堆疊在一隻木箱上。「走出來罷，」她叫了一聲，等到那邊有了應聲，又說道「羅撒香，你出來。」

就少女發出蓬鬆來，亂擺推碟子。

「托不過是尋尋你的開心。」

「我知道。這我並不放在心裏，我只是恨着別人看住我。」

「什麼？人家總是要看的。可是人家看了大肚皮的女孩子實在也有點可以禁不住要發笑的。」

「你可要去跳舞？」

「想去，想不去。我只要康尼在這裏。」她的聲音響起來。「媽，我只要康尼在這裏。照現在的情形，我受不了了。」

「媽，我沒有這意思，媽。」

「媽！你不要教我們丟臉。我們現在吃盡了苦頭，不好再丟臉。」

那少女的嘴唇發抖了。「我……我不去跳舞了。我不能去了——媽——幫幫我！」她坐下去，把她的頭埋在兩臂中間。

媽在洗碟子的布上揩了手，在她女兒的前面尋着，於是她把兩手放在羅撒魯的頭髮上。「你是好女兒。」她說道。「你一向是好女兒。我會管顧你的。你不要心裏難過。」她的關心流露在她的聲調裏。「你道你我兩人現在怎麼樣？我們要到跳舞場去，我們要坐在那裏看。如果有人說，你可以去跳舞——那我會說你身體欠強健。我會說你身體弱得很。於是你可聽聽音樂之類了。」

羅撒魯抬起了頭。「你不許我跳舞麼？」

「唔！我不許。」

那少女嘆了一口氣。她頹喪地說道，「我不知道自己怎麼辦才好。我真是不知道。真是不知道。」

得拍拍膝。「哪！」他說道。「你看我。我有話要告訴你。過一會兒，就要有鬧事了。過一會兒。這是確實的。現在跟我來。我們去洗洗臉，把我們的好衣服穿上了，我們就坐在跳舞場旁邊。」他領了羅德和走向清潔所去。

羅德和與伯同齊一羣男子坐在管理處的門廳旁邊。「今天，我們原也可以我到工作裏。」他說道。「只不過我們遲到了幾分鐘。他們已經用進兩個人了。噫！說來很有趣。那邊有一個戴草帽的老郎，他說，「我們招雇着兩角工了，當然囉，兩角錢的人工我們還是可以用的。我們可以用一大批兩角錢的人工呢。你到你的停宿場去說，我們要招用一大批人工，兩角錢的。」」

發言的男子們興奮地移動了。一個闊肩膀的男子，他戴黑帽子的陰影蓋滿了臉，用手掌拍拍他的膝。「這我知道，真可惡！」他叫道。「而且他們可以招到人。他們可以招到跟肚子的人。兩角錢一點錢，你固然沒有法子接活你家屬，但你終究也拿到些錢。他們非得你走頭無路。他們把人工拍散着。耶蘇基督呀！再過幾時，他們要叫我們出了錢去做工了。」

「我們原也要承接下來了，」他說道。「我們是沒有職業的。我們決意要承接下來了，但是那裏有些好人，看着他們的神氣，我們就不敢承接了。」

黑帽子說道，「有的事真想不到！我會給一個傢伙做過工，他自己是不會搞莊稼的。單是在

皮襖連他出的錢就比莊家的錢多。於是他急得沒有辦法了。」

「我想！」爸爸停止了。一圈子的人們默然地等着他說下去。「哪！——我剛放心思想，如果一個人有一畝地。哪！我的女人，她就可以養兩隻豬餵幾雞。我們男入呢，就可以出去謀事，到時候回來。孩子們也許可以上學校去。像這外邊那一頓學校是從不曾見過的。」

「我們的孩子們進了那種學校是沒趣的，」戴黑帽子的說道。

「怎樣沒趣？那種學校是很好的。」

「哪！一個沒有鞋子穿的破衣服的孩子，同着別些好衣服皮鞋短襪的孩子們住在一起，他們穿著『俄基』。你想。我的兒子進了學校，天天跟人家打架。這並好的。總是爭氣的孩子！天天跟人家打架。回家來衣服撕破了，鼻子出血了。於是他的媽打罵他一頓。我叫她不要打罵了。我認這個可憐的小孩子，人人打着他呢。耶！他大約是觸犯着有些好衣好褲的王八蛋了。唉！唉！」

爸爸看說道，「哪哪！究竟我怎樣辦呢？我們錢是用光了。我的兒子一個做着短工了，但這舉養不了我們的。我要去承接兩角工了。我只好去了。」

黑帽子抬起頭來，在燈光下露出了他那毛茸茸的下巴，和他那有一搭鬍子橫着的細項頭。「唔！他凄然地說道。『你可以這麼辦。我就是一個做兩角工的。你可以替我兩角工的位置。於是我們』」

要挨餓了，我要退下去做一角半的工了。唔！你去上工也罷。」

「耶！究竟我怎麼辦呢？」爸爸着說道。「我不能因為你做兩角工的緣故就自己餓死的。」

黑帽子又復把頭俯下去，他的下巴便進到陰影裏了。「我不知道，」他說道。「我真是不知道，一天做十二小時工雖然不至於怎麼餓肚子了，但是我們也時刻着念。我的孩子沒有吃飽呢。唉！我不能儘看這麼想了。想下去人要發瘋的。」一團子的人們感傷地把腳移動了。

托爾站在大門口，看着着進來參觀跳舞的人們。手電筒的光照射到他們的臉上。維萊·伊頓說道，「你留神看着。我去叫朱爾·維德拉過來。他是一半英洛基人。能幹的傢伙。你留神看着。看有沒有可疑的人們。」

「知道了，」托爾說道。他看着屋家的人們進來，有的是極嫩的少女，有的是打扮得要跳舞的青年。朱爾到來，便站在他的旁邊。

「我來給你做伴，」他說道。

托爾看着那鷹鼻，那黃若森的高高的額骨，和那瘦小的鬚下巴，「人家說你是一半印據安人。在我看來，你的模樣簡直是十足的印據安人。」

「不，」朱爾說道。「只不過一半。我巴不得自己是全血統的。我本來在這一帶也有着田地。」

那些全血統的有幾個把田地種得很好。」

「留心看着那些人，」托謨說道。

來賓們從大門口一陣陣進來，有的是農家的人們，有的是鄉野停宿場的移民。兒童們千方百計地求謀著自由，沈靜的父母們則管束著他們。

朱爾說道，「這一種跳舞是很有意思的。我們這批人都是窮光蛋，可是因為能夠請自己的朋友到這裏來跳舞的緣故，也就顯得闊綽，可強自傲了。就爲了這一種跳舞，外邊的人還看得起這裏的人。我在一個小農場做着工。管着那農場的人也到這裏來跳舞的。我親自請他來，他便來了。他說我們這裏的跳舞是全國最正經的跳舞，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太太和女孩子帶過去的。噫！看哪。」

三個年青的男子正從大門進來——穿斜紋布褲的工人。他們緊挨在一起走。門口的看守向他們點頭，他們回答了一聲便進了大門。

「仔細留心着他們，」朱爾說道。他走到那看守跟前。『誰請着他們三個？』他問道。

「阿爾裏叫傑克遜的那傢伙。」

朱爾回到托謨這裏。『我想他們是我們方面的客人。』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所以然。只不過是這麼想。他們似乎有些樣。且限了他們去，叫達萊留心，再叫

維萊在四號裏的傑克遜那裏查一查。他們的語是不是都對。裏面等在這些地方。」

托讓跟了那三個年青的男子走。他們慢慢地走向該舞場，便在舞衆的邊站定。托讓在樂隊旁邊聽見了維萊，便向他遞了一個眼色。

「你要怎麼做？」維萊說道。

「他們三個！你看！——在那邊？」

「是。」

「他們說是四號裏叫傑克遜的請他們來。」

維萊伸長了項頸，看到約翰頓，便叫他過來。「那三個傢伙，」他說道。「我們最好找到四號裏的傑克遜，問問他是不是請着他們。」

約翰頓腳跟着地一轉便走開去了；不到幾分鐘，他肩着一個瘦削的坎山入回來。「這就是傑克遜，」約翰頓說道。「噯！傑克遜，可看見他們三個年青人？！」

「是。」

「噯！是你請過他們麼？」

「沒有。」

「以前可曾見過他們？」

傑克遜向他們點一禮。『見過。在赫萊司里奧的農場同他們做過工。』

『因此，他們知道你的名字了。』

『對啦。我就是在他們旁邊做工的。』

『明白了，』赫斯頓說道，『你不要向他們那邊走過去。如果他們是好人，我們不想把他們趕

掉。謝謝你，傑克遜先生。』

『這件事辦得好，』他對托頓說道。『我猜他們就是那一套貨色。』

『朱里查察出來的，』托頓說道。

『哦！怪不得，』維萊說道。『他那印第安人的氣質喚出他們來了。哪哪！我寧把他們這幾個

人指點給茶弟兄知道。』

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鑽過了人羣跑來。他在赫斯頓的面前氣吁吁地停住了。『赫斯頓先生，』他

說道。『我照你的主意辦着。有一部坐六個人的汽車停在有利樹旁邊，又有坐四個人的一部停在

路北的路上。我同他們借過了火柴。他們帶着鎗。這我吞見的。』

赫斯頓的眼睛變得凶厲了。『維萊，』他說道。『你一切事情的確舒齊了麼？』

維萊快活地露着牙齒笑了。『舒齊了，赫斯頓先生。不會出什麼亂子的。』

『哪哪！不要傷害他們。記住罷。你不妨靜靜地好好地對他們說，我很想會同他們。就在我的

「甚好。」

「且看我們能夠怎樣辦。」

跳舞還沒有正式開始，但是現在繩索却扒到了臺上。「你們一對對選起來。」他叫道。音樂停了。少年和少女，年青的男子和婦人，跑來跑去，於是廣大的場子上有八對預備好而且等候着了。少女們把自己的兩手在身前握着，扭動着指頭。少年們焦躁地踏踏脚。場子周圍坐着年老的人們，他們臉上笑吟吟，不時阻止孩子們到場子裏去。愛聊天的人們板着嚴肅的面孔坐得遠遠的，察看着罪惡。

媽和羅福香坐在一條凳子上看着。每逢有少年來惹羅福香做舞偶的時候，媽就說道：「不，她身體不大好。」於是羅福香紅起了臉，兩眼亮汪汪了。

那傳喚的跑到場子的中央，舉起手來。「預備好了。奏樂罷。」

音樂奏出了尖利的帶徵向「小雞曲」，豎琴悠揚地彈着，口琴吹動着鼻音和尖音，六弦琴則在鋼弦上匆匆地響着。傳喚的輪流地唱了名，一對一對移動了。於是他們兜着手，扭着腰，一會兒向前，一會兒向後地蹣跚。傳喚的在忙亂中踏脚，在他所叫喚的人們中間穿來穿去。

「大家手拉着手圍圍地轉罷。」音樂起落着，移動的鞋子不時擊着地板，聲音好像鼓。「轉向
右去。再轉向左來。現在散開！——散開！——退去！——退去！」傳喚的唱着那一種高高的顫動的單調

許。現在少女們的頭髮失去了整齊的風韻。現在汗珠燈出了少年們的額角。現在專家們顯示了聰巧的「交互步」。在場子邊圍向年老的人們醉心於節奏了，軟洋洋地拍拍手，敲敲腳，他們迷迷地嘆一會，於是彼此遞遞眼色，點點頭。

舞斜過頭去，貼近了飄飄香的耳奏。「也許你不會這麼想罷。你當年青時候，倒是非常好的跳舞家呢。」於是她微笑了。「使我想起老時候來，」她說道。在觀察的臉孔上，那些微笑是同老時候一樣的。

「二十年之前，莫斯文基相近的山上，有一個瞎子帶着豔琴！」

「我從前見過一個傢伙，他能夠在一跳中間把後眼敲拍四次。」

「這可太山上的瑞典人。你道他們有的時候怎麼辦？把胡椒放在地板上。拉起了婦女的下襟跳舞，惹得他們十分的騷。有的時候，瑞典人這麼辦。」

在較遠的地方，愛耶區的人們看着他們淘氣的孩子們。「那些人不會有好結果的。上帝看不過這樣的作孽。」於是他們的孩子沈默而且煩悶了。

「再來轉一圈，轉過了路略歌一歌，」博喚的拉長了聲調叫。「好好兒轉一圈，我們快樂停止了。」於是少女們出着汗，紅着臉，嘴巴張得大開，一本正經地跳舞了。少年們呢，他們仰仰頭，使長頭髮披向後去，蹣跚步，點點腳尖，敲敲鞋跟。一對一對交交着，向後退着，旋轉着，有的兩

裏，有的向外，於是音樂的聲浪尖銳了。

忽然間，跳舞停止了。舞客們靜靜地站在那裏，接受得嚙吁的。於是孩子們不再守分了，他們衝到桌子裏邊狂亂地彼此追逐着，跑着，溜着，偷着帽子，拉着頭髮。舞客們坐下來，用手抓抓身子。樂隊的隊員們站起身，伸伸腰又復坐下來。於是那幾個彈六弦琴的軟洋洋地彈弦子了。

現在，維萊叫道，「如果你們還有要跳舞的，再選幾對罷。」舞客們急忙地站起身，新的舞客們奔上去找舞偶了。我站在三個青年的近旁。他看見他們從場子外緣，擠接着向新塔好一對衝去。他向維萊揮揮手，於是維萊對那個拉豎琴的講了幾句話。拉豎琴的用拉弓在弦子上甚麼拉了二陣。二十個青年在地板上慢慢地聚齊了。當那三個到了成好對的舞偶眼前的時候，其中有一個說道，「我要同這位跳舞。」

一個黃髮的少年驚訝地抬頭一望。「就是我的偶。」

「聽見麼？你這小王八蛋！」

黑暗裏，遠遠的起了一片尖利的影影聲聲。那三個現在是被圍住下。每個都感覺到兩手被人牽抓着。於是人們的腳踏從跳舞臺上慢慢地移出去。

維萊叫道，「奏樂！」音樂高聲奏出來。傳喚的吆喝着，臺板上腳步聲嘩嘩地響着。

一個鐘車開到了大門口。開車人叫道，「讓開。我們壓得你們這裏有樂動。」

「那看守守住着他的位置。」我們沒有騷動。你們聽聽那音樂。你們是誰？」

「是警佐。」

「有傳票麼？」

「如果有騷動，我儘用不着傳票的。」

「哪！我們這裏並沒有騷動。」那大門口的看守說道。

汽車上的人們聽聽音樂和傳喚人的聲音，於是那汽車慢慢地退開去，停在十字路口等音。

在移動着的隊伍中間，那三個青年每個都被抓緊了腕部，每個臂上還有一隻手掖着。等他們到了暗地裏，這羣人遽散開。

「這認說道，『這場事情幹得好。』他把他那俘虜的兩隻臂膀就背後抓住着。

「這認說道，『這場事情幹得好。』他說道，『現在六個人夠了。越斯頓要會這幾個傢伙。』

越斯頓親自從暗地裏出來了。『就是這幾個麼？』

「對啦，」朱德說道。『我們送上去就動手。但是他們卻一次也沒有瞧。』

「且把他們查察一番。』三個俘虜轉過身子面對着他。他們的頭低着。越斯頓用電筒在每個愁悶的臉孔上一照。『你們爲什麼要幹這事情？』他問道。沒有回答。『究竟是誰叫你們這末幹的？』

「唉！我們不會幹什麼。我們不過是要跳舞。」

「不，你們不是。」朱爾說道。「你們要打那孩子。」

梅讓說道，「郝斯頓先生，剛在這幾個傢伙擠進來的時候，有人吹着警笛。」

「是，我知道！警察就在大門口。」他轉過身子。「我們不會害他們。現在只要問問，誰叫你們來搞亂我們的跳舞？」他等着回答。「你們是我們同類的人，」郝斯頓悲哀地說道。「你們同我們是一氣的？怎麼你們忽然到這裏來？這事情我們全明白了。」他補充道。

「哪！實在沒有辦法，人不能不吃東西。」

「哪！誰打發你們來？誰出了錢叫你們來？」

「我們沒有拿到錢。」

「那是你們拿不到錢了。沒有門毆沒有錢。這可不是對的麼？」

被抓住的三人中間有一個說道，「隨便你們怎麼辦。我們不願說出什麼來。」

郝斯頓的頭俯倒了好一會，於是他和軟地說道，「好的。不說也罷。但是，哪哪。千萬不要殘害你們同類的人們。我們只是要過活；尋快樂；守秩序。不要來破壞這一切。你們想想看。你們這種行徑就是害自己。」

「好了，衆弟兄，把他們從後邊牆上送出去。不要傷害他們。他們沒有明白自己幹着壞事呢。」

那一羣人慢慢地走向收容所後邊去，柯斯頓在後面望着。

朱爾說道，「我們來好好兒踢他們一脚。」

「不，你們不！」羅萊叫道。「我說過我們不要傷害他們。」

「只要略踢一脚，」朱爾爭辯道，「把他們踢過搶錢去。」

「不，先生，」羅萊堅持道。

「你們聽哪，」他說道，「這會子我們要放掉你們了。但是你們應當把這話帶回去。如果這樣的事情再發生了，我們就不管來的是誰，一定要罵得他靈魂出竅，敲得他骨頭碎掉。現在你們去告訴你們那些人，柯斯頓說你們是我們同類的人！也許是罷。我可不願意這麼想。」

他們近了倉庫。兩個坐着的看守站起身走過來。「這幾個傢伙早些回家罷，」羅萊說道，「那三個人抓過了搶錢，在黑暗裏不見了。」

於是那羣人急急地走回跳舞場。從音樂隊方面轉彎回地帶邊出「老獅兒」的音樂隊來。管理處相近，男子們還是坐在地上談着，尖聲的音樂便傳到了他們耳朵邊。

「聽說，」時勢是改變了。我不知道怎麼變。也許我們這一輩子看不到罷。但是時勢卻總是變的。現在大家有着不安的心情。誰都煩悶得想不出辦法來。」

於是黑帽子又復拾起了頭，燈光便落到他那硬硬的鬍子。他從地面拾起了幾塊小石頭，一一用指頭撥了，向空中拋擲。「噢！也許照你所說，時勢是要變了。有人告訴我俄亥俄州阿克朗地方的情形。是橡膠公司。他們招進了一大批工人，工資非常低。於是這一大批工人加入工會了。哪哪！勢頭大得很。那邊開店舖的，當義勇軍的，以及那一類的人們，他們操練着呼喊著，「赤黨！」他們只想把工會趕出了阿克朗。牧師們宣誦着，各報鼓吹着，橡膠公司把尖劍分發着。耶穌呀，你道那一大批工人就是魔鬼麼？」他停了嘴，又找了幾塊石頭來拋擲，「噯，先生！」是在三月裏一個星期日，那邊五千個工人在市外鬧了一場。五千個工人結隊穿過了市街，在市外鬧了一場，便即結隊回去了。噯哪！從此以後，那邊就沒有亂子了。當地的市民隊伍繳了尖劍，像唐哥般照常開着店舖，也沒有人被打，也沒有人被殺。」沈默了好一會，於是黑帽子說道，「這外邊的人們是太下流了。燒着那營宿場，亂打着人。我心裏想着，也許我們應該聚集起來，練習練習鬧事的勾當，每星期日鬧個大會。」

男子們抬起頭來看他，便又低下去看地面了，他們的腳焦躁地移動了一陣，於是他們把自身的重量從一條腿轉移到別條腿上。

第二十一章

加里福尼的春天是美麗的。谷野上，又香又紅的果樹的花，淺碧裏是白茫茫的水。老樹上蔓延着的新生的葡萄藤垂下來，遮住了樹幹。全綠的山頂，圓圓的軟軟的，好像女人的乳房。在種菜的平地上，則是一行一行淺綠的苜蓿，紡錘一般小小的花椰菜，綠裏帶白條紋的筍菜，每一行都有一英里長。

那時候，樹林上漏出葉子來，葉樹落着花瓣，把地面鋪成了淡紅色和白色。花是繁茂着靜默着；櫻桃花和蘋果花，桃花和梨花。全加里福尼的田產急快地向南吹來，葉實長得最樂的；在果實的重量之下，樹枝十分彎曲了，必須用小小的木杖放在下面托着。

在田產豐盛的情形後面是有見識有技能的人們，對於種子有着經驗的人們，他們把植物收成因而增大的各種技術不住地發展着，要使那些植物的根芽抵抗得住大地的無數敵人：蝨菌和昆蟲之類。這些人要使種子與根完強，不住地作一細細地工作着。有的是化學家，他們在樹林裏溫着

除蟲藥水：在葡萄上疑難雜症，他們把霉爛的有病害的部分割除着。有的是研究預防藥品的醫生，他們留意着菓木上的蟻類，留意着甲蟲。他們檢驗着有蟲害的樹木，把那些樹木說起了燒掉。這些人中間最聰明的是把幼樹接枝的人們，因為他們的工作又精密又細巧，正同外科醫生一樣，他們必須具有外科醫生的妙手和細心，把樹皮削去，接枝放好，在傷口包紮得不透空氣。這些都是偉大的人們。

栽培的人們沿着畦邊行動，他們把春天的草拔掉，舉在泥土裏使泥土肥沃，他們把地面拍實了，使受不住水，他們挖成了小小的溝，用以灌溉，他們把那些也許會吸取樹木裏的水分的水分野草根破壞了。

在那春天，菓實只是繁盛着，葡萄樹上長長的一球一球的花開放着。天氣熱起來，燕子便轉成了深綠色。梅子像綠綠的烏豆似的，密陣陣地結在樹上，那些壓得垂下去的枝條，就用木棒托着。小小的梨成形了，桃子上也開始顯出了紅意。葡萄花凋落了細碎，那些硬硬的小珠變成了綠色的紐扣，那些鈕扣又漸漸地大起來。在田地上工作的人們，小菓園的主人們看着，計算着這一年的出產豐富。於是人們高興了，因為他們料想不到能夠造成這樣的豐年。他們用自己的知識改變着世界。短而且瘦的麥已經長到大大的果實了。小小的，菓實長得又大又甜了，在樹林間生長着，把細小的菓實給烏啄的老葡萄已經結了千種的花色，紅的和黑的，綠的和紫紅的，紫的和黃的，每

一種都有本身的風味。在試驗農場工作的人們選出了新的果種：油桃和一千種梅子，薄殼的胡桃。他們不住地在工作，他們選着種，接着枝，翻換着作物，他們催促着自身，催促着土地來生產。
最初是櫻桃熟了。一角半一磅。唉！這樣的價格，我們不能摘呢。黑沈沈的紅的櫻桃，又薄又甜，蘇馬飛過來吃掉了一半，黃色的飛蟲便發發地鑽到鳥隊過的眼裏。核落到地面，同着黏在核上的黑黑的碎片吃下去。

紫色的梅子又軟又甜了。上帝呀！我們不能摘下來，弄乾了，壓成糖呢。無論怎麼樣，我們總是付不出工資的。於是紫色的梅子鋪在地面了。先是那皮有些發乾起來，過後一陣陣的蒼蠅過來大嚼了，於是谷地裏充滿了甜美的腐氣。那肉轉成了黑色，於是這收成在地上枯萎了。

爛、爛呢，也長得黃黃的軟軟的了。五圓一噸。五圓可以裝滿了五十磅箱四十箱；栽培的費用！！最慘的費用，外加木箱，裝下車，把這菓子交到櫃頭製成成品的費用！！要五圓四十箱。這是我們幹不了的。於是這種黃色的菓子沈重地落到地面出水了。黃色的飛蟲鑽到肉裏，於是有了「一種發酵的腐爛的氣息。」

還有葡萄！我們不能做好酒了。人們買不起好酒了。把好的葡萄，爛的葡萄，蟲蝕過的葡萄在一塊兒擠汁罷。草呀，污穢呀，爛東西呀也攪着。

然血葡萄酒的那裏卻有微菌和蟻酸了。

加上硫磺和單寧酸去。

發酵的氣息並不是清香的葡萄酒氣，卻是發酸的化合物的氣息。

哦！好的。這裏邊究竟有着酒精。嗎？醉醉的。

小農們眼見着債務像潮水一般要把他們捲去了。他們把樹木栽培了一番，賣不出收成去，他們忙得地修勿過，接過枝，卻不能把果實收摘下來。有知識的人們費盡了一番心力，而果實在地上腐爛着，酒桶裏發霉的藥汁，則散發着惡氣味。管管酒者！一點葡萄酒香味也沒有，只不過是硫磺和單寧酸和酒精。

這一種小小的菓樹園，到下一年，一定要歸併給有大地產的業主的，因為債務可以使國主趕不出氣來。

這一種葡萄田一定要歸給銀行的。只有大業主纔能夠生存下去，因為他們也開着罐頭製品廠。四個梨剝了皮，對牛切開，裝一窠裝在罐頭裏，還可以賣一角五分呢。而且罐頭梨不會壞。儘可以藏好幾年。

腐爛的氣息遍布了全州，而清香的氣味則是這地方的大難。那些能夠接樹枝，選種子的人們想不出辦法來，使饑餓的人們吃他們的生產品。那些創造着世界新菓種的人們，創造不出一個制度來，可以使他們的菓實有人吃，於是失敗籠罩了全州，猶如一個大難。

要保持萬萬的價格，那麼葡萄的根，樹木的根等植物的養殖作用必須加以破壞了。這是在是世界上最悲哀最苦痛的事情。無數車的橘子堆在地上。人們從遠英里趕了來，要拿這橘子了，但這也是辦不到的事。如果他們能夠趕過來白白地拾取，他們還肯出兩角錢買一打麼？於是拿皮帶管的人們把火油澆灑在那些橘子上，他們憤怒着槍擊的聲，憤怒着那些來拿橘子的人們。成百萬飢餓的人們需要着橘子喫。——而火油澆灑在那堆着橘子的橘山上。

而且腐爛的氣息充滿了全國。

咖啡在船上燒着當燃料。玉蜀黍燒起來是很熱的，就燒着取暖。山芋大量地拋投到河裏，岸上還派人看守着，不讓飢餓的人們來打撈。豬宰殺了埋在地裏爛掉。

這裏有一種無可告發的罪，這裏有一種不能用眼淚來急救的悲哀。這裏有一種是使我們一切的成功全都顛覆的失敗。肥沃的土地，一排一排的樹林，堅實的樹幹，成熟的果實。而患癩痢快死的孩子們非死不可，因為一隻橘子的利潤也不能斷送。檢驗員在查驗證書上也非填上「因營養不良致死」一項不可，因為使食物腐爛，強使食物腐爛是必須的。

人們拿了網來，在河裏打撈山芋。看守的便把他們趕走；人們開了破汽車來拿取拋棄的山芋，但是火油卻澆洒上去了。於是人們靜靜地站着看山芋漂流，聽着叫着的豬在空野殺了，用石灰來掩埋，看橘子山給火油澆得坍下去。於是人們的眼裏有着那「種失敗；飢餓者的眼裏，有着逐漸增加

的憤怒。人們的靈魂裏流溢着憤怒的衝動，這長大起來，長大起來，長大起來，飛騰騰了。

第二十二章

在哲草地收容所裏，長條的浮雲籠罩着夕陽，也就映得遠處血紅的傍晚，約特的一家在晚飯後還留着。媽在動手收拾碟子以前，沈悶了好一會。

『我們應當想想辦法了，』約特道。於是她指着溫飛特。『看看他的神氣！』約特道。等他們眼隨隨看着那男孩子的時候，她又說道，『他顯着只是亂彈亂扯。看看他的臉色。』全家的人們又復羞愧地看着地面。『我們到這裏一個月了，』約特道。『托讓做了五天工。你們其餘呢，天天出去找尋着，沒有工做說起來多麼愁！錢是用光了。你們都怕敢說出來。現在你們一個也不起來想想辦法着。油只好再吃一天了，麵包呢，兩天，山芋呢，六天。你們坐在這裏忙什麼！』

他們看着地面。爸爸裏的小刀刮除他那厚指甲裏的污垢。約特挖着他所坐的木箱上的裂片。托讓擡着他的下嘴唇，從牙齒邊拉開來。

他放掉了嘴唇，便軟聲說道，『我們是留心着。媽。自從我們不能再用汽油以後，就是兩腳外

邊跟着。我們進過了每個街坊，走進了姓戶人家，就是我們明知不會用人工的人家我們也進去了。你想來看。你明知我不善的東西，你出去，有什麼益處？」

瑪麗聲說道：『你不該垂頭喪氣。這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更不該垂頭喪氣。』

爸爸把那亂過的指甲察看了一審。『我們只好離開這裏了，』他說道。『我們捨不得離開。這地方好，這裏的人們也都好。我們只怕又要迫得到你那樣的停宿場去。』

『那！如果我們只好離開了，我們就應當離開，第一件事，我們要有東西吃。』

奧爾插進了嘴。『我在卡車裏加好一桶汽油了。這事情我沒有給什麼人知道呢。』

花蘭微笑了。『奧爾這傢伙看看吊兒郎當的，倒也有些實有主意。』

『現在你們想想看，』瑪麗說道。『我不要再眼看着這一家人餓死了。只有夠一天吃的油。這我們留着，日後羅福香做飯的時候，必須給牠吃的。你們想想看。』

『這裏有熱水有抽水馬桶……』爸爸開始說道。

『抽水馬桶是不好當飯吃的。』

花蘭說道：『今天有一個人走過，說是裏招工人到馬里爾街去。摘果子。』

『那！我們為什麼不到馬里爾街去？』瑪麗問道。

『我想，』花蘭說道。『似乎有些不妥當。他是很性急。不肯說工錢有多少。他說沒有知道誰

實的數目。」

媽說道：「我們，就到馬里德爾去。我不計費工錢多少。我們去就是了。」

「這是太遠了，」托爾說道。「我們沒有買汽油的錢。我們到不得那地方。媽！你說我們應當想想辦法看。我是一直想着辦法呢。」

約翰伯伯說道：「有人說北邊叫做蘇萊亞的地方相近，棉作快要收割了。過去不很遠，據那個人說。」

「哪！我們應該趕緊動身去了。我不要在這里再坐等下去，不管這地方怎麼好。」媽拿起了臉的水桶，走向喬爾斯去盛頭水。

「媽有些發脾氣了，」托爾說道。「我覺得她現在很不高興。她正在火頭上。」

他寬慰似地說道：「哪！她總之把心平爽爽快快講出來了。我夜裏睡不着，老是急得頭上發癢。現在無論如何，我們總能夠大家商量商量了。」

媽提着一桶冒汽的水回來。「哪！媽兄問道，『想出辦法來沒有？』」

「剛才想過了一會了，」托爾說道。「現在，想來還是朝北到有棉作的地方去。這一帶我們是走過了。我們知道這一帶是沒有工做的。如果我們打聽起來一直朝北去。那些等棉作可以收割的時候，我們就在那裏了。我很想把我的手在棉花上活動活動。你加滿油擠了罷，約翰？」

「只差兩英尺就全滿了。」

「我們到那地方去，可以預備起來了。」

姆擎着一隻痰子，在水桶上面。「好罷？」她究問道。

托讓說道，「照你的主意。我們要走了，我想。怎麼樣，爸？」

「我想我們只好走了，」爸說道。

姆向他瞥了一眼。「什麼時候走？」

「哪！用不着停下去。也許到早上就走的好。」

「到早上，我們應該走了。我對你們說過，只有多少東西剩着。」

「現在，媽，你不要以為我不想走。我有兩星期沒有吃得舒服了。我老是吃飽的，但我卻覺得

不夠受用呢。」

姆把痰子投進了水桶裏。「我們到早上就動身，」她說道。

爸把鼻子一哼。「時勢似乎變了，」他語刻似地說道。「本來是男人家出主意的時勢。現在似

乎要女人家出主意了。女人家拿着手杖出去的時候似乎也快到了。」

姆把濕淋淋的干淨的鑲皮痰子拿出來，放在一隻木箱上面。她一面做著事，一面微笑着。「你

拿手杖去，爸，」她說道，「有東西吃有屋住的時候，你也許可以用你的手杖，享享福。但是你

現在並不做着什麼事，也不想，也不做。如果你做着，那你儘可以用你手杖，讓女人家來摩摩鼻子，像老風般爬來爬去。但你現在就是拿了手杖也出不了什麼女人的膀子。」

爸爸笑得苦笑了。「現在，教孩子們聽着你說得那麼樣，有點不大好，」他說道。

「你先把牛肉送到孩子們的肚子裏，再來談談另外還有什麼對於他們是好的，」媽說道。

爸爸悻悻地站起身走開去，約翰伯伯跟着他。媽的兩手在水裏忙着，但是爸爸卻看着他們去，過後他對約翰伯伯說道，「他現在好了。他不會氣壞的。」

約翰伯伯笑了。「你惱犯了他罷。」

「對啦，」媽說道。「一個人老是愁着愁着，不多久就要愁壞了心肝，嚇倒死掉的。但是如果你的錢使得他動氣，那麼他就好了。爸，他本來不說話，但是現在他卻動氣了。現在我看來，他好了。」

約翰伯伯起身。「我要從這條路走下去。」他說道。

「最後看着卡車上舒好了再去，」約翰伯伯告着他道。

「舒好了。」

「如果不舒齊，我要叫媽吩咐你。」

「舒齊了。」約翰伯伯那排牙齒與頭頭地露着。

「我嘆了一口氣。『我有些累了，媽。你使我動氣怎麼樣？』」

「你明白道理，托謨。我用不着使你動氣。我還是放你。除了你。那幾個我都不賞。你是不會心邪的，托謨。」

「賈皇落到了他身上。『我不是這樣，』他說道。『我像奧爾一樣地要走出去。我像爸一樣地要動氣，我又像約翰伯伯一樣地要喝酒。』」

「媽搖搖頭。『你不會的，托謨。我知道。我從你小時候就知道。你不會的。他們幾個人，除了自身以外再不害其他了。譬如奧爾——他只是一個追求女孩子的小夥子。你從不是那樣的，托謨。』」

「我一向是那樣的，」托謨說道。『現在還是。』」

「不，你不是的，你做事不單管管自己。當他們送你進監獄的時候，這我就知道。你的脾氣是挺直的。」

「現在，媽——不要說了。這是不確的。這全是你腦子上的想法。」

「她把刀和叉放在一盤碟子的頂上。『也許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她懶洋洋地移步到那木箱邊，把洗好的碟子拿起來。」

在談話道，「甚麼得連眼睛都拉得大大的。」

「你不要尋開心了，」媽說道，「她好好做着事呢。你走開去，隨意向別人告別罷。」

「好的，」他說道，「我要看看還會服得多少麼。」

媽對那女兒說道，「他並不是要說得你心裏不好過。露西和溫妮特在什麼地方。」

「他們跟着爸爸開去了。我看見他們。」

「哪！讓他們去。」

露西懶懶洋洋地做着事，轉向她細心的考察了一番，「你覺得很好罷，你的臉頰有些腫下來

了。」

「據人家說，我應該吃些牛奶，我也沒有牛奶吃。」

「我知道。我們實在沒有牛奶。」

露西香得四地說道，「如果馬尼沒有頭負跑掉了，那麼他用一番功，我們現在也可以有一所小小的房子了。也可以吃些牛奶補補，養出一個好孩子來。這個孩子養出來是不會好的，我應該吃些牛奶呢。」她伸手到她那圍裙的袋裏，摸了一件東西放進她的嘴巴去。

媽說道，「我看見你帶着東西。你吃的什麼？」

「沒有什麼。」

「過來，你帶着什麼東西？」

「只不過是一塊鬆軟的石灰。我到了一大塊。」

「哦！那是吃甚麼東西了。」

「我心裏想着要吃。這個。」

她沈默了。她把兩膝攤開，翻緊了她的衣襟。「我明白的，」她終於說道。「我認清有身孕的時候吃過煤塊呢。吃過一大塊煤。祖母說我吃不消。你不要再說甚麼的鬼子了。你最好也不要想着。」

「又沒有丈夫。又沒有牛奶吃！」

她說道，「如果你是好女兒，我就要你吃些苦。就在這邊邊。」她站起身走進櫃裏，她出來站在櫃檯前，把她的手伸出來。「哪！」一副小小的金耳環在她的手上。「這是給你的。」

那女兒的眼睛睜了好一會，於是轉向一邊看了。「我不要穿耳環。」

「哪哪！我要給你穿。」她急忙忙奔回縫紉裏。她帶了一隻紙板盒子回來。她在一枚針上忽地穿破了線，把線兩股並起來，接連打了幾個結。她又在那枚針上穿了線，打了結。在那盒子裏，她找出了一個軟木塞。

「這不會傷的。這不會傷的。」

媽奔到她身邊，把軟木塞放在那耳朵軟肉的後面，於是把針從滿那耳朵，插進軟木塞裏。

那女兒歪歪了臉皮。『痛呢！戳傷了呢。』

『就是這樣好了。』

『戳傷了呢。』

『哦！那麼把那隻耳朵先看看。』她放好了軟木塞，穿了那一隻耳朵。

『戳傷了呢。』

『噓！』媽說道。『全舒齊了。』

媽擺着驚訝地看看她。媽把針拔下，在每道穿過軟肉的線上都打了一個結。

『現在，』她說道。『我們每天來打上一個結，不到兩星期，你就可以帶耳環了。這鋼！現在是你的東西了。你可以戴着。』

這鋼香仔細小心地碰碰她的耳朵，看看她手指上紫微的血跡。『沒有傷。只是有些痛。』

『你早就應該穿耳朵了，』媽說道。她向她女兒的臉上看了一會，於是勝利地微笑了。『現在，把那些藥子全都收拾好。你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了。你幾乎是不穿耳朵要強出孩子來。現在你可以安心了。』

『還有什麼道理呢？』

「哪！當然有道理，」瑪說道。「當然有道理。」

奧爾佛若那條路向跳舞的台板走去。在一個緊深的小蓬帳外邊，他輕輕地吃了一口，於是一路蹦蹦跳跳。他走到空曠碼頭，便在岸上坐下了。

西邊的深空現在已經失去了紅色的邊際，在中心部分黑沉沉了。奧爾佛抓抓他的兩腿，望望晚上的天空。

不到幾分鐘，一個黃髮的少女走攆來；她長得俏麗。她坐在草上他的旁邊，沒有講話。奧爾佛把手放在她的膝上，用手指在那裏輕搔。

「你不要，」她說道。「阿我狗癢。」

「我們明天走了，」奧爾說道。

她吃了一驚，看看他。「明天？什麼地方去？」

「朝北去，」他輕輕地說道。

「哪哪！我們是打算結婚了，可不是？」

「對你，這事的事。」

「你這話很快就要結婚的！」她忿忿地叫道。

「哪！很快就是很快的。」

「你答應過了。」他把手指爬得遠開去。「你走開，」她叫道。「你說過我們要結婚。」

「對啦！我們誰乎要結婚。」

「現在你是要走掉了。」

奧爾克問道，「你究竟怎麼了。你有了身孕麼？」

「不，我沒有。」

奧爾克笑了。「我有些不耐煩了，哈！」

她下巴鬆上來。她跳起了身子。「你走開，奧爾克。約特，我再不要見你了。」

「奧爾克過來。怎麼事啦？」

「你心裏想，你只要——胡詢胡調罷。」

「請等一分鐘。」

「你心裏想，我會回你出去的罷。哪，我不！我有看很多的機會。」

「請等一分鐘。」

「不，先生！——你走。」

奧爾克忽地身子一衝，捉住了她的小腿，他倒了地。當她倒地的時候，他抓住她，激住她，把手放在她那發紫的旁巴上。她用力咬他的手掌，真急他卻把那手掌在她的旁巴外邊窩着，他又相別

「幾分鐘後，她一過一會兒，她靜靜的躺在那裏，再過一會兒，他們在乾燥的草上，一塊兒盤腿地坐着了。」

「哪！我們很快就要回來的，」奧爾說道。「到那時候，我就有滿袋的鈔幣，我們就可以到好萊塢去看看電影了。」

她仰天躺着。奧爾俯倒在她的背上。於是他看見明亮的黃昏星映照着她的眼睛裏，他又看見黑雲映照在她的眼睛裏。「我們可以坐着火車去，」他說道。

「你想要多少時候回來呢？」她問道。

「噢！也許是一個月，」他說道。

晚上的黑暗籠罩下來，查和約翰伯同着別家的家長們蹲在管理處的外邊。他們研究着夜，研究着未來。身材小小的主任，穿着乾淨的白衣服，兩肘靠在門廊的圍欄上，他拉長着面孔，有點累了。

郝斯頓仰起頭來看他。「你最好先去睡一覺，先生。」

「我想我應該睡了。昨天夜裏，三號裏有孩子生下來。我是漸漸可以做接產婆了。」

「誰都應當懂得些，」郝斯頓說道，「結了婚的人不可不懂。」

他說道，「我們早上就要出去了。」

「假？你那一條路去？」

「想到朝北過去些的地方去。可以打聽打聽最早的棉作。我們在這裏沒有工做。我們不能不吃東西。」

「知道那邊有工做麼？」

「沒有知道，但是我們覺得這地方一點錢有工可以做。」

「這些時會有的，」

「總辦說。」

「我們可以守下去。」

「我也覺得不願意去。」

「管說道。」

「這地方的人們都是這愛好。還有抽水馬桶等等。但是我們卻必須吃呢。有著一桶的汽油了。這物我們趕短的一程路。我們在這裏天安梳一個澡。我二發字從來沒有這樣的乾淨。怪麼？」

「我一拘梅星湖洗一個澡，我似乎也並不覺着身上臭。但是現在呢，如果我没有每天洗一個澡，我就覺着身上發臭了。不知道是不是多洗了澡弄得這樣的？」

「也對你以前嗅不到自己的身上。」

「那主任說道。」

「也難說。我巴不得我們能夠往下去。」

那小身材的主任用手掌遮住着他的太陽穴。

「我想今天夜裏又有一個孩子要生下來了。」

他說道。

「再過幾個月，我們家裏也要有孩子了。」

管說道。

「我巴不得我們能夠在這裏有。我真巴不得我們能夠這樣。」

「我買了一包『寶牌』，」朱爾說道。「可想抽煙？」

「我當然要抽的，」托爾說道。「好多時候沒有抽煙了。」他把褐色四紙煙捲得很細心，不使

煙嘴發響。

「瑪城」先生，眼看著你閉去，我們心裏難受，」維萊說道。「你們都是好人呀。」

托爾點着了他的紙煙。「這我會細想過呢。耶穌基督，我是也不得我們安頓下來。」

朱爾把他的「寶牌」收回去。「還不大好，」他說道。「我有一個小小的女孩子。不料當我出

來的時候，她給大家引線了。但是。唉！我們終究不歸老是在一塊地方的。有時候不免對外邊走走。」

「我希冀我們不再到霍佛橋，」托爾說道。「那地方，我真是有些怕。」

「書信們把你趕來去麼？」

「我怕的是我會發死人，」托爾說道。「先前在那邊停留了不久，但是我卻一遇著書信。聲

信到來把我一個朋友抓了去，因為他頂上去認了。其實惹禍的是我。」

「可有什麼加過漏江的？」維萊問道。

「沒有。」

「哪！我心裏老是想著。怎麼那些警佐們不到這裏來與風作浪，而在其他各地一橫呢？你想管理處裏那傢伙可會阻止他們麼？不會的，先生。」

「噢！怎麼呢？」朱爾問道。

「我對你說。因為我們大家一同工作著，警佐是不能在這收容所抓一個人的。他要抓人就得把全所的天們都抓了去。這他不敢的。我們只消喊一聲，兩百人幫出來了。工會裏一個做組織工作的路人在路上演講過。他說我們到處可以組織工會的。只要大家齊心。他們不會限兩百人起鬧的。他們只要抓一個人，抓了去。」

「是？」朱爾說道，「假如你們有了工會，你們中間就得有領袖了。他們只要把你們的領袖抓了去，你的工會還有什麼意思呢？」

「哪哪！」精萊說道，「我們想想看。我到這裏一年了，工資只是低下去。現在一個人靠工作養不了自己的口，而且這情勢只有一直壞下去。靜守著餓肚子更其是不得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法好。如果一個人有着一隊馬，當馬不做工的時候，須得飼養着，那他不是抱怨的。但是如果一個人有過招人給他做工，那他就不管他們死活了。馬是比人值錢得多。這道理我實在不懂。」

「儘管我不願意想這事情，」朱爾說道，「我還是想著。我有這一個小小女兒。你知道她

「多麼美麗呀！有一個草鞋，這收存所裏，他們給她一個獎，因為她長得這麼美麗。哪哪？你後來怎麼瘦呢？她肚子大起來了。這是我受不住的。我氣得要瘋了。」

「怎麼瘦？」梅萊問道。「你打算怎麼辦呢？」倫丁東西造亂獄呢？還是我本人吃絞刑？」

「我不知道，」朱姆說道。「我要仔細想一想。」

「我還要錯失那些賭博了，」杜凱說道。「那些實在是我生平見到的最好的賭博。嗚呼，我聽得去了，再見。我日後到什麼地方和你會面呢。」他離開手。

「一定可以會面的，」朱姆說道。

「只要再會。」杜凱走向黑暗裏去了。

八

全場在熱烈的聲浪的時候，露西卻能飛特舉在他們的席子上。媽媽在她們的旁邊。露西低聲說道：

「媽！」

「你們沒有睡麼？」

「睡！上那們去的地方會有個球麼？」

「我不知道。睡一覺罷。我們要趕早動身。」

「腳呢或巴不得我們留在這裏，這處我們總可以玩玩狗球。」

「還有什麼說道。」

「媽！今天晚上溫飛特打過一個孩子。」

「他不該打。」

「我知道。我對他說過，但他還是打。正打在那孩子的鼻梁上。耶穌，血流得好多呀！」

「不要這樣地談了。這種辦法不好的。」

「溫飛特打傷了身子。我那孩子說我們是俄毒，他用一種憤恨的口吻說道。『他說他不是俄毒』

，因為他是從奧勒岡來的。說我們是可惡的俄毒。我打了他一拳頭。」

「嗟！你不應該打。他罵罵你不會傷害你。」

「嗟！我是不肯饒他的，溫飛特因為說道。

『嗟！嗟！嗟！』

路西說道：『你應當見到血流下來！他衣服上一塌糊塗了。』

媽從毯子底下伸出了一隻手，便用指頭在路西的臉頰上彈一下。那小女兒呆了一會兒，於是呢喃地輕輕兒哭了。

在潘密所裏，爸爸和約翰伯伯坐在隣接的兩小間。『到這裏是最後一次了，』爸爸道。『這的確

是好種。記得那孩子們第一次接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多麼吃驚麼？」

「我自己並不覺着舒服，」約翰伯伯說道。他把他的工人褲端整地從膝部拉起來。「我心裏着悶呢，」他說道。「我感覺到罪惡。」

「你不能犯着什麼罪惡了，」爸說道。「你沒有錢。只是規規矩矩地坐着，你罪惡一下子要窮死。要用兩個錢，我們有的錢一總不到兩開了。」

「是！但我還想着罪惡。」

「不要緊。你儘可以惡空想着。」

「這是一樣壞的」約翰說道。

「有什麼壞呢？」

「這些精緻的抽水馬桶就勾起了我罪惡的念頭。」

「好了。你拉上褲子出來罷。我們應當睡覺了。」爸把他的工人褲的背帶拉端正了，把搭紐扣好。他撥撥水箱上的拉手，當水在馬桶裏打旋的時候，他出神地看了一會。

當媽叫醒這一家人的時候，天還暗着。從窗簾所開着的門口，低低的燈光照着。從沿路的各處飄來了一陣陣寒寒的蕭聲。

「講說道：『嘩！起來。我們要動身了。天快亮了。』」她拿了手提燈的罩，把燈心點着：「噢，大家起來。」

睡裏裏的人們慢慢地蠕動起來，聰子和被褥掀開了，一雙雙眼睜使費燈光迷離地看看。她把外圍罩在自己穿着暖的內衣上。『我們沒有咖啡了。』她說道。『我還有着些許餅乾。我們在路上可以吃的。現在就起身罷，我們要裝卡車了。現在起來。不要磨雜。怕要弄醒了隣居人家。』

過了幾分鐘，才把他們一齊叫醒了。『你們現在不要走開去，』媽警告着孩子們道。這一家的人們穿好了衣服。男子們拉下了油布，裝好了卡車。『弄得好，弄得平，』媽警告他們道。他們把簾子結在行李上頭，又把油布在架骨上縛好。

「好了，媽，」托讓說道。『卡車預備好了。』

媽把一碟餅乾拿在手裏。『對的。過來。每個人拿一塊，我們一總只有這些了。』

陶陶和溫雅各自拿了餅乾，抓上行李去。他們用聰子盪在了身子，使仰倒睡，手裏還拿着暖的餅乾。托讓坐進了開車人的座位，把腳踏在始動桿上。這洪洪地響了一陣，於是停住了。

「你不對，陶陶！」托讓叫道。『你弄得總件軋住了。』

陶陶問道，『要不是我加好了汽油，開也不能開了。』

托讓忽然吃吃地笑了。『媽！我也不知道怎麼樣了，但這總是你的錯。你應當去一搗。』

「我對你說，這不是我的錯。」

「把鑰下了車，從半座駁下找出了曲柄。」是我錯，」他說道。

「曲柄交給我，」奧爾拿住了那曲柄。「把電花查扳下去，免得弄傷我的手。」

「知道了。你把車尾巴扳一扳。」

奧爾用力把曲柄轉了幾轉。當七個仔細煞緊車子的時候，引擎嗚嗚地響起來。他拾起了火花發，使那聲響滅下去。

「媽，」他說道：「我們把收容所裏個個人都鬧醒了，」

「他們又可以睡過去的。」

奧爾在另一邊抓進了車子。「爸和約翰伯伯抓到行李上頭了，」他說道。「打算再睡」

呢。」

「把鑰把車子開向大門去。看門人從管理處出來，拿手電筒在卡車上照一照。」再等一分鐘。」

「你要怎樣？」

「你們鎖了鐵籠。」

「當然。」

「那麼我把你們對掉了。」

「也罷。」

「要知道你們那一條路去？」

「那！我們打算朝北去。」

「噢！祝你們好，」看門人說道。

「也祝你們好。再見。」

卡車慢慢地開過了高坡，便到大路了。托讓遵循了他先前開過的路，經過了青草地，向西到了九九公路，於是沿了那樣寬闊的公路，朝北向培克飛特開去。當他來到那市鎮的郊外的時候，天氣漸漸地亮了。

托讓說道，「你到處見到的是酒館。那些地方都賣着咖啡。那邊有全夜營業的一家咖啡館。他們一定賣掉了十加侖咖啡，全熟的！」

「唉！不要談了，」奧爾說道。

托讓笑嘻嘻的看了他一眼。「哪！我看見你在外邊搭了一個姑娘。」

「那有這種事？」

「他賴着呢，媽。」

奧爾氣憤着說道，「這些時我打算獨自走開了。一個人如果沒有家，謀生活就容易得多。」

托讓說道：「再九個月你自己就有家了。我看見你放浪着。」

「你瘋了，」奧爾說道：「我打算自己在汽車行裏找一個職業，那我就以上酒館吃飯！」

「再九個月你要有老婆有孩子了。」

「我對你說我不想有。」

托讓說道：「你真是能吃苦耐勞。你怪罪頭上蓋一頓打罷。」

「誰會打我呢？」

「總有一天有人會打你，」托讓說道。

「你想就因為你——」

「你們不要爭吵了，」媽媽問道。

「我是勸戒他，」托讓說道：「我沒有害你的意思，奧爾。我一向不知道，你對那蠻女人這樣

地有情。」

「我對什麼女人都不是多大的有情。」

「那麼，好了。我不同你爭了。」

卡車開到了市場的邊界，「看那些賣三明治的攤位！——有幾百個呢，」托讓說道。

他說道：「托讓！我有一圓錢留着。你儘管吃吧，就把這錢拿去用了罷。」

「不，嗎！我只不過尋常開心。」

「如果你饒着愁眉，這也可以用的。」

「我不要拿。」

奧爾遜道：「那麼，那睡不要再提了。」

柏爾就歇了好一會。好像我的腿一直離不開這裏了，他說道：「那邊一條路是那天晚上我們跑上去的。」

「我希望我們不要再有那樣的事了，」媽說道：「那一晚上實在可怕。」

「我也不願意再碰到那樣了。」

太陽在他們右邊升起來，卡車的陰影在他們旁邊掃着掠過了路邊搶雜的柱樁。他們很快地開過

了重建的霍佛維爾

「那邊聚着新來的一批人了。吞去好像同一的地方。」

奧爾遜慢慢地消除了他的沈想：「有人告訴我，那些人中間有幾個給放火的趕掉過二十來次了。」

他們只不過是到樹林裏察看，等事辦過了，出來了掃起草叢。正好像土匪換一樣。他們這樣弄慣了，連心裏也不猶豫了。那個人說：他們祇是把這種事當作不好的天氣思想着——

「那天晚上的事，在我看來，也極乎是不好的天氣。」媽說道。他們在那圓圈的公路上一直

行發着。於是太陽的溫暖使他們鬆懈了。『在這早上身上晒一晒真熱罷，』托賤說道。『冬天快來到
了。我只希望冬天還沒有到以前，我們能夠賺到些錢。錢在冬天是更不得的。』

「賤嘆了口氣把頭擡起來。」「托賤，」他說道，「我們應當在冬天有一所房子住。我們委實應當
有一所房子。露西的身體還好，可是閨閣卻不大寬闊。下禮拜末，我們不能不買一所房子住。我
聽得這一帶兩邊很多的。」

「我們可以租一個房子。給你住得舒服些。你要怎樣的房子呢？」

「只要有屋頂有地板就好。使小孩子不至於躺在泥地上。」

「我們盡力去想法子罷，媽。」

「我不要你們現在就心裏念着。」

「我們盡力去想法子罷，媽。」

「我有時也覺得煩惱，」他說道，「我就只是沒有氣力。」

「我從不曾看見過你氣力沒有時候。」

「有時候在夜裏，要自己發着。」

從卡車的前部停來了粗厲的吱吱聲響。托賤抓緊了駕駛輪，把煞車桿按落到車底。卡車停的一
聲停止了。托賤嘆了一口氣。『嘩！』毛奇就出在那兒。『他把身子向後靠在那車座上。托賤跳下了車

子媽跑到前邊去右邊那輛車胎邊。

高：『好大的口數釘！』他叫道。

『我們有補車胎的東西麼？』

許思沒有回答，便說道：『全用光了。補片還有些，膠漿卻一點沒有了。』

托蘭別彎了身子，斜着頭發狠地一笑：『你不應當說出那一個錢來，』他說道。『我們現在該好利用一下。』他下了車，走到那個漏氣的車胎邊去。

車剛備好，許思進的車胎上突出的大釘子。『毛病就出在那兒！』

『我們兩巧用這了這枚釘子。』

『還得厲害麼？』高叫道。

『不，不厲害，但是我們卻須修一條了。』

『全家人接二連三地從卡車上顛下來。』高這麼問。於是看見了那車胎，他沈默了。

才托蘭扶了媽從車座下來，於是從坐墊底下拿出了盛車胎補片的罐頭。他撿開了機器補片，拿出膠漿管來，輕輕兒一擠。『差不多乾燒了，』他說道。『也許還夠着。好的，』便擰住了後邊兩個家私把車身浮起。

托蘭和亞麻一同用心工作着，他們把石頭放在車輪的後面，把鐵把手放在前輪的底下，使那破

本胎裏不要遺毒。他們把那車胎割開了。看，我到了那個洞眼。拿一塊破布在洞眼裏塞上一按。便跪在胎壁上兩根繩周圍揩洗了一番。突是一面與洞在壁上把胎管緊要的抱住，一面把洞把那膠管磨出縫了兩截。奧爾施拿製的小刀把那些許液體彈彈地敷在橡皮上。他細心刮刮那膠管。現在請他聽下去。說說來割膠管。於是他把那藍色割補片割好，在縫線上修一修。奧爾施拿地抱住那膠管，他讓就很靈敏地心地把那補片貼上去。『哪！現在把這個帶到胎頭板上去，我拿棍來敲一敲。』他細心地敲敲了那補片。於是用手按一按，看看補片的縫線。『這對了！黏得牢牢的了。裝上去，我們來打打氣罷。』看來你那一個縫線保得住呢，媽。』

奧爾施道：『我巴不得我們省下些錢。拍頭，你把氣打得足。那就我們一定可以重到衣裏才停車。』

『出也！我們停不了鐘，我們還是買些油餅和肉吃。』托讓說道。

早晨霧霧的行旅三三兩兩地經過了公路，太陽暖融融地來，也明亮起來。從西南，一陣陣地吹着和風吹入山谷兩邊的羣山在烟霧中間看不清楚了。

『當從那輛來。』那小海軍停靠在路的另一邊的時候，托讓正在車胎上打着氣。一個穿着淡灰色商人裝的矮個頭人入了托讓的視線。他走到卡車邊。他微笑着，他的牙齒因他那黧黃的皮膚顯得白。他在左手第三個手指上帶着很大的金的結婚戒指，他背上插着柄細鍊上掛着一個小小的金

是球。

「早上好，」他愉快地說道。

托諾停止了打氣，仰起頭來看。「早上好。」

那人用他的指頭按捺着他那又粗又短的灰白的頭髮。「你們這批人找尋着工作麼？」

「當然囉！找過好多地方了。」

「你們能夠搞桃子麼？」

「這種工我們從不曾做過。」他說道。

「我們什麼事都能夠做，」托諾連忙說道。「只要有什麼，我們都能夠搞的。」

那人摸弄着他那金足球。「哪！朝北四十英里光景有很多的工給你們做。」

「我們當然很高興去做。」托諾說道。「你告訴我們那邊怎樣去的，我們去就願當了。」

「哪哪！你們朝北走到畢烈那來，這有三十五六英里的路程，到了那地方，你們朝東轉彎，走

六英里光景。問問任何人霍伯農場在什麼地方。你們到那邊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

「我們一定去。」

「你知道另外還有人找尋着工作麼？」

「當然囉！」托諾說道。「下去那個青草地的牧畜所裏就有大批人找尋着工作。」

「我要趕到那邊去。我們這可以用糧食。現在記住罷，到塔克那向東轉，就一直朝東到福倫農場。」

「知道了，」托蘭說道。「我們謝謝你，先生。我們工作找得非常急迫罷。」

「對啦！你們趕緊去。」他撥過了路走向去，抓上了他那沒有頂的小汽車，便開着朝前去了。托蘭把自身的重貨放在車箱上。「每個人據二十下罷，」他叫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托蘭接了兩箭，其次是雷，再其次是約翰。車胎承受了氣，胖起來，平滑起來。輪流打了三箭，雷箭拿過了。「把牠放倒去，我們來看看，」托蘭說道。

奧爾移過了鐵把手，把汽車放下去。「算是打足了，」他說道。「也許打得太多了。」

他們把工具搬進卡車裏。「大案上車，我們開了！」托蘭叫道。「我們終於有工作了。」

奧又復置身在當中。這會子奧爾開車了。

「現在開得穩些。不要燒壞了輪，奧爾。」

他們一路開去，穿過了早晨太陽下的田野。山頂上霧散了，那些山頭明瞭而且蒼黃，有着好些深紫的凹痕。當卡車經過的時候，野鴉從掩蔽上一陣陣飛起來。奧爾不知不覺地增加了隨行的速度。

「穩些，」托蘭向他警告道。「開得這麼快，怕要撞破的。我們趕到了那地方，也許今天就可

以上。』

媽與當地說道，『兩個人做若工，也許我可以寬裕些。第一件我打算買的是咖啡，因為你想着嘴呢，其次是麵粉和酵母和肉。最好頭裏不要買肋條，留到隨後買了吃。譬如等到星期六就來這地吃一頓。還有肥皂。我們必須買肥皂了。不知道我們要停宿在什麼地方呢？』越進聲說下去。『還有牛奶。我總要買些牛奶，因為豬鬃香膠應該吃牛奶了。那女香膠是這麼說的。』

一條蛇流過了那暖烘烘的公路。奧爾打斜開過去，碾死了那條蛇，便又回到自己原來的路線。『是草蛇。』托讓說道。『你不應該這麼辦。』

『我恨着蛇，』奧爾笑嘻嘻地說道。『恨着各種蛇。』見到就惹氣。』

公路上下午的行程增加了，有的是商人乘坐的雪亮的古柏型汽車，車門上漆有他們公司的標誌，有的是後邊拖若鏗鏘鏗的鐵索的裝汽油的紅色和白色的卡車，有的是從批發的百貨店派出來運送貨物的方門的大運貨車。沿路透的野野是富康的。枝葉茂密的栗樹崗也有，哇開鋪着綠色長藤的葡萄田也有。此外就是瓜田和麥田。一所所白房子坐在綠樹的中間，房子上面開着玫瑰。於是太顯是金黃色而且溫暖了。

『在卡車的陣區，湯和利讓和奧爾都高興極了。』我真是長久沒有感到這樣的開心了，』姆說道。『如果我們房子擠得很多，那麼我們總可以租一所房子的。我們應當有一所房子住呢。』

「我打算節省些錢，可以到市鎮去，在汽車行找一件事情。在一間屋子裏住，在酒館裏吃。每天夜裏去看電影。錢總得不多。那些牧羊人的影片。」他的兩手抓緊了駕駛輪。

「放煞器連海地響了一陣，使嘶嘶地冒汽了。」你可曾裝煞了？」汪蘭問道。

「唔！一點也沒有。因此惹得驚慌了。」

「好天氣！」汪蘭說道。「我在謝卡勃那兒做工的時候，常常想自己做的種種事情。我只得一直走向地獄去，決不半路上停下來。這似乎是長遠以前的事了。那邊有一個看守得很嚴緊。我只得安分著。因此惹得我惹到警察，不由得罪火了。似乎每個警察的嘴臉都跟他一樣凶險。他時常虎着臉，看去好兇，像有人說，他有一個兄弟在南部，他想完全釋放出來的人們到他兄弟那裏去，一到那裏，那些人只好給他白做工。如果他們不服氣鬧起來，就要把他們送回監獄去，說是破壞了誓約。這是監獄裏有些人說的。」

「不要想到多了，」姆向他央求道。「我打算着弄到一大堆東西來吃。一大堆麵粉和豬油。」

「想那也好的。」汪蘭說道。「我在心裏不說出來，反而不舒服。那邊有一個硬漢。這我從不會給你說起。他的神氣好像白得人。是不管別人的和氣的傢伙。若是打打若走走。大家叫他白相人。」

「在談兀百賽春。」

「不要想到這些事了，」姆央求道。」

『說下去，』奧爾說道。『講講那個領伙者。』

『講講不礙事，媽！』招詞說道。『這傢伙老是在打着逃出去。他每次想好了一個辦法，他卻不敢在班子裏，不一會這計劃就人人知道，連管獄員也知道了。他每次逃出去，他們總是把他抓住領回來。哪！有一次他想定了一個計劃，是從什麼地方爬出去。當然，他也把這計劃透露給他周圍的人們知道，大家都不響不響。於是他窺條在牢間的外邊，大家都一聲不響。他自己在什麼地方辦到了一條繩子，他爬過牆頭去。牆外邊有六個看守和一隻大口袋。這白相人拉着繩子悄悄地下來。他仍正把這口袋張着，他恰恰好落到了裏邊。他們繫住了錢口，把他送回運來，大家看得到要笑死了。但是這三來，白相人的精神卻弄壞了。他只是愁眉苦臉，叫着幾聲。他傷心得成了癩。於是用針刺着自己的腐肉，滿臉死了。他一死，那邊各種竊賊都是十分感動的。』

『這不裏談了，』媽說道。『我認得弗洛特這個好哥兒的媽。他不是作惡的少年。只是不幸的事，他進得他進牢了。』

近午的太陽向上移動着，卡求的臉影瘦下去，便轉進到車輪的底下。

『這條路上去一定就是昂克斯來，』奧爾說道。『我剛才看見一塊路牌呢。』他們閉進了那個小市鎮，便向來時到一條廢墟的路上。於是兩邊都是果樹園，使這條路變成了輪心。

『但願那地方，我們容易找得到，』招詞說道。

齊說道：「那個傢伙說得沒錯，誰都可以告訴我們的。但願靠近那地方有一個菸子。四個人做了工，也許可以在那裏做些帳。如果他們肯給我聯牌，我就能夠做一頓真正精美的午餐了。來做一袋大煙草也難說。」

「還有哮喘？」托蘭說道。「最好也給我買一包煙草。我是長久沒有抽過自己的烟了。」
遠在前面的路上擠塞着許多汽車，又有一連串白色的機器腳踏車停靠在路旁邊。「一定是路堵了，」托蘭說道。

當他們附近的時候，一個州警，穿着皮靴，束着黃皮帶，從最後那部停着的汽車旁邊跳過來。他舉起手來，虔誠地把車停了。那警察從容地轉到車邊。「你們什麼地方去？」

托蘭說道：「有人說這路路上去，有一個地方招擄挑子的工人。」

「你們要做工麼？可是？」

「對啦，」托蘭說道。

「好的。這裏等一會兒。」他走到路邊，向前面呼呼。「又是一群。有六部汽車停着了。最後把這一批放過去。」

托蘭問道：「噢！什麼事？」

那部過的人跳回來：「前面有一些小小的麻煩。你們不要急。你們就可以過去。不過要跟著這

「那。」

機器腳踏車開動的拍達拍達向聲響傳送過來。這一系列汽車向前動了，約翰卡車就在最後。兩部機器腳踏車領着路，兩部在後邊跟着。

托讓不自在地說道，「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也許是在修路，」奧爾表示了意見。

「用不着四個警察來帶領我們。我不喜歡這樣。」

在前頭的機器腳踏車開得快了。那一系列汽車也開得快了。奧爾急急地跟住了那最後一部汽車。

「這一批人是跟我們差不多的人們，」托讓說道。「我不喜歡這情形。」

忽然間，領導着的兩個警察，從那條路轉進到一條寬闊的鋪石子的甬道。後邊那些舊汽車跳動着。機器腳踏車來的馬達發着吼。托讓看見一列的人們站在路旁的空野上，看見他們彷彿呼喊似的張着嘴。看見他們搖動的拳頭和他們可怕的面孔。一個壯健的婦人跑向那些汽車來，但是一部發吼的機器腳踏車卻攔住了她的路。一道高高的鐵絲大門移開了。六部舊汽車駛過了門口，那大門便關上了。四部機器腳踏車掉轉了頭，便向他們來時出發的地方駛回去。現在呢，機器腳踏車是去了，遠遠地聽得到空野上人們的呼喊聲。兩個男子站在石子甬道旁邊。每人都帶着一枝散彈槍。

「這一個呼聲，」他上前去，上前去。你們等著甚麼？」六部汽車向前駛去，轉過一個彎頭，便忽地來到橋樑人的停宿場。

那邊是五十個小小的平頂方形棚屋，每個都有一道門，和一道窗。這一簇棚屋就在一個片場上，一個蓄水得高幾在場子的一個邊端。一家小雜貨舖則現在另一邊。每排方形棚屋的盡頭站着兩個男子，都記號着散彈槍；在襯衫上佩帶着銀質的大徽章。

六部汽車停止了。兩個守衛員把汽車逐一檢查問着。「要做工麼？」

「這不關你的事，要做工麼？」

「我們當然要做的。」

「各姓？」

「柯特。」

「男人多少？」

「四個。」

「女人呢？」

「兩個。」

「那小孩子呢？」

「他還在。」

「你們都能夠做工麼？」

「那……」我恐怕可以。」

「好字號，我六十三號屋。工資是五分一箱。不要有碎傷的案子。對囉，現在過去。做工就在外邊。」

「那些君車向前動著。每個紅色的方形柵欄的門上漆上一個號數。『六十號，』那輛說道。『這是六十號。』一定是這邊下去。那六十一、六十二。就是了。」

那輛把卡車靠近那小柵欄的門邊停了。一家人從卡車上顛下來，惘然地四下張望。兩輛醫佐在觀察。他們細細地看著每個臉。

「姓名？」

「約翰，」那輛不耐煩地說道。『請問，這裏是什麼？』

一個醫佐拿出了一張長長的單子。『不是這真。可曾見過這幾個麼？查查執照看。不。不要查了。我想他們是規矩的。』

「現在，你們要知道。我們並不是麻煩你們。只要願自做工，你們就對了。」那兩個突然轉

過身子走掉了。在那灰塵濛濛的街道的盡頭，他們就兩度木箱坐了，他們的位置差離着那全條街

遠。

拉爾頓着眼睛他們的後影。「他們的確是要使我們覺得安心。」
 那孩子那所油漆的門，一腳踏進去。地板上滿是油膩。在一個小間裏，搨着一隻發熱的鐵皮爐子，此外什麼也沒有了。這鐵皮爐子擺在四塊磚上，發熱的煙由煙出了屋頂。這一間充滿着汗和油膩的氣味。羅爾頓站在爐的旁邊。「我們要住在這度麼？」

羅爾頓說了一會。「是的，當然囉。」羅爾頓終於說道。「我們將洗一番以後，這並不太壞了。」
 「我等可住幾日，」那女兒說道。

「這裏沒有地費，」羅爾頓表示了意見。「天下雨了，這地方不會漏。」他轉向門口。「把行李卸下來。」他說道。

男子將兩個箱物把卡車上的行李卸下。三棟惡劣落到了他們心頭。那個聚着羅爾頓的大方塊說那若，街道正在進一個女人，但是羅爾頓沒有對着他們看。羅爾頓低着，他那圓臉的柳條布衫在下擺破得像一面面冰凍了。

羅爾頓到了美國和羅爾頓的心頭。他們沒有奔跑去查看地方。他們聚集了家屬，站在卡車邊。他們認得那灰塵濛濛的街道上下望望。羅爾頓找到了一條素包的鐵絲，他把這鐵絲一束

「四他聲得斷了。他把他短的一段做成了小帽子，便在手裏搓揉着。

「你」說和道正在把帽子做進細尾去的時候，一個事務員出現可。他穿着黃褐色褲子，藍襯衫，黑領帶。戴的是銀邊眼鏡，他的眼睛，透過了那厚厚的鏡片，又紅又圓，眸子裏有好象小牛的跟。他向前斜過身子去看着「你」。

「我要把你們註冊的」，被說來。「你們多少人打算做工呢？」

「托爾說道：『有兩個人。這可是吃重的工作。』」

「換樣子。」「事務員說道：『件工。給五分一箱。』」

「小孩子可以相當嗎？」

「當然可以，只要他們當心。」

「她站在門口，」且等候安排停當，我可以出來幫助。我們沒有東西吃了，先生。我們當即可以做工麼？」

「『那不行，不能當即領到錢。但是你們卻可以得到信用，在那帽子買你們所要的東西。』」

「我們趕緊去上工，」托爾說道：「我只想今天晚上吃些肉和麵包罷。我們那兒去，先生？」

「我現在就到那裏去。跟我來。」

托爾和魯和奧爾納約爾伯伯跟了他走過那灰塵濛濛的街道，達到果樹園桃林的中間。繁茂的細

葉漸漸被採完了。枝條上的桃子一個個是金的紅的小地球。樹林中間是一堆一堆的空木箱。摘桃子的人們急忙忙地走來走去，把枝上的桃子摘到桶裏，把桃子放進木箱裏，把木箱搬到點檢站；便在一堆一堆裝滿的木箱等裝卡車的那些站上，事務員們等着點查摘桃工人的名字。

「這裏又是四個？」引導着向「事務員」說道。

「好的。以前可曾摘過麼？」

「不曾。」托讓說道。

「那可摘得安心。凡是較大的，風吹落的桃子都不要。你們摘的如果有碎傷的，我們就不肯給點去了。那還有幾隻桶呢。」

托讓和二發三加倫的桶來，看了一眼。「底裏滿是洞。」

「對啦！」那近視眼事務員說道。「這防着人家偷。好了——那一段下去。上工罷。」

「全能夠運到。」奧爾說道。「我可在汽車行做事。」

「你已經懶懶地躲到園地上了。他忽然轉過身子看奧爾。「現在你且不要轉這念頭。」他說道。「你」初是叫着苦吹着牛。你安心做工還好。你還沒有長成到我不好教訓你。」

奧爾氣得臉紅。他嗚哩咕咚地自言着。

「快讓走，他身邊去。」過來，「倒，」他輕聲說道。「麵包和肉。我們想法子去買呢。」他們伸手擠了那果子，使投在桶裏。均說急急忙忙地做著。一桶滿了，兩桶滿了。他把兩桶桃子倒在木箱裏。三桶摘好了。木箱也塞滿了。「我剛賺到了一個銀幣！」他叫著。他舉起了那木箱，急急地走到那路上。「這裏值一個銀幣了，」他向那點查員說道。

那人向木箱裏查看了一番，翻起一兩隻桃子來。「放到那一邊去。這是剛出的，」他說道。「我對你說過不要破傷了桃子。你是從桶裏倒出來的，可不是？哪哪！一隻桃子都有破傷了。這一箱不好點進去。你須得好好兒放進去，否則你是白做了。」

「倒——倒——倒！」

「現在，好好兒備著。你開手之前，我警告過你了。」

搖動的兩籃，呆沈沈地斜下來。「知道了。」他說道。「知道了。」他連忙回到其餘幾個人跟前。「只怕你們摘的也是倒着罷，」他說道。「你們的和我的一樣。不肯點收的。」

「噫！豈有此理！」更懶開口道。

「要檢得當心些。不能投到桶裏。應當擺在裏邊。」

他們重新開始了，這一次他們把桃子輕輕兒安放著。木桶擺得更穩了。「我們可以想一種辦法，」托讓說道。「如果爲兩和混雜特，或者是選擇著，只要他們把桃子安放著，我們就可以造成一

種制度了。」他把他那最新的一箱搬到了站下。『這箱可值得一個銀幣麼？』

那查點員把箱子察看了一番，掏起了錢財。『這好些了。』他說道。他把那箱點遞去。『真虧了。』

托讓奔着回來。『我賺到一個銀幣了！』他叫道。『我賺到一個銀幣了。只要這樣地做二三次就有一圓了。』

在下午，他們一直穩穩地做着。不多久，露西和瑪麗特找到了他們。『你們也應當來呀。』渣告誡了他們。『你們把桃子當心地放進木箱裏。嘿！這棧的，一個一個放着。』

兩孩子蹲下了身子，從那一隻額外尚極，以及擺在那裏預備給他們拿的一列的桶裏拾起了桃子。一隻一隻地放到木箱裏。托讓檢了一隻隻盛滿的木箱到站上。『有七箱了，』他說道。『有八箱了。因為錢我們賺到了。用四角錢去買一大塊肉吃。』

下午過去了。露西只是想走開去。『我累了，』她嘆聲嘆氣地說道。『我要休息了。』

『你就停在你這老地方。』

約翰伯伯覺得，他尚需一種的工夫等於托讓摘兩桶。他的腳步沒有改變。

在下午的當中，媽媽腰疼地走了出來。『我早就該過來，不料這搬香頭暈了，』她說道，『不過是頭暈了。』

『你們吃着桃子，』媽對兩個孩子說道。『好，看他們來打你們出去。』媽那臃腫的身子急快地移動著。她連忙牽了她的桶，摘掉她那圍裙的兜裏。當太陽下去的時候，他們摘好二十箱了。

『讓把那第二十箱放下。』一團了，』他說道。『我們做多少時候呢？』

『做到天暗，你們看不見了。』

『好的，現在我價可以得到「信用」麼？媽應該進去買些吃的東西了。』

『可以。我現在給你一張賒一圓的便條。』他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字，交給了托歐。

他把這便條交給了媽。『這你拿去。你可以在那家鴉子聽到這一圓的東西。』

她放下了她的桶，靠一靠肩膀。『是你們初次賺到的麼？』

『對。我們大家就可以做飯了。快進去，買些吃的東西。』

媽說道，『你喜歡吃什麼？』

『肉，』托歐說道。『肉和咖啡和一大塊放糖的蛋糕。老大的一塊肉。』

陶爾哭著道，『媽！我們累了。』

『那麼，一同進去罷。』

『他們一團頭，就叫著累了。』爸說道，『野得像鬼子一樣。真是不能夠管得嚴，他們不會變

好了。』

『等我們安頓下來，他們就可以進學校了，』媽說道。後來騰地走著去了，露西和溫飛特便怯生生地跟著她。

『我們可要天天做？』溫飛特問道。

媽停步等了一下，她拉了他的手一路走。『這不是吃重的工，』她說道。『於你有好處的。而且你也可以幫幫我們。如果我們大家都做，我們很快就可以住好屋子了。我們都應當幫著做。』

『但是我真正累了。』

『我知道。我也覺著累呢。個個人都疲乏了。應當想別的事情。想想你要進學校去的時候。』

『我不要進學校。露西也不。那些進學校的孩子們，我們看見過，媽！都是少爺！罵我們俄基。我們見過他們了。我不要進學校。』

媽憐憫著似地斜下眼來看他那亂蓬蓬的頭髮。『現在且不要給我們淘氣，』她央求道。『一到我們站住了腳跟，你儘管頑皮罷。現在呢，不。我們現在有著太多的心事。』

『我吃了六隻桃子，』露西說道。

『好！你要瀉了。我們住的地方靠近又沒有廁所。』

那家公司內種子是流波敏讀匠的大棚舍。沒有櫥窗。媽開了屏門走進去。一個小小的人站在裡

台的後邊。他完全禿頂了，那頭皮是青白色。黃森森的粗大的眉毛放着高高的拱門環在他的眼睛上頭，使他的臉孔似乎委實而且有些羞慚了。他的鼻子又長又細，變得好像鳥嘴，鼻孔裏充塞着黃茶的細毛。他那藍襯衫的袖子上，他套着黑布的袖罩。當媽進門的時候，他正兩臂撐在櫃台上。

「下午好，」她說道。

他用心地把她察看了一番。他那眼睛上的拱門變得更高了。「要什麼？」

「我有一張睜一圓的紙條。」

「你可以睜一圓的貨，」他說道，於是他尖聲噎噎地笑了。「哪！先生。一圓的貨。一圓的貨。他用手摸着那紙單。」「阿你揀。」他把他的袖罩仔細地拉一拉。

「我想買一塊肉。」

「各種肉都有。」他說道。「碎肉糕，喜歡買些碎肉糕麼？兩角一磅，碎肉糕。」

「不是太貴了麼？上次我買，記得碎肉糕一角五分。」

「嗚哪！」他歡聲地噎噎地笑了，「是呀！這是貴的，同時這也不算貴。你到市鎮去一盞買兩磅碎肉糕，就得費掉你一加侖光景的汽油。所以你知道，在這地方，這並不算真正貴，因為你看掉了一加侖汽油呢。」

媽嚴正地說道：「你把這個辦到這裏，錢要用到一加侖汽油。」

他開心地笑了。「你是把事情看得顯的過來了，」他說道。「我們並不是要買進來，我們是要賣出去。如果我們是買主，情形就不同了。」

他把兩個指頭放到秀裏，想得越顯頭了。「這看去全是牛油和軟骨呢。」

「我保得住這錢得款，」那店僧說道。「但是有許多東西我卻不肯擔保了。」

馮仰起頭，對他恨恨地看了一會，感節制了自己的聲音。「便宜些的一種肉，你這裏有沒有？」

「極湯的骨頭，」他說道。「一角一磅。」

「還不過是骨頭罷了。」

「這不過是骨頭，」他說道。「熬得好湯呢。不過是骨頭。」

「有牛肉麼？」

「噢！是！當然有。兩角一磅。」

「也許我買不成肉了，」馮說道。「但是他們卻要肉吃呢。他們說他們要肉吃。」

「人人要肉吃——省不了肉的。這奔肉處是很好東西。用這上頭出來的油做麥蘭，也很好。」

沒有浪費的。骨頭一點不要丟掉。」

「肋條肉要多少錢？」

「咳！你想看珍貴的東西了。聖誕節的東西。感恩節的東西。三角半一磅。如果我有吐殼鷄，

「我倒還是把這錢買給你便宜些。」

媽嘆了一口氣。『給我兩磅碎肉糕。』

『好的，媽媽，』他切下了那白沈沈的肉糕在一張蠟紙上。『另外什麼呢？』

『哪哪！麵包。』

『就在這裏。好好的大麵包。一角五分。』

『這是一角二分的麵包呢。』

『對啦，這是的。就上市鎮去買一角二分的罷。一加侖汽油。另外還要什麼，山芋罷？』

『是，山芋。』

『兩角半五磅。』

舞臺氣走向他跟前去。『你的話我是聽錯了。我知道市鎮上的價格呢。』

那小身材的人嘆起了嘴。『那麼上市鎮去買去。』

舞臺氣自己手上的指節。『什麼話？』他軟軟地問道。『你開着這月鏈子麼？』

『不。我不過是在這裏氣事。』

『你尋人家開心算什麼？這於你沒有什麼益處的。』她看見她那光澤澤的打皺的兩手。那小身

材的人沈默了。『這月鏈子是誰開的？』

「莊伯康基公司，媽媽。」

「價格是他們定的麼？」

「是，媽媽。」

「這就是你所以不開心的道理麼？」

「你說什麼？」

「不要做這樣的刁。這丟你的臉，可不是？對人應該客氣些，嘍！」她的聲音溫和了。那伙計出神地看着她。他沒有回答。「算起來，」媽最後說道。「四角肉，一角半麵包，兩角半山芋。」

「共是八角，咖啡有麼？」

「最便宜的兩角，媽媽。」

「這就是一圓了。我們七人做着工，這就是一頓晚餐。」她把自己的手細看了一番。「包起來，」她連忙說道。

「好的，媽媽，」他說道。「謝謝。」他把山芋放在一隻紙袋裏，把那上端細心地攢下來。他的眼睛向她的身上一溜，於是又復對住自己的工作。隨看了他一會，便被撥地笑了。

「你何苦做着這樣的事呢？」她問道。

「一個人總得吃，」他開口道，「於是用數目的口吻說道，『一個人有吃的權利。』」

「什麼人？」媽問道。

他把兩個紙包放在櫃台上，「肉，」他說道。「山芋，麵包，咖啡。正好一圓。」他把手裏的紙條交給了媽，於是看着他把名姓和數目入了帳。「哪，」他說道。「現在我們沒有出進了。」

媽拿起了那些紙包。「哪！」她說道。「我們沒有咖啡裏用的糖。我的兒子托誤，他要糖。哪！」她說道。「他們在那邊做工。他險些糖給我，隨後我可以把紙條送進來。」

那小身材的人把眼光移開去，「移得遠遠離開了媽，」他歎聲說道。「這是規則。我改不了。我要惹麻煩的，我是被規則管束住了。」

「但是他們現在却在那個地上做着工呢。他們就可以賺到一角多了。給我一角糖罷。托誤，他咖啡裏要加糖的。這他講過了。」

「這我辦不到，姆姆。規則是如此。沒有紙條不除貨。那糖理，他老是這樣說着。不，這我辦不到。不，我辦不到。怕他們來抓了我。他們常常抓人呢。我辦不到。」

「除一角錢？」

「不管多少，姆姆。」他搖動着似地看了她一會。於是他的臉上失去了恐懼的神情。他從自己的衣袋裏拿了一角錢，投在現在用箱機裏，「也罷，」他寬心似地說道。他從櫃台底下拉出了「隻小紙袋打開了，留了些糖進去，把這袋稱一稱，再加上一些。」你拿了去，」他說道。「現在好了

你送進紙條來，我可以把我這一角錢取回的。」

媽把他研究了一番。她的手慢慢地伸過去，把那一小張紙放在她臂膊彌着的那一堆上。「謝謝你，」她輕輕地說道。她攔阻腳步向門走去，穿過到了門口，她把身子一轉。「我總會看一樣好事情，」她說。『一直體會看，天天體會看。如果你受了傷，或是有了念慈——到可憐的人們那裏去，只有他們肯幫忙——只有他們。』屏門在隨後邊碎的要了。

那小身材的人兩肘靠在那櫃台上，用吃驚的 eyes 望着她的後影。一隻胖胖的灰色貓跳上了櫃台，懶洋洋地盤立在他的近旁。他打抖靠住了他的肩膀擦了一下，於是他把牠拉到他的臉頰邊。這隻貓響亮地呼嘯了一陣，牠的爪尖便前後跳動着。

黃昏深了，托讓和奧爾和爸爸和約翰伯伯從果樹園走進來。他們的腳落到路面有些覺着沉重了。「你們不要以為吃力到這地步就算了，摘下去教你背脊也要痛的，」爸爸說道。

『摘上兩天就重了，』托讓說道。「哪！爸，我們吃了東西，我打算走出去看看大門外嘈雜着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心裏老是這麼想着。可要一同去看看？」

「不，」爸爸說道。「我喜歡有時候只顧做着事，什麼也不想。我的腦子似乎呆木得長久了。不，我打算坐一會兒，去睡覺。」

『你怎麼樣呢，奧爾？』

奧爾把眼光移開去。『我打算首先在這地方四下裏看看，』他說道。

『哪！我知道奧爾是不肯去的。我只有一個人去。我要把这件事情全弄個明白。』

管說道，『外邊有許多警察——還是不要管閒事。』

『也許晚上不會有警察了。』

『哪！我不想出去看。你最好也不去告別，你打算到那兒去。媽心裏要牽掛的。』

托讓轉向奧爾。『你不好奇麼？』

『我只想在這小子周圍看看，』奧爾說道。

『我姑娘們罷，嗚？』

『不要管我自己的事情，』奧爾不高興似地說道。

『我還是打算去，』托讓說道。

他們從吳樹園來到紅色柵舍之間灰塵濛濛的街道。有些門口照出低低的黃色的牛油燈光來，於是門邊半明半暗中間，人們的黑影移動着。一個看守還是坐在街道的盡頭，他的散彈鎗擱在他的膝邊。

當托讓走過那看守頭的時候，他停了腳步。『有可以洗澡的地方麼，先生？』

那看守在睡醒中間把他研究了一番。終於他說道：『看見那個裝水櫃麼？』

『唔！』

『那地方上送有一個皮帶管。』

『有裝水麼？』

『哦！你究竟把自己看做誰？看做了。P。階級麼？』

『不，』托讓說道。『不，我當然不會這麼想的。晚上好，先生。』

那看守極端看似地自吟着。『要裝水，唔！下次他要浴缸了。』他悶悶地看着約特家四人的後影。

那第二個看守從盡頭的樹屋邊跑過來。『什麼事，勃克？』

『哪！那幾個討厭的俄基。』有裝水麼？』他問。

那第二個看守把鉛柄放到地面。『就是那些政府辦的收容所，』他說道。『我想那個傢伙一定是到過政府辦的收容所。我們不把那些收容所剷除掉，我們不會有大平日子過了。他們一定要找乾淨的馬槽呢，這是第一件我們想得到的事。』

勃克問道：『大門外邊怎麼樣呢——聽得什麼消息麼？』

『哪！外邊整天有看喊聲呢。國家警察管着這事情。他們對付那批鬧事的傢伙真正苦極了。我

覺得事情是有一個甚長的王八蛋挑撥起來的。據說這晚上他們可以抓到牠，抓到以後這場事情就可以解決了。」

「如果事情解決得這麼容易，我們怕要失業了，」麥亞說道。

「我們還是可以有職業的。這些討厭的『俄基！』你須得時刻看管着他們。事情有些平靜了，我們可以把事情挑撥些起來。」

「等到他們削減工資的時候，要有麻煩的，我想。」

「我們也不得有麻煩。那麼，除非到雷伯公司倒閉了，你就用不着愁失業。」

約特的家裏，火聲畢剝地響了。碎肉糕在油裏噼噼地響着，山芋汨汨地滾着。屋子裏滿是煙，黃色的手提燈的光投了大片的黑影到牆上。媽在火邊急忙地做着事，竊竊地圍坐着木箱，把肝皮調在兩膝上。

「現在覺着好些麼？」挪問道。

「嗅到了煙燻的氣味只想吃。我也餓了。」

「去坐在門檯上，」媽說道。「我沒有法，只好把那隻木箱劈開來燒了。」

四個男子成陸地進來。「肉呀，甜上帝！」挪說說道。「還有咖啡。我嗅到了。耶穌，我是餓了！我吃過了好多糖子，可是這不中用的。我們什麼地方可以洗手臉呢，媽？」

『走到盥水櫃那邊去。在那裏洗罷。我剛才打發馬和溫特特去洗了。』兩個男子又催出去了。

『現在過去，羅溫爾，』妮呀呀道：『你或是坐在門口，或是坐在牀上。我要把這隻木箱劈開。』

那少女兩手用勁慢慢地站起來。她笨大地移步到一條凳子，便在那上邊坐了。露西和溫爾特悄悄地進來，默默地躲在牆邊，要避開太家的注意。

『媽！』她一頭向他們望過去。『你們兩個小東西幸喜着這地方不大亮罷。』她說道。她走到溫爾特跟前，摸他的頭髮。『噢！你們就是總算洗過了，但我想，你們一定不會乾淨的。』

『沒有肥皂呢，』溫爾特訴苦道。

『沒有了。這好的。我不能買肥皂。今天不。也許明天我們可以買了。』她走回到櫃子邊，把櫃子一隻一隻打開，便把晚餐盛放了。每餐兩片碎肉糕和一個大山芋。她把三片麵包放在每隻碟子上。當平底鍋裏的肉全都盛起的時候，她把那蒸滷倒些在每隻碟子裏。四個男子又復進來，他們的臉上滴着水。他們的頭髮濕得亮晶晶。

『讓我吃罷！』妮呀呀道。

他們各自拿起了碟子。他們默默地，狼吞虎嚥地吃了，用麵包揩起了油膩。兩個孩子退到屋角，

把各自的包子放在地板上，便像水餃一般圍在食物的前面。

托謨吞嚥了他那麵包的殘餘。『還有麼，媽？』

『沒有了，』媽說道。『全在這裏了。你們賺了一回，這就是值一回的東西。』

『就是這一些？』

『他們在這裏加價了。我們要便宜，就得上市場去買。』

『我沒有備，』托謨說道。

『哪！明天，你們做一整天。明天晚上！我們可以儲得多了。』

托謨用袖子揩揩他的嘴巴。『我想回下裏看看，』他說道。

『等一會，我跟你一同去。』托謨跟了他到外邊。在黑暗中間，托謨走到他兄弟的身邊。『你

一定不肯同我去麼？』

『不，我說過我要回下裏看看。』

『世間』托謨說道，他轉過身子，顧着街道盤下去。從一所所樹屋出來的燭低低地籠罩在路面。每家的手裏燈把門窗的圓影投在街道上。人們坐在門口階石上向黑暗中間看。當他們的銀光跟着他在街道下去的時候，托謨覺得他們的顛轉動着。在街道盡頭，泥污的路繼續着橫過殘株的田野，在星光下看得出一簇簇黑沉沉的乾草堆。淡淡的月亮低低地在西邊的天空。長長的星河傾斜地

浮現在頭上。托讓的腳在灰塵濛濛的路上軟軟地作聲，沉沉的地面襯着黃斑的殘株。他兩手插在衣袋裏，向大門地慢地一路走去。一道堤堰靠近路邊。托讓聽得到澗流滾滾裏草際水聲的微響。他爬上了那個堤，向下面沉沉的水望去，便看見星斗的深深的返影。州路是在前頭。掠過去的汽車燈光圍不了州路就在那裏。托讓又復換開了脚步走過去。他看得見星光下高高的鐵絲大門。

一個形體在路旁動着。一個聲音說道，「喂喂！！！是誰？」

托讓停止了脚步，靜靜地停在那裏。「你是誰？」

一個人踏起身走過來。托讓看見他手裏的槍。於是一枝手槍筒在他臉上一照。「你想看到那裏去？」

「那！我想做散步。還有法律禁止麼？」

「你還是走別條路。」

托讓問道，「我選這地方也不能出去麼？」

「這路上你不能。你要走回去呢，還是我吹警笛叫幫手來抓你？」

「噢噢！」托讓說道，「何必這麼機呢？如果不好過去，我不過去就是了。當然，我可以回去。」

「你那沉沉沈沈的形態，手電筒的光移開去。」要知道，這爲的是你自己的好處。你過去，那

些瘋狂的科唆隊也許要拉你。」

「什麼科唆隊？」

「那些討厭的赤黨。」

「哦！」托讓說道。「我不會知道他們呢。」

「你來的時候看見過他們，可不是？」

「嗚呼！我看見過一批人，可是那邊有許多警察，我也就不知道那一批是什麼人。我以為是下場事故。」

「哪！你還是回去。」

「我知道了，先生。」他轉過身子，便拔開了脚步走回來。他順着那條路靜悄悄地走了一百碼，於是他停下來聽。濛濛裏近邊，一隻號熊彈^{（譯音）}嗚嗚地叫着，很遠又有着一隻管住的狗的好聽聲。托讓坐在那路邊靜靜地聽。他覺得一隻夜鷹高聲的歡笑，和森林中間飛行動物紛紛振翼。他察看了一番兩方面的天際線，兩邊都是黑暗的姿態，顯不出什麼來。於是他站起身，慢慢地向路的右邊走到羅絲^{（譯音）}田野裏，把身子轉到差不多同乾草堆一樣低，便這樣地形過去。他跑得很快，不時停下來聽聽。終於他走到了五條樹線被打成的鐵絲網處。他在那道鐵網旁邊，仰天躺倒，把他的頭鑽到最低一條底下，用兩手托住下那樹線，兩腳抵着地面，把身子從底下滾過去。

他快要站起身來的時候，公路岔走過了一堆人。托讓等到他們還有動靜了，才站起身來跟了他們走。他向路旁留心看幾回。幾部汽車開過了。田野上穿過一條河，公路就在這條河的混濁土小橋過。托讓向橋的一邊望過去。在深谷的底部，他看見一個透帳，看見一盞手提燈在那裏發點着，他看望了好一會，見到帆布牆上的人影。托讓扒過了一道拾離，從柴林和矮樹中間慢慢地走到那個深谷；在那底部，除了一條小溪，他還見到一條小路。一個男子坐在透帳前面一隻木箱上。

「晚上好，」托讓說道。

「你是誰？」

「那！我是剛才過路的。」

「這裏有人你認得麼？」

「沒有，我告訴你，我是剛才過路的。」

一個頭從那透帳探出來。一個聲音說道，「什麼事？」

「凱瑟，」托讓叫道。「凱瑟！凱瑟！你在這裏做着什麼？」

「怎麼，我的上帝，原來是托讓。約特！進來，托讓。進來。」

「你認得他麼？」在前面的那個人問道。

「認得他？甚好。是呀。認得他多年了。我回看他到西部來的。進來，托讓。」他氣住了，說

的臂膀，把他拉進這儘裏。

另外三個男子坐在地上，在那裏的中央點着一盞手提燈。男子們疑惑地抬起頭來看。一個臉孔暗沉沉的男子伸出了手。『會到你真高興，』他說道。『我聽得圖圖所說的語了。這就是你講到的傢伙麼？』

『是呀！就是他。哪！我問問你！你的一家在什麼地方？你在這裏做着什麼？』

『耶？』比圖說道，『我們聽得這一帶有工做，我們便來了，一批州警把我們趕進了這裏的隱蔽；整個下午，我們便摘着桃子。我看見有一批人圍攔着。他們不肯告訴我什麼事，因此我走出來看一看。你究竟是怎樣到這裏的呢，圖圖？』

那牧師向前斜了身子，黃色的燈光便落到他那高高的蒼白的額角上。『藍鼠真是有趣的地方，』他說道。『我這個人本來是摩耶一教，到荒野去尋覓真理的。有的時候我也差不多尋到了。然而我卻在藍鼠才真正尋到了真理。』他的兩眼又犀利又快活。『大大的老蒼的字房裏，是隱隱充滿着真理的。新的傢伙進來，舊的傢伙出去。當然，我對他們一切人談過了。』

『當然，你是談過的，』比圖說道。『你老是談着。如果你上了講壇台，你也會跟蘭子手談一天的。從不會見過這樣的談論家呢。』

邊裏裏的人們都吃吃地笑了。一個臉上打顴的瘦弱的小個子拍一拍他的膝。『講起來不斷頭，

「他說道。『雖然大家也很喜歡聽他談。』」

「他本是做慣了教師的，」托爾說道。『這他勝過誰？』

「他勝過了。」

「剛纔倒着勞累了。『呀！先生，』他說下去，『我開始弄明白各種事情了。那些在牢裏的人們有的是酒糊塗，但是大多數卻因為偷東西的緣故進了牢，而所偷的多半是他們所需要，不能利用的辦法來得到的東西。你明白麼？』他問道。

「不，」托爾說道。

「哪，他們是好人，你要知道。他們需要東西這才使他們安穩。於是我不明白了。一切亂子都是『需要』惹出的。我現在還沒有把這說得清楚呢！哪，有一天，他們拿發酸的豆給我吃。一個傢伙叫喚起來，起初沒有什麼。他叫喚得震天響了。管理員過來，探探頭便去了。於是又一個傢伙叫喚了。哪，先生，於是我們大家都叫喚了。於是我們大家一片聲喊下去，我告訴你，喊得好像牢房都要發倒似的了。上帝在上。於是發牢結果了！他們跑了過來，他們把別種東西給我們吃，——給我們吃。你明白麼？」

「不，」托爾說道。

「他纔把他的下巴放下到他的兩手上。」也許我不能告訴你了，」他說道。『也許你日後會明白』

的。你的櫃子在那裏？」

「我出來沒有錢。」

「你的錢拿好麼？」

「噢！他大得像牛一般了。我想他一定會發出錢生子來。他的肚子底下須得製輪子了，現在只好用他的兩手來抄住吧。你沒有告訴現在幹什麼。」

那憔悴的人說道，「我們停工了，這裏有一場罷工。」

「噢！五分一箱差不多，可是一個人都餓死了。」

「五分麼？」那憔悴的人問道。「五分！他們付給你們五分麼？」

「對啦！我們應得一箇半。」

團體討論談話在空曠裏。團體向遠處外的黑夜景望了一會。「哪！那誤，」他終於說道。「我們當初來，也以為這做。他們說可以有五分。我們來做的人很多。我們種了那裏，他們說要付兩分半了。一個人拿這些錢連吃也不能吃了，如果他有了孩子——因此我們說我們不享。因此他們把我們趕掉了。所有的警察也過來鎮壓我們了。現在他們是付給你們五分了。等他們破壞了這場罷工——你到地獄去付五分麼？」

「我不知道。」那憔悴的人說，「現在付的是五分。」

「哪！」張強說道。「我們打來槍聲在一起，他們便把我們槍一發的趕着。分散了我們。把大家打得落花流水。把我們趕得像豬雞一樣。他們把你們也是當豬一般趕進去餓。我們不能再支持得長久了。有些人兩天沒有吃了。你今天晚上打算回去麼？」

「要回去，」托誤說道。

「好——把這番情形告訴那邊的人們聽。你說他們要餓死我們才移心。因為等到他們瞭解了我們，工資一定可以跌到兩分半了。」

「我可以告訴他們，」托誤說道。「我不知道怎麼道理。那麼多頑固的人們，從不會見退。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個人說話也要禁止的。而且那些做苦的人們一天當中也沒有閒空的工夫。他們只是低着頭，連對人家招呼也不打。」

「設法告訴他們罷，相誤。就在我們死了的時候，他們要贖兩分半了。你知道兩分半就是——要把一顆桃子摘好幾好才可以賺到一圓。」他把頭低下去。「不——這你幹不了。你不能拿這些錢買到吃的東西。這是不夠你吃的。」

「我聽說法告訴那些人。」

「你媽好麼？」

「很好。她喜歡政府辦的囚寮。有浴室有熱水。」

「是——我聽得大家說過。」

「那邊好得很。可是找不到工作。只好離開。」

「我只想到那樣的收容所去，」凱爾說道。「只過去看看。聽人家說那邊沒有警察。」

「住的人們自己看着警察。」

凱爾興奮地抬起頭來。「那邊可有什麼亂子？可有騷擾、偷竊、喝醉等等事？」

「沒有。」托謨說道。

「那——如果有一個人做壞事了？那麼，怎麼辦呢？」

「把他趕出收容所。」

「這種人不多罷？」

「不多，」托謨說道。「我們在那裏住了三個月，只有一個。」

凱爾激動得兩眼發光了。他轉向其他的人們。「你知道麼？」他問道。「我告訴你。警察所引起的亂子比他們所止住的還多。哪！托謨。你想法叫騷擾的人們出來。他們出來兩天最好。那些
 桃子是熟了。告訴他們罷。」

「他們不肯的，」托謨說道。他們皺着五分，他們不肯白白地丟掉。」

「但是——到他們不被逐罷工的時候，他們就揮不著五分了。」

『我想他們不會允許的。他們賺着五分，他們心上也只想着這五分。』

『嘿！聽之，雷你告訴他，罷。』

『爸就不肯呢，』托誠說道。『我知道他。他會說這不關他的事。』

『是，』凱銳不自在地說道。『我想這話也對的。必須進一頓打他才會明白。』

『我們吃的東西精光了，』托誠說道。『今天晚上我們吃了一頓，不夠多，但是我們總也吃過了。你想爸爸爲了別人丟棄他的飯食麼？而且瀝滷香也應該吃些牛奶了。你想單是爲了大門外邊一批人喊着，喊着教那個要兒餓死的麼？』

凱銳悲哀地說道，『我希望他們明白這道理。我希望他們明白，只有這麼一種辦法才使他們的生計可掙——唉！往往覺得累。累得委不得。我認識過一個傢伙。是我在監獄的時候，送進來的。他本來組織着一個工會。工會已經成立了。給一班流氓破壞掉。你怎麼樣？就是他原來出力幫助的那些人把他拋掉了。並不是要對他爲難。倒因爲怕跟他做伴要惹禍。他們說，「你走罷。你在這裏是於我們有危險的。」哪哪！先生，這不是使得他十分傷心麼？但是他當時卻說，「這並不是怎麼傷心的事，如果你知道法國革命——凡是發動革命的都把頭顱斷送了。事情總是這樣的，」他說。『正像天下雨一樣的自然。你不是爲了關心幹這個。你幹就因爲必須幹。因爲這就是你。只要看動盪，』他說，『他安排了革命，後來一班王八蛋作弄他了。林肯也一樣。一班人喊着要殺他

「這自然得正陰天下雨一場。」

「聽來，像是惡話，」珂讓說道。

「不，決不。這個監獄裏的傢伙，他說，『總之，你盡你的力量嘗試罷了。而且，』他說，『你莫消留這這一點：每次前進了一步，也許會滑回來一些，但這決不是真正滑到後面來。這你可以證明出來。』他說：『這就使整個事件合理了。這就是說，即便看來是浪費，其實不是浪費。』

「談著，」珂讓說道。『老是談著。且拿我的兄弟亞爾來說罷。他在外邊尋求著姑娘。此外什麼就都不在他心上了。兩天之後，他會拾上一個姑娘。白天想著，晚上發着。他是決不顧到腳步的上向下，還是向旁邊的。』

「對麼？」珂讓說道。『對麼！他只是做着他要做的事。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的。』

坐在外邊的那個人把這樣的確拉開了。『不對，我就不是這樣的，』他說着。

珂讓向外看着他。『怎麼？』

『沒什麼。我只不過全身癢。像貓一般的提心吊膽。』

「哦！怎麼？」

『沒什麼。好像聽我到了什麼，於是聽，聽着，於是什麼聽不到了。』

『你只不過是心跡不定，』那憔悴的人說道。他站起身，走到外邊。過了一會，他向亞爾裏看

看。『上面一舉大大的腦袋探着。一定是動了。這就是使你發瘋的東西了。』他又把頭轉到外邊去。身外兩個人從地面站起身，走到外邊。

凱綏軟聲說道：『他們都是發瘋的。考察他們一向說着：他們打算怎樣打得我們落花流水，把我們趕出這一帶。他們以為我是領袖，因為我話說得這麼多。』

雷德悻悻臉孔又復向裏邊看了。『凱綏，捉住了那隻手提燈，走到外邊來。有事了。』

凱綏把頭一轉。火焰低下去，只成了一線，於是撲閃熄滅了。凱綏擦到外邊，托讓跟着他

。『是什麼？』凱綏輕聲問道。

『我不知道。聽着！』

一片蛙聲從沉寂中間發出來。接着是最高時尖尖的蛙聲叫。但是通過這背景，亦還傳來了別些聲音。『路上低微的脚步聲，河岸上泥土的碎聲，河流裏汨汨的水聲。』

『說不出什麼聲音來。弄得你有些提心吊膽了，』凱綏安着他們的心道。『我也有些提心吊膽了。說不出所以然來。你聽得麼，托讓？』

『我聽得，』托讓說道。『是，我聽得。』想是那些傢伙從不知那一條路過來了。我們還是離開了這裏。』

『那憔悴的人低聲說道：『穿過橋洞去！』避開那條路。真不願意離開我的這橋。』

『我們去罷，』劉綏說着。

他們沿着河邊默默地移動了。那黑沉沉的橋洞就在他們前面。劉綏彎了身子穿過去。托讓在後邊。他們的腳踏進了水裏。他們過了三十英尺，風聲的洞裏使他們的呼息有着回聲。於是他們到了橋的那一邊，直起身子來。

一個尖利的呼聲：『是他們麼！』兩枝手電筒的光照到那幾個人的身上，拴住了他們，迷霧了他們。『去！去！去！』。這是其中間要蓋好些聲響來。『就是他。鰐魚亮閃閃的王八蛋。就是他。』

劉綏呆呆地看着那光。他的呼息急促。『喂！』他說道。『你們這批人要有明白自己做的是一什麼事。你們是幫着要殺孩子們該死。』

『閉住嘴，你這赤黨的王八蛋。』

一個矮矮的大塊頭踏到那亮光裏。他帶着一枝白白的新的尖嘴鎗柄。

劉綏說下去，『你們沒有明白自己做的是什麼事。』

那大塊頭把尖嘴鎗的柄一碰，劉綏躲避不及，那粗大的棍棒打到他頭邊。骨頭喀喇一聲，劉綏打跌到亮光外邊了。

『耶穌，耶穌。我想你殺死他了。』

「余電筒在他身上照一照，」荷說。『把這三八蛋料理好。』手電筒的光落下去，搜索了一番，便見到凱緩的緩傷的頭。

荷跪向下看看那牧師。那光掠過了大地頭的兩條腿和那白白的新鋼柄。荷說悄悄地跳過去。他舉到那棍棒。頭一次，他知道失了手，打著了一個肩膀，但是第二次，他那狠狠的一擊卻著了那個頭，等到凱頭跌翻了，又是三下著了他的頭。手電筒的光四下裏跳動着，聽到的凱叫喊聲，林子裏凱的跑步聲。荷站著看那倒在地上的人。於是一枝棍棒看到了他的頭，霎時間的一擊。他感覺到這一擊好像觸了電。於是他低低地俯了身子沿河跑。他聽得後面跟着一陣腳步聲。忽然間，他別轉身子，跟蹤踏踏地跑進了林子，鑽進了野葛叢。於是他靜靜地躺在那裏。腳步聲近攪來，沿河灘閃動着手電筒的光。荷從野葛叢爬上來。他俯到果樹園裏。他還是聽得叫喊聲，聽得河灘上的追奔聲。他鬆倒了身子，跑過我培過的地；他腳底下的泥滑溜着。在前頭，他看到那些圍着田塹的矮林，沿着亞溝渠邊的矮林。他穿過了荷和畢林中間綠着的擋籬。於是他靜悄悄地橫倒在那裏，喘呼喘呼地喘喘氣。他感覺到自己麻木的臉孔和鼻子了。那鼻子打破了，血一點點地滴下下巴來。他肚子咕地，靜悄悄地伏在那裏，直到他定了心神。於是他慢慢地扒到渠邊。他用冷水洗了臉，把他那藍襪衫的一下裁扯下了一片，在水裏浸過了，嵌在他那破傷的臉頰和鼻子上。那水滾進肉裏，有些痛楚。

鳥盡巢空。一片黑漆漆在屋宇邊。夜是又復沈靜了。

托諷踏進了水裏，覺得水底的泥根着腳陷下去。他跨了兩步，橫過了渠，便着力似地扒上了那一岸。他的衣袋貼住身子了。他一點就發出水澀的聲音來；他的鞋上滿是泥漿。於是他坐下來，脫了他的鞋，把泥漿弄掉。他絞過了他的褲腳管，脫下他的上裝，把水擠乾。

在公路上，他看見手電筒的聲動的光搜索着田野。托諷穿上了鞋子，小心地走過斷林的空地。他的鞋子上不再發出水澀聲音來。他本能地奔向斷林的空地的另一邊去，終於來到了路上。很小心地，他走近棚舍的方場了。

一個看守似乎覺着聽到了一片聲音，叫了一聲，「誰在那裏？」

托諷仆倒地面，一聲不響，那手電筒的光便在他上面滑過了。他卻悄悄地扒到了赫特家的門口。那門在欄杆上呀的一響。於是她的聲音，沉着而且響着。

「什麼？」

「我是托諷。」

「嗟！你早些匯覺罷。奧爾還沒有進來。」

「他一定找着一個女人了。」

「就去匯覺罷。」她歡聲說道。「退去到那窗子下。」

他找到了自己的地方，把衣笠脫光。他背紮紮地躺在他的毯子底下。他那破舊的臉孔從原本中間醒過來，伸整個頭發着疼。

過了一個多鐘頭，奧爾方醒過來。他小心地移近了，踏在毛氈的濕衣笠上。

「噯！」托讓說道。

奧爾方驚慌道，「你醒了麼？你是怎樣弄濕的。」

「噯！」托讓說道。「到早上告訴你。」

蓋了背，他的新聲夾着喘息充滿了屋子。

「你冷了，」奧爾說道。

「噯！去睡去。」小小的方窗在屋子的黑色中間顯出了灰色。

托讓沒有睡覺。他那受傷的臉孔上的神經復活起來震動着。他那頰骨發着疼，他那破舊子痛得全身發抖搖擺了。他望着那小小的方窗，看見上邊星斗溜下去，忽然不見了。他間歇地聽到了看守的人們的脚步聲。

終於遠處的雄雞叫了；漸漸亮，窗子亮了。托讓用指尖摸摸自己腫脹的臉孔，睡着的奧爾呻吟着。

黎明終於到臨了。在檢察的一家窗簾裏夾着移動的聲音，折柴枝的嘎嘎聲，鐵子的磨磨聲。

在灰沈沈的幽暗裏，媽忽然坐起身來。毛調看見她那腫得難看的臉孔。她向寶子看望了好一會。於是她掀開了毯子找衣服。她還是坐着，把衣服放在她頭上。舉起兩臂來，讓那衣服瀉落到她的腰際。她站起身，把那衣服拉下到她的膝蓋周圍，於是她赤着腳小心地聽到窗口，向外透望望。在她從着眼看那亮起來的天光的時候，她那靈活的手指勒住了她的頭髮，一股股理齊了，又復把雜髮打好。於是她在身前後了兩手，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寶子顯明地照亮了她臉孔。她轉了身，在房子間小心地踱去，找着了手提燈。搗起了草，她把燈帶點着了。

「替了身子，對她寫寫眼。她說道，『替，你還有錢麼？』」

「嗚？是。紙上寫着六角。」

「噢！交給我去買麵粉和豬油。快些。」

「爸打了一個呵欠。『也許餛子沒有開。』」

「叫他們開好了。你們這些人總得吃些東西的。你們要出去做工。」

「爸用勁套進了工人褲，穿上了破舊的上裝。他懶洋洋地走出到門外，打着呵欠伸着腰。」

兩孩子醒過來，從他們的毯子底下，像耗子一般張望着。黯淡的燈光現在鬼縮了屋子，但是在太陽前面，這卻是無色的光了。媽向各樣房子看了一眼。約翰伯伯醒了，白福睡昏打鼾。他的兩眼移向毛調去。她向他觀看了一會，於是急冷地走到他身邊去。他的臉發了紅，『替，血黑沈沈地

乾結在他的嘴唇上，下巴上。破傷的臉孔透收縮得緊要的了。

「非請，」他低聲說道，「怎麼辦？」

「噢！」他說道。「不要講的響。我門敲了一場。」

「拍頭！」

「我是沒奈何，媽。」

她在他身邊跪下。「你惹了禍麼？」

他過了好一會才回答。「是，」他說道。「惹了禍。我不能出去做工了。我只好躲着。」

兩孩子用兩手和兩膝抓攏來，瞪着眼睛。「他怎麼了，媽？」

「不要響！」媽說道。「去洗臉。」

「我們沒有肥皂了。」

「唔！用水洗洗好了。」

「怎麼怎麼？」

「你們不要做聲。也不要告訴誰。」

他們退開去，蹲在遠遠的牆邊，知道自己不會再受查察了。

媽問道：「罵響麼？」

「鼻子破了。」

「我是問這場禍事？」

「是。厲害的！」

奧爾張開了兩眼，看看托談。「哦！怕呀！你壞了什麼稱？」

「什麼？」約翰伯伯問道。

爸爸進來，「鼻子開了，」他把一小袋麵粉和一小包豬油放在牆板上爐子的旁邊。「怎麼說？」

他問道。

托談把上身背在一隻廢膀上，過了一會，於是向後倒了。「耶穌，我軟倒了。我過後告訴你

仔細告訴你。兩孩子怎麼樣呢？」

編對跪伏在牆邊的兩孩子看了一眼。「去洗洗你們的臉孔。」

「不，」托談說道。「他們要聽得。他們要知道。即使不知道，他們也要聽得的。」

「究竟怎麼啦？」爸爸問道。

「我告訴你罷。昨天晚上，我出去看看外邊叫那看的是什麼事。我碰着了凱瑟。」

「那教師？」

「是，爸，那教師，他頭穿着藍工了。他們來拿他。」

爸爸問道，「誰來尋他？」

「我不知道。就是那一晚在路上把我們趕回來的同一類的傢伙。帶着尖嘴鉤柄。」他停頓了。他們殺死了他，打破了他的頭。我正站在那裏。我氣極了。事往丁那尖嘴鉤柄。」當他講着的時候，他凄然地想到那夜，那黑暗，那手電筒光，「我——我打倒了一個傢伙。」

媽的呼吸在喉嚨裏哽住了。爸爸了楞。「打死了他麼？」他輕輕地問道。

「我——不知道。我氣極了。打得狠狠的。」

媽問道，「他們看見你麼？」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總看見的。他們有手電筒在我們的身邊照著。」

媽對着他的兩眼呆看了好一會。「爸，」她說道，「拆開幾隻木箱來。我們要做早飯了。你們應當去做工。露西，溫妮特，如果有人叫你們——拆開病倒了——你們聽得麼？如果你們說出去——」

「他要——坐牢的。你們聽得麼？」

「是，媽。」

「你看住了他們，約翰。不要讓他們對什麼講着話。」她生起火來，把那些盛着東西的木箱一隻隻拆着。她做了餅乾，把一盞油燈放在火上煮。木片着了烟，那烟便在煙區裏轟隆地響着。

爸爸拆好了木箱，他走近在談身邊。「凱瑟——他是好人。他為什麼要干這亂事情呢？」

「這機關地說道，『他們是爲五分一箱來做工的。』」

「這就是我們賺着的。」

「是。我們對着的事就是破壞罷工。他們只給那些傢伙兩分半。」

「這些錢，你吃也不能吃了。」

「我知道，」約翰有氣無力地說道。「這就是他們所以罷工的緣故。哪！昨天晚上，他們已經把那一場罷工破壞了，我們今天也許要賺兩分半了。」

「噫！那些五八錢——！」

「是！哲。你明白麼？約翰這是一個——好人。唉，我腦子裏那個印象除不掉了。他躺在那裏——頭破得扁平了，血汨汨地流出來。耶穌呀！」他用手掩住了他的兩眼。

「摩！我們怎麼辦？」約翰伯伯問道。

「奧爾現在站起身來。『哪！上帝在上，我自己是有辦法的。我打算出去了。』」

「不，你不，奧爾，」托說說道。「我們現在省不了你。我就是一個。我現在有危險了。」等我能夠站起身來，我只得走了。」

他在爐子邊工作着。他半轉了頭聽。他把油放在煮鍋裏。等到這油熱得噼噼響的時候，他用匙舀了麵糰放進去。

「我說下去道，『你必須留著，別動。你必須照顧卡車。』」

「哪！我不喜歡留著。」

「沒辦法，奧爾。這是你的家裏人。你能夠幫助他們。我是於他們有危險的。」

奧爾忿忿地咕噥了。『不知道爲什麼不讓我到汽車行去找職業。』

「蠢蛋，也許可以。」托讓的眼光掠過了牠，便看見羅撒香躺在藤子上。她的兩眼很大——張

得大大的。『不要愁，』他向她叫道。『你不要愁。今天你可以吃些牛奶了。』她慢慢地睜着眼睛，

沒有回答他。

管說道，『我們要知道，托讓。你弄死了那個傢伙沒有？』

『我不知道。天暗了。而且有人打了我一頓。我不知道。我希望這樣。我希望我弄死了那個王

八蛋。』

「托讓！」媽叫道。『不要這麼談。』

從街道傳來了許多汽車慢慢地開動着的聲響。管讓到窗口去，向外邊看望了一番。『有一批新

的工人來了。』他說道。

『我想他們一定是把罷工破壞了，』托讓說道，『我想你們就要開始賺兩分半了。』

『但是一個人做得起勁些，也還能夠喫。』

「我知道，」托謨說道。「吃風吹落的桃子。這也可以塞你的肚子。」

托謨翻了餅，把咖啡攪動一番。「聽我說，」她說道，「今天我買了玉蜀黍。我們有玉蜀黍粥吃了。等到我們有豬鬃汽油，我們要駛開去。這不是好地方。而且我也不願意托謨一個人出去。」

不，先生。」

「這樣辦不行。媽。我告訴你，我對於你是有危險的。」

她的下巴突着。「我們要這以辦。哪！這些東西大家吃了，出去做。我洗過了東西就出來。我們應當賺錢。」

他們吃了熱得燙手的煎餅。於是他們把咖啡倒在各自的杯子裏，大口地喝下去。

約翰伯伯對着他的碟子搖搖頭。「我這一定是我的罪惡。」

「哦！又來了！」管說道。「我沒有工夫管你的罪惡。現在就出去。我們出去做活。孩子們。你們都來幫。媽的話是對的，我們應當出去了。」

他們去了以後，喝拿了一隻碟子和一隻杯子到托謨身邊。「吃些罷。」

「吃不來，媽！我痛得不能吃了。」

「你還是吃吃看。」

「不，我不能，媽。」

他在他的藤子邊沿坐下來。「你應當告訴我，」媽說道。「我可以想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可以有辦法。凱瑟怎麼幹着？爲什麼他們要殺死他？」

「他只是站在那裏，有手電筒照到他身上。」

「他怎麼說？你可記得他怎麼說？」

托爾說道，「記得的。凱瑟說，「你不應該叫人餓死。」於是這大塊頭兒也承認的王八蛋了。

凱瑟又說，「你沒有明白自己幹着什麼事。」於是這傢伙打他了。」

媽向下看看。她把兩手接在一起。「這就是他所說的話——」你沒有明白自己幹着什麼事？」

「是——」

媽說道，「可惜亂母聽不到這句話了。」

「媽！！」我當時沒有明白靈時問自己幹着什麼事，我當時甚至也不會想到自己會這麼幹的

。」

「這是對的。我巴不得你不曾這麼幹。我巴不得你不曾在那裏。但是你卻幹了你只得幹的事了。我找不出你的錯誤來。」她走到櫃子邊，把一塊布浸在爐竈口洗碟子的水裏。「這個，」她說這

。」放在你的臉上。」

他把那塊濕漉漉的布放在他的鼻子和臉頰上面，感到熱，眨一眨眼睛。「媽！今天晚上我打算走

掉了。我不能使這件事連累了一家人。」

媽忿忿地說道：「托調！這場事情的究竟，我不懂。但是你走掉卻也不會使我們安心。這只有弄得我們更苦了。」於是他說下去：「從前我們在田地上的時候，我們是有着邊界的。老地死了，小的生出來，我們始終是一體！」我們始終是一家！」完整的，乾淨的，常常親自跑跑去。約翰了。我不能好好兒整理。也沒有誰可以弄得乾淨些。奧福！他志心野了，常常親自跑跑去。約翰的伯一直是他稽查的。舊失掉了他的地位，再也算不得主腦。我們是碎散了，托調。現在是不像一家了。而且纏纏習！」「鋪下裏一望，便見到那女兒的脹大的眼睛。」「儘快要養孩兒了；日後怎樣辦呢？我不知道。我只有筆力照顧着鋪。溫爾特！他會變到怎樣樣呢？只見得意來愈野了，瞎說，也是，——好像野獸一樣。沒有什麼可穿了。不要走，托調。留在這裏幫着我。」

「也罷，」他疲乏似地說道。「也罷。雖然我不是應當留者。這我知道的。」

媽走到盛碟子的鋪子邊，把破皮襪子洗好了弄乾。「你不會醒過來嗎？」

「不。」

「睡！你且睡著。我看見你的衣裳濕了。我來掛在櫃子旁邊，弄一弄乾。」她完畢了她的的工作。

「我現在去了。我要搞去。翻翻窗，如果有人來，折斷病着，你聽得麼？不要讓誰進來。你聽得麼？」

「翻翻窗點點頭。」我們到中午就回來。睡一覺罷！托調。也許今天晚上我們能夠醒過來了。」

「急急地走到他跟前，『托護你，不濟出去罷。』」

「不濟出去，媽。」

「你一定？你不想走掉罷？」

「放心，媽我在這裏就是了。」

「好了。記住，羅撒香。」她走出去，把後面的門關得緊緊的。

托護靜靜地躺着；於是腰間的浪瀾把他提升到無知覺的邊際，把他慢慢地落下去，又假把他提升起來。

「哦！——托護。」

「哦？是！」他驚醒了。他望一望羅撒香。她的兩眼流露着怨恨的光。「你要怎樣？」

「你殺了一個人麼！」

「是。不要這麼毒。人家要聽到。」

「我怕什麼？」她說道，「那位女太太告訴我。她說罪惡要有報應的。她告訴我。怎樣的機緣，我還可以有一個好孩兒？那兒走掉了，我殺得好東西吃。我殺得牛奶吃。」她的聲音歇斯屈里地高起來。「現在你又殺了一個。這麼一來，養出來的孩兒還會對麼。我知道；！要麼軟胎！！軟胎了！我自己從不折騰過舞。」

「你讓站起身。」羅說：「你要弄得人家過來了。」

「我不管。我要有軟腦了！我不會讓過什麼擁抱的。」

他走近羅身邊，「靜些。」

「你離開了我。你殺人不止一個了。」羅的臉孔歇斯底里地紅得深起來。倫的話語含糊了。「我不要看你。」羅用毯子蓋住了他的頭。

托聽到了。一陣陣抽噎的哭聲。他咬住了他的下嘴唇，緊看着地板。於是做走到窗的牀沿邊去。在牀子邊沿的底下，橫放着一枝又長又重的來福槍。托拿起那枝槍來，察看了一番，回到自己的牀子。他把那槍放在身邊地板上。牀櫃的聲響細到成爲嗚咽了。托又俯下身，把身子蓋好，毯子蓋住了他那破臉，做成一個小小的孔洞透氣。他嘆氣道，「耶，耶，哦！耶！」

在外邊，一羣汽車開過，有好些聲音響着。

「多少人？」

「耶，耶——三個。你付多少呢？」

「你到二十五號房子去。警款就在門上。」

「知道了，先生。你付多少呢？」

「兩分半。」

「噢！一頓正餐也沒不成呢。」

「我們就這麼付着。有兩百人從南邊來，都是願意做的。」

「但是，耶穌呀！先生。」

「那麼，你去。或是做，或是去。我沒有工夫跟你辯。」

「但是。」

「要知道，工價不是我定的。我只不過查點查點進來的你們。如果你肯，你就做。如果不肯，

你回頭就走。」

「兩分半麼，你說？」

「是的。兩分半。」

托誤在他的蓆子上朦朧地睡去了。屋子裏一個偷偷的聲響弄醒了他。他的手指摸索到那來福槍，便把那槍緊緊地抓住了。他扳開了槍上的遮蓋，羅撒香站在他蓆子旁邊。

「你要怎樣？」托誤問道。

「你睡着，」他說道。「你剛才睡過去了。我照顧着這門。沒有人會進來。」

他把腳的臉上細看了一會。「好的，」他說道，於是他又復用毯子蓋住了他的臉孔。

在剛開始的黃昏中間，媽回到了棧屋。她停在門口踏步上，敲敲門說道：『是我，』媽的是敢拖開不會看樣。她開了門，帶着一袋東西進來。托讓醒了，在他的藤子上坐起身。他的傷口乾結得使沒有碎傷的皮膚亮晃晃。他的左眼腫到差不多閉着。『我們出去以後有人來麼？』媽問道。

『沒有，』他說道。『沒有人來。我聽得他們把工價減低了。』

『你怎麼知道？』

『我聽到外邊有些人談着。』

媽撒着沈悶地抬起眼來看媽。

媽用大擔指指着她。『她鬧過了，媽。她心裏想一切禍孽要這報到她自己身上。如果我裏惹得她這麼煩躁，那我就應該願自走了。』

媽轉向香露撒着。『你怎麼着麼？』

那女兒懇恨地說道：『這着這樣的禍孽，我怎麼會有好孩兒？』

媽說道：『不許嘛！我知道你心裏不快活，我知道，這難怪你，但是你總行把勞力留住。』

她回轉頭來，對着托讓。『不要怪她，托讓。這是非常不舒服的，我自己已經過了，知道這情形。當那小孩兒的神氣，各種事情都好象箭一般攪集在你心頭，別人說的話好像句句是毒藥，句句

反對你。不要記在心頭。這怪不得她。還是她心緒不好的神情。」

「我並不要害她。」

「好！不許再談了。」她把她的袋放在冷掉的爐子上。她說道：「我告訴你，我把打算離開這裏了。梅調，你想法子弄些柴來。不！你不能動。這裏，我們只有這一隻木箱剩着。拆開來罷。我叫另外的人們在後邊路上拾些柴棒，我們要吃玉蜀黍粥，放些糖。」

托讓站起身，把最後那隻木箱踏碎了。她在爐子的一邊，細心地生了火，把火箱放在一個爐孔底下。她拿一把鐵壺滿了水，放在那火焰上面。那壺開了直滾的火，便騰騰地汨汨地響了。

「今天搞得怎樣？」托讓問道。

她把一隻杯子插到爐那爐玉蜀黍片的袋裏。「這我不要談了。我今天想着她們憤說笑話的情形。我不喜歡笑話，托讓。我們也不再說笑話了。每逢聽到笑話的時候，這種是無聊的、苦味的笑話，其中一點也不有趣。今天有人說，「不是氣是過去了。我看見一隻長耳兔，後面沒有人追着。」又一個入說，「這不是理由。其實呢，大家再沒有氣力殺長耳兔了。只是捏了來，揀了奶，便放掉了。你看見的一隻大約就是擱乾了奶的。」我的意思是這種笑話並沒有像從前約翰伯伯收服一個印第安人那一件事情的有趣，他把那印第安人帶到家裏來，那印第安人把籃裏的豆偷偷地吃得精光了，還摸索到約翰伯伯的威士忌。托讓，拿一塊布浸些冷水，放在你的臉上罷。」

黃昏是加深了。姆點亮了手燈，掛在一枚釘子上，她加旺了火，把玉蜀黍片倥倥燒倒在熱水裏。「繃繃香，」她說，「你可以把這湯攪攪。」

外邊有着出達拍達的跑步聲。門開了，新的羅爾上。露西奔了進來。「媽！」她叫道「媽！」 溫飛特生病了！

「在那兒？告訴我！」

露西氣喘喘地說道，「臉色發白跌倒了。吃了那麼多的榛子，他瀉了一整天。剛才跌倒的。臉色發白了！」

「送開你去！」 姆急著說道。「繃繃香，你好好道謝。」

她同著露西出去了。她跟了那小女兒，氣呼呼地順着街邊跑，在黃昏裏，三個男子走向她跟前來，中央那個抱着溫飛特。她跑到他們這裏。「是我的孩子！」她叫道。「交給我。」

「我給你抱着，姆。」

「不，就交給我。」她抱起了那小兒子回轉身；於是她想到自身了。「謝謝你們，」她對那三個人說道。

「不要客氣！姆。」這小孩子身體弱得很，看去好像他肝裏有蟲。

她急急地跑回來，溫飛特在爐的背膀裏，又軟又懶了。她把他抱進了屋裏，跪下來，把他放在

「從櫃子上？」告訴我。怎麼啦？」她究問道。他陸陸地空開了眼，搖一搖頭，又復閉上了他的眼睛。

露西說道：「我告訴你，媽。他瀉了一整天。時時刻刻瀉着。桃子吃得太多了。」

媽摸摸他的頭。『沒有藥。可是他臉色發白，乏力了。』

話說走進來，把手提燈給得低低的。『我知道，』他說道。『他餓了。沒有氣力。買一聽牛奶，給他喝喝罷。把牛奶攪在粥裏給他喝。』

『溫飛特，』媽說道。『你覺着怎麼樣，告訴我。』

『頭暈昏，』溫飛特說道，『只不過是團團轉似的頭暈。』

『你從不曾見過這樣地瀉的呀！』露西鄭重地說道。

爸和約翰伯伯和奧爾走進屋裏來。他們都滿捧着柴枝。他們把柴枝一堆一堆放在櫃子邊：『怎麼呀？』爸究問道。

『是溫飛特。他須得吃些牛奶了。』

『全能的基督！我們大家須得吃這個！』

媽說道，『今天我們賺了多少？』

『一圓四角二分。』

「哦！你就過去買一磅牛奶來給溫爾特吃。」

「爲什麼他可以生病？」

「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是他生病了；你當即去買！」爸爸哼着走出了門。「你攪着那粥麼？」

「是。」麗撒吞爲了要證明，把得加快了。

奧爾特說道：「全能的上帝，媽！我們做到了天暗，就不過吃這些粥麼？」

「奧爾特，你知道我們打算離開了。我們賺來的都得留着買汽油。你知道。」

「但是，全能的上帝，媽！一個人如果要去做工，總得吃些肉。」

「你且靜靜地坐着。」她說道。「我們有頂重要的事情要先來安排。你知道這是什麼事情罷。」

結讀說道：「可是關於我？」

「我們等吃過了來談，」媽說道，「奧爾特，我們剩着的汽油足夠開一程，可不是？」

「油槽裏還有四分之一。」

「我希望你就告訴我，」花讓說道。

「且等一會，後來談。」

「把那粥攪着，你。讓我來放些咖啡。你們可以把糖放在粥上或是咖啡裏。兩邊都用，糖是不

夠了。」

這樣高高的一聽牛奶回來。「一角一分，」他快快地說道。

「這個！」媽接了那罐牛奶，便打開了。她讓那滾滾的液體流到一隻杯子裏，遞給溫飛特。」

「溫飛特。」

「我不能喝。身上老大的不舒服。不要喝。」

「溫飛特。」媽現在不能吃，媽。等一會兒。」

媽拿了杯子，放在窗檯上。「你們誰都不要動這個，」她警告道。「這給溫飛特吃。」

「我要有牛奶吃麼？」溫飛特沈着臉說道。「我應該吃些。」

「我知道，但是你還站得住。這小東西卻倒餓了。那粥很好很厚罷？」

「是。快要不運下去了。」

「好了，我們吃罷。這個是糖。每個人一匙光景。放在粥上或是放在咖啡裏。」

「溫飛特。」媽說道。「我倒喜歡粥上放些鹽和胡椒。」

「溫飛特。」媽說道。「胡椒是用光了。」

木箱是全都折壞了。一家人坐在椅子上吃玉蜀黍粥。他們餓了再盛，直到鍋子裏幾乎空了。
「溫飛特。」媽說道。

溫爾特坐起來吃了牛奶，不一會他覺著餓了。他把那玉蜀黍粥的鍋子放在他的兩腿之間，吃完了那鍋粥的，又把四盞燉著的湯夜也倒起來。媽把牛奶廳裏剩著的倒在一隻杯子裏，悄悄地遞給羅拔香，在角落靜悄悄地喝。她把鬆騰騰的黑咖啡倒在一隻隻杯子裏傳遞給他們。

「事情怎麼樣，現在你說話？」羅拔問道。「我要睡。」

爸不自在地說着，「我希望不要給露西和溫爾特聽到。不好叫他們外邊去麼？」

媽說道，「不。即使不是成年人，他們也可以充當成年人了。這是沒有辦法的。露西！！你和溫爾特不會說用你們所聽到的話罷，否則就要害得我們粉粉落落了。」

「我們不會說的，」露西說道。「我們年紀大了。」

「哦！那麼靜着。」頭一杯一杯放在地板上。手提燈上短短的厚厚的火焰，像短短的蝴蝶翅一般，投了暗黃色在牆壁上。

「現在你講話，」約翰說道。

媽說道，「爸，你睡。」

約翰伯伯吸着咖啡。爸說道，「哪！他們正像你所說，把工價減落了。有一大批新的摘工，他們感到只要有一隻麵包吃就肯摘了。他酒大家搶着摘樹。很快就可能把一地裏的收成都摘光的。大家齊向一種新樹去。我看見一場吵鬧。一個人說這是他的樹，另外一個人也要在那樹上摘。這批

家是從麥·杉那裏那麼遠招來的。都得得要命。爲了一隻麵包，做一整天工。我對查登說，「兩隻牛一箱，我們不能做。」他便說，「那麼，你們願自去，離開這風籠。這些人能夠做的。」我說，「他們一吃飽，就不肯做了。」他便說，「哪！不必等到他們吃飽，這些桃子我們就可以收進了。」
「爸愣住了。」

「真邪氣，」約翰伯伯說道。「據說今天晚上有兩百多人要到。」
托說，「噫！但是那一件事怎麼樣呢？」

爸沈默了好一會。「托，」他說道。「看來好像是你幹的。」

「我也這麼想。只是還弄不明白。」

「大家似乎另外沒有談什麼，」約翰伯伯說道。「有幾個人談着打死人命的案子，當然囉，說是他們把那傢伙捉住了。」

托閃閃過去看看那副眼睛的兩個孩子。他們很少望着眼睛。彷彿他們害怕黑暗中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托說，「哪！——幹着這件事情的傢伙，是在他們殺死了凱之後幹的。」

爸插嘴道，「現在他們不是這麼講着了。他們說這是他先動手。」

托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

「他們放着空頭，反對我們這班人。這是我聽到的。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毒手吵鬧的傢伙說，他

們還要送家這麼一個人。」

「他們知道他的狀況麼？」托讓問道。

「哪——沒有確切地知道——但是據我聽到，他們卻也覺得他是受傷了。他們以為——他會

有——」

托讓慢慢地抬起手來，摸摸他那破傷的臉頰。

媽叫道，「他們不是這麼說的！」

「你心寬些，媽，」托讓說道，「事情會冷下去的。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無論怎麼說，我們

提防着就是。」

媽從暗淡沈沈的光線裏看到托讓的臉孔，尤其是他的嘴唇。「你答應過了，」她說道。

「媽，我——也許這個人應該離開了。如果——這個人幹了一件錯事，也許他心裏想，」也罷

。我來受絞刑好了。我幹了錯事，我應當受罪。」但是這個人卻不肯幹着錯事，他並不比譬如他罪

死了一隻土撥鼠，更感覺到接受。」

兩面插進來說道，「媽，我和溫飛特知道了。他不必給我們拉這個個人了。」

托讓吃吃地笑了。「哪！這個人並不是受絞刑，因為他日後還得再幹一下呢。同時，他也不肯

使這場禍事果到了一家人。媽——我應當走了。」

揮手招攔了她的旁，喊開了喉嚨。「你不能走的，」她說道。「外邊沒有好的地方呢。你也不能靠什麼人。但是你卻可以靠我們的。我們可以把你藏起來，我們可以照顧你飲食，在你的臉孔漸漸變好的期間。」

「但是，媽！」

她站起身。「你不要走。我們會養你。奧爾，你把卡車開到門口。現在，我想好辦法了。我們放一條梯子到底邊，約翰趕快在那裏，我們再拿一條梯子溜上去，做成一個孔道，他便隱在那個孔道裏，於是我們四面堆起東西來。有一塊可以給他透氣呢。大家不要吵嚷了。我們就打算這麼辦。」

「媽抱怨道，『好像男人家裏也沒有話分了。她真是潑潑的婆娘。日後我們安頓下來，我要打她一頓塊甘心。』」

「且到那時候，看你本領罷，」媽說道。「閃過來，奧爾。天色是夠暗了。女傭走到外面的卡車邊。他把這問題打量了一番，於是倒開到步階的近旁。」

「媽說道，『趕快！把梯子放好！』」

爸和約翰伯伯把那梯子從車後的門上拿過車身裏邊。「現在，再放那一條。」他們把第二條梯子拋過去。「現在！——快談，你晚上到那裏，鑽在底下罷。趕快。」

把繩連忙抓上去，綁緊來。他把一條藤子綁平了，把另一條藤子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把那上面的藤子，兩邊纏下彎起來，使彈起的繩頭蓋住了托讓。他從卡車的橫欄間看到外邊。他和奧爾和約翰伯伯急忙地打整了行李，把許多毯子堆在托讓的席洞上面，靠邊圍攏着一隻裝水桶，把最後那條藤子放在後邊。錫呀，聲呀，替換衣服呀，亂雜雜地投了進去，因為盛放的水箱已經鬆掉了。正在他們快把行李裝齊的時候，一個看守，提着一枝散彈槍近來了。

「這裏打算怎麼做呢？」他問道。

「我們打算出去了，」喬說道。

「爲什麼？」

「嘿！——我們要去就一個獵業，——一個好好的獵業。」

「哦？是在什麼地方呢？」

「那！——那邊下去，靠近草地。」

「讓我們來查看一番。」他把手電筒的光轉向了蓋的臉上，約翰伯伯的臉上，和奧爾的臉上。

「沒有別個人同你們在一起麼？」

奧爾說道：「你是問着那個過路客人？」臉色紅白的矮小的喬伏道？」

「是。我想他正是酒殼模樣。」

「我們是在來的路上讓他搭車的。這早上工資單脫落的時候，他走掉了。」

「再說說，他是怎麼樣？」

「矮矮的身材。蒼白的臉孔。」

「這早上，他臉孔可有破傷？」

「我一點也沒有見到，」奧爾說道。「汽油幫浦開放着麼？」

「唔！開放到八點。」

「上車！」奧爾叫道。「如果我們要連夜趕到青草地，我們就得着緊些。坐到前面罷，媽？」

「不，我要坐在後邊，」她說道。「爸，你也坐在這後邊。讓羅烈和奧爾和約翰坐在前

面。」

「把那工錢紙條交給我，爸，」奧爾說道。「我要設法買汽油掉現錢。」

那看守看着他們閃過了街道，向左轉到汽油幫浦邊。

「加兩加侖。」奧爾說道。

「你們去的地方不遠罷。」

「不遠。我把這張工錢紙條掉換一番好麼？」

「哦！！！我不想打罷。」

「嘿！先生，」奧爾說道。「如果我們今夜趕到了那邊，我們就得到好壞獎了。如果趕不到，那我們就錯失機會了。請發些好心罷。」

「哦！也能。你在紙條上簽了字，交給我。」

奧爾下了車，遞了那部哈德探的盒子走。「這我當然可以的。」他說道。他旋開了水箱的蓋子，加滿了放熱器。

「兩加侖，你說？」

「是，兩加侖。」

「你們那一條路上去？」

「朝南去。我們得到一個機票了。」

「真的麼？機票是難得的！一定的機票。」

「我們有一個朋友，」奧爾說道。「給我們弄好機票了，只等着我們去。哪！再見。」那卡車打了個轉身，顛簸過了污穢的街家，開到大路上。車頭微弱的燈光一路閃動着，右手的車位，因為電流發生陣陣的盤旋，暗下去，忽地熄滅了。車身每一跳，車底迸散放着的銅兒響兒就歷歷落落地下響了。

一種插香軟聲軟氣地哭起來。

「覺得不舒服麼？」約翰伯伯問道。

「是！一直覺着不舒服。巴不得在清靜的地方靜靜兒坐一會。覺得我們不該離開了家鄉到這地方來。如果我們留在家鄉，康尼是不會正掉的。他應該學好了一種本領，找到一個位置了。」奧爾和約翰伯伯都沒有回答她。那一番說到康尼的話惹得他們惶惑了。

在農場的白漆大門邊，有一個看守走到卡車的旁邊。「出走有事麼？」

「是，」奧爾說道。「朝北去。得着一個職業了。」

那看守把手電筒照到卡車上，又向上轉到蓬帳裏。媽和爸未沉沉地向下看看那亮光。「好了。」那看守把大門移開。卡車向左轉了彎，便直向一〇一那條南北大公路開去。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你想定了麼？」約翰伯伯問道。

「沒有，」奧爾說道。「只不過是開過去，直開到厭倦了。」

「我的時候並不十分遠了，」羅撫習盛氣說道。「最好有一個好地方給我安身。」

涼潤的空氣冷到快要結霜了。路邊的葉子開始從果樹上落下來。在車身上，媽背靠了邊開坐着，爸坐在媽的對面。

媽叫道，「你好罷，毛誤？」

從後邊傳來了他那悶沉沉的聲音。「在這裏很緊湊。我們過完了農場地界麼？」

「你留神，」媽說道。「也許這有人叫我們停車。」

司機拾起了廢湯的一邊，在卡車上的膝窩中間，好幾錫子壓落地處着。「我很快可以把握這個枕下來，」他說道。「究竟我並不是拘留在這裏的。」他在肘上把身子擰着。「噢！天冷起來了，可不是？」

「有黑雲了，」爸說道。「據有些人說冬天要早到了。」

「從松鼠在橋上做的巢來看呢，還是從草種來看？」托認問道。「噢呀！你能夠從什麼東西上都來預測天時麼？我猜你一定碰到過一個會從一條舊褲子來看天時的人了。」

「我不知道天時，」爸說道。「我只覺得漸漸近着冬天了。要知道天時，非在這裏住得長久不可。」

「我們向那方面去？」托認問道。

「我不知道。噢，他向左轉了轆。好像他是要從我們來的那一條路開回去。」

托認說道，「那一條路最好，我想不出來。只覺得如果我們在主要的公路上過，還會碰到警察的。他們一看到我這副臉孔，就要把我抓了去。也許我們應該循着支路上開。」

媽說道，「在背上敲一敲。叫奧爾停車。」

托認用拳頭敲敲前面的板，卡車便停在路邊。奧爾下了車，走到背後。這雨和濕感特從他們的

毯子底下，向外偷看者。

「你要怎麼樣？」奧爾頓問道。

媽說道，「我們應當想想怎麼辦。也許我們還是循着支路上開。托讓這麼說。」
「就爲了我的臉孔，」托讓補充道。「誰都要看出來。個個警察都要看出來。」

「噫！你要朝那一方面走呢？我想朝北去。」

「也能，」托讓說道，「只要一直在支路上開。」

奧爾頓問道，「停了車睡一覺，到明天再開去好麼？」

媽連忙說道，「且不。我們先開得這些再說。」

「好的。」奧爾頓到了他的座位，向前開去。

爾西和溫飛特又從把頭蓋住了。媽叫道，「溫飛特可好？」

「他全好了。」爾西說道。「他睡過一覺呢。」

「把背靠在卡車的邊欄。」提心吊胆防着人家來追尋，你覺得有趣嗎。我是心裏受着。」

「人人都是受着，」媽說道。「人人都是。你今天看見那一堆吵鬧的。人是變了，先

前在那政府辦的政宰所，我們心裏不覺受着難受呢。」

奧爾頓向右轉到了一條石子路上，黃色的光便在路面顫動了。果樹現在已經見不到，棉線接替了

兼務的位置，他們在棉蔭中間，高高低低的鄉野的路上駛行了二十英里。那條路限一條有矮林的河灘並行了一程，轉過一座混泥土的橋，便在另一邊沿着那條河灘了。於是河浜邊頭，一道燈光照出了一列紅色大貨車，是看不見輪子的；路邊一傍大木牌寫道：『招用棉花的採摘工。』奧爾把車子開得慢下去。托說卡從車的橫檔間窺看着。過了那批大貨車約有四分之一英里光景，托說又復在車上敲著。奧爾在路旁停了，又問下車。

「現在你要怎麼樣？」

「煞住了引擎，抓上這裏來，」托說說道。

奧爾坐進了座位，把車子開到空野裏，煞住了車燈和引擎。他抓過了車屁股的門。『好了，』托說說道。

托說扒過了好些輪子，跪在橋的前面。『師！』他說道。『木牌上說着他們要招用棉花採摘工。我看見過加塊木牌了。現在我竭力想着辦法，要使我可以跟你們住在一起，不惹麻煩。等到我的臉上好起來，也許這是不礙事的，現在呢，卻不。你看見後面那些汽車罷。哪！採摘工人就住在裏面。現在，也許那地方有工可做呢。你們在那裏上了工，住在那些汽車裏，你道好不好？』

「你自己怎麼樣？」媽究問道。

「哪！你看見那條帶是矮林的河浜了。哪！我可以躲在那些矮林裏，不給人來看見。到晚上，

你們可以帶些東西來給我吃。後備不多路，我若見一條乾溝。我也許可以睡在那裏。」

爸說道：「上帝在上，我只願換弄棉花！那邊有工做，我懂得了。」

「那些汽車也許是極好的住宿地方，」媽說道。「又清爽又乾燥。你登着那邊有很多的矮林給你躲身麼，托誤？」

「當然囉。我剛才登着。我可以指定一個小小的地方來藏躲。等我臉上一好，我就出來了。」

「你要有大火的運了，」媽說道。

「怕什麼！這是人人會有的。」

「我從前摘過四百磅，」爸說道。「這不消說，是很可觀的。如果我們大家來摘，我們總可以賺些錢。」

「可以買些肉吃吃，」奧爾說道。「眼前我們怎麼辦呢？」

「回到卡車上，睡到天亮，」爸說道。「早上可以上工了。我在暗地處也看得出那些棉花呢。」

「托誤怎麼樣呢？」媽問道。

「你們現在且不要顧到我，媽。我自己會拿一樣毯子過去的。你們向後面那條路上看。有一條清爽的乾溝。無論是麵包，是山芋或是玉蜀黍粉，你們都可以拿過去，就放在那邊好了。我會來拿的。」

「唔！」

「我覺得這是好主意，」舊說道。

「這是好主意，」新調就動地說道。「等我的臉上好一些，我也不妨走出來去接換。」

「唔！一點不錯，」媽同意了。「但是你卻須當心。一時不要使人家看見。」

新調抓到卡車的後邊。「我就拿這條毯子去。你找着後面路上那條乾淨。媽。」

「當心，」媽央求道，「你當心。」

「是，」新調說道。「我一定當心。」他抓過了車後的飯，蹣跚路上。「晚上好，」他說道。

等眼看着他形相在夜色裏逐漸下去，終於在河浜旁邊的矮林中圓消失了。「我愛的耶穌，我希望平安無事，」她說道。

奧爾問道，「你要我現在把車子開向後面麼？」

「是，」舊說道。

「開得慢些。我要看看明白他說到的那條乾淨。我應當看看明白。」

奧爾打了倒車，把那條路開斷了，方才轉了方向。他慢慢地開到那「列次貨車近邊。卡車的車燈照出了那些開車門下的踏步梯。門口是暗暗的，夜裏沒有人移動。奧爾關住了他的車燈。

「你和約翰伯伯然後進去，」他對約翰說着說道。「我在這車座上睡覺了。」

約翰伯扶着那大肚子的少女扒過了車屁股的欄板。她把那些錫子堆到一塊小小的地方。一家人在卡車後邊緊緊地擠在一塊草窠裏。

一部大貨車裏一個男孩哇呀哇呀哭了。一隻狗嗅嗅東西地跑出來，在約翰卡車的周圍，惶惶地走着。密河浜傳來了淙淙的水聲。

第二十三章

招用摘棉工人！路上的招貼，散登開去的傳單，橙黃色的傳單！招用摘棉工人。
這裏，這條路上去，這上面說着。

這些暗綠的植物現在是細長了，紫黑的棉花球攢集在莢上。白色的棉花像玉蜀黍胖圓似的爆裂
若。

只想摸弄摸弄那些棉莢。用指尖，輕輕地。

說是熟練的摘工。

是纏扭的麼，就在這裏。

我是要棉花的。

有袋子麼？

唔！不，我沒有袋子。

這袋子，要你出一個錢。在你最初擲下來的一百五十磅裏扣除掉。在用上。第一次擲是八角一百磅。第二次是九角。你的錢子就在這裏買。一個錢。如果你沒有現錢，我們可以從你第一次擲的一百五十磅裏扣除的。這是上算的，你要知道。

這的確是上算的。好好的布袋有一季可以用。等到毛呀細呀用得破爛了，就掉進裏來用。把兜着一頭縫上了。破的一頭拆開來穿到兩頭都損壞了，這還是一塊好布呢！做夏天穿的褲子很出色。做夜裏穿的襪衫也可以。哪！要知道！布袋是好東西。

你把這袋子捆腰掛着。吊好了，搭在你的兩腿中間。起初若是輕輕的。你的帶尖擡下了棉花。一使用手扯到你兩腿夾着的袋子裏。孩子們在後面一路跟着；孩子們不必用袋子；一或者用一隻小口袋，或者就放在你老人家的袋子裏。過後，掛得有些重了。身子向前俯倒些，一路走着。我是攜棉花的老手了。指頭斜裏辦法，棉花好裏攏來。只要一面前動着手，一面談談唱唱。直到袋子重起來。指頭流傳着，棉花流傳着。指頭是靈的。眼睛雖是看着做！眼睛卻不管。

談話聲停送過一列列的棉花！

有一個女太太回到茶樓，且不指出姓名罷！忽然生下一個黑種孩子來。誰也不料得到。誰也不去查究那個黑種。這位太太帥也抬不起頭來。但是我聽說一句——其實在是好搞工。

現在這一路抬着的袋子重起來了。夾緊了你的屁股向前推進着，好像一匹做工的馬。孩子們

，摘了棉花就遠遠把人家的錠子裏。這地方收成好得很。低地的棉花是薄薄的，又深又細。從不像見過像這一種如聖剛那棉花似的。這是長纖維的收成好的棉花了。使地土耗損得非常快。似乎有人打算買一塊棉地罷！不要買，只要租。那麼等到種不棉花的時候，搬到新地方去就是了。

一列列的人們在田野上移動着。指頭流轉着。靈動的指頭穿連穿出，自身我拿着棉花球。差不着幾頁甘眼睛來着。

如果我眼睛瞎了，我也一定能夠採摘棉花的。因為棉花是摸弄熟了。採摘得乾淨，非常之乾淨。

錠子現在是滿了。拿過去秤一秤。爭論起來了。秤手說你掙着石塊使分量加重。他怎麼攪攪他的秤也是不準確的。有時候，他的話是對的，你有石塊放在錠子裏。有時候，你的話是對的，那個秤掙着秤。有時候雙方都對，據石塊和秤的秤老是爭論着，老是吵鬧着。你把頭抬起來。於是他的頭抬過了。這些石塊怎麼辦？只一塊，也許免不了。有四分之一磅重罷？老是爭論着。

卷了空錠子回來。我們自己來配飯。配出了分量。非記不可的。如果他們知道你是記着帳，他們就不敢欺騙了。但是如果你自己不記出分量，那是只有上帝對你的忙了。

這是好工作。孩子們四下裏跑動着。聽得摘棉花響。

是，我聽得。

「你想這會不會拿來用的？」

「哪！如提這個用起來，」有人說，「這個連把手插工打倒了。」

「夜到降了。大家累了。可是摘得好。賺了三箇，我和老婆和孩子們。」

「一部部汽車向種棉的田野流動着。棉地上設立了停宿場。有遮棚的高高的卡車和拖車上蓋着白色的花衣。棉花在槍離鐵絲上沾黏着，每逢有風吹過的時候，棉花成着一箇箇小球，一路流動着。於是乾淨的雪白的棉花送到藥棉機上去。於是大大的胖胖的棉包送到壓堆機上去。於是棉花黏住了你的衣服，搭住了你的新鞋。你的鼻子裏也有棉花呢，把你的鼻子堵一堵。」

「現在脫着背一路走，要趁天沒有暗把袋子盛滿。靈活的指頭在棉莢裏摸索着。一路是鈴響屁股，拖着袋子。孩子們在種作地上走動得累了。於是太陽落下去了。」

「希望這種工作儘着做下去。還賺不到幾多錢，上帝知道，但是我卻希望這種工作儘着做下去。公路上，老舊的汽車成羣結隊地開到了，都是停車招集傭來的。」

「有棉花袋子麼？」

「沒有。」

「那麼，要你出一箇錢了。」

「如其我們只有五十個，我們原也能夠停留幾小時的，但是人數卻有五百呢。這工作總是不會

長久的了。我知道有一個人在不會賺出了他那買袋子的錢。每次上工，他買一隻新袋子，可是不等他的分量做到，田上的工就已做完了。

爲了上工，盡力買些錢罷！冬天快到了。加里圖尼在冬天是一點工作也沒有。冬天沒有確！把這袋子塞滿的。我看見那傢伙放進了兩塊泥土呢。

好難！怎麼不罷？我只是要抵銷過那昨年的秤。

現在，這是我的賬，二百三十磅。

對了！

耶穌：他並不爭論呢！他的秤一定是作弊的了。哦！這一天總算是好好的一天。

據說有一千人在路上，到這田場來了，我們到明天，少不得要吵鬧起來。我們少不得要搶奪這棉花了。

招用摘棉工人。摘的人愈多，送還棉棧去也愈快。

現在到摘棉工人停止場了。

上帝在上，今天晚上，要吃助條肉了！我們有着買助條的錢了！伸出一隻手來，指着那疲乏了的男孩子。跑過去給我們買肉助條。老婆如果沒有太累，她今天晚上也可以做些好個呢。

第二十四章

大貨車，一共十二部，頭尾拖著，停靠在河旁一塊小小的平地上。六部一列有兩列，車輪都移動了。巨大的移門下遊，有一種搖平平的小板做著踏步。這些大貨車做著良莊的住宅，不運水，不運風，鉤住二十四戶人家，每部大貨車前後每頭各住一家。設有簾子，可是開關的門卻開著。有幾部車子壞，當中掛着一塊帆布，其餘的車子則只有門的部位做著邊界。

約翰家連住了在後面的第一部大貨車裏的一頭。先前的某一住戶已經用煙筒裝好在一隻火油箱上，並且在壁上挖了一個通煙出的洞了。即使那開關的門開著，車子的兩頭還是暗暗的。哥任車身當中掛起了那塊帆布。

「這地方是清涼的。」他說道。「除了政府辦的收容所之外，這道比我們住過的任何地方都來得清爽。」

每夜，她把那些簾子擺在棚架上。每天早上，她又復捲起。每天他們走到田地上摘棉花。每晚

他們吃一頓。有一星期六，他們把卡車開到了那萊亞，於是買了一個鋼皮火爐，和讓錢務的工人買。奧爾和爸和溫州特和約翰伯伯每人一條，他們又給媽買了一件衣服，把媽那件頂好的衣服給羅撒管穿。

「她的身子這麼大。」媽說道。「現在給他買新衣服是白白糟蹋錢。」

約特家是幸運的。他們到得早，在大貨車上有了地位。現在後到的人們搭的篷帳一個個塞滿了那塊小小的平地，而那些在大貨車的側面是老工人，多少也可以說是貴族。

細狹的河邊，從樹林流出來，向樹林流過去。每部大貨車前面都有一條磨得硬實的小路過那條河流。一部部大貨車之間有著條衣袋的繩子。這些繩子上天天掛滿著待曬的衣裳。

傍晚，他們從田壩上走回來，彎腰下痔穿指好的棉花袋。他們走進那家開在十字路口的舖子裏，有許多擔工便在那裏舖子買着日用品。

「今天多少？」

「我們做得非常好。我們今天賺了三圓半。只想把這筆錢積存起來。小孩子他們漸漸成就好搞了。媽給他們每個做了一隻小口袋。他們推不動大人的袋子。換來就塞在我們的袋子裏。新做的小口袋是兩件拆下來的舊襪衫拼成的。做得非常好。」

於是媽走到賣肉的櫃台邊，她的前指揪着髮髻，在她的指頭上吹口氣深深地思量着。「這些碎

「豬肉罷？」她說道。「多少錢？」

「三角一磅，媽媽。」

「噢！我買三磅。再是好好的一塊牛肉。明天叫我的女兒來煮。還要一罐牛奶，給我的女兒吃。她只想吃牛奶。快要生養孩兒了。女看護叫她多吃些牛奶。現在，我想看看，山羊我們是有丁。」

「替手裏拿着一罐蜜糖走攏來。」這個買了去罷，「他說道。」「可以做些蘇餅吃。」

「媽媽皺眉頭，『哦！』」「哦，也好。喂，我們買這個。現在——」「嗚！豬油我們還多看。」

「她回走過來，她手裏拿着兩大盒糖果。眼睛上有一個沈悶的問題，只要媽的頭一點說是一搖就

「可以使這問題變成悲劇或是驚喜了。」

「『媽？』她舉起那兩隻手來，上下搖晃了一陣，使得引動人。

「你就把這東西放回去。」

「在露西的眼睛上，悲劇開始成形了。她說道，『這不過是一個銀幣一盒。這兩個小東西今天生

「活做得着實不錯呢。」

「也罷！」

「露西開始偷偷地達到露西的眼睛了。『買了去。』

露西一轉身跑掉了。在到門口的半路上，她拉住了溫飛特，便同他衝出了那門，到暗沈沈的外

「狗臉伯伯提起了」一隻掌心是黃皮的帆布手套，試帶了一番，便脫下放好。他漸漸地移向對面架

已經過去，便站在那裏，研究着一隻隻瓶子的標籤。媽看見了他，『爸，』他說了一聲，笑用頭向約翰伯伯做個勢。

爸聽到他跟前，『戴着那，約翰？』

『不，我要有。』

『且等到棉花收齊，』爸說道。『那，你就可以喝得痛快了。』

『這一點引動不了我，』約翰說道。『我做得多苦，壓得好，也沒有夢，也沒有胡思亂想。』

『只看見你對那些瓶子出着神。』

『我隨便看看，怪有趣的。我想買些東西。買些我用不着的東西。想買一把那種安全剃刀。想

買一隻那盞燈着的手套。便宜得很呢。』

『帶了手套不能摘棉花，』爸說道。

『這我知道。而且我也用不着什麼安全剃刀，用不着那盞燈着的什麼東西。只不過是喜歡買了

這個去，不管這個用得着不用着。』

媽說道，『過來，我們東西買齊了。』她拿了一隻袋子。約翰伯伯和爸每人拿了一個紙包。在

外邊，約翰和溫煥特等着，眼睛呆沈沈，臉頰含滿了糖果，顯得腫腫的。

『一定吃不下晚餐了，我想，』媽說道。

人們接二連三地走向大貨車的停留場去。家家點燈了。煙囪上冒着煙。約特家的人們走上踏梯，進了大貨車裏他們的一邊。羅爾普坐在火爐旁邊一些木箱上。他把火生起，那鐵皮火爐便熱得成了葡萄酒的顏色。「你買了牛奶麼？」他要求道。

「唔！就在這裏。」

「交給我，中午以後，我沒有喫過呢。」

「聽以為這是像藥一樣的。」

「那位女看護這麼說。」

「山李你已經弄好麼？」

「就在那裏，削過皮了。」

「我們要煎牠一煎，」媽說道。「碎豬肉我們買好了。把那些山李切開來，放在新的煎鍋裏。加上一把洋葱去。你們幾個人出去洗了臉，提進一桶水來。露西和溫飛特在那兒？他們應該洗洗臉。他們每人得着糖果了。」她對羅爾普說道。「每人得着一整盒了。」

男人們走出去，在河裏洗了臉。羅爾普把山李切了片，放進煎鍋裏，用刀尖攪一攪。

起燈間，那油布拉開了。一個壯健的漢着汗的臉孔從大貨車的另一邊向裏看看。「你們一總做了多少呢。約特太太？」

不消驚擾這身子來。『噫！晚上好。』文烈德太太。我們做了不少。三圓半。賺數是三圓五角七分。

『我們做了四圓。』

『噫！』媽說道。『你們賺得多。』

『那！約拿是長大起來了。你們有若碎豬肉，我看見的。』

溫烈特從門口抓進來。『媽！』

『哥！』哥兒。是向，我們幾個男的只喜歡喫豬肉。』

『我是燒着牛肉。』文烈德太太說道。『你曉得出這東西燒着麼？』

『不！』喚不出來，給這裏山芋上的洋蔥氣味遮住了。』

『牛肉快焦了！』文烈德太太一聲叫，她的頭便縮回去。

『媽，』溫烈特說道。

『什麼？你結果喫壞了麼？』

『媽！』文烈德太太。

『講着什麼？』

『講到托談。』

「眼睛睜了眼睛。『講出來麼？』於是她跪在他的前面。『溫飛特，她對誰講着？』

「溫飛特急答。他向後退開。『哪！她只不過講出些許來。』

「溫飛特現在你對我說，她講了些什麼話。」

「她！她不會把她的糖果完全喫掉。她留着好些，她每次只不過喫一塊，喫得慢慢的，正像

「溫飛特，『媽急着說道。』你感告訴我。』她不自在地向後望望那油布。『羅爾香，你走過

去跟文頓梅太太談談天，使他不至於感到。』

「這些山芋怎麼樣？」

「這些我來照顧罷。你就去。我不願意她在那裡邊聽着。』那少女重疊地穿過頭橋過去，轉過了掛着的油布旁邊。

「媽說道，『溫飛特，你就告訴我。』

「正像我所說，她一次只喫小小的一塊。而且她把好些糖果折做了兩截，這才喫得久些。』

「說下去，快些。」

「哪！有幾個孩子走攔來。當然囉，他們只想喫一些，但是『西』卻慢慢地嚼着嚼着，一點兒也不肯給他們。於是他們發狠了。有一個孩子便把她的糖果盒搶了走。」

「溫飛特，另外的事情快講。」

「我遲講了！」他說道，「於是露西發火了。她追着他們，她敲敲一個，再敲敲一個，於是她敲一個大女孩子走過來打她了。打得她很凶。於是露西哭起來，她說她要找她的哥哥來，殺掉那個大女孩子。於是大女孩子說道：『嗚呼！好的，她也有個大哥哥呢。』溫飛特在說話中間塞了口。於是她們發火了，那個大女孩子，把露西狠命地打了一下，露西便說她的哥哥會把那個大女孩子的哥哥殺掉。那個大女孩子，說她的哥哥把我們的哥哥殺掉怎麼辦呢？於是——於是露西說，我們的哥哥已經殺掉兩個人了。那個大女孩子便說，『嗚呼！你真是出色的小腸子。』露西又說，『嗚呼！那！我們的哥哥殺了人現在是躲着，他也能夠殺那個大女孩子的哥哥的。於是她們罵起來，露西拋了一塊石頭。於是那個大女孩子追着她，我回家來了。』

「哦，哦！」媽歡洋洋地說道。『我親愛的耶穌呀！我們現在怎麼辦？』她把額角放在手上，擦擦她的眼睛。『我們現在怎麼辦好呢？』焦山芋的氣味從噓噓響的爐子上傳來。媽自動地走過去，把那些山芋翻轉。

「羅撒香！」媽叫道。那少女轉過帷幔出現了。『來照照這臉袋。溫飛特，你出去，找着了露西，把風帶回這裏來。』

「要打她，媽。』她希望着似地問道。

「不。這地方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奇怪：爲什麼一定要這麼講？不。打聽是沒有益處的。你就跑去，我看了她，帶到這裏來。」

溫飛特跑向車門去，他遇到了三個男子走上階梯，於是她站在一邊，等他捫過來，
 她輕輕說道：「爸！我有話對你說。請聽，對這個孩子講着花談談景的情形。」

「什麼？」

「她講出來了。跟人家學步的時候講出來了。」

「喔！這小王八蛋！」

「不。她沒有明白自己開着兩呢。現在，爸。我要你留在這裏。我出去，等托謀。我應當叫他
 當心些。你留在這裏，照顧種種的事情。我帶些食物給他。」

「好的，」爸同意了。

「你對露西且不要提起她做錯的事。我會吩咐她。」

就在這時候，露西進來了，溫飛特跟在她後面。那小女孩全身震了。她扭着身，她的鼻子還
 是滴着一些從打架得來的血。她顯得又羞又怕。溫飛特勝利地跟着她。露西恭敬地四下張望，
 卻走到車子的角落，把背放在靠椅角落裏。她的羞恥和恐懼混和起來了。

「我對她說過她回了一遍，」溫飛特說道。

『媽把兩斤猪肉和雞蛋煎山芋在一個鐵皮桌子上安放著。』「不許響，溫飛特，」他說道。「這兒了人家的虧，用不着再爭得媽心肝疼受。」

路西的身子披過了車身，彎着作了媽的腰，把頭頂在媽的肚子上，於是她那急促的喘氣聲儘全身震顛了，媽竭力要鬆脫她，但是那些靈敏的指頭卻把她的身子抓得緊緊的。媽把臉後邊的頭髮捋一捋，拍着她的肩膀說：『養不得，』她說着，『你不知道麼？』

路西抬起她那腫脹的臉，有血有淚的臉孔來，『他仍搶我的糖果！』她叫道。「那個女王八蛋，他打我！」她哭得很大哭了。

『媽！』她說着，『不要像這樣再談着。你該開，我現在要去了。』

『你怎麼能了這呢，媽？要不是糖字這的糖果引入家，就沒有事了。』

『你會你自己的事，』她興奮說道，『你自己倒要推打呢。現在請我去，路西。』

溫飛特退到一條捲起的席子邊，他冷眼呆沈沈地望着家裏人。他自己佈置了一個好好的守勢的地位，因為路西一有機會就要打他，這是他知道的。路西靜悄悄地傷心地走向車上另一邊去。

兩張一張報紙放在那鐵皮桌子上頭。『我現在要去了，』她說道。

『你自己不要吃些東西麼？』約翰伯伯克問道。

『再遲些。等到我回來了。現在我不要吃東西。』她走到開着的門口，蹣跚地走下道檢箱的

踏步進去。

在大貨車和河灘的中間，一個個蓬鬆得極密的，蓬帳上的大繩子彼此交叉着，一個木樑往往繫着兩個蓬帳的繩子。燈光映在布上，所有的樹齒冒着煙。男和女的站在門口談着天。孩子們熱烈地跑來跑去。媽大模大樣地走過一列蓬帳去。一路上到處有人認識她。「晚上好，約得太太。」

「晚上好。」

「帶了東西出去麼，約得太太？」

「有個朋友在那裏。我帶回些麵包去。」

她終於來到了。刻逢帳的盡頭。她停下來，向後面望望。停宿場上是三片亮光，和無數細碎的談話聲響。不時發出了一個模糊而低的聲音。間的氣味充滿了空氣。有人軟洋洋地吹奏着口琴，一句曲調反覆着，要吹奏得好聽。

一媽跨進了河流旁邊的桃林中間。她離開了所走的小路，靜靜地等着聽後面可有人跟着。一個男子順着那條小路走向停宿場去。走着時候繫着背帶，扣着衣紐。她很靜地坐在那裏，他走過去沒有看見她。她等了五分鐘，於是站起身，慢慢地沿着河邊的小路走去。她走得很快，快到聽聽得出潺潺的水聲。她過了她那在柳葉上面的細軟的腳步聲。小路和河流彎到了左邊，又轉到了右邊，終於靠近了公路。在昏黃的星光下，儘管得見路標，和黑沈沈的乾溝的圓洞，她是在那地方留飲和讓。

的飯食的。她小心地向前去，把她的紙包插到那個洞裏，把留在那裏的空空的鐵皮碟子拿回。她在柳林中閒俯着身子走回來，穿進了一個柴林，便坐下來等着。從柴叢中間，她看得見那乾澇的渠。她就約調地飽抱了兩條，靜靜地坐着。不到幾分鐘，柴叢裏又復熱鬧起來。由她小心地跑過了燕子。吳歸沿着那小路半自觉地重步緊走着，身上覆澆着淡淡的吳氣，金黃的，一陣風輕輕地吹過子柳樹，彷彿做着遊戲似的；金黃的葉子紛紛地飛落到地面了。忽然間，一陣狂風捲來，搖動了那些樹，便將成群的葉子落下了。她在自己的頭髮上頂上那感覺到葉子落了。天空上浮起了濃濃的異景，把單子掃去。大點大雨的雨散下來，嘩亮地灑在落葉上，媽媽抖了。於是那雲移過去，又復把星子展開。風吹過了，柴林變得靜靜的，但是那河下游的樹林卻還是不住地颯颯地響着。從後面的樹梢頂傳來了琵琶曲上彈弄曲調的尖細的聲浪。

左邊遠遠的，她聽到了樹葉間怕怕的腳步聲響，於是她留神了。她散開了兩膝，直起了頭，要聽得清楚些。那移動的聲響停止了許一會，又復開始了。一枝葡萄藤在乾葉上刷刷地刮了一陣。她看見一個黑沈沈的形體扒到了那天，他慢慢地走近乾澇去。那黑黑的圓洞透視了一會兒，於是那形體走回來了，她輕輕地叫道：「托讓！」那形體靜靜地站住了，站得那麼靜，那麼靠近地面，使人家也許疑着他一段枝條。她又復叫道：「托讓，哦，托讓！」於是那形體移動了。

「是誰，媽媽？」

「就在這裏。」她站起身，走過去會他。

「你不應當來，」他說。

「我必須來看看你，托調。我有話要對你談談。」

「這地方靠近小路，」他說道。「只怕有人走過。」

「你不是有着一個地方麼，托調？」

「是。但如果你一擱！假如有人見到你同我——全家就要糟了。」

「我必須來一趟，托調。」

「那麼，過來。悄悄地過來。」他在水裏隨意雇了幾步渡過河，她跟着他。他穿過了那矮林，到林子那一邊的田野。沿着田畦走，黑沈沈的綿雲在地面上顯得硬挺了。幾簇棉花結在那些莖幹上。他沿着田野走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光景，於是他又復轉進了矮林。他走近一大叢野野的林子，俯個身子，把一堆葡萄藤拉開。「你須得抓著進去，」他說道。

她用兩手和兩膝扒過去。她感覺到了底下的砂泥，於是她不再關着了。矮林裏黑沈沈的枝葉，鋪到地上托調的鞋子了。他把那一堆葡萄藤又復安排好。這洞裏沒有亮光了。

「你在那兒，嗎？」

「這裏。我在這裏。說得輕些，托調。」

『不要擔心。我有時候就像死子一般生活着。』

他聽到他解開了他那張皮袋子的紙包。

『豬肉片，』他說道，『和煎山芋。』

『全能的上帝，還暖暖的。』

獨在黑暗中，一點也看不見他，但是總卻聽得出他嚼着，撕着那肉，而且嚼着。

『這是很好的躲身地方，』他說道。

獨不自在地說道，『托談！』獨西把他的李講出去了。『總算到了危險喘氣的處境。』

『托談。爲什麼？』

『哪！這不是沒錯。眼人家打架，便說他的哥哥一定要把另外那個女孩子打一頓。你知道他們

的脾氣。最後來就講出去了，調他的哥哥殺了一個人現在張着。』

托談吃吃地笑了。『照我的意思，應該叫約翰伯伯時刻管住他們，但他總是不肯管。這只是

小孩子的頑話，媽。怕什麼。』

『不，這不是，』媽說道。『那些小孩子要把這話講開去，於是大人們聽到了，他們再講開去

不久就就容易弄得一批人來查究這案子。托談，你還是走開去罷。』

『媽！這就是這要說的。我老是擔心着，只怕有人看見了你把東西放在那牆裏，於是他們要留心。』

「我知道。但我巴不得你在近處。我記着你。我沒有看見你。現在不能夠看見你。你的臉孔怎樣了？」

「快好了。」

「過來，托謨。讓我摸摸看，走過來些。」他扒近了。在黑暗裏，她那伸着的手摸到了他的頭，於是她的指頭移下到他鼻子上左額上。「你有很重的痘了。你的鼻子也全癢曲了。」

「也許這是好事情。也許誰也認不得我了。如果我的手印沒有登記在那裏，那我真是高興極了。」他回頭喚東西了。

「噯！」他說道。「聽着！」

「這是風，媽。不過是風。」一陣風從河面上頭刮過來，經過的時候，樹林劇劇地響。

她扒到了他的聲音旁邊。「我又要擁護你了，托謨。這樣的暗，好像我眼瞎了。我要配着，即使我指頭摸到的記着也好。你應當走開去了，托謨。」

「是！這我當初就想到了。」

「我們工做得很好，」她說道。「我熬省了些錢。你過手來，托謨。我有七圓在這裏。」

「我不要拿你錢，」他說道。「我自己一路去是有辦法的。」

「你過手來，托謨。如果你不拿了錢，我要睡不着覺的，也許你須得趁公去汽車，或是有什麼

用處。我想你這一去少不得有長長的路程，三四百英里路程。」

「我不要拿這個。」

「托歐，」她嚴正地說道。「你拿了這錢。你聽得我說麼？你不應該惹得我心裏痛苦。」

「你不要縱容我，」他說道。

「我想你也許可以到一個大城市去了。洛杉磯也好，到那裏，他們不會找尋你了。」

「唔，」他說道。「媽，我日日夜夜一個子想着你請我是想看誰？凱經！他談過一大堆話。常常使得我討厭。但是現在，我卻想着他所說的話了，我記得——句句都記得。有一次說，他曾經走出到荒野上，去找尋他自己的靈魂。他發覺到沒有靈魂是他自己的。他說他覺得自己不過有着大片的靈魂的一小片。他說荒野是不好的，因為他那一小片靈魂並不是同其餘的在一起，變成了整個，那就是不好的。這些話不知道怎麼還記着。從前我可不用心聽着呢。但是現在我卻明白了，一個人獨自住着也並非不好的事。」

「他是一個好人，」媽說道。

「媽說下去，」他從前講過這些話，這要來並不像叫人頭痛的強硬。他把這話講過了兩遍，我記得，他說這是在你這書上的。」

「這怎麼說呢，托歐？」

「就是說，一兩個是比一個好，因為他們在勞動上有着好習慣。因為他們中間如果有一個跌倒了，另一個會把他扶起。但是如果他跌倒的時候只是獨自一個人，那麼他就倒斃了，因為沒有別人來扶起他呀。」這就是那番話的「一部分。」

「聽下去，」他說道。「聽下去，」他道。」

「還有一兩句，」而且，如果兩個人壓在一塊兒，那麼他們就暖熱了；但是獨自一個人怎麼會暖熱呢？如果有人來發書，一個要吃飽，兩個可以搖盪一下，三肢的繩子則是不容易扯斷的。」

「這是聖經麼？」

「聖經說這是的。這是像證書。」

「噫！聽着。」

「只是風，媽。我發憤風了。我不由得想，媽！——大多數的傳道說的是我們要窮到底；如果你把糧食了，那麼，你只要空手到地獄去，等到你死了，你就可以吃金錢手上的冰淋淋了。」可在這傳道書上卻說着兩個人可以在工作得到較好的報酬。」

「好話，」他說道。「你打發他麼？」

他靜了好久。「我是想着政府們的收養所裏的情形，那邊我們大家照顧着大家的事，如果發生吵鬧了，大家自己來處理；那邊沒有看到着相同的警察，但是秩序卻比不警察還好。我是奇怪着。」

怎麼我們不跑到這塊地幹一番。把警察趕掉，因為他們不是我們老百姓。一切的工作都當作我們自己的事共同地來做！」一切的話語都做我們自己的田地。」

「托談，」媽再說一遍，「你要怎麼提呢？」

「願望幹着的，」他說道。

「但是他們卻把他打死了。」

「是，」托談說道。「他覺得欠快意。他沒有幹着違法的事呢，媽！我是思量着一大串禍祟的事，思量着好好的土地荒蕪下去，一個人管着幾百萬英畝，而幾千燒死的農人餓死。我是隱想着，如果我們全體老百姓聚集過來叫嚷着，好像霍伯爾斯上，那些少數人叫嚷着——」

「媽說着，」托談，他們裏邊你幹你，像他們辦那個年青的弗洛特一樣。」

「他們認是要趕我的，他們趕着我們一切人。」

「你並不打算殺人罷，托談？」

「不。我是想着，在我做着囚徒的時期，我也許能夠殺人——唉！我沒有把這事情想得清楚呢，媽。現在不要掛念我。不要掛念我。」

在黑黢黢的窗戶邊的清晨，他憤憤地坐着。媽說道，「日後我怎麼打聽得到你的消息呢？他們的也許會把你殺了，而我不知道。他們也許會傷害你。日後我怎麼打聽得到呢？」

托誠不自在地笑了：『那哪！也許正像劉慈所說，一個人沒有他自己的靈魂，卻只有一個大靈魂的一片——那麼——』

『那麼怎樣，托誠？』

『那麼你無須掛念了。那麼，我就暗中周游在各地方。到處都有我；到處都可以找我。凡是有人們爲要吃而鬪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裏。凡是有辱罵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裏。如果劉慈的話是對的，那麼當人們憤怒的時候，他們的呼聲裏更有着我；當俄國的孩子們知道晚餐許齊的時候，他們的哭聲裏也有着我。當我們的老百姓吃着他們所種植的東西，住着他們所建造的房子時候——我都是在那裏。唉！上帝呀！我是像凱瑟一樣地談着。對他一直想得很厲害。有時候似乎我還看得見他呢。』

『我沒有懂，』媽說道。『我真是沒有懂。』

『我自己也沒有懂，』托誠說道。『這不過是我一直想着的意思。當你沒有過來的時候，我想到了一大堆意思。你應當回去了，媽。』

『那麼，你把這錢拿了。』

他沈默了一會。『好的，』他說道。

『還有，托誠，日後——等到風頭過去了，你得回來。你會尋得着我們麼？』

「一定，」他說道。「現在你還是去罷。哪！你把手伸過來。」他領了他走向洞口。他的指頭抓住了他的腰部。他把葡萄藤弄到一邊，便開了縫出去。「走到田畝上一直過去，等你遇着了株大楓樹跨過河。再會。」

「再會，」她說道，於是她急急地走了。她的眼睛又濕又發癢，但是她卻沒有哭出來。當她穿著矮林的時候，她在樹葉上的脚步聲響亮而且不經心了。當她走著的時候，一大點一大點不多的雨開始落下，沈重地灑在乾葉上。瑪停止了脚步，在滴着水的林子裏，靜靜地站了一會。她轉了身子！——向後邊那一堆葡萄藤走了三步，於是連忙回轉，走向大貨車的停宿場去。她一直走到外邊的乾淨，便抓上那條路。雨現在是停了，天空卻還佈滿着陰雲。在她後面的路上。她聽到了脚步聲，於是她張皇地轉了頭。黯淡的手電筒光閃弄在那條路上。她回頭向家走了。不一會，一個男子追着了。他客氣地把光一直照著地面，沒有弄到她的臉孔上。

「晚上好，」他說道。

「晚上好，」他說道。

「看來也許要下一陣雨了。」

「我希望不要下雨，把掃工停起來。我們急急要掃。」

「我也急急要掃。你就住在那邊停掃甚麼？」

「是呀，先生。」他們的腳步一同在路上敲。

「我有棉地二十英畝。略勝強些，現在卻也可以收摘了。我打算走下去，招雇幾個僱工。」

「你一定招雇得到。收摘季快過去了。」

「希望是這樣。跟的地在那條路上去只有一英里。」

「我們有六個，」媽說道。「三個男子和我和兩個小孩子。」

「我可以約定了。一英里。」這條路過去。」

「我們在早上一準到那邊。」

「我希望天不下雨。」

「我也如此，」媽說道。「二十英畝是不多久就可以摘了的。」

「愈是早摘了，我愈是高興，我的棉花已經澀了。不要收摘得過了時候。」

「你付着多少，先生？」

「九角。」

「我們來摘好了。我聽得人家說，下一年要到七角半，甚而至於六角。」

「這我也聽到。」

「這是要出亂子的，」媽說。

「對吧。我知道。像我這種小本經紀人是沒有辦法的。協會定了工資率，我們必須顧到。如果不顧到！我們就沒有農場了。小本經紀人一直是多得了不得。」

他們來到了停宿場。「我們可以到那邊去，」姆說道，「這裏採摘的工作剩得不多了。」他走到末尾的大貨車邊，抓上了踏步梯。手提燈的低微的光在車裏造成了陰沈沈的影子。他和葛勃伯和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靠近車駛駛着。

「喂！」姆說道。「晚上好，文爾德先生。」

他抬起下巴遮卻尖酸的眼孔。在鬍鬚的眉毛底下，他的眼睛是深沈的。他的頭髮蒼白而且細軟。一部銀色的鬍子遮住了他的上唇和下巴。「晚上好，姆姆，」他說道。

「我們明天在別處有摘工做了，」姆沉着地說道。「朝北去一英里。有二十英畝地。」

「還是開着卡車去，我想，」姆說道。「那邊可以多摘些。」

文爾德急切地抬起頭來。「我們可以去摘罷？」

「當然可以。我同那傢伙走了一段路。他是來招摘工的。」

「棉花快要完結了。這第二批收穫得很。在這第二批上，不容易多賺些工錢。第一批已經摘得很多了。」

「你們一家人也許可以替我們的車，」姆說道。「把汽油對添好了。」

「那是承情了，姆姆。」

「我們雙方都省些錢。」

哲說道：「文範德先生！他有『來跟我們談談。我們已經談過一番了。』

「什麼事？」

文範德向下看着地板。「我們的團魂，」他說道。「她是大大尚女孩子了，！快夠十六歲，長成了。」

「阿琪是個好姑娘，」媽說道。

「你聽他說，」哲說道。

「哪哪！她和你的兒子阿琪，他們每夜在外邊走著。阿琪是很健康的女孩子，應當有個丈夫了，否則她也許會有糊塗事情。我們家裏從不曾有過什麼糊塗的事情。但是我們這麼窮，怎麼辦，現在文範德太太和我，我們焦心着。只怕她已經有了糊塗的事情。」

隨扳下了一摞椅子，便坐在這上面。「他們現在出去了麼？」她問道。

「若是出去，」文範德說道。「天天晚上。」

「哦！阿琪是好孩子，這滿天他好像『輩堆上的雄雞』，其實他倒是穩重的好孩子，我再沒有比他更中意的兒子了。」

「哪！我們並不是抱怨著這個人。我們喜歡着他。但是文爾德太太和我卻發覺，^在哪！她是成年的女孩子了。如果我們走開去，或是你們走開去，我們發覺到阿琪有了糊塗的事情，那時候怎麼辦？我們這一家不免要有恥辱了。」

瑪歇聲地說道：「我們可以竭力設法，不使你們受到恥辱的。」

他連忙站起身。「謝謝你，媽媽。阿琪是成年的女孩子了。她是好女孩子！又聰明，又好。如果你們可以免得我們恥辱，我們真要謝謝你。這算不得阿琪錯。她忘成年了。」

「爸爸對阿琪談的，」媽說道。「如果爸爸不肯談，我來談。」

文爾德說道：「那麼，晚上好，我們真是謝謝你。」他送過帷幔盡頭去了。他們聽得見他在車上另一端輕輕談話著，解說着他的便命的結果。

瑪歇聽了一會，於是她說道：「你們這幾個人，過來，坐在這裏。」

靜著的爸爸和約翰伯伯震動地站起身來。他們坐在媽身邊的椅子上。

「兩個小孩子在那裏？」

爸指著角落上一條簾子。「路西，她撲到溫威特眼前，咬了他一口。我叫他們兩個都騎著。也許已經睡熟了。蹦蹦響，她出去跟她認識的一個女人坐在外邊。」

瑪歇嘆了一口氣。「我等過半個鐘了，」她輕聲說道。「我——打發他到這地方去。」

管慢慢地點點頭。約翰伯伯把下巴落到胸膛上。「此外也沒有辦法，」爸說道。「你想他可還有別的辦法，約翰？」

約翰伯伯抬起眼來。「我想不出，」他說道。「我似乎老是有些糊塗。」

「托爾是個好孩子，」媽說道；於是她告辭道，「我剛才說我要跟與爾談一談，我說這句話沒有什麼用心。」

「我知道，」爸沈靜地說道。「我再也不中用了。我時刻想着一向怎麼樣。我時刻想着家鄉，現在我再也見不到家鄉了。」

「這地方比家鄉美罷，比家鄉好。」媽說道。

「我知道。我雖是永遠見不到家鄉，我還是想著：現在那棵柳樹怎樣地掉下葉子來。有的時候還想到佈補南倉廩上那個洞。怪呢！女人家接管家務了。女人家說着我們要在這裏怎麼辦，我們要在那裏去了。這我一點也不放在心裏了。」

「女人是比男人更善於改變，」媽安慰着似地說道。「女人一輩子的生活是在兩個階梯上過著。男人一輩子的生活是在頭腦裏過著。你不要愁。也許——耶！也許下一年我們可以得到一塊地方了。」

「現在我們什麼也沒有，」爸說道。「過後有長久時候——沒有工作，沒有收成，那時候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有什麼辦法得到東西吃呢？而且我告訴你，羅撒哥做廠也不怎麼好了。弄得我想也

怕敢想。要離開了這些念頭，還是留戀着從前時候的光榮。我們的生活好像已經過去了，完結了。」

「不，不是的，」媽微笑了。「不是的，爸。這就是女人家明白而又一層道理。這我注意着。男人，他生活在騾驢中間——孩兒生下來，一個人死了，還是騾驢——得着一個錢，殺了一個錢，這是騾驢。女人的生活則全是與溪流，像小瀑布，像小羅網一般的流水，好好地向前流着。女人就這樣地活着生活。我們不想死。人生進行着，也許有些變化罷，然而好好地進行着。」

「你認得甚麼？」約翰伯伯問道。「有什麼使一切事情永遠不停，使一切人們不至於老是累得癱倒？」

萬恩索了一會。她用一隻手擦擦別一隻手的亮晃晃的手背，把她的右手的指頭推到左手的指縫中間。她說：「說是難說的，」她說道。「在我想來，凡是我們做着的事都正對着做下去這一目的。我的想法就如此。即使餓了肚子，——即使害了病，有的固然死了，但是窮着的卻更強壯了。且過一天算一天罷。」

約翰伯伯說道：「只要那時候人不死——」

「且過着日子罷，」媽說道。「不要心裏愁悶着。」

「下一年也許年成好，回家鄉去罷，」爸說道。

媽說道，「聽着！」

踏步橋上有了蹣跚的腳步聲，於是奧爾經過了帷幔進來。「喂，」他說道，「我原以為你們現在睡覺了。」

「奧爾，」媽說道，「我們正在談着。過來坐在這裏。」

「唔！——好的。我也正想談談。我不久要走了。」

「你不能走。我們要你留在這裏。你爲什麼要走掉？」

「哪！我和阿琪·文額德，我們想要結婚了；我打算在汽車行找一個職業，我們可以暫時租屋住——」他虛氣地抬頭一望。「哪哪，我們是要如此誰也不能阻止我們！」

大家瞪着眼睛看他。「奧爾，」媽終於說道，「我們高興。我們非常高興。」

「你們？」

「我們當然是高興的。你是成年人了。你應該有一個老婆。但是現在不要就走，奧爾。」

「我應該回來了，」他說道。「我們非走不可。我們再也受不住這樣了。」

「且等到春天，」媽央求道。「且等到春天。你不肯等到春天麼？誰開這卡車？」

「哪——」

文額德太太從帷幔邊探了頭。「你聽得麼？」她充問道。

「唔！剛才聽得。」

「哦！我只想我們辦一個蛋糕。我只想我們辦一個蛋糕之類的東西。」

「我來這些咖啡做一些大餅，」媽說道。「我們有著糖蜜。」

「哦！我呢！」文德太太說道。「我帶些糖來。把糖放在那些餅裏。」

媽折了柴枝放在爐子裏，燒晚餐留下的炭便把這柴枝點旺了。露西和溫特特像寄居蟹出了貝壳一般沿牀爬出來。他們暫時小心着，他們等着看自己可還是罪人麼？看看誰也沒有注意着他們，他們鬆大了。一直跳到門口，便一步腳退回來，沒有觸到車盤。

當媽撒香灰上踏步橋的時候，媽正把麵粉倒在碗裏。羅撒香穩穩地走向前。「什麼事？」媽問道。

「耶！是新聞！」媽叫道。「我們弄一個小宴會，因為奧爾和安琪、文德德打算結婚了。」

媽聽得十分沈靜地站着。她慢慢地看着奧爾，他站在那裏，窘得臉紅了。

文德太太從車內的副一端呼喊道，「我要給安琪穿一套新衣服。我就可以舒齊了。」

羅撒香慢慢地轉了頭。她回到開關的門口，抓下踏步橋去。一到了地面，她就慢慢地向着那條河以及河邊的小路走去。她走着早先媽走過的那條路！進到柳林裏。風現在是吹得更穩了，矮林極濕地作響。羅撒香把兩膝落到地，深深地扒進了矮林。葉果的響刺着她的發孔，扯着她的頭髮。

可是她卻沒有放在心上。只有當她覺着柴枝觸到了她全身的時候，她才停了步。她仰天躺着。她感覺到與這嬰孩同重量。

在沒有光的車裏，媽媽醒了，於是她轉過了毯子，站起身來。在開着的車門口，灰濛濛的星光徑透了些許。她走到門口，站着看外邊。東方的星斗淡下去。柳林上邊軟洋洋地吹着風，從小河傳來了汨汨的水響。停宿場上大半人家還是熟睡着，但是在一個籬帳的前面，卻燃着些火，人們便始在火邊取暖。在新的跳舞着的火光裏，他們面對着火光站着搓手的時候，媽看得見他們，過後他們轉了背，兩手留在後面。她向外邊看了好一會，於是兩手在身前提着。一陣狂風忽然地捲起吹過了，空中便起了嘩嘩叫聲。媽抖了一陣，攥得她的手。她走回來摸着手提燈旁邊的火柴，便單拿起了。她點着了燈，看着這燈發了一會亮光，便即放出認得有趣的黃色的火圈來。她把手提燈帶到爐子邊放下，一面把把乾燥的柳枝打碎了，投在爐子裏。不一會，火洪洪地冒上煙來了。

羅爾香費勁地搓了身子，便坐起來。「我就要起身，」她說道。

「你怎麼不再躺一會，等到和暖些？」她問道。

「不，我要起身了。」

媽從桶裏，把咖啡盞盛滿了水，倒在爐子上，她又把平底的煎鍋鋪滿了厚厚一層油，擺在那裏

「你急著什麼？」她軟聲問道。

「我要出去，」羅福香說道。

「到那兒去？」

「出去摘棉花。」

「你不能，」媽說道。「你去太遠了。」

「並不遠，我要去。」

媽把咖啡放進水裏。「羅福香，你昨天晚上沒有吃到大餅。」那女兒沒有回答。「你為什麼要摘棉花？」這是沒有回答。「可是爲着阿福和阿英？」這時候，媽貼近地看著她的女兒。「哦！哪！你無須去摘。」

「我要去。」

「也罷，但是你不要太用力。」

「起來，管！起來！起來！」

爸爸早晨，打了一個呵欠。「沒有睡暢快，」他有氣無力地說道，「我們睡下的時候一定是有一十一點了。」

「你們大家起來，洗洗臉。」

車上的人們一一慢慢地醒了，從毯子裏扒起來，慌忙穿上了衣服。第切了睡豬肉，放在第二隻平底煎鍋裏。『出去洗洗臉，』她命令道。

在車上另一端發出亮光來。於是葛德文和德那達像來了折樂枝的聲響。『約特太太，』那呼喊聲傳過來。『我們舒齊了。我們舒齊了。』

奧爾哈噱道，『我們何必起得這麼早？』

『只有二十英畝呢，』媽說道。『應該早些到那邊。棉花剩得不多。應該趁沒有摘完就趕到那邊。』她催着他們穿衣服，吃早餐。『過來喝咖啡，』她說道。『應該動身了。』

『我們不能在暗地裏擦棉花，媽。』

『也許還遲呢。』

『不會有什麼大雨。過來喝了咖啡罷，奧爾；喝好了咖啡，還是把引擎開動了。』

她叫道，『你們快舒齊麼，文賴德太太？』

『剛才吃着。不一會就舒齊了。』

外邊，停宿場上的人們已經一一醒來了。一個個透帳的前面燒着火，大貨車上的烟由冒香烟。則爾製茶了咖啡，又含了一口渣。他走下踏步橋，把這渣吐掉了。

『我們舒齊了，文賴德太太。』媽叫道。她轉向葛羅擲香。她說道，『你須得留着。』

那女兒強過了嘴。『我要去。』她說道。『媽，我一定要去。』

『哪！你沒有袋子。你也不能拖袋子。』

『我搞到你的袋子就好了。』

『但願你不去。』

『我要去。』

媽嘆了一口氣。『我會把眼睛看住你。可恨我們不能有一個醫生。』羅爾在車上慌急地走動了一會。她穿上了一件薄外衣，又脫掉。『帶一條毯子，』媽說道。『如果你要休息，你就不會發冷了。』他們聽到那大貨車後邊卡車的馬達隆隆地響了。『我們應當趕快出去，』媽高興地說道。『

哪！你們各自把袋子帶好，露西，你不要忘記帶那隻我給你縫好的布袋。』

文爾穆和約特兩家在暗中扒上了卡車。慢慢地，隱隱的黎明到臨了。

『向左轉，』媽對羅爾說道。『我們要去的地方有牌子在外邊。』他們沿着那條暗沉沉的路開去。別些汽車跟隨着他們，那後邊停宿場上又有好些汽車在開動，一家家成羣地上去；於是這一大批車開到公路上，向左轉了。

一塊紙板架在公路右邊一個那筒上，紙板上印有藍字道，『招雇摘棉工。』奧爾把卡車轉進了進口道，便開到空場。這空場上已經滿是汽車了。白色的倉棚的一端有一隻球形的電燈，照着男男

女安一羣人，站在秤的近邊。他們的袋子搭了夾在臂膀下。有幾個女人把袋子搭在肩膀上。

「我們沒有像我們所料想的那麼早，」奧爾說道。他把卡車開到搶雜處停了。兩家的人們下了卡車去參加等著的入羣，於是又有好些汽車從路上開進來停了，又有好些人家參加了這入羣。在倉庫一端的燈光下面，主人做了手勢叫他們進來。

「多少人？」他說道，「多少？」

「四個。精確——」

「精確。」

「彭頓——」

「彭頓。」

「阿美利堅——」

「阿美利堅。」

「克萊亞——」

「克萊亞。過後是誰？加本特？多少人？」

「六個。」

他把他們的姓名登在簿子上，留出一些空白填分量。「你們有袋子麼？我有幾袋袋子。只要你

們出一團糟一隻。』於是一部部汽車開進了那空場。主人把他那皮外眼的領口拉起到頸項周圍。他擔心似地看看那條開過汽車的甬道。『有這一批人來搞，這二十英畝不久就可以搞了的。』

孩子們扒進裝棉花的大拖車去，用腳趾挖着螺絲的邊圍。『走出來！』那主人叫道。『快些走下車來。你們會把螺絲拆鬆的。』於是孩子們停着而且沈默了，慢慢地扒下。白滾滾的黎明到臨了。『好了，你們要出去，就可以出去。天亮到看得出來兩了。』

人們急忙走出到棉花田裏，各自佔住了畦作。他們把袋子繫在腰際，他們怕拍手，使僵得要麻木的指頭暖了起來。黎明使東邊的山顯着了顏色，廣闊的線移過了一畦一畦的土地。一部部汽車還是從公路開進來，停在空場上，直至場上滿了，又在公路兩邊停放着。風呼呼地吹過了田野。『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怎麼尋到的，』那主人說道。『這二十英畝不到中午就可以搞好了。什麼名姓？姓阿？多少人？』

一列的人們在田際上移動着，強烈的西風吹着他們的衣服。他們的指頭飛到疊疊的棉花上，又飛到他們推着的逐漸加重的長袋子裏。

爸爸他右邊那一畦上那個人講話了。『這樣的風吹來，我們回家也許要淋雨。你到這地方有多久了？』當他講話的時候，他的眼睛一直留意着工作。

他的鄰人沒有抬頭來看，『我到這裏快有一年了。』

「你可料得着天要下雨？」

「料不着，住在這地方的人們一輩子也料不着天下雨。只是穩人家說，如果收穫季節有雨，這雨要下得長久的。」

管過忙看着西方的羣山。大堆的灰色的雲乘風急快地滾過了嶺端。「這些看去好像帶雨的雲塊，」他說道。

他的鄰人偷偷地斜睨了一眼。「料不着的，」他說道。於是棉作地上的人們大家回過頭來看看那些陰雲。看過了，他們轉了身子做工，他們的兩手忙撿着棉花。他們拼命地撿着，拼命地爭取着時間和棉花的分量，拼命地防着雨！只有這樹多棉花可摘，只有這麼多錢可掙了。他們來到田畝的另一端，跑尋着新鞋。現在他們碰到了風，他們看得見高高的灰色的雲朵在天空掠向初出的太陽去了。路旁又復停了好些汽車，新的摘工們又來受點驗了。那一列人們狂亂地走進了田場，在雲頭移了分數，做了記號在各自的棉花上，把分數在各自的簿子上記出，於是跑向新的畦作去。

十一點，棉田上的採摘工作完結了。幾輛空關的卡車後面鉤着幾輛空關的拖車，這些車開到公路，便向棄棉機開去，棉花飛出了鏗鏘的空眼，一蓬蓬蓬薄的棉絮便飄過了空際，附着在路邊的草上。摘工們大家不自在地回到了空場，便成列地站在那裏，等着領工資。

「休讓詹姆士，兩角三分。顏爾夫，三角。約特，托馬斯，九角。溫頓特，一角五分。」錢是

一盞一盞地安放著，銀幣和錢幣和銅幣。每個人在傾錢的時候，看一看他自己的褲子。「文賴德，阿格尼頑三角四分。梅本，六角三分。」那一群人慢慢地移動過去，各自默默地回到自家的汽車。於是他們慢慢地回去了。

納特和文賴德兩家人在卡車裏等著雨道上空了。當他們等著的時候，最初雨點開始落下。奧爾把手伸到窗戶外去探摸，雨點落在當中，媽坐在外邊。那少女的兩眼又復變得精神了。

「你不慌慌來，」媽說道。「你擔得不夠十三四磅。」羅爾香低下頭看看她那膨脹的大肚皮，沒有回答。她忽然抖了一陣，把頭抬得高高的。貼近地看著的媽把她的棉花袋子舒展開來，落在羅爾香的肩膀上，把她拉近了身邊。

終於那條路空了。奧爾開動了他的馬達，開出到公路上。不常見的大點的雨灑了下來，灑在路面上；當卡車一路開著的時候，雨點漸漸變得細了，緊了。雨在卡車的駕駛座上灑得很響，雖在老舊的馬達的隆隆聲裏也聽得出。在卡車的牀舖上，文賴德和納特兩家的人們把他們的棉花袋子蓋在各人的頭上和肩膀上。

羅爾香靠著媽的背膀，劇烈地抖了一陣，於是她叫道，「別得快些，奧爾。」羅爾香發慄了。她得用熱水浸腳。

奧爾開快了隆隆的馬達；他一到大貨車停宿場，便直向那些紅色車子開去。媽在他們還沒有停

好以辭，就發着命令了。『史爾，』他命令道，『你和陶強和魯走到杉林裏，儘力收集些樹柴。我們要取暖。』

『不知道車頂會不會漏水。』

『不，我總這是不會的。又好又乾燥。但是我們卻須弄些樹柴來取暖。把陶和溫帶去。他們可以拾些枝條的。』陶身體不大好，『擱下了車，陶和魯力想跟着下去，可是他的兩膝發硬了，他便重重地坐到階梯板上。』

胖胖的文和德太太看見了她。『什麼事？她到了時候麼？』

『不，我想不是的，』她說道。『發着冷哪！也許是受了寒。替我些忙，可以麼？』兩個婦人擁扶着她。走了幾步，她的氣力回復過來了，她的兩腿又復變得沉重了。

『說好了，媽，』她說道。『再一會就到那邊了。』

那兩個較老的婦人用手扶着她的兩肘。『腳在熱水裏浸一浸，』媽賢明地說道。他們扶着她走上階梯，進了大貨車。

『你擦擦臉，』文和德太太說道。『我來生火。』她用了餘剩的柴枝在爐子裏生起了火。雨現在是傾瀉着，澆着車頂了。

她抬起眼來望望雨。『謝謝上帝，我們有着不漏水的車頂，』她說道。『那些透和溫怎麼好

總是漏水的。請放些水罷，文韻爛太太。」

德魯雷雷地倒在階子上。她讓她們給她脫了鞋子擦擦腳。文韻爛太太俯到她身上。「你發着痛麼？」她問道。

「不。只是覺着不舒服。覺着難過。」

「我有着止痛藥和藥，」文韻爛太太說道。「你如果肯到那邊去，他們很歡迎。」

那少女劇烈地抖了一陣。「給我多蓋些毯子。我冷得很那！」她把所有的毯子拿起來，堆疊在她的身上。雨益瀉瀉車頂了。

現在那些拾柴的回來了，他們滿捧着樹柴；他們的帽子和衣服都濕淋淋了。「耶穌，雨大得很，」爸爸說道。「一下子就沒透你的全身了。」

媽說道，「還是回去弄些柴來。很快就要燒完的。天快黑了。」爾爾和溫飛特濕淋淋地運來，把手裏的柴成堆在柴堆上。他們隱身又復要去。「你們留着，」媽命令道。「站在火邊把身子弄乾了。」

下午的景象因雨而成銀色了，一條條道路上亮晶晶的發着水。棉線似乎是一小時比一小時地黑了，變暗了。爸和德爾雷雷約翰伯伯一次一次地走進後林裏，帶回一捧捧的枯柴。他們把這些柴堆積在門口邊，直至快要碰着車頂了；終於他們停下來，走向爐子邊。水從他們的帽子流到他們的脖肩

。他們上裝的蓬濺濺着水，他們的鞋子走一步留一個泥跡。

「現在，好了，把那些衣服脫掉罷，」媽說道。「我有好咖啡給你們幾個人吃。你們把乾燥的工人褲換上了。不要站在那地方。」

夜色到得早。在那些大貨車裏，一戶戶人家各各擠集在一塊兒，聽着車頂上傾瀉的雨聲。

第二十五章

在沿海一座座高山的上面，在一個個平谷的上面，灰色的雲一朵朵地從海岸向內陸流去。高空吹着猛烈的低壓的風，這風在矮林裏颯颯作響，在森林裏則發着吼。颯來的雲，或則疏散着，或則成着卷兒卷兒，或者成着灰色的塊兒；這些雲堆集起來，便在西方的天空低低地停留着。於是風停止了，這些雲變得又厚又堅實了。雨開始時是間歇的急雨和大雨；漸漸兒還停留在一個單綫的鬍子，小小的點滴和平穩的響聲，灰濛濛的透明的雨，使中午的陽光變成晚景的雨。起初，乾燥的大地吮吸着水分，發響了。過了兩天雨這大地飽滿了。於是形成了一個個泥潭，而在田野的低地則形成了一個個小湖。這些泥漿的湖高起來高起來，雨不住地灌着乾涸的水。終於羣山飽滿了，山邊的水湧成了巨濤，從峽谷直冲到平谷。雨是不住地地下着。溪流和小河泛濫到兩岸，纏繞着柳樹和樹根，使柳樹深深地斜倒水裏，使白楊連根折斷，倒了下來。泥漿的水沿着兩岸翻騰着，終於泛濫在田畝裏，果樹園裏，以及只有黑色的莖幹聳立着的棉田裏。平平的田野變成了闊大的灰色的湖泊，雨

便擊打着那水面。於是水瀉過了一條條公路，汽車慢慢地駛着，向前拋着水，在後證證着泥漿。在雨的重打之下，大地低語着，在泛濫的洪水之下，河流澎湃着。

當最初的雨開始落下的時候，流離的人們聚集在各自的蓬帳裏，說道，這雨就可以過去了，又問道，大約還須下得多久呢？

等到水潭形成了，人們拿了鋪走到外邊的雨裏，便在各個蓬帳的周圍築起了小小的堤壩。大雨打在帆布上，把帆布穿了，便大量地流下水來。於是把小小的堤壩沖掉，水走到裏邊了，於是洪水弄壞了牀褥和毯子。人們穿了濕衣服坐着。他們蓋起了木箱，把板放在木箱上。於是：他們日夜坐在那些板上。

蓬帳旁邊，停着一部部舊汽車；水弄壞了發火的電線，水弄壞了炭化器。一個個灰色的小蓬帳站在湖泊裏。終於人們非移動不可了。於是汽車往往因為電線損壞的緣故開不動，即使引擎靈活着，深深的泥漿也使輪子轉不動。於是人們推了濕毯子踏着水走開去。他們抱着孩子們，背着老年人，一路澆澆着水走。如果高地上豎立着一個倉庫，這就住滿了抖索索的棲涼的人們。

於是有些人走到救濟機關去，他們悲哀地回到他們自家人跟前。

那些蓬帳有着章程——你必須在當地住滿了一年，纔領得到救濟金。他們說政府打算來幫助你。可是什麼時候呢，他們卻沒有知道。

漸漸兒，極大的恐怖到臨了。

三個月沒有工廠了。

在一個個倉棚裏，人們聚在一塊兒坐著；恐怖籠罩了他們，他們的臉孔便恐怖得灰沈沈了。孩子們個個得哭叫了，沒有東西吃。

於是疾病發生了，肺炎以及發到腿兩腳耳尖後邊的癩疹。

雨不住地不停；水流過了公路，積滿了積溝。

於是從蓬鬆，從擁擠的倉棚，雷淋淋的人們成羣地出來，他們的衣服襤褸了，他們的鞋子滿是泥漿了。他們踏著水到市鎮，到鄉村舖子，到救濟所，或則求討食物，要索救濟金，或則設法偷盜拐騙。在求討之下，在要索之下，沉重的憤怒開始爆發了。在小市鎮上，對於雷淋淋的人們的憐憫變成了憤怒；而對於雷淋淋的憤怒則變成了對於他們的恐懼。於是警吏們編織了大批的警察，趕辦了槍械彈藥和軍火。於是俄漢們聚集在舖子後面的小街道，求討着麵包，求討着糧食，達到可以偷的時候，就偷着東西。

若急迫人們敲着醫生們的門，那些醫生忙得很。悲哀的人們留字條在窮村的舖子裏，叫驗屍所放一部汽車。驗屍員是太忙極了。驗屍員的車子從泥漿裏開過來。把屍首載出去。

雨無情地發錢地下着，河流衝破了兩岸，泛濫到鄉村。

俄漢們在棚舍下聚着，在濕的草堆裏躺着，於是恐懼變成了憤怒。到這時候，男孩子們走出去，不是去求乞，卻是去偷竊；男人們軟洋洋地走出去，打算去偷竊。

警吏們新編了警隊，新辦了槍械，那些住在舒適的房屋的人對於流離的人們，起初感覺着憐憫，過後感覺着乏味，最後則感覺着憎恨。

在漏水的倉棚的濕草堆裏，肺病苦得喘氣的婦人們生清了嬰孩，年老的人們縮縮在屋角，便這樣地死去，使發屍員們也無法弄得他們的身子挺直。夜裏，狂妄的人們大頭地走向棚舍去，把吱吱叫的小鴉帶了跑。如果有人對他們開槍了，他們就不跑，卻羞憤地把小鴉丟在水裏忘掉；如果給槍打中了，他們就有氣無力地跌倒在泥草裏。

雨是停了。棚舍上積着水，照出灰白的天空來，流動着的水使土地低語了。於是男地走出了倉棚，走出了棚舍。他們蹲了身子，看望濕水的土地。於是他們沉默了。有時候，他們很輕很輕地談談天。

不到春天，沒有工作。沒有工作。

如果沒有工作——那就沒有錢，沒有食物了。

人墜了一羣馬，要用這些馬來耕來耘，那麼，當他們沒有工作的時候，人是不會想到把牠們趕出去餓死。

媽們是馬！——我們是人。

女的不住地看着男的，要弄明白毀滅是否已經到臨。女的飄飄地站在那裏看着。凡是有好多

人聚在一起的地方，恐懼離開了他們的臉孔，憤怒便接替了那恐懼。於是女的寬鬆地嘆氣，因為她們知道可以放心了！——毀滅不會到來；而在恐懼能夠變成憤怒的期間，毀滅決不會到來。

草為萌芽從大地鑽出來；不幾天，山頭顯着初春的淡綠色了。

第二十六章

在大貨車停宿場上，一個個泥濘滾滾漲積了水，雨便漲起了茫茫。漸漸兒，小河的水扒上了岸，流尚停有大貨車的低低的平地了。

在下雨的第二日，阿爾從大貨車的中段敗下了那油布。他帶了出去，舖在卡車的鼻子上頭，便回到大貨車，在他的簷子上坐着。現在，設有分隔，大貨車上兩家成爲一家了。男的坐在一起，他們的精神頹喪了。媽便爐子裏燒着炭火，只有些許炭條燒着，她把柴塊保存下來。大貨車的幾乎平平的車頂上，雨傾瀉着。

第三天，文頓德的一家漸漸感得焦躁了。「也許我們還是走，」文頓德太太說道。於是媽竭力挽留善也門。「本門到那兒去，免得還有乾柴地方住？」

「我不知道，可是我發覺我們應該走了。」他們大家爭論着，於是媽看着阿爾。阿爾和溫飛特地力玩了一會，便敢得呆沉沉了，雨在車頂上打數似地瀟着。

第三天，在蒙蒙的雨聲之上，總得見河流河湧的水聲。蓋和約翰坐在湖濱的門戶，看這那兩隻像鳥可水。在尋尋尋尋尋尋，水聲得快近公路了，但是因為停宿場後邊有公路的經過者的轟故，這水卻遠地過去，而在停宿場前面則水響步地趕近岸邊來。於是哲說道：「你覺着怎麼機呢，約翰？我弄，大水趕過來，會把我們淹沒的。」

約翰什麼也不說，擦擦他那毛髮的下巴。於是，「他說道：『也許要這樣地。』」

約翰響着發沉重的響聲，他的臉通紅了，她的眼睛變得灰閃閃。她拿了一杯熱牛奶坐在她身邊。『這個，』她說道。『這個你喝了。裏面的牛油可以長些力。這個，吃了罷。』

蓋揮着虛弱地搖搖頭。『我沒有病。』

蓋用指頭在空中畫了一條弧形。『如果我們大家拿了錢，架起一個棚來，我們一定可以把水堵住的。只必架從那一邊一直架到那一邊。』

『是，』約翰什麼也同意了。『也許可以。不知道別人家肯不肯。他們也許寧可搬到別地方去。』

『但是這些車子倒危險，』蓋固執着說道。『像這樣乾燥的地方不見得再找得到，你且等着。』

『從車子上的燈籠，他拾了一根柴枝。他跑下積步橋去，踏着泥漿到河邊。』於是他把那柴枝擡起，

蓋坐在燈籠旁水邊。不一會，他回到了大貨車，『耶，我全身濕透了。』他脫脫。

兩個人都閉心看着那水邊頭的小柴枝。他們看見水在柴枝周圍地攪攪攪攪起來，便新上河和

。爸爸在門口。』上來很快了，』他說道，『我想我們應該去跟別人家談談。且看他們接不接來索提。如果不肯索，那就只好離開了。』爸爸向車子上文賴德家攝一端望了一會。奧爾是問他們在一起，坐在阿琪的身邊。爸爸進了他們的境界。『水漲了，』他說道。『我們來索一個提提怎麼辦。如果人人肯幫忙，我們就可以動手了。』

文賴德說道，『我們剛才談着。我們似乎應該離開這裏了。』

爸爸道，『你要想想看。我們還有什麼機會可以得到一個乾燥的地方來安身？』

『我知道，但是提一搭——』

奧爾說道，『如果他們走我也就走了。』

爸爸得吃驚了。『你不許走，奧爾。這卡車！』我們不能兩道卡車。』

『我不管，我和阿琪須得走罷了。』

『你們且等着，』爸爸道。『到這邊來。』文賴德和奧爾站起身，走近門口。『那？』爸爸指點着說道。『就是從那一邊直到那一邊——個提。』他看着他的柴枝。水現在是在柴枝周圍打了圈

，抓上了河灘。

『工程大得很，就是變好了，水還是要上來，』文賴德抗議道。

『瞧！我們不會白費力，也許還是做的好。我們再也找不着像這樣精爽的地方了。現在，過來

「我們去跟別人家談談看。如果有人幫着，我們就可以動手了。」

斯圖說道：「如果阿婆走了，錢也要走。」

管說道：「那！奧爾，如果別人不肯攔，那麼我們大家都走就是了。來呵，我們去跟別人家談談看。」他們空着肩膀跑下階步擔到圍墻大貨車，再上階步灌進那邊開着的車門。

媽是在爐子邊，加些許柴梗到微弱的火爐。露西緊靠着她的身邊。「我餓了，」露西嗚嗚地說道。

「不。你不會餓的，」媽說道。「你吃過很多粥了。」

「我只想一盒糖果。開着沒有事，很沒趣。」

「日後會有趣的，」媽說道。「你且等着。不久就有趣了。不久就有一所房子一塊田地了。」

「只想我們有一隻狗，」露西說道。

「我們就可以有狗有貓了。」

「黃貓罷？」

「不要打擾我，」媽央求道。「不要吵得我頭昏，露西。羅撒香病着。你且做一個好小孩子罷。」

「日後就有趣了。」露西不高興似地走開了。

從羅撒香蓋了好多毯子躺着的薦子上，傳來了一片尖利的急快的叫聲，發地中斷了。媽慌忙走

到她身邊去。她面紅氣喘，她的兩眼充滿了恐怖。

「什麼事？」媽叫道。那女兒透了一口氣，又復神住了。忽然間，媽把手伸到毯子底下去。於是她站起身。『文賴德太太！』她叫道。『哦！文賴德太太。』

那胖胖的矮小的婦人從車子那一邊走過來。『叫我麼？』

「你看！」媽指着那婦人的臉孔。她的牙齒咬住了她的下唇，她的額角汗津津，眼睛上則有著亮閃閃的恐怖。

「我想時候到了，」媽說道。「到得早。」

那少女大聲嘆了一口氣，便虛軟了。她放鬆了嘴唇，閉上了眼睛，文賴德太太俯在她的背上。

「你是不是肚子痛着？你回答我。」媽極着慮地地點點頭。文賴德太太轉向着媽。「是呀，」她說道。「時候到了。早些麼，你說？」

「也許是發熱引出來的。」

「哪！她應該站起身來。應該再下床走走。」

「她走不得，」媽說道，「她沒有氣力。」

「哪！她應該走走。」文賴德太太顯出了沈着的嚴肅而有把握的脾氣。「我接過許多產了，」她說道。「過來，我將把門關上。路較通些風。」兩個婦人靠上了那近沙重的移門，只留一英尺闊的

孔道。『我把我們的燈也帶過來，』文穎德太太說道。她的臉孔激動得發紫了。『阿強，』她問道：『你照顧着這兩個小孩子。』

兩個點頭。『好的。』文穎德太太和溫姆特走過去，同阿強在一起。現在，就過去。』

『爲什麼？』他們問道。

『因爲你們須得走開的。羅爾香要生小孩了。』

『我要看看，媽。請讓我留着。』

『文穎德！你現在就過去。你快過去。』在這麼一種聲調之下，沒有爭論了。文穎德和溫姆特老不高興地走過去。鑽着了手操盤。文穎德太太把她的舊新鋼爐帶過來，放在地板上，那爐的圓形的焰頭閃閃地照着大貨車。

文穎德和溫姆特站在燈堆後邊，像照香着。『要生小孩了，我們打算看一看，』文穎德搖搖地說道。『你且不要做聲。她是不許我們看的。如果是眼睛向這方面望過來，你就鑽落到這藥堆後面。我們這樣地看。』

『見過這事情的孩子們不多呢，』溫姆特說道。

『兩個孩子都見過，』文穎德就說道。『只有我們不。』

從那的脂子漆，在明晃的燈光下，媽和文穎德太太照看會談。隨們的聲音比淅淅的雨聲略略

響一聲。文穎德太太從那個裙袋裏拿出了一把小刀子，插在藤子底下。『也許這不大快了。』她抱歉地說道。『我們一向笑着。實處總是不會有的。』

『對對對。我們用過鑼尖呢。我想凡是尖的，只要割得下膠帶，都用得。我盼望時候不久就到了。』

『現在你覺着對麼？』

羅撒霍慌忙地搖搖頭。『可是要怎麼？』

『對麼？』她說道。『要生一個好困困了。你自己用些勁。你覺得能夠站起來走走麼？』

『我可以試試看。』

『這纔是好女兒了。』文穎德太太說道。『這纔是好女兒了。我們會替你，親愛的。我們可以扶着你走走。』她仍扶着她站起身，把一條毯子用針線住在她的兩肩上。於是她扶着這一邊的手臂，文穎德太太扶着她另一邊的手臂。他們扶着她走到柴堆邊，便慢慢地轉身走回來，這樣地走了幾尊，雨在車頂上嘩嘩地敲着。

羅西和溫爾特看得心焦了。『她什麼時候才生呢？』他死問道。

『噢！再多麼！要不許我們看了。』

柴堆後邊，阿琪會合了他們。阿琪的瘦臉孔和黃頭髮在燈光下顯露出來，在樓上處的頭影裏，藍的兒子又長又尖。

「你問西醫說，這孩子你可曾見過麼？」

「當然，」阿媽說道。

「噢！到什麼時候落生呢？」

「大約是不久了。」

「噢！究竟還要多久？」

「我也不會等到明天早上罷？」

「噢！」羅西說道。「那麼，現在是白晝看了。噢！看點！」

走着的兩個婦人已都停止了。羅西香已經僵了手脚，痛得嗚嗚響了。他們把她的放倒藤子上，在藤上呻吟着，撫摸着額頭的時候，揩揩她的額角。於是猶如壓對她頭腦了。「你安心，」羅西道。「就要舒齊了，」舒齊了。且握緊了你的手。現在，把你舌頭縮在你的牙齒裏。那就好了一！那就好了一！痛一陣陣發作了。他們讓她休息了一會，於是又復扶着她起了身，三個人來回地走，在陣地中間來回地走。

511

從徑門口狹狹的孔道探進頭來。他的帽子淋着水。「你爲什麼把車門關上了？」他問道。於是

他看見了那走着的三個女人。

「噢！她時候到了。」

「那麼！那麼，我假即使要走，也不能走了。」

「不能走。」

「那麼我們就得把這塔築起來。」

「須得築了。」

他踏過了泥漿到河邊。他那鐵模的架橋有四英寸沒到水裏了。二十個男子站在雨裏。替那裏我們須得築塔了。我的女兒肚子痛了。男子們在他周圍聚集了。

「生孩子？」

「是。我們現在走不得了。」

「個高個子說道：『不是我們的孩子。我們可以走的。』」

「對呀，」他說道，「你們可以走。你們去。誰也止不了你們。這裏只有八把鏟。」他奔到河岸最低的部分，把他的鏟插進爛泥裏。那一鏟泥土發噠地翻起來。他又復把鏟插下去，把爛泥拋在河岸上低窪的地方。除他以外，別些男子也各各動手了。他們把泥土堆築了一條長堤，凡是沒有鏟的人們大家放下了鏟，構成了梯子，踏進那條堤邊裏。那些男子們的心頭起了一種工作的熱情，戰鬥的熱情。他們把外衣和帽子收藏在淋不到雨的地方。他們的襯衫和褲子貼緊了身體，他們的鞋子都是不成樣子的泥球了。葛特姆夫貨車上覆來了一片尖利的叫聲。男子們停下來，不自在地靜

聽了一會，於是又復起勁工作了。那小小的泥堤展開到兩端跟公路的縫相接了。他們現在疲乏了，喘動得更慢了。那河流慢慢地向上漲着，幾塊泥到最初的泥土攪着的地方。

爸勝利地笑了。「要不是我們把這圓築起來，水也許進來了！」他叫道。

那河流慢慢地漲上到那新築的邊際，便敲着柳條簾了。「更加高了！」爸叫道。「我們須得把這圓再築得高些。」

天暗下來，這工作繼續着。現在那些男子們超過疲乏了。他們的臉孔呆沈沈，死板板。他們像機械一般，用野地工作在。等到天暗了，婦女們把半提燈放在車門口，一直照到那時候放在那邊。於是婦女們一一跑到約特的大貨車邊，鑽進那個孔道去。

桶現在是一陣緊似一陣了，每隔二十分來一次。胡爾香已經失掉了自制力。在可怕陣痛之下，她叫聲得可怕。鄰近的婦女們看過了她，便在她身上輕輕地拍一陣，回到他們自己的車子。

媽現在是把火燒旺了，所有的器皿裏都盛滿了水，擱在爐子上熱着，每隔些許時候，曾就走到車門，向裏面看一眼：「願甚麼？」他問道。

「唔！我想是願富的，」媽安了他的心。

天愈加暗了，有前人拿出手電筒來，照着做工。約翰伯伯用勁地做着，把爛泥塊在那堤上。

「你不要太性急，」爸說道。「看弄壞了你身體。」

「我是沒有辦法，夜聽不過那聲響，這好像——這好像從前——」

「我知道，」爸爸說道。「但是你且不要太性急。」

約翰伯伯哭喪喪地說道，「我要跑掉了。上帝在上，我不做工就要跑掉了。」

爸爸從這邊轉過頭去。「看看那枝做標記的棒。水漲到多麼高了？」

那個拿着手電筒的人把光照到那枝棒。雨在光裏白濛濛地飄着。「上來了。」

「現在水上來可以慢些了，」爸爸說道。「要漲到很遠的那一邊呢。」

「水終究是上來了。」

婦女們加灑了咖啡廳，又復擺放在外邊。夜漸漸深了，男子們動得慢下去，慢下去，他們像勞作的馬一般提著他們沈重的脚步。堤上的爛泥加多了，擔着的柳枝也加多了。雨是不住地落下。盆手電筒照到各人臉上的時候，一隻隻眼睛顯得呆滯，每人臉頰上的皮肉憔悴了。

大貨車方面。叫號的聲音繼續了好久，終於那邊沈寂了。

爸爸道，「如果孩子生下來，媽會叫我的。」他繼續固地離着爛泥。

流水在堤邊翻騰着。於是，從上流方面傳來了滾滾的聲響。手電筒的光線照出了一種倒下的白樓。男子們停下來看。那棵樹的枝條沈落到水裏，四邊留着水，同時那巨流把翻根刮起了。樹兒，那棵樹，被刮了。樹兒，那棵樹在巨流裏滾下去。疲乏的人們，兩旁張得大開春望着。那棵

樹根從窟窿下水去。於是，蓬樹枝搭住了一個殘株，分擔着，很慢很慢地，那些根渣尋得鎖住了新築的堤防。後邊的水上漲着。那樹越動得把堤割破了。一道細流滾滾進來。他趕向前去，用泥來堵塞那缺口。水使那樹浮起來。於是水急快地衝垮了那個堤，沒到了腳膝，沒到了膝蓋。男子們散開跑開，於是那巨流汨汨地流進了平地到那些大貨車底下，那些汽車底下。

約翰伯伯看見水衝決了。在陰暗中間，他也看得到這光景，不由自主地，他的發直把拖車去。他連忙用膝着了地，於是河湧的水在他胸際打旋了。

爸看見他跪倒了。「喂！怎麼啦？」他扶起了他。「你病了麼？過來，車身高着哩。」爸扶約翰伯伯抖擻了氣力。「不知怎的，」他抱歉地說道。「兩腿軟倒了。只不過軟倒了。」爸扶着他走向大貨車邊去。

當那堤沖掉的時候，奧爾轉身跑了。他的兩腳沉重地移動着。等他到了卡車，水到他的小腿了。他掠過了卡車孫子上的帆布，跳進了車。他踏一踏發動桿。引擎傳到了幾下，可是沒有馬達的聲響。他用勁地開動那引擎。機件使那着水的馬達慢慢旋轉了，可是沒有咳嗽的聲音。水聲愈低了。奧爾把發火柱拔高些。他向車座底下摸到了曲柄便跳了出來。水是高過膝腳板了。他跑到前竈。曲柄竈現在是沒到了水裏。他慌急地裝上了曲柄，轉了幾下，每一轉他那捏住曲柄的手就在慢慢流着的水裏浸着。終於他頹喪了。那馬達還是水，機件現在全壞了。在略略濕些的地面，兩部汽車翻

「我看水車盤也壞了。這輛車在泥裏裏擊了一陣，把輪子測下泥地裏，終於兩個輪車人就在馬路，靜靜地坐在那裏看着車盤的光線。奧爾也慢慢地過過了卡車，走到車上，把燈火穩穩地按住了。當他走到踏步橋的時候，他見到下面那一番就浮在水面。『你靠著岸好了麼，約翰？』他問道。

「我好。自己可以走的。」

他小心地抓上了那踏步橋，鑽進那狹狹的孔道。兩盞燈接得低低的。媽坐在席子上，羅德哥的身邊，媽用一塊紙板擋著她那沈靜的臉孔。文賴德太太塞了一塊乾柴到爐子裏，黑烟從四邊冒出來，使車子裏充滿了煙柴的氣味。當媽進來的時候，媽抬頭向他看了一眼，便即把頭低下去。

「她——怎麼樣？」爸問道。

「媽沒有再抬起頭來看他。『好的，我想。睡著。』」

由於做產的氣息，空氣是又悶又臭。約翰伯伯鑽了進來，發車子邊挺著身子。文賴德太太放下了工作來到爸跟前。她拉了他的肘膊，走向車子角落去。她拿起了一隻手裏燈，在那角落一隻蠟黑箱上照照著。一張報紙上，躺著一個發青的發腫的小小的木乃伊。

「一點氣也沒有了，」文賴德太太說道。『再不會活過來了。』

約翰伯伯轉了身，懶洋洋地踱來車上陰暗的一端。現在車頂上雨聲響著，他們聽得到黑暗中中間的約翰伯伯的跣步聲。

爸爸睜眼來看看文頓太太。他揉了揉手裏的手提袋，放到地板上。瑪西和羅飛特在他們自己的椅子上睡熟了，他們的肩膀靠着眼睛，把光遮住了。

爸爸慢慢地走到滿地可的屋子邊。他竭力要蹲下去，但是他的兩腿太乏力了。他只好靠着。他把地那方的紙板來回地扭着。彎向着爸爸看了一會，他的兩眼呆瞪着，好像夢遊人的眼。

爸爸說道，『我們——完了！——氣力用完了。』

『我知道。』

『我們做了一整夜。一棵樹刮破了那架防。』

『我不知道。』

『你在這車子裏聽得到罷。』

『我知道。我聽得。』

『你這雨可會停？』

『我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了？』

媽媽的聲音又白又煩。『沒有了。只有一個辦法，我們已經幹過了。』

『我們一直做到只好放了手，』媽媽——雨潑得她抬起來。『媽媽看看車頂，又看看下邊。爸爸』

得再說下去。『我不知道這水會濕到多麼高。也許要把這車子淹沒。』

『我不知道。』

『你是各種事情都知道的。』

她沈默着，紙板慢慢地來回地動着。

『我們打算錯了嗎？』他悔道。『我們本該可以有好的辦法罷？』

她怪樣地看着他。他的白鬍髭上浮起了渺茫的笑意。『不要抱怨什麼。噯！這樣是好的。會來

個變動！一切就舒齊了。』

『也許這水！也許我們須得走了。』

『等時候到了！我們走。我們應當怎麼辦？』他怎麼辦。現在靜着，怕要把她弄醒了。』

文刺德太太折了些柴枝，塞到冒烟的火裏。

從外邊傳來了一個憤怒的聲音。『我要進去看看那個王八蛋。』

於是就在車門外邊，奧爾的聲音，『你打算哪兒去！』

『要進去看看約特。這個王八蛋！』

『不，你不要去。你有什麼事？』

『要不是他出這個笨蛋的主意，我們早就離開這裏了。現在我們的汽車死掉了。』

「你以為我們的汽車可以開着走罷？」

「我要進去。」

奧爾的聲音冷靜了。「你打一場進去罷。」

爸爸慢慢地站起身走到門口。「好胆，奧爾。我出來了。這是對的，奧爾。」爸爸溜下了階梯。

媽媽得意地說道：「我們有眷屬人。過來坐在這裏。」

現在車頂上的雨是隱隱地散着了，新封的風把雨吹開去了。文親德太太從櫃子邊走來，向下望望那盞燈。「天快亮了，蘇姆。你怎麼不睡一覺呢？我來理理她。」

「我。」她說道。「我沒有果。」

「在這些地方，」文親德太太說道。「你且睡一會兒。」

當用紙板慢慢地擋着空氣。「你真好，」她說道。「我們謝謝你。」

那批瘦的婦人微笑了。「用不着謝的。大家在同一部車子上。假如我們病倒了，你們也可以幫我們一些忙。」

「是呀，」媽說道，「我們應該。」

「人人應該。」

「人人應該。一向覺着自己一家最專緊。現在不是這樣了。人人應該如此幫幫忙。我們愈是苦

，愈是這樣。」

『這是我們沒有法子救活的。』

『我知道，』媽說道。

文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移過了她的眼睛上的臂膀。她對那條遠遠地看了一會，於是轉過頭來看

看媽。『生出來麼？』媽問道。『孩子出來了麼。』

文軒德太太拾起了一隻空子，蓋在角落的箱子上面。

『孩子在那兒？』媽問道。

媽壓住了她的嘴唇。『沒有孩子。再也沒有孩子了。我們是弄錯了。』

『嗟呀！』媽打了呵欠。『我巴不得我們有一個孩子。』

文軒德太太在媽身邊坐下了，接了她手裏的紙板彈弓。她把兩手放在大圓上，她那疲累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那困乏地睡着的靈樞的臉孔。『過來，』文軒德太太說道。『且舉一歇。就在最近處。儘只要略略帶一聲，你就可以醒過來。』

『好的，我要睡了。』媽在蓆子上那睡着的女兒旁邊橫倒了身子。於是文軒德太太坐在地板上，照顧着。

爸和媽兩個伯伯坐在車門口看着白茫茫的黎明到來。雨是停止了，但是天空的雲卻還

是濃濃的厚厚的。亮光一出來，就照到水頭。大家看得見那巨流帶着黑沈沈的樹枝呀，木箱呀，板片呀，飛快地滾下去。水推過了大貨車停着的平地。堤防的影跡一點也沒有剩下了。水停積在平地。水邊飄着黃色的浮沫。魯探頭到門外，把一根柴枝放在恰在水線上面的踏步管。大家看着水慢慢淹到這架枝，把牠輕輕抬起，漂開了。魯又拿一根柴枝放在離水面一英寸的所在，便坐著看屋。

「你們覺得水會跑到車子裏邊麼？」奧爾問道。

「說不出。山上還有許多水要沖下來呢。說不出。也許雨又會落起來。」

奧爾說道：「我是想著。如果水進來，一切東西都要沒頂了。」

「是。」

「瞧！水是不會漲到車身裏三四英尺以上的，因為水經過了公路，先得溢開去。」

「你怎麼知道？」魯問道。

「我看望了一番，在車子那一頭過去。」他伸着手。「大約漲到這樣高就是了。」

「對吧，」魯說道。「怎麼辦呢？我們不好留在這裏了。」

「我們須得留在這裏，卡車在這裏。等大水退下去，須過一星期，才可以使水出盡。」

「哦——！你有什麼主意呢？」

「我們可以把卡車的盜欄拆卸下來，在這裏搭個高臺，可以堆放東西，也可以坐坐。」

「對罷？我們怎麼檢查——怎麼吃呢？」

「那！這一來，我們的事物就乾燥了。」

外邊的光，白茫茫的光強烈起來。那第二根柴棒從階梯橋上灑掉了。在較高的地方，爸又安放了一根棒。「一定會灑上來，」他說道。「我想我們還是這麼辦。」

睡着的媽不自在地轉了身。她驚得兩眼大開了，她尖聲警告着叫道：「托讓！托讓！托讓！」文爾德太太安慰着似地說話了。兩眼又復當地合攏，媽在夢中扭動了一下。文爾德太太站起身，走到門口。「噫！」她輕輕地說道。「你們不要就出去。」她指着車角有蘋果箱的地方。「這不行了。只有惹起了煩惱和悲傷。你們可以把這個帶出去弄掉麼？」

男子們沉默了。爸終於說道，「你的話是對的。只有引起了悲傷。不要管法律，就去弄了罷。」

「有許多事情我們不得不違法。」

「是。」

與爾說道，「我們應該趁水沒有漲得怎麼高，就把卡車的邊欄拆卸好。」

爸轉向着約翰伯伯。「你把小東西拿去弄掉，與爾和我把這木料抬上車去。」

約翰伯伯沈悶地說道，「怎麼要我辦這件事呢？怎麼你們兩個不動手？我不喜歡這事情。」於是又說道，「也罷。我來辦。也罷，我肯辦了。過來，把那個交給我。」他的聲音開始提高高了。」

過來，把那個交給我。」

「不要弄醒了他們。」文賴德太太說道。她把蘋果箱搬到門口，把錠子拉直了，端端正正地放上去。

「鐘就豎在你後邊，」酋說道。

約翰伯伯一隻手拿了鐘。他走出門口，進到緩緩流着的水裏，他踏到地面，水就差不多漲到腰際了。他轉了身，用別隻臂膀搬了那隻蘋果箱。

酋說道：「進來，奧爾。我們把那木箱搬上車去。」

在百深潭的黎明中間，約翰伯伯涉着水跑過了那大貨車蓋頂，經過了約翰的卡車，於是他從那滑腳的板扒到了公路。他順着那條公路走去，經過了停大貨車的平地，終於來到了洶湧的巨流迫近路面的地方，路旁種着一列的柳樹。他把他的鐘放下，倚靠着那木箱，穿過了柴林，直到巨流的邊際。他在那裏站了好一會，看着水翻騰過去，留下黃色的浮沫在柳幹中間。他把那顆吳箱貼胸捧着。於是他彎倒了身子，把那木箱放在巨流裏，用手扶穩了。他低聲說道：「拿下去教他們看看。拿到街上去擱掉，使他們明白。這就是你宣揚開去的方法。連你是男兒還是女也不知道。這是弄不明白的。現在就拿下去擱在橋心橋。也許那時候他們可以明白了。他把木箱輕輕兒放到巨流裏，任着牠去。這木箱低低地浮在水裏，打針漂開去，打了一個圓旋，便慢慢地翻轉了。那錠子漂走了，那

木箱架着流水，急遽地浮開去，便在森林後面不見了。約翰伯伯抓起了那繩，便急急地回向大皮車去。他踏着水，涉到卡車邊，他和奧爾就在那邊工作着，把一塊塊正方的木板拆卸下來。

他遠遠地望着他。「辦好了麼？」

「是。」

「好！」爸爸道。「如果你來幫奧爾，我就到鋪子去買些吃的東西來。」

「買些牛肉來，」奧爾說道。「我只想肉吃。」

「我，也這樣想，」爸爸道。他從卡車跳下，約翰伯伯便接替了他。

當他們把那些木板搬到車門裏的時候，媽媽過來坐着。「你們做着什麼？」

「打算搭起一個地方，可以免得沒水。」

「爲什麼？」媽媽道。「這裏是乾燥的。」

「就要不乾燥了。水漲上來了。」

媽媽助站起身，走向門口去。「我們應當離開這裏了。」

「不能，奧爾說道。「我們的東西都是在這裏。卡車和我們有看的一切東西都是在這裏。」

「爸在那兒？」

「出去買早晨的東西了。」

媽向下望望水。現在這離車上的地板只有六英寸了。她走回到藤子邊，看看羅激奇。那女兒回過眼來沈沈地看著她。

「你發着怎樣？」媽問道。

「呆了。只不過是呆了。」

「要吃些早餐麼？」

「我沒有飯。」

文頓德太太走到媽身邊。「她的氣色很好。一切顧當了。」

羅激奇的眼色向媽問着，媽便竭力想避免這個問題。文頓德太太走向爐子邊去。

「媽。」

「是，你要怎麼？」

「這個……可是……全好麼？」

媽放棄了這企圖。她跪倒藤子上。「你還會生呢，」她說道。「我們是用盡法子了。」

羅激奇掙扎着仰起身來。「媽！」

「這是怎麼回事。」

那女兒又復跪倒，用兩臂遮了眼睛。她直走過來，向下驚恐地看了一會。她輕輕直葬地說道，

「纏綿著，媽？總會死麼？」

「什麼話！總就好了。就全好了。」

「爸掉了一大堆紙包進來。」她怎麼樣？」

「好的，」她說道。「這就全好了。」

爾向雷飛特報告了。「她不會死。媽這麼說。」

於是雷飛特顯着成年人的神情，用木籤剔剔牙齒，說道，「這我一直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不告訴你，」雷飛特說道，於是他吐出了一枝細細的木籤。

媽用最後的柴枝生起了火，燒牛肉，做麥糊。爸已經把箱子上買的麵包拿出來。媽看見了，敲

敲眉頭。「我們有餓剩着麼？」

「沒有，」爸說道，「但是我們實在餓得慌。」

「你又買了麵包，」媽指責着似地說道。

「哪！我們餓得厲害。做了全夜的工。」

媽嘆了一口氣，「現在我們怎麼辦？」

當他們吃着的時候，水漲上來，漲上來。他擱大口吞嚼了他的食物，便和爸搭過高塔。五英尺闊

六英尺長，離地板有四英尺高。水漲到了門口的邊沿，似乎遲留了好久，於是慢慢地沖到裏邊地板上。在外邊，雨又復下着，像先前一樣，是大點大滴地灑在水上，空落落地打着車頂。

奧爾說道：『現在來呵，我們把蓆子全都放上去。我們把毯子也放上去，這才不會弄濕了。』他們把他們的行李堆在那高臺上，而水漫到地板上面了。爸和媽，約翰和約翰伯伯，每人就一隻角，把繩的蓆子連人拾起來，放到那堆東西的上面。

於是那女兒抗議道：『我會走的。我很好了。』水漫到地板上面，涼涼的一層。羅向低聲說了句話，媽便伸手到毯子底下，摸摸她的奶，點點頭。

在大貨車的別一端，文德家的人們自己敲着搭蓋。雨緊了一陣便過去了。

媽向下看看自己的腳。現在，車身裏的地板上，水有半英寸深了。『露西——溫！』她慌急地叫道。『抓到那堆東西上頭去。你們要着冷。』瞧着他們安全地走上了，爸爸坐在羅的身邊。媽忽然說道：『我們應當出去了。』

『我們不能去，』爸說道。『正如奧爾所說，我們的物事都是在這裏。我們可以把手門卸下，多弄些地方坐坐。』

一家人擠集在那高臺上，沈默着，焦躁着。車裏的水深到六英寸的時候，大水才平勻地漫過了

踏踏，走進了另一邊的棉田裏。那一天，男的每日夜濕淋淋地並排臥在那大貨車的門上。媽則躺在繡攤卷身邊。有時，媽對她咬耳朵說些話，有時，媽靜靜地坐起身，臉上有些悶沈沈。在毯子底下，媽把剩留的麵包該放著。

雨現在是變成斷斷續續的——斜風細雨了。第二天早上，爸涉過了停宿場，袋裏蒸着十隻山芋回來。他拆下了大貨車裏壞的一部分，生起了火，把水包在鍋子裏，同時，媽悶悶地看著他。一家人用這頭抓了沸得冒汽的山芋吃。等到這最後的食物吃盡了，他們眼著眼看著那次深涼的水；在夜裏，他們沒有睡得長久。

當早晨到臨的時候，他們蒼惶地醒來。繡攤卷對媽低低地談話。

媽點點頭。「是的，」媽說道。「這到時候了。」於是爸轉向着男子們鎖著的車門。「我們打算離開這裏，」他厲聲地說道，「到高些的地面去。無論你們來不來，我是要帶着繡攤卷和兩個小東西出去了。」

「我們不能！」爸軟弱地說道。

「那麼也罷。你們總也可以背着繡攤卷到公路，再背着回茶。現在天不下雨了，我們可以去。」

「好的，我們去，」爸說道。

奧爾說道，「媽，我不去。」

「怎麼不去？」

「哪！——阿婆！——哪，她和我！」

媽微笑了。「好的，」她說道。「你留在這裏，奧爾。照顧着這些東西。等水退落了！」我們就回來。快些來。在天沒有存下雨以前，」她對爸說道，「過來，羅撒香。我們打算走到乾燥的地方去。」

「我能夠走。」

「到路上也許可以走些路。把你的背纏了，爸。」

爸隨進水裏，站着等候。她扶了羅撒香從壘上扒下，穩穩地送到車外。爸用勁把牠背得高高的，小心地冒着深深的水向前邁，兜過了大貨車到公路上。他把她放下地面，便扶了她走。約翰伯伯背了東西跟着。她踏進水裏，不一會她的衣襟在她的身子周圍飄起了。

「溫爾特，坐在我肩上。奧爾，一到水邊我們就回來了。奧爾！」她停止了。「如果——」
 調來！——告訴他說我們要回來。教他當心。溫爾特抓上我的肩頭來！——那邊！現在，你腳不要動。
 「她一步為一步低地從齊胸的水裏走去。在公路的街邊，他們把她扶上了公路，便從她的肩上，接了溫爾特。」

他們站在公路上，向後望望那一片大水以及浸在水裏的那些深紅的大貨車，那些卡車和汽車。

當他們站着的時候，有些迷迷濛濛的雨開始落下了。

「我們一路走罷。」媽說道。「羅挪香，你覺着你能夠走麼？」

「很頭暈，」那女兒說道。「覺得好像給人家打過了似的。」

爸叫苦似地說道，「現在我們走，我們哪兒去呢？」

「我不知道。過來你扶一扶羅挪香。」媽拉了那女兒的右臂，把她的身子穩住，爸便拉了她的左臂。「總得到一塊乾燥的地方去。你們幾個入兩天沒有乾燥的衣服穿了。」他們沿着公路慢慢地走。他們覺得出路旁的巨瀉果水的沖盪。露西和溫飛特一同用濕淋淋的腳踏著路前進。他們一路慢慢地走着。天暗下來，雨密起來。公路上沒有車輛開動着。

「我們應當趕快走——如果這女兒產後淋了雨——不知道她要病到怎麼樣。」

「你沒有說我們趕快到什麼地方去，」爸譏諷似地提醒了她。

那條路靠巨瀉的旁邊彎曲着。她留心看着田地和澆水的原野。在左邊，遠離着那條路，一座喀喀隆起的山岡上，聳立一個雨濕得黑沈沈的倉棚。「看哪！」她說道。「看哪！我想那個倉棚裏一定是乾燥的。我們走到那裏去，等雨停。」

爸嘆了一口氣。「只怕要給那邊的主人趕出來。」

在前面的路旁，露西看見了紅紅的一點。她奔到那邊。一株歪斜的天竺葵枯萎在那裏，上面有

看一朵雨漉漉的花。她拾起了那朵花。她細心地取了花瓣，貼在她的鼻子上。溫飛特跑上去看了。

「我也要一瓣，」他說道。

「不！這全是我的。是我弄到的。」她把又一紅紅的花瓣貼在她的額角上，做成一個鮮紅的小圓心。

「過來，露西，給我一瓣。就過來。」她伸手去搶她手裏的花，沒有搶着，露西便用那雙空手對準他臉打了一記。他吃驚地站了一會，於是他的嘴唇發顫，他的眼淚水汪汪了。

其餘的人們追上了。「你們怎麼啦？」她問道。「你們現在怎麼啦？」

「他要搶我的花。」

溫飛特哭了，「我——只不過要討一瓣——貼在我的鼻子上。」

「給他一瓣，露西。」

「叫他自己去找。這是我的。」

露西聽出了媽的聲調上的威脅性，便改變了她的策略。「噯！」她非常和氣地說道。「我來給你貼一瓣。」較老的兩個向前去了。溫飛特把鼻子抬到她手邊。她用舌頭舔濕了一片花瓣，便閃閃地撒到他的鼻子上。「你這小王八蛋，」她軟聲地說道。溫飛特用指頭摸到那花瓣，便在鼻子上把花瓣擦下去。他們在其餘幾個人後邊飞快地走。露西感覺着難受了。「這真，」她說道。「這真

還有好些。貼一摺在你額角罷。」

從那條路的右邊傳來了尖促的雨聲。媽叫道，「趕急上去。有大雨了。我們穿這頂搶離離的。這條路短些。就過來！靠住我，別滑香。」他們把那少女半拖地拖過了空野，扶了她穿過搶離離。於是暴風雨打擊到他們了。大雨淋到了他們的肩上。他們踏過了泥漿，便走上那小小的山坡去。兩盞着濕着，漸漸大起來的風吹着。在兩個扶手中間纏纏香^的脚滑溜着，拖行着。

「爸！你可以背她麼？」

爸爸倒了身子把爸^的在背上。「我們反正是濕透了。」他說道。「趕快上去。別拖待！——露西^在前頭。」

他們喘吁吁地來到雨濕透的倉棚，便踉蹌地走進那空曠的一邊。這一邊沒有門。幾件破爛的器具橫倒着，一把圓片鋤，一部破了的犁套機，一個鐵輪子。雨溼着那屋頂，滲着那進口。爸把雞擺到平穩地放到一隻油膩膩的木箱上。「全能的上帝！」他說道。

媽說道，「也許這裏有乾草。看，有一道門啦。」她把發銹的鐵欄上那道門推開了。「這裏是乾草，」她叫道。「你們進來看。」

裏邊暗沈沈。從板縫穿這些許的光來。

「橫倒罷，撐撐香，」媽^的道。「橫倒休息一下罷。我來想办法弄得你們乾爽。」

「媽！』於是屋頂上的大雨聲響掩沒了他的聲音。『媽！』

『什麼事？你要怎樣？』

『你看！在那個角落。』

媽秀了。隱暗中閃着兩個形體：一個仰天躺着的男子，和一個坐在他旁邊的少年，他的兩眼睜着那些新來者。當他看的時候，那少年慢慢地站起身，向處走過來。他的聲音嘶啞着，『這地方是你們管有的麼？』

『不，』媽說道。『只不過進來躲雨。我們有一個生病的女兒。你們有乾凈的毯子可以給我們用麼？我要把她的濕衣服換掉。』

那少年回到角落去，帶了一條皺巴巴的毯子，遞過來給媽。

『謝謝你，』媽說道。『那個人怎麼？』

那少年用嘶啞的單調講話了。『起初他病着；現在他卻要餓死。』

『要什麼？』

『要餓死。是地板上得病的。他六天沒有吃了。』

媽走到那角落，向下看看那男子。他年紀約有五十，他那病弱憔悴憔悴着，他那閉着的眼睛深縮着，呆瞠着。那少年站在她旁邊。『你的爸爸？』媽問道。

「是！可以說他沒有餓，可以說他餓吃過，發給我些營養品。現在他是太虛弱了。動也動不得。」

兩聲說低到只有屋頂上的漸漸濕了。那憔悴的男子把嘴唇動了一下。媽踏到他身邊，把他的耳朵移過去聽。他的嘴唇又動了。

「好嘍，」媽說道。「你放心。他是不要緊的。你且等我把我女兒的濕衣服脫換了。」

媽走回到那女兒跟前。「就把這衣服脫掉，」她說道。她提了那條毯子把她裹起來，免得人家看見。等到她赤裸裸了，媽用那條毯子圍裹了她的身子。

「那少女又復在毯旁邊解帶道，『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可以說他吃過了，可以說他沒有餓。昨天晚上，我出去敲破了窗子，偷了一袋麵包。想法子使他嚼下去。但是他卻全都嘔出了，於是他愈加虛弱了。必須吃些湯或是吃些牛奶才好呢。你們可有些錢買些牛奶？』」

媽說道：「你且不要愁。我們可以想法的。」

忽然間，那少年叫道：「他要死了。不瞞你說。他餓得要死了，不瞞你說。」

「不要急，」媽說道。媽看看站在那裏溼溼地對那病人瞪着眼的查和約翰伯伯。越看越是在發愁裏的新痛苦。媽向那把香遮了一個眼色，便回到他信這裏來。於是那兩個女人彼此深深地看了一會。那女兒的呼吸變得短促而且喘急了。

她說道：「唔！」

窮酸笑了。「我對到你肯的。我早料到了！」她向下看看她那臂鎖在大腿中間的一隻手。

羅撒輕輕說道：「你們大家走出好麼？」屋頂上雨聲漸漸地響着。

她向前俯下了身子，用手掌把她女兒額角上的亂髮刷開後邊去，便在那個角上親了一個嘴。她急忙站起。「過來，你們兩個人！」她叫道。「你們走出到後具櫃裏來。」

兩個強盜聞聲靜了。「不許響，」她說道。「你出去。」她督促了他們出了門，拉了那少年一同走；於是她把那條椅臂的門關了。

在聲音細細的倉裏，羅撒呆呆地坐了一會。於是她舉起了她那因乏的身子，拉住那鬆着的手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站在那裏向下看看那條日的臉孔，陰陰那睜開的吃驚的眼睛。於是慢慢地，她在他身邊躺下。他慢慢地搖搖頭，漸漸地聞了那鬆手的一邊，露出她的奶來。「你真得吃一些，」她說道。她把身子扭動着移過去。便把他的頭拉了過來。「唔！」她說道。「那！」她的手移到他的頭後邊，把那頭支持着。她的指頭輕輕地接他的頭髮。她看着上邊，看着食櫃的四邊，她漸漸合攏了嘴唇，神祕地微笑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渝一版

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每冊實價

外埠附加運費

版權所有
必究

原著者 John Steinbeck

譯者 胡仲持

電邊中正路中正大廈

發行人 凌典文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